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四輯

沈雲龍主編

中法戰爭資料

佚名輯

文海出版社印行

目次

第一編 奏議

赴粵集兵籌防疏	彭玉麟	一
力戰破敵實情疏	彭玉麟	五
覆奏今昔情形不同摺	彭玉麟	一〇
力阻和議片	彭玉麟	一三
仍宜備戰以越後患疏	彭玉麟	一五
請接濟劉永福片	彭玉麟	一七
請戰疏	張之洞	一七
劾大臣玩寇疏	潘炳年等	一九
呈請彭雪琴宮保代奏疏	佚名	二一

第二編 論著

越南小志	佚名	二五
------	----	----

澎湖考略.....	佚名	三九
法越交兵記敘.....	王 翰	四〇
越南通商禦侮說.....	王 翰	四二
鎮海防夷圖記.....	孫衣言	四四
鎮海防夷圖記書後.....	孫德祖	四六
諭黑旗將士檄.....	劉永福	四七
解散脅從法人示.....	劉永福	五〇
致法兵會孤拔書.....	劉永福	五一
佈告天下檄文.....	劉永福	五三
擬上當事論和戰書.....	王 翰	五五
與潘鏡如論劉永福書.....	王 翰	五九
與潘鏡如論持久戰書.....	王 翰	六二
黑旗劉大將軍事實.....	管斯駿	六四

第二編 戰紀

中法兵事本末.....	羅惇縵	六七
甲申戰事記.....	池仲祐	八九
克復諒山大略.....	佚名	九五

福州馬江戰事大略情形	鄭丙炎	九九
馬尾江觀戰記	羅蚩	一〇三
甲申越南戰事雜記	佚名	一〇九
請纓日記	唐景崧	一一二

第四編 詩詞

越南篇	黃遵憲	一八九
馮將軍歌	黃遵憲	一九一
後海疆	李光漢	一九一
戰福州		
戰基隆		
戰澎湖		
戰鎮海		
戰諒山		
戰交趾		
讀史感事	馬相如	一九三
諸將四首	趙濬	一九三
羊城軍中有感二首	彭玉麟	一九四

赴南寧平作	張羅澄	一九四
喜聞諒山之捷	汪琮	一九五
書事四首	汪琮	一九五
賀馮萃帥凱旋作	張秉銓	一九五
賀王朗青方伯凱旋作	張秉銓	一九七
曲江秋（馬江秋感）	張景祁	二〇〇
曲江秋（基隆秋感）	張景祁	二〇一

第五編 小說

越南覆滅記	巢南子	二〇三
黑旗戰史	東亞病夫	二一二
附一 丙午初稿		
附二 莊崙樵戲文		
中法戰記	王炳成	二五一

第一編 奏 疏

赴粵集兵籌防疏

彭玉麟



欽差大臣太子太保辦理廣東軍務兵部尙書一等輕車都尉臣彭玉麟跪奏：爲法越構兵，廣東防務吃緊，遵旨前往，會同籌辦，謹將部署大略情形，並起程日期，恭摺覆奏，仰祈聖鑒事。竊臣於九月初六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光緒九年八月二十三日奉上諭：法越構兵一事，法人自攻佔順化河岸砲台後，迫脅越南議約十三條，該國情形危急，法使脫理固現乘兵船來津，並有以大隊兵船至廣東尋衅之說，恫喝要求，詭計叵測。南北洋防務，均關緊要，亟須實力籌辦，以期有備無患。廣東兵力單薄，守備尙虛，着派彭玉麟酌帶舊部得力將弁，酌量招募勇營，迅速前往廣東，會同張樹聲裕寬妥籌布置。該尙書接奉此旨後，卽行部署起程，毋稍延緩。南洋海防，着責成左宗棠悉心規畫，妥慎辦理。長江防務，着責成左宗棠，李成謀，督飭各營，認真籌備，均不得稍有疎懈。北洋防務，着李鴻章懷遵本月初九日諭旨，迅卽籌議覆奏。前據吳大澂奏吉林所練防軍，堪以抽撥民勇三千人，聽候徵調等語，著該京卿卽統率此項勇丁，航海來津，以備調遣。現在事機吃緊，該大臣等，務當悉心經營，妥速辦理，以俾大局等因，欽此。臣一介書生，罔知將略，自咸豐初統帶水師，至今數十年，仰蒙累朝恩遇，洊擢今職。今歲巡閱江海事竣，本應遵旨陛見，因奔波靡盬，舊病增加，失血過多，時形昏眩，不敢曠職誤公，爰於八月十八日，復瀝苦忱，籲懇天恩開缺，並開除差使，俾臣靜養病痊，再圖報效，尙未奉到批諭。今廣東防務吃緊，時事艱難，朝廷宵旰憂勤，臣一息尙存，斷不敢因病推諉，遵卽力疾蒞征，以身報國，畢臣

素志。前摺即蒙恩准開缺，並除長江差使，臣亦萬不敢辭此次廣東之行，以免另簡他員，往反遲延月日。致誤大局。惟查法夷越南構兵，初謂唾手可得，不期越將劉永福起與相持，且屢爲劉永福所敗，刻下形見勢絀，已成觸藩之勢，不得已改途，尋幹粵東，狡詐已極。伏思聖朝柔遠，仁至義盡，該夷應如何感激恭順，乃竟自外生成，日肆欺侮，得寸思尺，搖蕩邊陲。凡有血氣者，莫不髮指眦裂，咸思奮力一戰，以伸同仇敵愾之忱。爲今日計，惟有協力同心，與之決戰，若再容忍，成何國體？將來老成宿將，日益凋零，恐至民不知兵，兵不知兵，將帥安富尊榮，更不知兵，大局何堪設想！有心世道者，清夜以思，眞若芒刺之在背也。所幸民心堅固，未泯天良，官兵不足，民兵尙多可用，除主戰外，別無自強之策。若論實在把握，雖漢臣諸葛亮復生，不敢言操勝算，所恃者，衆志成城，通力合作，人定足以勝天，理亦足以勝數而已。若必藉籌萬全，畏首畏尾，其如外侮日肆憑陵何哉？臣德薄能鮮，不知兵，尤不諳陸兵調度。治水師三十餘年，我行我法，惟秉誠實無欺之血忱，不要官，不要錢，不要命。仰仗皇太后皇上威福，得以肅清五省，江南二十餘年無事。臣故只有水師舊部，並無陸師舊部。江海原相表裏，海上有事，江防即甚吃緊，是臣長江水師得力將弁，不便調歸陸路，招募勇營。若強所不能以爲能，恐遷地弗良，易轍不行，非徒無益，而有害之也。臣既未嘗統過陸師，非若鮑超有舊部陸軍將弁，一招即集可比。且鮑超奉諭招勇，尙須部署三兩月，始能成行。臣妙手空空，軍械口糧，無從支取，卽或求助他山，至少亦須募勇二三十營，始足以壯天威，更非數月不能成軍。不練卽行，是驅市人而使戰也。且由湘至粵，二千餘里，新軍初立，紀律生疎，雖有軍令，難保沿途不滋生事端。廣東待防至切，而此間緩不濟急，倘因遲延而誤大局，臣更無所辭咎。再四思維，與其在湘募新勇，糜費而不能救急，莫若於粵東就地取材。查粵東義憤果敢之士尙多，臣已函商張樹聲裕寬，遴擇公正廉明紳士，速集團

練。俟臣到粵後，按照陸營規制，給與口糧，慎選營官統領，勤加操練，嚴定賞罰。無事則主守以保衛桑梓，有事則主戰以報効朝廷，有功者保獎，傷亡者賞卹，當可得力，以應目前戰守之需。較之待客兵客餉，緩不濟急者，固不侔矣。閩浙督臣何璟，籍隸廣東，臣已函請其邀約同鄉正紳，竭力舉辦，以期衆志成城。惟軍興以來，餉源支絀，臣一身孤注，百事躬親，少壯不善謀生，至今依然寒士。年近七十，老病頹唐，兼以拘謹性成，不能開展。於籌餉實非所能。應請敕下各直省督撫，兩淮兩廣運庫，指撥月餉，源源解濟，以收士飽馬騰之效。臣一面函商左宗棠，江南調撥湘軍江蘇候補道王之春毅字勇一營，暨淮揚鎮總兵章合才合字三營，並請接濟糧餉，尚不知能否允調。又於長江抽調水軍二百名，以作親兵，酌調候補人員，以資差遣。一面函商李成謀，派記名總兵三江營都司顏世玉，前田鎮營都司記名總兵梁永學，以充管帶。接晤湖南撫臣潘鼎新，已調撥勇丁二千名，派記名提督王永章管帶。除接濟該軍糧餉外，並助銀一萬兩，就近調輪船，由海道先赴廣東，以安民心。臣輕裝隨帶跟丁數名，於十月初十日，即由衡州起程，單騎入粵。臣從前足跡未至嶺前，於水陸形勢不熟，必須趁法兵未到之先，察看布置。若法兵先臨城下，臣到後即當另籌辦法。現以附片密陳。俟會商張樹聲裕寬妥籌布置，再行會奏外，理合將遵旨部署大略應急情形，並起程日期，先行恭摺具報，上慰宸念。是否有當，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附片

再法兵雖經別由西貢奪佔越南順化河岸砲台，而叠據七月二十八日，八月十九等日，劉永福屢獲勝仗，有擊沉兵船之說，證以官商家信，事屬不虛。法人進退維谷，遂爾尋衅粵東，爲虛聲恫喝之計。臣

此次赴粵，如法兵先已薄城，則順化河內一路，守備自必空虛。緣法夷遠涉重洋數萬里，人數必不能多也。臣擬一面協守，一面密咨雲貴督臣，廣西撫臣，各派驍將，領精兵數千，督同劉永福所部，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疾趨順化河內，及西貢敵營，覆其巢穴，使該夷無地盤踞。則犯粵之軍，勢將潰退，越南未必不可保全。應請密諭滇蜀各督撫，預先布置，乘機赴會，冀成通力合作之功。查法人之強，不及俄人遠甚，前歲俄人百端要挾，若非皇上赫然命將，戒備森嚴，彼亦何由俯首就約？今法兵屢爲劉永福所敗，伎倆已可概見，而議者必謂法兵不可輕敵，未免爲虛聲所怵，墮彼術中。倘再任其要脅，勢將何所底止？此次能力圖自強，則各國皆不敢存輕視中國之心，可以一勞而永逸矣。謹附片密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附片

再師以曲直爲老壯，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古之制也。現在通商二十餘國，而法人獨敢吞噬越南，志在窺我滇邊，垂涎銅礦之利。各國坐觀成敗，殆先以法人嘗試中國耳。然使法人竟獨擅富強之利，則諸國又將因妬生忌，不令獨占便宜，此情勢所必然也。目下既命將出師，自應將不得已而用兵之故，明白宣示各國，使知其曲在彼，因以攜其黨而敗其謀。應請敕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通商之二十餘國，告以各國通商有年，彼此利益，各守條約，無詐無虞，此萬國公法所從出也。乃法國包藏禍心，明知越南世奉中國朝貢，而竟恃強陵弱，違約稱兵。朝廷早欲應援，以恐傷和好，隱忍未發。前日法使脫理固竟乘兵輪來津，有大隊兵船至廣東尋衅之說，恫喝要求，詭計叵測。我皇帝赫然震怒，命將視師，彼若前來，卽與決戰。兵端開自彼國，不得已而爲應敵之師，曲直之判，皆諸國所周知也。第海上用

兵。商船裹足，於各國通商事務，不無妨礙。以一國違約之故，致礙全局，咎有專歸，想諸國自有公論。又中國軍民，不識外國旗號，將來戰守之際，誠恐各國商船經過，軍民誤認敵船，致有波累，亦須預防，以免膠轕。如此立言，明示利害曲直之故，諸國必不敢暗中助逆。至預防膠轕一層，自占地步。竊謂無論有戰事無戰事，而此項照會，似在必行。倘別有要求，亦斷不可輕易允許。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施行。合併附片密陳，謹奏。

廣軍會合桂省主客各軍力戰破敵實情疏

彭玉麟

竊惟廣東奏派馮子材王孝祺兩軍入越協勦，當於上年十二月奏明在案。至本年正二月間，諸軍保關復諒，大挫凶鋒，當經前廣西撫臣潘鼎新隨時電奏。臣等僅於桂電所不及者，間有奏陳。惟來電與各路稟報，頗多異同，深恐或有參差掛漏，即不足以服將士之心。現在款議粗成，邊防猶亟，謹將詳實戰狀，上爲皇太后皇上陳之。查上年十二月，法虜大股自船頭來犯。十九日，攻谷松。二十九日，陷諒山。本年正月初九日，入鎮南關。桂軍將領楊玉科戰歿，董履高重傷，諸軍多潰。惟蘇元春所部，及陳嘉六營尙完。於是法踞諒山，於關外十里之文淵州，築台安砲，爲堅守計。龍州爲全軍後路，商民驚往，游勇肆掠，逃軍難民，蔽江而下。廣西全省大震，自太平南寧，以達潯梧，皆電報所通，水路所達，紛紛告急請兵，桂林空虛，倥傯籌備。先是幫辦軍務前廣西提臣馮子材，暨廣西右江鎮總兵王孝祺，於臘月先後抵龍，而募軍未足，裝械未齊。王孝祺率數營馳援出關，而諒已潰。馮子材原有之八營，尙在東路，僅帶中軍兩營，駐龍州。元旦聞警，乃留一營彈壓根本，親率一營至越南關，與王孝祺軍攔截潰勇，一面調八營來關晤商。撫臣潘鼎新告以守關無須該軍，令仍顧東路，遂以所部全紮關外，

按站親往督剿。初九日，南關告警，復檄西援。十二日，聞信折回，時法已於十一日晨焚關自退。馮子材素有威惠，爲桂越人心所嚮，還入關，衆心稍定。乃建議，於關內十里之關前隘，跨東西兩嶺間，督所部築長牆三里餘，外掘深塹爲扼守。計謂桂軍宜稍養銳，自任以所部萃軍守之，營於嶺半。令王孝祺勤軍屯於其後半里，許爲犄角。當是時，幫辦軍務署廣西提督臣蘇元春毅新軍，陳嘉鎮南軍，俱屯幕府，在關前隘之後五里。蔣宗漢廣武軍，方友升親軍，俱屯憑祥，在幕府後二十里。潘鼎新率鼎軍屯屯海村，在幕府後六十里。魏綱鄂軍屯艾瓦，防芄封，在關西百里。王德榜定邊軍屯油隘，專備抄截，兼防入關旁路，在關外東三十里。獨廣軍兩枝當中路前敵。時值北海封口，西電皆謂法將由欽廉攻甯甯，斷桂軍後路。而廉州並無統將，臣等因桂軍漸集，擬調馮軍回顧欽廉，又恐難於移動，當經電奏，調廉仍令馮子材酌度進退緩急。一面詢商該幫辦，或全移，或只調兩營，或全不移動，聲言即日東援，以定衆心，聽其斟酌。因潘鼎新屢電，不以馮軍爲得力，必不肯言留，故令該幫辦自酌，知其力任大局，必有權度。旋接潘鼎新覆電，謂蘇元春自芄封調回，卽令馮軍回廉。馮子材覆電，則言該軍吃重兩營，亦難移調，當卽電復，令其專顧桂防，不必援廉。此正月中旬以後廣軍布置扼守前敵之實在情形也。於時馮部全軍已成，桂軍休息漸定，越人密報，法將出扣波，襲芄封，攻牧馬，繞出南關以北，且斷唐景崧馬盛治兩軍歸路。蘇元春率軍，暨魏綱軍，趨芄封，以待馮子材遣五營扼扣波以邀之。二十七日，法數十騎率教匪至芄封，官軍正在驚走，扼扣波之馮軍突出奮擊，法人敗遁，獲其馱軍火大象一，擒匪黨一。二月初二日，法人又爭扣波，遇馮軍，脫洋衣洋帽，掛林木而竄。芄封卽長定府，法以越官長定府知府給已，殺其子，遂無西犯意。馮子材請於潘鼎新，調蘇軍還中路。法揚言將以初八九日犯關。馮子材料法必於初七日禮拜一出兵，決計先發制敵，羣議多不欲戰，潘鼎新以士氣未復止之。馮子材力爭，

率王孝祺軍，於初五夜出關襲敵。山有賊壘三，安巨砲，我軍已入街心，自五鼓戰至初六日午刻，賊益盛。王孝祺馬中砲斃，易騎戰，率兵士由山後攀崖而上，破其二壘，斃賊甚多，賊敗走，我軍傷亡亦多。未刻，我軍饑疲乃還。此二月初五初六兩日，廣軍倡議出關力戰破壘之實在情形也。初七日，法果悉起諒山之衆，併力入關，直撲關前隘長牆，攻廣軍營壘。馮子材告諸軍曰，法再入關，有何面目見粵民，何以生回？王孝祺以淮軍爲龍州人所誦病，諸軍多輕之，憤甚，皆誓與長牆俱死。法以開花砲隊循東西兩嶺互進，向下轟擊，以鎗隊撲中路。法謂越人皆馮內應，乃以真法兵居前，黑兵次之，西貢洋匪又次之，教匪客匪在後。砲聲震天，遠聞七八十里外，山谷皆鳴。槍彈積陣前，厚者至寸許，我軍死戰傷亡殊多。東嶺新築五壘未成，爲敵攻踞其三。王孝祺自率小隊抄敵後仰攻，敵稍却。戰至申刻，蘇元春援軍至，合力拒戰。諸軍竟日不食，至夜仍未收隊。是日王德榜自油隘出軍夾擊，踞文淵之對山，與敵鏖鬥數時，互有傷亡。遇賊連軍火乾糧之馱馬無數，逐之，皆返走，法糧械遂不得入關。初八日清晨，復大戰，賊來益衆，砲益緊。馮子材居中，蘇元春助之，王孝祺當右，陳嘉蔣宗漢當左右路，卽東嶺。敵砲最猛。馮子材與諸統領約，有退者，無論何將遇何軍，皆誅之。復於各路設卡，以截殺逃者。馮子材王孝祺各刃退卒數十人。賊勢狂悍，至已薄長牆，或已越入。馮子材年將七旬，短衣草履，持矛大呼，躍出長牆，率其兩子馮相榮馮相華搏戰。將士齊開柵門跳出。諸軍視馮子材如此，無不感奮。關外游勇客民千餘，聞馮子材親自出陣，亦來助戰，伺便隨處狙擊。馮軍扣波五營，自關外西路來，夾擊其背。於是諸軍合力死鬥，短兵火器雜進。王孝祺部將潘瀛率隊撻鋒，袒臂裸體，衝入敵陣，故所部勦勇，傷亡最多。陳嘉等合擊。而王德榜之軍，亦自關外夾擊東嶺之背。遂將三壘全數奪回。是日，王德榜自清晨出軍甫谷待，敵援賊至，率隊衝之，賊截爲二，援賊因回槍擊德榜軍，我軍奮擊，大勝。部將

張春發蕭德龍戰最勇，斃法會法匪甚多，餘衆敗走，獲其騾馬五十餘匹，所馱皆槍砲彈麵餅洋銀三屬。德榜遂自外夾擊東嶺，奪回三壘。法慶戰兩日，彈砲已盡，而後收隊，軍火被截，惶懼無措，頃刻間砲聲頓息，遂大潰。我軍任意斬殺，賊翻崖越澗而竄，教匪路熟先逸，法兵多殲，此戰所斃眞法兵黑兵千餘，法會數十，客匪教匪數百，逐出關十里而還。是日，馮子材王孝祺身畔，屢有開花砲子墜落未炸。我軍曩與法戰，被挫之時，率皆陰雨霧霧。是日天開晴霽，風日光明。此初七初八二日廣軍會合桂省主客各軍血戰大捷之實在情形也。初十日，馮子材親率十營出關，攻文淵州，法匪望風而逃，追擊斃紅衣法會一，遂復文淵。法以越官文淵州知州通馮，剖其腹殺之而去。十二日，諸軍三路攻諒，法踞諒城固守，並扼對河北岸之驅驢墟。墟有王德榜舊壘，甚固。黎明，王德榜進攻之，士卒多傷，斃其六畫總兵一。午後，諸軍至，王德榜與王孝祺兩軍戰尤力，傷亦多。孝祺部將潘瀛，執旗先登，諸軍並進，克之，法涉水而逃，併守諒城。十三日，五鼓，馮子材軍楊瑞山劉汝奇等潛渡河攻諒。辰刻，克之，獲其軍械米糧無數，皆納之於官，軍無私焉。諸軍大至，法悉衆遁，分兵追剿，桂軍楚軍追中路，廣軍追西路。十五日，陳嘉攻谷松，賊勢仍悍，王德榜力援，克之，斬三畫法會一。馮子材軍追賊至觀音橋，破其巢。同日克復屯梅，屯梅卽長慶府。生擒五畫法會一，遂進軍克拉木，逼攻郎甲。郎甲卽諒江府。王孝祺進軍貴門關。連日諸軍追殺，搜獲法兵極多，盡復去年官軍所駐邊界。此初十日至十五日廣軍會合諸軍分兵追剿獲勝復界之實在情形也。越人久苦法虐，聞馮子材此次起家治兵，欣若望歲，越官越民，多來入關通款，當卽密布間牒，宣慰招徠。及克諒後，遂慨然盡掃盪北圻之計。越官北甯總督黃廷經，糾集各路義民，立忠義五大團，二萬餘人，皆建馮軍旗號，供糧米，作鄉導，或分攻，或助戰。北甯城內逃潰大半。李楊才之弟，在北甯來報，官軍破郎甲，彼卽率衆內應。馮子材各許官賞，分給旗榜。

河內湯揚太原等處，皆密受約信，紛紛叛法。西貢亦以重金購線通款，已令莫善喜一軍由欽州襲廣安。時唐景崧一軍，亦由牧馬進窺太原。馮子材已定於二十五日，親率全軍進窺北甯，並率勤軍同進，適逢停戰撤兵之旨乃止。前軍馮紹珠麥鳳標等，於二十九日尙攻郎甲，是夜前軍聞旨，乃還。自三月十四五日起，廣桂楚鄂諸軍，連環捲紮，至二十日，皆撤入邊。馮子材之軍，分屯樟山鎮南關彬橋等處。王孝祺軍屯彬橋。此二月十六日以後，三月二十日以前，廣軍進窺北甯，遵旨凱撤還界，屯防關內之實在情形也。竊惟法虜自去秋敗盟以來，擾閩圍台，增兵踞越，攻犯桂軍，諒陷關失。以後大局岌岌，此戰若再不利，則南太將危，欽廉隔絕，兩粵事體，殆難措手。幸賴國家威福士宏遠，詔令嚴明，諸將同心，士卒效命，遂獲大捷。克復越南一省一府一州，擒法酋六畫至一畫數十，法提督尼忌理亞重傷，法之精銳盡殲，客教離散，全越驚擾。法人自謂入中國以來，未有如此次之受鉅創者。時滇軍亦獲大捷。於是法都震懾天威，舉國嗟怨，將其外部花利罷黜，倉卒乞款。聖上寬仁，不欲黷武，俯允其請，休兵息民。是此戰勝負之所關，實非淺鮮。在前敵親見戰事者，僉言法二次犯關，非有生力大軍，難遽言戰，非馮子材創築長牆，與王孝祺合軍死守，則諸軍無所依倚，更無戰守之法。當初六七廣軍苦戰兩日之後，非蘇元春軍往援，陳嘉蔭宗漢力拒東嶺，則馮軍亦將不支。非王孝祺疊次肉薄陷陣，橫衝敵堅，則馮蘇諸軍亦不能取勝。非王德榜截其後路，斷其軍火，關內外夾攻，則亦不能如此大潰。然非馮子材之素得人心，忠勇奮發，鎮邊安民，賊掠收潰，設險借戰，料敵情，散賊黨，廣援應，則法亦不至如此摧破瓦解，惶駭遠遁。故諸將皆有功，而尤以該幫辦爲功首。然非李秉衡之廉勁公誠，堅鎮龍州，力持危局，上匡撫臣，下調諸將，弔死恤傷，多方慰勞，以撫殘軍，苦心掙節，悉力供賞，以勵勇士，糧餉軍火，不分主客，隨宜接濟，則諸將亦不能成功。該護撫臣之摺挂挽回，其功不細。凡此皆參考各路電

報，稟函，來訪關內外軍民輿論，並詢訪自龍來粵人員公論確情，俱出之一轍。其廣軍屢次出力傷亡員弁勇丁，已由臣之洞咨照蘇元春李秉衡彙同軍奏，請獎卹，不致慮有淹沒，聖主明見萬里，優獎戎行，其應如何特頒懋賞，朝廷自有權衡。惟是敵情軍勢將略民心，臣等既考察詳實，不敢不詳晰上陳，不惟知以前之戰狀，亦可籌後日之邊防。

遵旨覆奏并陳今昔情形不同摺

彭玉麟

奏爲疊次欽奉諭旨，嚴申軍令，恭摺覆陳，並將今昔情形不同，時移事異，言易行難，瀝陳下忱，仰祈聖鑒事。竊臣前奉軍機大臣密寄，光緒十年閏五月初七日，奉上諭，本日閱張樹聲遞到潘鼎新電報，法兵攻撲觀音橋營盤，我兵槍砲互擊，於本月初三日獲勝，殺斃法人千餘，生擒多名。此次蚌自彼開，原非中國違約。惟洋人狡狠，若爲滇粵各軍所扼，不能得志，必將四出滋擾。廣東與越南切近，首當其衝，現在張樹聲行將交卸，張之洞甫經赴任，諸事生疎，該處一切防務，彭玉麟務當妥籌兼顧，以期嚴密。至該尚書密陳一切，仍遵初四日密諭，不動聲色，豫爲布置，一俟奉有電音，即可應機辦理。惟此事關係重大，須慎密圖維，勿稍孟浪。將此由六百里密諭知之，欽此。閏五月十六日，又接總署轉電，本日奉旨，彭玉麟在粵辦防，忠誠奮發，布置周密。現在法國雖仍來講解和議，尙未大定，防守更關緊要。該尚書仍令督飭各軍，實力備禦，勿稍鬆勁，欽此。伏讀之餘，莫名感奮。臣值此時艱，備防嶺嶠，與疆臣悉心籌畫，雖瀕海各要隘，粗有布置，何敢言盡臻周密。猥荷恩綸，懷慚何似。惟有實心實力，勉勵圖維，以期無負皇上委任之至意。署督臣張之洞履任後，與臣熟議海防諸務，意見悉符。臣隨與張之洞張樹聲倪文蔚乘坐小輪船，巡閱各海口數日，悉心商酌，察其險要兵單之處，添募勇營填

紫，以爲各砲台游擊策應之用。沙角在虎大角門之外，爲省城第一重門戶，最關緊要。飭記名提督婁雲慶添置兩營。大角與沙角對峙海中，情形吃重，原駐兩營，太單，飭記名提督王永章亦添兩營。魚珠爲入省城陸路總要，與常洲沙路唇齒相依，飭署廣州副將記名總兵鄧安邦亦添兩營。又於虎門內署水師提督方耀所守威遠砲台後山，亦添三營，以爲威遠防軍接應。至省城河南，向本空虛，飭署陸路提督鄭紹忠新添兩營。隨棧策應。查虎門以西，有崖門橫門虎跳磨刀等六門，其水雖淺，而小輪船可直達佛山鎮，以拊省城之背。張之洞商之方耀，派員雇募拖船二十號，配足水勇，分守陳頭五斗口一帶河面，以顧省垣後路。又調集各差遣小輪船十號，紅單船十號，駐泊橫擔左右，以爲沙角虎門各砲台應援。又派小輪船十號，並紅單船四號，駐泊黃埔一帶，以爲常洲沙路魚珠各砲台應援。如此節節水陸設防，較前似稍爲嚴密。萬一有警，尚可無虞。閏五月二十五日，接北洋大臣轉寄總署電音，二十四日奉旨，法國巴使，逗遛上海，不來天津議約，並據各處電報，孤拔有集兵船他駛。佔據中國地方爲質，索賠兵費之說。無理要求，萬難遷就。海疆防務吃緊，普沿海各省將軍督撫統兵大臣等，密飭各軍，嚴防以待。一面廣爲偵探，倘有法軍前來，按兵不動，我亦靜以待之。如果撲犯我營，或登岸肆擾，務須并力迎擊，並設法斷其接濟，期於有戰必勝，如退縮不前者，立即軍前正法。欽此。本日又欽奉懿旨，各營士卒，奮勇有功者，除破格施恩外，並發給內帑獎賞。將士炎等從軍，已先賞給江南福建廣東各營平安丹各十五匣，其餘各省，以次給賞，即傳知各軍知悉，欽此。仰見聖明洞燭萬里，妙協機宜，莫名欽服。粵東地處炎方，軍士荷戟長征，時值瘟疫流行，十常四五，正多死亡。仰荷聖慈，許以破格之恩施，軫其暑雨之疾苦，臣當即宣示各軍，莫不踴躍歡呼，咸戴懿德，回生起死，感激涕零。至沿海一帶，已嚴飭設法斷其接濟。儻該夷稱兵犯順，務必奮戰直前，不容稍有退縮。若彼按兵不動，臣亦斷不敢輕舉，以啓

他帥。六月十五日，接總署電音，十四日奉旨，現在閩防日緊，沿海防務，亦均吃重，彭玉麟素有遠略，着於廣東應留防軍外，豫備二萬人，德候調遣，或就原統之營整練，或招募壯勇足數，悉由該尙書酌辦，欽此！六月十九日，又接總署電音，十八日奉旨，彭玉麟等派營援閩，力顧大局，殊堪嘉尙。現在滬議未就，法情叵測，萬一決裂，必宜出奇制勝。潘鼎新岑毓英務將現駐關內各軍，切實訓練，聽候調遣，彼此聯絡聲勢，庶足迅赴戎機，牽制敵勢。廣東能否別出奇兵，向欽廉小路前進，着彭玉麟等豫爲籌畫。或別有制勝之策，均著電奏覆旨，並著潘鼎新迅卽知照岑毓英一體遵辦，欽此！臣聞命自天，悚惶無地，欽奉之下，除督臣張之洞張樹聲，撫臣倪文蔚，會同臣由電音覆奏外，而微臣區區愚忱，尙有不容已於縷陳者。自關外各軍，奉閩五月二十二日上諭，盡行撤退入關後，該法夷無復後顧之慮，肆行猖獗，以致橫行東南洋面，探瓊州，駛上海，窺福州，欲逞其志。昨接兩江總督臣曾國荃電報，該夷復奪據雞籠砲台，恣睢憑陵，要挾鉅款，凡有血氣，莫不憤切同仇，咸思一戰，以翦此凶頑。蒙聖訓必宜出奇制勝，仰見廟謨廣運，宵旰憂勤，欽服無量。臣伏思今昔事勢既大不同，軍情亦因時而異。若諒山興化各軍未退入關以前，可以密行詭道，表裏夾擊。臣率全部十四營，由欽廉度十萬大山，過五洞，出越南，密約岑毓英潘鼎新，會劉永福，分三路前進，再以海外兵船，載二萬人，暗駛大洋，水路兩面夾攻，奇兵四合，可期一鼓掃蕩，收復山西北寧，直搗西貢，傾其老巢，制法死命。無如此時滇桂各軍，盡行撤回內地，全越皆歸法有，彼必布置周密。卽劉永福素稱善戰，膽略自雄，計此時進退無據。我縱冒險出奇，由欽廉小路，間關入越，越中已無我軍一人一騎。岑毓英潘鼎新東西懸隔數千里，聲勢梗塞，援應無從，孤軍深入，自蹈危機，兵法所忌。是所謀以制人者，轉爲敵謀以制我矣。此理甚明，人人知之。臣非敢苟且偷安，取巧推諉，自羅罪戾。蓋今昔情形迥異，勢有不能，非不爲也。至奉

旨籌籌二萬人聽候調遣，臣於粵中人地生疏，一時營哨等官，揀擇不易，且軍裝餉項，一無所出。曾密商督撫臣張之洞倪文蔚，亦苦無力接濟，時勢急迫，不能迅速爲計，焦灼萬分！臣愚戇成性，誠實自矢，不敢爲欺，屢蒙顯皇帝溫旨嘉獎，自顧愚劣，抱愧五中。今則孤負天恩，實屬罪戾滋甚，咎無可辭。爲今之計，惟有謹遵閏五月初七日上諭，事體關係重大，總須謹慎，不敢稍涉孟浪，致愆大事。並仰遵屢次上諭，會合督撫臣並張樹聲密飭各軍，嚴防以待。儻法兵前來撲犯，躬親前敵，督率各營將士，并力迎擊，務期有戰必勝，不敢畏葸，以取愆尤。謹將疊奉諭旨，并今昔情形迥異，所謀言易行難各情，恭摺瀝陳，不勝惶恐待罪之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力阻和議片

彭玉麟

再臣正封摺間，適接督臣張樹聲緘致總署電音，得悉署直隸督臣李鴻章方與法會議款，聞之不勝駭異。伏維法夷犯順，率土同仇，臣昨奉光緒十年三月二十六日上諭，飭臣等振刷精神，竭誠籌辦防務。臣當宣示各軍，莫不踴躍歡呼，激昂思奮。乃甫數日，而忽有議款之舉，得毋阻赴義之心，而視敵愾之氣。况今日法夷有斷斷乎不可款者。臣素愚戇，忘其冒昧，有不容已於言者，請爲皇太后皇上一一陳之。法夷無端生衅，殘我屬國，及我出師保護，又復肆其豕突，撓敗我師，迄今並未大加懲創，遽與議和，何以張國威示天下，不可許者一。法夷並未受創，翻然請款，是必中藏詭譎，或怠我師，而徐乘其後，或謀緩我，而誤以多方，其害無窮，不可許者二。既與議款，不索兵費，更爲叵測，該夷惟利是視，忽棄日前所索巨萬之費不言，但言越境通商，其中不免有詐，恐將來必有十倍取償於後者。瘠中華以奉島夷，飾目前以饜邊患，不可許者三。以一外強中乾之法夷，憑陵我藩服，吞噬我疆土，堂堂中

華。不勤遠略，不問其罪，轉降心相從，以就其和，使之此次得志，而效製法夷者，必信然環向而起。是款一法夷而轉來無數法夷也。羣謀日滋，隱憂方大，不可許者四。雲南物產富饒，五金之礦，翠玉之璞，豔稱於世，久爲西人所垂涎；若與議款，必由蒙自以內，許其通商，迨爲日既久，形勢險隘，彼皆周知，廣傳邪教，以張羽翼，一旦竊發，不僅通商，將何以支，不可許者五。此五不可者，人人知之，儻漫不加察，貿貿焉亟與議和，以爲國計萬全，臣固未敢信也。法夷自通商以來，前於天津教堂一案，卽思起端，以償其所大欲，適爲普人所窺，中止。旋即狡謀越南，爲自強之計。我中華果以全力決勝，審甲兵，籌餉分量，彼族萬難久待，故先爲恫喝，以速其和，又貌爲恭順，以了其術。其實鬼蜮伎倆窮矣！此揣敵情而可戰者一也。我朝以神武開基，將帥得人，遠軼前古。嗣平髮捻之亂，亦忠勇輩出，賈其餘勇，似足定邊。憶前議防俄之時，奉旨著京外保薦人材，卽以將才不易，存者什一爲慮。再閱數年，老成凋謝盡矣，唯攘外不必定用安內之才，而有識究須有膽，曷若及時精選宿將，俾講求以柔克剛，以散敵整之法，以盡其長？此論將才而可戰者二也。道光年間，夷釁初開，廣東三元里團練，義聲至今猶在，此外各省，因事激憤之案，層見叠出，亦見民間不平之氣，不可遏抑。越南劉義，亦中華民也，竄伏荒裔，自全不暇，猶能尙義，屢殲法夷，各省山陬僻壤，不乏英豪，聞與夷戰，莫不聽雞起舞，其發雄心，願效死力。此察民情而可戰者三也。查萬國公法，有可節取者，在戰分義與不義一節，如興戰不義，傷害天理，不獨可以理喻，並可以力止等情，深與齊人伐燕之義暗合，亦足徵萬國之公也。我朝廷一面通飭各督撫臣，大張曉諭於通商和好各國，極力保護，專與法夷絕好，准各義民誅其天主教士，燬其天主鬼樓，罷其駐京法使，撤其生意馬頭，既銷萌蘖，不虞支蔓，此採公法而可戰者四也。語云，師直爲壯，曲爲老，今兵端自法夷開，窮兵黷戰，掠地爭城，欺侮太甚，實爲萬國公法所不

容。宜歷數法夷罪狀，布告中外，使咸知理曲在彼，直在我，不得已而用兵伐罪，明有日月，幽有鬼神，共鑒此衷，應蒙默佑。此卜天理可戰而決必勝者五也。有此五可，亦人人知之，儻失此機宜，恐我中華永無自強之日，其將如天下後世之非議何？伏乞我朝廷乾剛獨斷，嚴飭沿海各疆吏，及各將領，防務不可一刻稍懈，尤須洗心易慮，臥薪嘗膽，各矢天良，修矛借作，憤切同仇，以與法夷從事。臣雖衰朽無似，斷不敢惜此病軀殘喘，稍存畏葸，尙當獎率將士，爲各軍先。惟宜和宜戰，大局攸關，聖明洞鑒，自有權衡，原非臣下所敢妄議。微臣老病昏眊，在軍言軍，謹冒昧將所有不可款而可戰緣由，披瀝附片具陳，不勝惶悚待罪之至。

欵議雖定仍宜備戰以誌後患疏

彭玉麟

竊臣前接總署轉電，光緒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奉旨，法人現來請和，業經允其所請，約定越南宣光以東，三月初一日停戰，十一日華軍拔隊撤回等因，欽此！臣比卽電致總署，萬萬不可先撤兵，中其狡謀，乞爲代奏。二十七日，復接總署轉電，本月二十六日奉旨，彰玉麟電奏請飭統兵諸臣，仍紮原處等語，撤兵係照津約，斷難失信，昨已將辦理此事全局利害諭知張之洞，着卽給與該尙書閱看，自可了然。且撤兵回界，仍係整軍嚴防，彼卽挾詐背盟，我亦有備無患。該尙書等惟當懷遵前旨，迅速辦理，毋誤事機，欽此！伏讀之餘，仰見聖謨深遠，籌策萬全，於議和息兵之中，仍寓思患預防之意，莫名欽服。但微臣區區愚慮，尙有不能已於上瀆宸聽者，請更陳之。我聖朝政崇寬大，待島族過於優容，決無自我橫啓釁端之事。彼族知其然也，而以爲畏之，遂日肆其欺侮，而悍然罔顧。然如琉球之未復，伊犁之讓界，兵端未開，猶可說也。此次朝廷赫然震怒，命將出師，迄今三載，本年二月十三日，諒山大捷，天討

方張，乃漢約忽以款局終事，墮其術中，益見輕於彼矣。彼族犬羊成性，梟獍爲心，如市井無賴小人，惟利是趨，安知信義？狹其趨利之心，存一見輕之意，見我之兵衛旣撤，全越悉爲彼有，險要已失，藩籬洞開，安有不乘機侵軼之理？若待至此而始悔失計，不亦晚乎？且上年津方定約，彼即犯越之觀音橋，我兵方撤入關，彼即肆擾台灣，前事固昭昭可鑒，今復狃其故智，以款欺我，我復信之，堂堂中華，任其玩弄於股掌，而毫不省覺。臣愚，恐諸國聞之，謂吾華之易與也，亦必從而生心，羣思因我以爲利，邊鄙之患，其有已時哉？抑臣更有慮者，西國覬覦中土，多歷年所，彼其用兵於我，忽而請款者，夫豈有愛於我，而講信修睦哉？其必有所圖也，明矣！自海上告警以來，召將徵兵，購船製械，天下騷然，糜餉已數千萬。及布置粗定，兵機漸利，彼乃以一和字誤之，而我所用經費，盡成虛擲。如此行之數四，海內罷敝，勢必不支，不得已一惟和之是從。由是，當事者以和爲得計，無復自強之謀，領兵者以和爲固然，潛銷致果之氣，邊疆要隘，又以屢和之故，武備懈弛而不修。一日點虜挾其堅船利砲，號召彼類，環起而與我爲難，其時財用旣匱，兵氣不揚，天下大局，將有不堪設想者！此其用心至深，設謀至毒，而其勢殆將必然。故臣每一念及，輒中夜以興，繞帳傍徨，不能一刻稍安也。昔越宋南渡，韓劉諸將百戰抗金，岳飛力圖恢復，長驅北向，幾復中原。乃秦檜主和，金牌遽召，遂終宋之世，訖不復振。何則？戰則氣以厲而彌奮，故可進於強，和則氣以餒而益偷，故日趨於弱，宋之往事，固其明效大驗矣。方今款議已定，自難中改，然點虜無信，事未可知。伏乞嚴飭沿海各疆臣，及各將領，嚴備陸師戰守外，瀕海如天津吳淞福州廣東台灣等處，應趕緊添造大小鐵甲戰船，每口至少必須十餘隻，各另成一軍，募各海島精壯漁戶，熟習風濤沙水之性者，編爲各船之勇，免使爲敵人募用，以成奸細。精選久於水師，身經百戰健將爲之管帶，勤加操練，靜以待之，庶幾立自強之基。萬一敵復敗盟，莛焉思逞，

永絕其好，一意從事於戰。內外臣工，復有敢以議款之說進，而損威納侮者，應請照十年七月十五日上諭，交刑部治罪。嚴旨誅切，自宜懷遵，斷不可一誤再誤，仍蹈故轍，圖一時之苟安，貽無窮之隱患。惟務聲罪致討，大張捷伐，必令俯首帖耳，就我銜勒，不敢復肆鴟張而後已。如此，則國家之威靈遐暢，彼族之窺伺隱錯，四海永清，寰宇蒙庥矣。微臣愚戇，不知避忌，謹披瀝血忱，由驛馳陳。

請接濟劉永福片

彭玉麟

再越將劉永福，本粵西細民，竄身交趾，及越法起畔，遂能糾衆搢拒，相持數年，大小數十戰，屢挫凶鋒，截其梟帥，爲越南之保障，固中華之藩籬，其功亦云偉矣。後雖兵勢稍弱，退守保勝，然其聲威，猶震於泰西諸國，莫不嘖嘖目爲異人。而法夷屢受其創，尤欲得而甘心。伏乞密飭雲貴督臣，加意接濟其軍火餉項，無或闕乏，俾得一意堵禦，毋致陷敵。以快仇讎。卽令和議有成，可否仰邀逾格鴻施，授以邊方武職，移紮內地，以示朝廷護惜之意，且旌其敵愾之忱。臣因邊才難得，宜加保護起見，是否有當，謹附片具陳，伏祈聖鑒訓示，謹奏。

請戰疏

張之洞

山西巡撫，臣張之洞跪奏，爲屏藩宜固，凶暴須除，勤一日之干戈，靜萬年之邊圉事。竊自古稱附庸者，欲大國爲之保障，而排難解紛也。貢獻有期，罔敢廢弛。今越南素稱臣服，盟府昭然，朝貢未敢稍違，萬國咸知所仰。在法人本不得以強弱相凌，縱有得罪，亦當上告天朝，自有定議。茲乃心懷狠恣，蕭政啓端，公法難容，天良何在？我聖朝當聲明其罪，爰興伐暴之師，不可游移自弱。而議和者

曰，法人鯨吞方肆，向有啓釁之心，倘我朝與師於越南，必將藉口而來，方今國庫未充，將何以戰？然臣以爲不足懼也。爲此議和者，實欲貪保祿位，偷安旦夕耳。現在庫雖未充，而設計籌之，未必不成巨款。議和者又曰，法人船堅砲利，堅忍耐戰，倘沿海而來，窮年累月，將奈何？然臣又以爲不足懼也。近年各省機器局，歲費數百萬，無非爲修戰之用。今若不能出禦，將安用之？且法人遠涉而來，勞逸之勢，主客之形，懸殊天壤，若更不能一戰，將何以振國威而保附庸也？夫義師一出，先得人心，况法軍屢敗，利正可乘，若待其重兵烏集，復整三軍，則勝固未見其易。今如與法人戰，其計有三，一曰作氣，二曰設防，三曰定將。作氣者何，法人暴虐，舉國皆知，茲更用兵於越南，藐視中朝，國人皆曰可殺也。伏望明諭邊臣，評其曲直，並飭各鄉閭整備以待，申明大義，加以賞格，必當敵愾，共戴仁威。設防者何？大約閩粵滇南，江南天津等處，皆在宜防，雲南最近，似最急。然雲南地多原野，正我朝用武之地。彼登陸而來，則虛實更變，必不深知，是雲南一路可無虞也。閩粵雖近海，似戰船易以進攻，然當諭邊臣，嚴飭將士，責無旁貸，且於要處多築長堤，以助砲台之用，更調戰船以資守助，是閩粵一路，可坐而戰也。江南一路，乃戰船聚集之處，左宗棠卓識多謀，必有禦敵之策，可保無虞。天津逼近神京，當選才員勁旅，駐以重兵，設以埋伏，彼千里而來，其能操必勝之券乎？定將者何？岑毓英威振滇黔，法人最忌，莫如明諭該督，興師助越，法人敗衄之餘，復遇大敵，其何以支？孫子云：「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正謂此也。若更忍之，而往返要利，則各國相倣，將益輕視中國，彼時徒喚奈何，不可救藥矣！今一戰而勝，軍威丕振，萬國莫不共仰仁威，是動一日之干戈，靜萬年之邊圉，此事其可緩哉！臣非敢迂論高談，以從戎爲樂事，惟觀世變，日益艱難，敢爲我皇太后皇上剴切陳之。伏懇將臣此疏，飭下各省重臣參議以聞，臣不勝憂憤之至。伏乞聖鑒，謹奏。

劾大臣玩寇疏

翰林潘炳年聯名

爲大臣玩寇棄師，債軍辱國，明謀罔上，怯戰潛逃，請上查辦，以伸國法，以服人心，恭摺仰祈聖鑒事。臣等於馬江敗後，迭接閩信，具言張佩綸何如璋聞警逃竄，竊以挫敗情形，衆目昭著，明見萬里，諒諸臣不敢再有捏飾，是以未敢率行上聞。茲恭讀八月初一日諭旨，方稔該大臣前後奏報，種種虛捏，功罪顛倒，乖謬支離，與臣等所接閩信，判若天涯，不得不爲我皇太后皇上披瀝陳之。初一日，法人遞戰書於揚武管駕張誠，張誠達之何如璋，祕不發。初二日，各國領事商人下船，衆知必戰，入請戒備，張佩綸斥之。出軍火，斬不發。嗣洋教習法人邁達告學董魏澣，畏張佩綸之暴，不敢白。初三日之晨，見法船升火起旋，始馳告，而法人已照會未刻開戰。張佩綸佈，遣魏澣向孤拔乞緩，以詰朝相請。比登敵舟，而砲已發，我船猶未起旋裝藥。敵發巨砲七，福星振威福勝建勝殊死戰，船相繼碎，餘船放火自焚。是役燬輪船九，龍槽師船十餘，小船無數，伏波藝新二艘逃回自鑿沉，林浦陸勇盡潰。而法船僅沉魚雷一。此初三大敗之情形也。張佩綸何如璋甫聞砲聲，卽從船局後山潛遁。是日大雷雨，張佩綸跳而奔，途仆，親曳之行。抵鼓山麓，鄉人拒不納，匿禪寺之下院，距船廠二十餘里。次日奔鼓山麓之彭田鄉。適有刃寄到，督撫覓張佩綸不得，遣弁四探，報者賞錢一千，遂得之。何如璋奔決安施氏祠，鄉人焚祠逐之。晝夜投洋行宿。晨入城，棲兩廣會館，市人又逐之，復踉蹌出。張佩綸恐衆蹤跡及之，給何如璋回廠，自駐彭田累日。偵知敵出攻長門，將謀竄出，始回。此張佩綸何如璋狼狽之情形也。何環張兆棟平日狃於和議，於海防毫無布置。藩司沈葆靖尤以戰事爲非，凡屬防餉，輒拒不發款。兵無主帥，餉無專責，議者固知閩師之必敗。所恃爲長城而無恐者，以張佩綸平日侈談兵事，際此

中外戰局伊始，臨事自當確有把握。及閱閩信，陳其種種謬戾情形，則喪師辱國之罪，張佩綸實爲魁首，而何如璋次之。何以言之？朝廷以督撫不知兵，簡張佩綸及劉銘傳。劉銘傳往渡台，則封煤廠，撥法人。張佩綸出都，即聞其言，頗快之。到閩後，一味驕倨，督撫畏其氣燄，事之維謹，排日上謁，直如衙參，竟未籌及防務。至法船駛入馬尾，倉卒入告，張得勝緝引港奸民請辦，張佩綸竟置不理，衆益駭然。而張佩綸尙侈然自大，漫不驚心，水陸各軍，紛紛號召。迨各將請戰，又以朝旨禁勿先發爲諭。臣等不知各口要擊之諭，何旨電發，不應。初三以前，尙未到閩，即使未到，而諭旨禁其先發，非並輪船起旋，管軍火而亦禁之也。一概不允，衆有以知張佩綸之心矣。身爲將帥，足未嘗登輪船，聚十一艘於馬江，環以自衛。各輪船管駕，連疊陳連艦之非，張佩綸斥之。入白開戰之信，張佩綸又斥之。事急而乞援，緩師於夷，如國體何？開砲而先狂竄，如軍令何？中歧在馬尾，彭田乃鼓山後麓，張佩綸自諱其走，欲混爲一，如地勢何？敵舟攻馬尾，張佩綸於是日始竄至彭田，而冒稱力守船廠，如不能掩閩人耳目何？且何如璋實匿戰書，張佩綸素與之同處，知耶不知耶？臣等不能爲張佩綸解也。臣聞張佩綸敗匿彭田，以請旨逮罪爲詞，實則置身事外。證以外間風聞，張佩綸特與其黨援之人，私函電致，有閩船可燼，閩廠可燬，豐潤學士必不可死之語，是則張佩綸早存一不死之心，無怪乎調度乖謬於先，聞戰逃脫於後。竟敢肆無忌憚至此也！何如璋實督船政，且夕謀遁，棄廠擅走，已有罪矣。而謀匿戰書，竟有叵測。復於六月一日，將船政存錢貳十六萬兩，藉名採買，私行兌粵，不告支應所紳員，而私交其昌匯豐各洋行，率議其盜國帑，言非無因。張佩綸素以搏擊爲名，何如璋荒謬至此，事後並無一疏之劾，謂非狼狽相依，朋謀罔上，臣等所不敢信！臣維法事之起，督撫並未帶兵出城，該大臣既統兵權，相持一月餘，不得謂籌備不及。戰書既移，學徒繼白，不得謂事發倉猝。輪船十一，水雷百二十，兼以師船陸

勇，不得謂無兵，無船，無械。誰爲厲階，乃一敗不可收拾，非張佩綸何如璋之罪而誰罪乎？若不嚴加懲辦，何以謝死士二千餘人，何以儆沿海七省之將帥，何以服唐炯徐延旭之心，何以塞泰西各國擲榆之口？臣等既有所聞，理合據實公揭，謹繪圖貼說粘附呈進軍機處，恭候御覽。竊懇密派公正不阿之大臣，如彭玉麟等，馳往查辦，據照各摺，徹底根究福州紳民，船政，員弁，工匠，必能言之歷歷。應請飭下欽派大臣，逐一傳問，自可得其罪狀。臣等疏逃微員，何敢冒昧瀆請，第以閩事糜爛至此，父老子弟，哀痛迫切之情，不得不上陳黼座，伏乞皇太后皇上鈞鑒施行，無任惶恐待命之至。謹奏。

呈請彭雪琴宮保代奏疏

佚名

法夷犯順以來，狃於馬江一戰，眇視中朝無將才矣！乃基隆之役，三戰三北，台灣之圍，屢攻屢敗。疊敗於宣光，連挫於鎮海。近復諒山失據，東京之逆餒難張，敵首傷亡，西陲之兇鋒莫逞。增兵非易，籌餉實難，遂藉稅務司赫君德以排解，俯首行成，并假副稅務司金登幹以調停，降心納款。我朝包荒量廣，許以議和，定於三月朔日罷兵。但所議和約，竊意法夷當此窮蹙，急切請和，在我朝稱物平施，不肯佔其利益，必須另立新款，共示公平。不意竟將去年李傅相與福祿諾在津門所議五款，依舊舉行，徒以不索賠款，遂欣然樂從。噫！誰秉國鈞，而竟出此哉？夫法夷之擾東京，衅端開自法夷，曲直昭然，於中國本無索賠之理。然補以兵費，張羅祇急於目前，行此五款，禍害即貽於日後。今將五款流弊，分析言之。如第一款云，中國南界毗連北圻，法國約明無論遇何機會，或有他人侵犯情事，均應保護。所謂南界者，閩粵滇黔也，若藉法夷保護，屯兵築壘，中朝豈能禁止？苟非屯兵築壘，何以禦他人之侵犯，理固然也。因此乘機起衅，而中法兵端竟無休息矣！且我朝堂堂大國，南界諸省，糧足兵精，

何藉法人爲保護哉？從此鳴張跋扈，更有甚於今者矣！此流弊一也。第二款云，中國南界既經法國與以實據，不虞有侵佔滋擾之事。中國約明將所駐北圻各防營，卽行調回邊界，並於法越已定未定各條，均置不理。夫中國南界，法夷之窺伺久矣，既藉其保護有實據，不虞有侵佔滋擾之事。惟法夷狡然思逞，日以侵掠爲事。素與法國向無干涉者，尙且蠶食鯨吞，况許以南界駐兵？倘或釁起崇朝，利圖速略，恐不虞有侵佔者，居然侵佔矣；不虞有滋擾者，公然滋擾矣！犬羊成性，而况於要盟乎？至於法越已定未定各條，中國均置不理，斯言也，無理甚矣！夫南越係中國藩服，照萬國公法，凡有軍國大政，均須稟請中國，簡派欽使，代爲辦理，所謂君在臣不敢自尊也。今已定未定各條約，均置不理，然則越南今而後非中國附庸耶？既非中國附庸，則法夷顯將越南割據矣，其流弊二也。第三款，言法國既感咨商之意，並敬李大臣力顧全局之誠，情愿不向索償賠補，中國亦宜許以相連越南北圻之邊界，所有法越與內地貨物，聽憑運銷，日後遣使臣議定稅務，必須格外和衷，期於法國商務極爲有益，此更不能行者。夫今日議和，乃法人之行成也，不索賠補，又無可賠補之理也，安得謂法國感中國咨商之意，並敬李大臣力顧全局之誠，不索賠補哉！况自己情愿不索賠補，又安得謂中國亦宜許越南北圻邊界通商哉？既許以在北圻邊界通商，將來滇粵一帶，皆可設立口岸，以爲銷售貨物之埠頭矣。又云，日後遣使臣酌議稅則，務於法國商務極爲有益。試問益者何在，其極者何止？法人之爲是條約者，欲奪英國之利權耳。中外商務，莫大於英，而英商之來中華，均過關納稅，今肯許以法越及內地貨物，聽憑運銷，又遣使臣酌議稅則，將來沿海一帶，法人所運貨物，不肯納稅，卽議稅則，亦必照中國所訂各國稅則，概從末減，方與法夷商務極爲有益。若不輕減，法夷必執和約爲辭，若輕減，則各國必援以爲例。况各國和約，皆有註明，無論何國立約，如於商務有益，各國皆得一體同沾。果爾，則中朝稅務日絀。不特此也，中朝

稅則，與法夷有益，則天下貨物，盡趨海道，由海道而達北寧，由北寧而至滇粵，將見天下商利，皆法夷壟斷獨登。斯時也，特中朝稅務日絀，即各國商務日衰，天下於此多故矣！其步法夷後塵者，接踵而至矣！此流弊三也。第四款云，法越將來議改條款，決不插入傷礙中國威望體面字樣，並將以前所立條款，關礙東京者，盡行銷廢。夫越南係中朝藩服，法人竟視同自主之邦，竟圖佔據，即將來法越通商，議改條款，越廷亦須申明中朝始能定奪。且我朝交鄰有道，仁至義盡，威望冠夫海邦，體面大於天壤，法夷更何從傷礙耶？觀其所云，既感中國咨商之意，並敬李大臣力顧全局之誠，則不傷礙已傷礙矣。所謂咨商者，請和之意也。此次議和，乃中朝請成於法夷，故法夷感之也。所謂力顧者，必有不能顧而後力顧也，不傷礙而何？若以前所立關礙東京條款，此則理宜銷廢者，可不待言矣。第五款言，此約既經彼此簽押，兩國即派全權大臣，限三月後，悉照以上所定各節，會議詳細條款。此約繕寫中法文各兩份，在天津簽押蓋印，各執一分爲據。按公法通例，以法文爲正。考萬國公法及中朝與各國所立和約，俱以華文爲正。且法人性情叵測，恐有刪改條款，塗鴉字句，如去年所定諒山退兵之期，法夷擅將時日塗改，以此齟齬，互相爭執，今立條款，可不慎乎？然五款而論，何款非法人佔據便宜，何款非中朝深受流弊，論者不得謂之和約，直可謂之勒約，不意當軸者竟爲法夷勒而甘立此約也。嗟夫！力顧全局者果如是耶？雖然，草茅下士，何敢上議朝章，惟是蒿目時艱，關心國事，當此中法議和，實不敢不即管窺所及者，冒昧直陳，亦未始不足上助高深於萬一也。謹呈宮保鈞鑒。可否據情入告之處，仍候鈞裁。

14 (1) 14 (1) 14 (1) 14 (1) 14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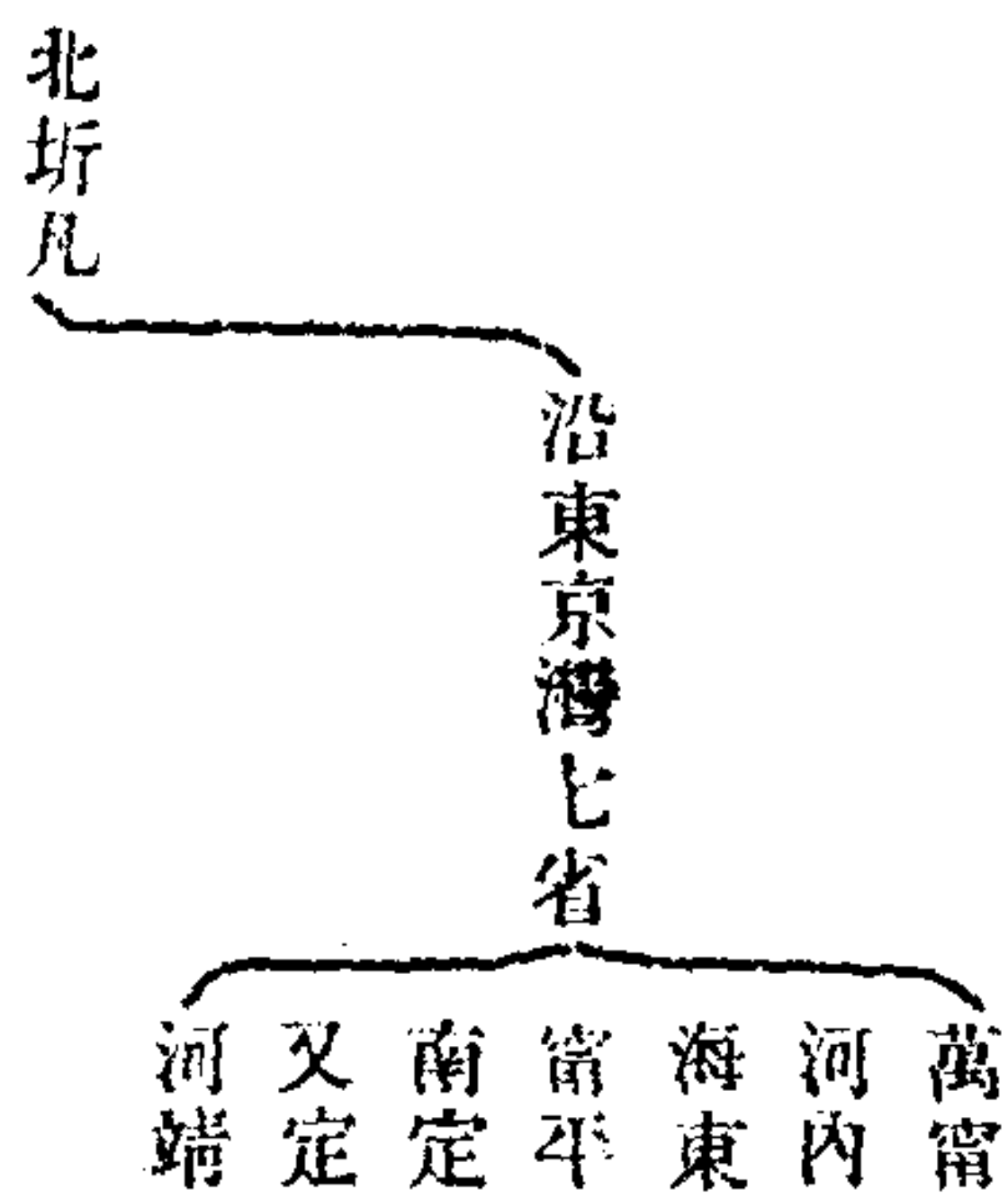
第二編 論 著

越南小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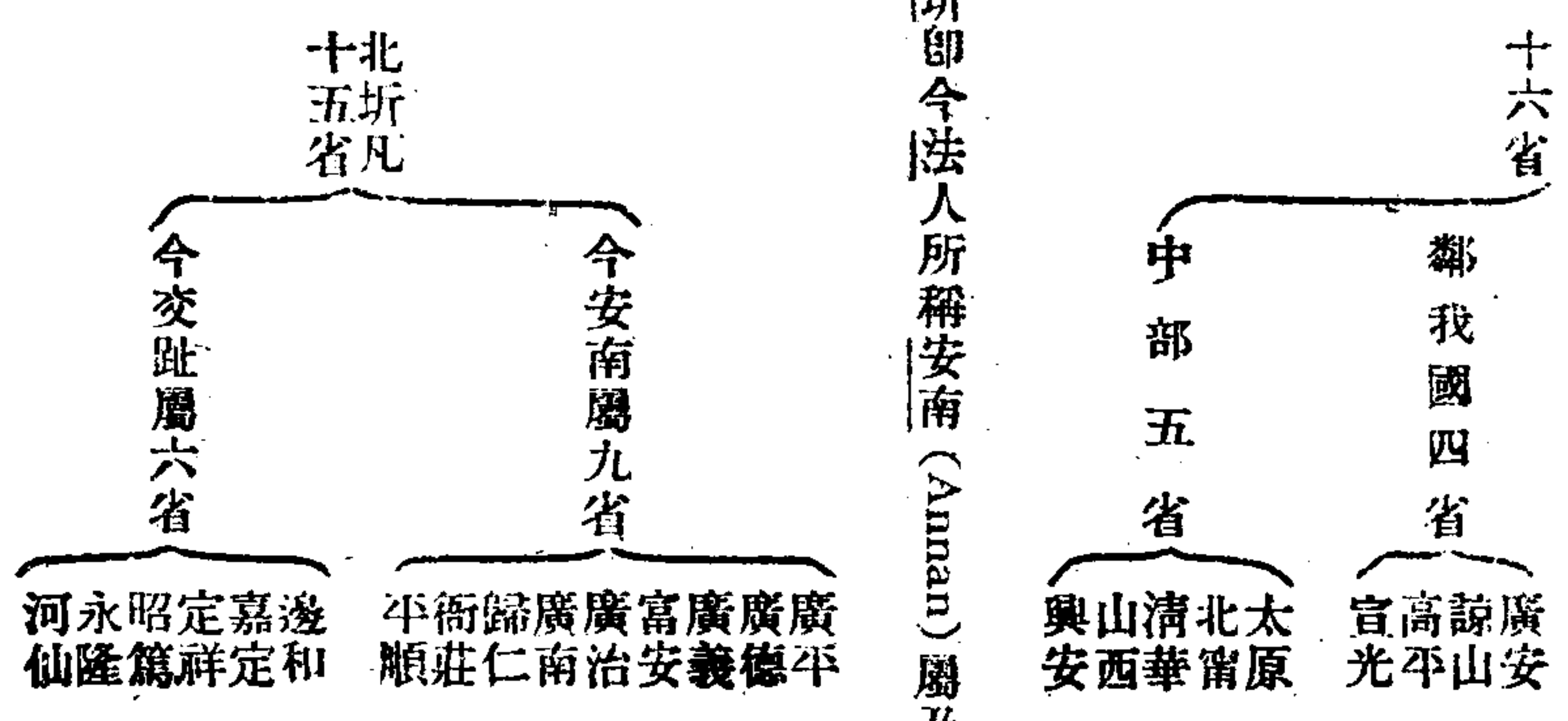
佚名

一 地志

越南在亞洲中央，東北與我兩粵雲南三省毗連，西與老撾為鄰，東接東京灣。地勢西北多山嶺，沿海多平陸，形若長蛇。南北贏而西東細，截長補短，計面積二十四萬五千餘方里。人口約二千萬，土地富饒，物產繁庶，尤富於五金礦，實亞洲一舊國也。當法人占領以前，其地分北圻南圻兩大部，北圻即今法人所號為東京(Tonkin)屬者，凡十六省。



南圻即今法人所稱安南 (Annam) 屬及交趾 (Cochin-china) 屬者，凡十五省。



自昔一切制度，皆仿我國。其省幅員不廣，僅抵我一二縣，然大省猶置府五六，小省亦二三，府有數縣，縣有數村，村亦置社及鄉，省有督撫藩臬，府縣皆有知事，郡村社鄉皆有長，此舊制也。

全國爲一大連山，二大平原所組織而成。二大平原者，一爲紅河及其支流之灌域，二爲眉公河及其支流之灌域。二平原之間，則所謂連山，幹脈發於雲南及圖伯特地界，劃紅河眉公河之中心。兩河皆發原雲南，紅河尤爲我國歷史上通越之孔道。（唐咸通間雲南，南詔王往來於東京河內府，皆由紅河，明永樂二年成祖征安南時分軍爲二，大將張輔將第一軍自廣西入東京，大將沐晟將第二軍自雲南經紅河入東京）眉公則爲越境最大河，與緬甸暹羅爲界。近年英法兩國協議定爲永久中立地域者也。

二 建國沿革及與我國交涉

越南通中國最早。「堯典」已有「宅南交」之文。周成王時，越裳氏重九譯，來獻白雉，卽其地也。秦時闢地極遠，收之置日南交趾林邑象郡等郡。秦末海內鼎沸，南海尉趙佗擁衆自帝，國號南越，實兼王其地。漢武平南越，分其地爲儋耳珠厓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日南九真凡九郡，置交州刺史領之。交趾日南九真，卽今越南也。而刺史駐廣州轄屬焉。後漢改稱交州。黃巾之亂，士大夫多避地往焉。六朝復稱交趾郡。唐武德中，改交州總管府，至德中，改安南都護府，卽安南所由得名也。自唐以前，世內屬爲郡縣，與腹地等。五代時土宇分崩，祖國皆爲藩鎮所割據，安南邊徼紛擾逾甚。有楊廷藝紹洪等，迭自署爲交趾節度使。後廷藝以牙將丁公著，擁驩州刺史，公著死，子部領繼之，盪平羣寇，部民德焉。乃推爲交州帥，號曰大勝王。時宋藝祖奪國於孤寡之手，儉安無遠略，以玉斧畫天南界，曰此外非我所有，豈望越南爲哉。於是越南始離中國而獨立。彼中所號爲丁先皇者，卽公著之孫，部領之子，

丁璉其人也。

自建國以迄滅亡，凡一千餘年，丁李陳黎莫阮六七姓，篡弑頻仍，殆無甯歲。卒以內訌之故，攀太阿授人，以致滅亡，今略紀其沿革。

一丁朝 丁氏自公著起，再傳至其孫璉。值宋太祖平嶺表，遣使貢方物，乃封爲交趾郡王。越人所號爲先皇者是也。璉卒，弟璿襲位，大將黎桓擅權，丁朝亡。

二前黎朝 黎桓擅政久，宋眞宗卽位，封爲南平王，凡三傳而李氏篡之。

三李朝 李公蘊，卽越人所稱李太祖者也。初爲黎朝大校，卒篡其國，宋眞宗因封爲交趾郡王，實大中祥符三年也。再傳至孫，日尊（彼號聖宗）始僭帝號，國稱大越。五傳至李天祥。（彼號高宗）當宋孝宗時，封爲安南國王，我之命越爲國，自茲始。凡八傳，二百二十餘年，至甯宗時亡。

四陳朝 陳朝初祖曰陳日昃，李氏八傳，至李昊，昊無子，日昃爲其婿，遂篡嗣。宋理宗景定三年，表請襲封，從之，終胡元之世，安南皆爲陳氏，有七傳，至陳日燿。當明太祖時，復四傳，而國相黎季犛篡之。

五後黎朝 明惠帝建文間，季犛大弑陳氏宗族而自立，更姓名爲胡一元。自稱稱裔。胡公復僭國號大虞。成祖永樂四年，命大兵討之。五年，詔夷其國爲郡縣。凡用兵十餘年，卒反覆不可得定。宣宗宣德二年，乃罷交趾布政使司。六年，命季犛子利權署安南國事。英宗正統元年，封黎麟爲安南國王。自是黎氏爲越王正統，至清乾隆間始絕。

六莫朝 明世宗嘉靖間，越相莫登庸，迫黎廣禪讓，篡其國。黎氏子孫走保清華，自是越分東西。

神宗萬歷間，廣孫維禪，以清華兵攻克，莫氏復國。而莫子孫猶據高平，終明之世，兩姓並峙，莫能統一。清順治十六年，定雲南，黎維禪遣使上軍。康熙五年，詔封維禪爲安南國王。而莫元清尙在高平，亦受都統使印，互構兵不相下。吳三桂之叛，維禪復乘間攻取高平於安南，盡歸黎氏，莫朝亡。

七阮朝 嘉靖中黎維禪之復國也，其臣鄭憶阮□實左右之。自是鄭阮世爲左右輔政。後鄭氏專國，出院於順化，號廣南王。由是鄭阮世仇。乾隆五十二年，阮惠以廣南兵攻國都，黎王維禪出亡。詔兩廣總督孫士毅帥兵討之，功垂成，忽爲阮氏所襲，大潰，以福康安代之。時阮氏方與暹羅構兵，懼暹乘其後，遂乞降。五十五年，封阮光平（惠改名）爲安南國王。

八舊院朝 黎氏之亡，其甥農耐王院福映者奔暹羅，藉暹力克復。農耐勢日強，號舊阮，屢與新阮戰，奪其富春舊都。嘉慶七年，遂盡滅新阮，全有安南地。自稱爲黎氏復仇。獻表乞復舊名，爲越南國，卽越南最後之王朝。今守府擁虛號者，其子孫也。

三 與法國之交涉

法之窺越久矣，其派遣傳教師，殆自二百年以前。迨一七三〇年，（康熙五十九年）法兵艦俄羅地號泊交趾，士官三人登陸至平順省，七人羣集縛而獻之於王，艦長與在交之傳教師，商以重金贖歸，此爲法越交涉之嚆矢。

一七四九年，（乾隆十四年）法王路易十五命皮易甫亞李爾者爲全權大臣，平順化府謀通商，阮王不許。

一七五三年。（乾隆十八年）越人大窘，戮天主教徒，多逃至印度。

一七八六年，（乾隆五十一年）越內亂，阮文岳自稱王，阮光平使其子景叔詣法國乞援，翌年遂訂法越同盟之約，割崑崙島之茶麟港於法，實爲法人經營越南最初之根據地。未幾寒盟，不實行割讓。

一八二〇年，（嘉慶廿五年）越王以詔書命殺法人狄亞氏，以法艦來測量海口，國人激昂，攘夷說盛行故也。（編者案：日本以美艦測量海口之刺激而成維新之業，越南以法艦測量海口之刺激而召滅亡之禍，其故可思。）

一八四七年，（道光二十七年）法人以兵艦至茶麟港，大敗越軍。

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法帝拿破崙第三，以海軍大舉伐安南，奪茶麟港，約割下交趾，慶和嘉定定祥三省，開三通商口岸，償金二千萬佛郎以講。自是法人在越之根據地。嘉定省卽西貢所在，今越南第一都會也。

一八六七年，（明治八年）法人更割取下交趾南部之三省，自是下交趾六省悉隸法版。

一八七四年，（明治十三年）更訂所謂西貢條約者，今摘舉要點：

（第二款）法國大皇帝（案一八七四年，法國已改爲共和國。此交大皇帝云云者，據日本人會根氏所著法越交兵記，原文想屬當時譯者之誤）嗣後以越南國王係操自主之權，並不遵服何國，越南若有內患外寇，國王一有請援之舉，法國立即隨機相助。（略下）

（第三款）越南已約法國爲之保護，如此後越南與各外國交通，則須合法國之意，事乃可行。（中略）今後安南與他國立盟互市，則須預行照會法國。

（第五款）越南國王現在所割界於法國者，其所轄治之地，卽嘉定邊印定祥永隆安江河仙六省，

其界東臨海，毗連平順省，西臨暹羅灣，南枕南海，北接柬埔寨，均歸法國管理，獨操自有之權。（下略）

（第十一款）越南因欲便於各國通商互市，故特開平定省施耐汛，關陽省甯海汛，並該汛上溯哈尼河一帶，以達大清國雲南邊境。凡一應外國商船，可以隨意往來。（下略）

此條約凡二十二款，此其最關緊要者也。第二款冒頭，認越南爲自主國一語，是還其門面，歐人待東方諸國之慣技也。其下文解釋已含保護國之性質。其第三款，則將保護法宣言無憚矣。其第五款，則下交趾純然割讓，又異於他地也。其第十一款，則與我雲南有關。法人之汲汲經營越南，其最後之目的，實在我國也。故今詳舉之，其餘關於賠款開港傳教交犯等，以僅屬於一時之事項，故略之。

西貢條約既成，越南舉國上下，莫不憤懣。至一八八二年，（光緒九年）適劉永福率游勇入安南，將以之爲根據地。越南人乃利用之，欲以驅法人於境外。紅河航路爲梗，全境騷然。法人乃以兵直陷河內，驅耗達順化政府。國王乃頒明詔，使黑旗軍拒法兵。我政府一面使公使會紀澤牒責法國，而北京法公使布黎氏，亦抗辨不相下。李鴻章力主平和，提出協商家四款，布黎氏亦提出協商家三款。正相持未決，而法國政府忽大更迭，拉克爾氏爲外務大臣。拉克爾氏者，著名之侵略家也，一意堅持，兩協商家，皆置不理，且免黜布黎氏，一面增兵以略安南，遂陷南定海陽山西，直逼順化府。越南人不支，爲城下盟。卒以一八八三年，結條約二十八條，所謂哈爾曼條約是也。語其內容，則

（一）安南公然自認爲法蘭西保護國。

（二）割讓平順省。

（三）法國設兵備於安南各要隘，且於紅河沿岸設哨所。

(四) 順化府，(即越京)及其他大小都府，法國皆設官駐劄。

(五) 下列各件，皆受駐劄官之監督：

(甲) 諸大市之警察

(乙) 稅務

(丙) 自平順省北境以迄東京一切官吏及東京城內大小官吏。

(六) 下列各件，法國駐劄官全權執行之：

(甲) 外交事務

(乙) 稅關事務

(丙) 內外交涉之司法事務

(七) 增開三港為通商口岸。

(八) 開西貢河內間之道路，且架設電線。

自此條約成，越南始全然永在法國羈轄之下。

一八八四年，(光緒十年)復結順化條約十九條，不過取哈爾曼條約而修加之確定之耳，今不多

述。

自哈爾曼條約發表，我國人心大激昂，主戰之論，朝野囂然，於是有馬江之役。我當局者既著著失敗，而法國政府亦有紛亂，閣員大更迭，外務大臣拉克爾以憂憤死，法亦厭兵，於是乃與我結天津條約。其第二條，聲明法國與安南從前所結條約，及將來所結條約，中國一切承認之。於是中國學千年來主屬之關係，一切放棄，安南遂以正式再離於法蘭西矣。

四 法國之越南

法人自得越南後，設印度支那總督以統治之，其總督權力所及之地域如下：

(一) 領地 交趾 (Cochin-china) 一八五九年占領

東京 (Tonkin) 一八八四年占領

(二) 保護地 安南 (Annam) 一八八六年盟約

柬埔寨 (Cambodia) 一八六三年盟約

老撾 (Nac) 一八九三年盟約

(三) 勢力地 比索省及米克利省大湖西沿岸地方 (Bassac, Melugrey, Bian-ho)

一九〇二年占領

(附言) 我廣州灣潮州島，割讓於法國以後，亦歸其印度支那總督所轄。今以不關越事，不詳述。

今舉法領越南分爲五大部，列其統計：

(一) 交趾

面積 二萬二千方英里 行政區域二十一州

人口 二百九十六萬八千五百二十九人

人種 安南人 柬埔寨人 中國人 苗人 占人 印度人 馬來人 達加拉人

宗教 佛教百六十八萬八千二百七十人 羅馬教七萬三千人
兵備 法兵三千五百三十六人 南兵二千六百六十七人

(二) 東京 一名北圻

面積 四萬六千四百方英里 行政區域十四州
人口 南人約七百萬人 中國人約三萬三千人

宗教 羅馬教四十萬人 餘未詳

兵備 法兵八千人 南兵一萬四千人

(三) 安南

面積 五萬二千一百方英里

人口 六百十二萬四千人 (中國人約四千)

宗教 羅馬教四十二萬人 餘未詳

兵備 法兵六百人 英未詳

(四) 柬埔寨國 古名真臘國

面積 三萬七千四百方英里 行政區域五十七州

人口 百十萬三千人

(五) 老撾國 古名羅越國

面積 九萬八千方英里 行政區域十五區

人口 六十萬五千人

大抵法人勢力最張之地，爲交趾方面。西貢所在地也。法人盤踞已半世紀矣。其次爲東京方面，河內所在地。千九百二年，印度支那總督府，由西貢移於河北，其所以經營之者至矣。其安南內地，及柬埔寨老撾，則羈縻而已。然既在外控其咽喉，則彼三方面者，實釜底游魂也。

五 法國越南政略與中國之關係

法國前宰相阿黎安公爵，嘗言於議院云：「我國以欲通道支那之故，不得不占領東京。」此實法國百年來之一大計劃也。四十年前，法人初據交趾，建西貢爲首都。西貢在湄公河口，當全越之南端，距中國較遠，控制頗不便，故進次東京以爲策源。彼略有東京既二十餘年，而三年前，移首都於河內，實政略之一大進步也。一八九七年，印度支那總督德瑪(Dornier)氏，要求越之守府君主，令廢東京河內布政使司，而以法國政廳代之。一九〇二年一月一日，遂舉西貢之總督府遷焉。其時法人已得租借權於我廣州灣，因更大開海防港，以爲犄角勢。海防港者，河內附近控臨東京灣之一重鎮也。海防河內間，相距六十英里，鐵道既成，四點鐘可達。更由河內經北寧，諒山，至廣西境上關隘之文烟(Dong-dany)，鐵路七點鐘可達。由河內泝紅河以至雲南之思茅蒙自，亦甚便利。又海道自海防起行，至欽州，之北海瓊州之海口，及新租借之廣州灣，皆一日可達。由海防至香港澳門，皆四十點鐘可達。由海防南航至安南王所居順化府城，一日半可達。至舊都西貢，四日可達。阿郎灣之烘崖(Honyai)，東亞著名產煤地也。由海防北航，亦數點鐘可達。由烘崖運煤至廣州灣，亦一日可達。一二年後，文烟龍州太平南寧廉州北海之鐵道成，其延長線橫貫廉州半島，海陸勢力，集合於一點。則其視廣西全省，及廣東之南部，真懷中物也。故曰法人遷都於河內，實世界一大事也。

四十年前，鐵路之用未廣，故狡焉思侵略者，惟注重航路。西貢條約（一八七四年法越條約）第十款，汲汲以得紅河航行權為務，凡以窺雲南也。然法國海軍大佐拉克里氏，曾以三年間泝航湄公河，欲以上雲南，將河流之實相，細細調查，知其上游不適於航運。其後法商德姚甫氏卡爾尼埃氏，亦曾兩次探險於紅河，欲以進雲南，知其不能容大船，且沿河荊苻甚多，動生障礙，於是不能不別圖進取之道。適於十九二十兩世紀，嬗代之際，列強皆以鐵路政略，為侵略之不二法門，於是法人亦集全力以注於此一點。

一八九七年，（光緒二十三年）總督德麻氏初就任，即發表鐵路經略策，蓋緣英人方擬築緬甸雲南鐵路，受此刺激，而急起直追，以相競爭也。乃緬甸鐵道發議雖早，而進行甚遲，近且有中止之勢。而法人越南鐵路，反以一日千里之勢，汲汲進步。今將一八九七年印度支那總督府所決議之鐵路計劃，詳記如下：

（一）安南縱貫鐵道。

起點	西貢 Saigon
主驛	歸仁 Qvinhvā
	順化 Huei or Thuār-hao
	清華 Thanh-hoa
	甯平 Nin binh
終點	河內 Hanoi
起點	海防港 Huiphony
終點	河內府 Hanoi

（二）海防河內鐵道。

延長線 老開 Laokay

蒙自 Mongtse

雲南府 Yunnanfu

(三) 老撾安南中央鐵道。 起點 安南 廣治 Quany tri

終點 湄公沿岸 沙威尼克 Saanakkek

(四) 老撾安南南部鐵道。 起點 歸仁 Cvi nhon

終點 遏特善 Attopen

(五) 西貢南旺鐵道 起點 西貢 Saigon

終點 南旺 Plinhon penh

右五線總里數 一千九百八十七英里

布設工費總額 一萬六千萬圓(每英里約七千七百二十九圓)

翌年爲一八九八年九月十四日，印度支那政府，因時局急迫，更決議將安南全境鐵道，及入中國鐵道，更加工趕修，以下列諸線爲尤急：

(一) 河內老開線。 (全線百七十六英里限一九〇四年落成)

(二) 老開蒙自雲南府線。 (全線二百三十英里據最近電報已於本年一九〇五年六月全線落成)

(三) 河內南定又定線。 (全線二百〇二英里限一九〇二年落成)

(四) 茶麟順化廣治線。 (全線百〇八英里一九〇一年落成)

(五) 西貢慶和線。 (全線四百〇四英里現在布設工事中)

(六) 德美永隆線。 (布設設計中)

(七) 海防河內線。 (現已成)

(八) 河內諒山文烟線。 (全線百〇三英里現已成此線直通廣西鎮南關)

(九) 西貢德美線。 (現已成)

以上八線路，當一八九八年，以法律發布之。前總督發鐵道公債八千萬元，既為政府所認許，現工事著著進步，已成者十之八九矣。

其侵入中國之鐵路，已豫定測量者如下：

(一) 廣州灣：高州：梧州線 (由梧州接西江航路且延長於廣州)

(二) 廣州灣：遂溪：鬱林線 (至鬱林府接續第三線)

(三) 文烟：龍州：南寧：鬱林：梧州線

(四) 南寧：柳州：桂林：衡州：長沙：漢口線 (至漢口與蘆漢線接續)

(五) 雲南：敘州：成都：重慶線 (一九〇〇年測量完成)

其規模之遠大，計劃之精密，真令人羨煞，令人嚇煞。近年以比利時為傀儡，而攘我粵漢鐵路，又屢迫政府，欲自行敷設川漢鐵路，皆此計劃之一貫也。老開雲南之鐵路既成，雲南已為法之俎上肉，蓋長已矣。此後進取以圖中原，封豕長蛇之勢，且未有艾。我國及今不圖，數年之後，羽翼已就，橫絕四海，則我舍束手待斃之外，更何冀哉，更何冀哉！

澎湖考略

佚名

澎湖嶼在福建泉州府東南海中，山形平行，東西約十五里，南北約二十里。考「泉州府志」，自府城東由海舟行三日可至。又有東西二碇山，皆在海中，自東碇開洋，一日夜可至，其海水號澎湖溝。水道分東西流，西達漳泉，東達小呂宋。「海防考」：「隋開皇中，嘗遣虎賁將陳稜釀秫爲酒，士商輿販，以廣其利。洋船至者，歲常數十艘，固泉州之外府，亦入閩之要隘也。元末置巡司，明初徙其民於近郭，其地遂墟。年中倭人，往來貿易，恆停泊於此，以取清水，我朝特設重兵以戍守之。其地環衍，可一百餘里，有三十六嶼之勝，蓋清漳溫陸二郡之門戶也。嶼之正中爲媽宮嶼，波平浪靜，無奔騰澎湃之雄，海闊天空，有迴急瀾湍之勢。其形若湖，故名澎湖。湖面寬積里許，深穩可泊舟，我兵巡洋遇南北風輒進，此以爲汛守。自前明以來，外人恆窺伺之而不可得，近則商通各國，有建行戶於其地者。左爲案山，西爲西安，今各置小城築土壘，列銃其中，名曰銃城。由陸至媽宮三十餘里，舊有舟師防守，令更設銃城以資保護。沿海諸山，亂石羅列，港道迂迴，非練熟舵稍者，不能駕舟也。明萬曆三十七年，有洋船一艘，闖進澎湖，久之乃去。天啓二年，有高文律者，乘戍兵單弱，以師船十餘艘，突據其地，遂因山爲城，環海爲地，破浪長驅，肆毒於漳泉沿海一帶，要求互市，欲如粵東之香山，開爲商埠，不許，嗣由總兵俞咨皋移請北港，乃復澎湖。論者謂澎湖爲漳泉門戶，而北港則澎湖唇齒，北港有失，則唇亡齒寒。不特澎湖可慮，卽漳泉亦可憂。北港在澎湖東南，卽今之台灣也。澎湖有警，則基隆打狗一帶，亦不能安枕。蓋打狗爲通商之埠，而基隆爲產礦之區，皆爲敵人所覬覦者也。

法越交兵紀序

王 籍

嗚呼！法之謀越久矣，前年法兵有事於東京，越已有岌岌之勢，遣使入請，法亦以此事商之於我朝。李傅相駐節滬濱，銜命與議，未有成說，法遂將從事於北圻。時予方以養病旋吳，小住春申浦上，日本海軍大尉嘯雲亦旅於此，時一過從，以文字相商榷。嘯雲留心時事，酒酣耳熱，輒以越南爲中朝屏蔽，滇粵之門戶，斷不可以尺寸與法，時爲中朝畫奇計，灑灑成議。余謂之曰，今法越交兵，事關東南大局，君曷不於旅邸事閒，抽筆記之，以備將來籌越之一助？嘯雲遂日操鉛槧，記事陳詞，每終一篇，輒出就正。今年四月，法命使入都，與中朝議和定約，修好撤師。嘯雲所記亦畢，將付剞劂，而請序於余。余作而言曰：有心哉，嘯雲之爲此書也。嘯雲具文武材幹，稔於泰西情勢，略知各國方言文字，於其國，爲奧亞會盟長，高執牛耳，務欲中唇聯肩齒，則亞洲可臻強盛，於以禦外侮，輯鄰封，而與歐羅巴諸大國抗衡，還師於祖席之上，而折衝於樽俎之間。今者越事幾於收壞決裂，二十年之外越其爲沼乎？嗚呼！危不持，顛不扶，固誰之責也哉？嘯雲之言如此，抑何壯哉？雖然，事固有難言者也。法事始興，全料其必歸於和，維時兩國調兵遣船，羽檄交馳，艤艫絡繹於海上，兵騎馳騁乎域中，初不謂法一至北圻，而議和如是其速也，則非始之所及料也。或因謂法國非有外患，必有內憂，猶吳王夫差與晉爭長黃池，而不虞越人之襲其後也。不知法不得當於東，必欲求逞於西，整旅以出，可西可東，苟東事可以弛肩，即將移旌而西指，其謀固早已預定矣。法兵既抵北寧，入朗松，侵洪化，踞其城，略其地，則於法人圖越之爭，爲已躊躇滿志矣。且法人立意所在，但發難於越南，而非欲開釁於中朝也。法在今日，不宜與中朝戰者有五，請爲略言之。法之拿破崙黨盤踞於國中，人懷二心，政出多門，阿洲之叛

民，埃及之爭地，復騷擾於國外，飛揚跋扈，招忌召戎，恐終不免於用兵。法、歐洲虎狼之國也，素爲列邦之所憎嫉，兵燹一開，強鄰亂黨，必有起而乘之者。西方之圖，勢難兼顧。此不宜與中朝戰者一也。泰西列邦，皆已通商中土，英德美利數所繫尤重，法人賈艦，雖於沿海各埠，無處不至，而通商之局未宏。一旦兵事突興，必非列國之所甚願。即使袖手爲壁上觀，而利害所在，當必以公法爭之，正理折之。通商各埠，必不任法人肆意騷擾，致虞折閱。居間調停，勢所必然。法於此能勿從乎？從則法之水師多所阻滯，此不宜與中朝戰者二也。通商英爲急，傳教法爲重，天主教流入中土，已三百餘年。十八省中，習教傳徒，盈千累萬，近日民教已有齟齬，幸賴地方官時爲之保護，民特隱忍，而無可如何耳。兵端既啓，民情尤深，此時教士教衆，當必有罹其毒者，我中朝不任受咎也。此不宜與中朝戰者三也。法雖以西貢爲外府，然輪舟鉄艦，自其國捷駛而東，勢亦紆遠，費必不貲，資糧屢屨，非一時所易集。彼雖久旅我國，深知地勢，洞悉情形，易於進攻，然我於彼之虛實，亦已瞭然，非如昔時，我但守內河，厚集其勢，誘之深入，彼豈能飛越也哉。我取法戰，但當堅忍弗拔，百折不回，理直者氣自壯，名正者言自順，同仇敵愾，民盡爲兵。惟知一鼓以直前，雖經屢敗而弗撓，兵鋒一交，勇智生焉，豪傑出焉，能久持之，彼必沮喪，此不宜與中朝戰者四也。法今者雖得逞志於越南，割地攻城，所向必克。然其全軍，勢難久駐，留兵多則費無從出，少則既虞劉永福之乘其後，而復慮我國之出師報復也。亟肆以敵之，多方以誤之，法人雖狡，其必疲於奔命矣。此不宜與中朝戰者五也。法人早已知此，故始則純以虛聲恫喝，而終則仍出於和耳。嘯雲所記，自始至終，皆欲抑法而強中，保存越邦以藩南甸，其識豈尋常所可及哉！夫今日者，越之僅存，亦賴有一劉永福撐柱其間耳。設使當時法兵長驅疾捲，電掃靡馳，兵鋒所至，越人望風而靡，浹旬之間，傳檄可定。中朝即使命將結帥，出關致討，而越已覆矣，雖

欲爭之，其可得乎？然則越之得以僅存者，蓋亦天也。惟是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前車之既覆，後車之鑑也。既和之後，籌邊防海，豈可一日弛哉！曠觀古今來敵國外患，何代蔑有，在當軸者有以馭之而已矣。我今者所以馭之道，一誤，再誤，三誤，而至於屢誤而不已，此真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馭之道無他，惟和戰兩端而已。當戰則戰，當和則和，有定理也。能戰則戰，能和則和，有定力也。和一於和，戰一於戰，爲定志也。非是則爲馭之失宜，而禍患從此始矣。况乎天下事戰固不能久持，而和亦未可長恃，恃我有以自強，而能預以待之而已。今日之弊，和議一成，卽若無事，不知其間循環倚伏，卽出乎是。金陵議款，則有津門之役；台灣議酬，則有琉球之役；經界不正，則有伊犁之役；西貢不問，則有北甯之役。但苟目前之安，而不顧日後之害，此覬覦之所以易生，肆侮之所以迭乘也。而今而後，其尙思變計乎哉？因序「法越交兵記」而縱論之如此，聽者置之言之無罪之列可也。

越南通商禦侮說

玉 韜

越南自經法取嘉定六省之後，隸於版圖，視同屬地，駐重官，置戍兵，極意經營，歐洲船舶東來，特爲外府。越人曾於拿破崙朝，遣使請還侵地，法王一笑置之。旋又簡發大員，西往索地。不知越在今日，惟有與泰西諸國通商結好耳。蓋事貴因時而達變，道在取法以自強。越南開國數千百年，文物聲明，夙爲東南洋諸島國弁冕。地雖瀕海，而境土則毗連華夏。山川修阻，丁戶殷繁，進可以戰，退可以守，與各島之孤懸海中者，形勢迥別。兵革之事，夙昔講求，雖船艦鎗砲，不及泰西各國之堅利，而廣南一隅言防守者，倚爲天塹。其地海形如半月，海水趨灣，其勢甚急，海舶或溜入灣內，有西風不能外出，西商夾板至此，爲之惕惕。然而今昔異情，強弱異勢，所以爲自保者，尤不可不亟也。東南洋

諸島國，向時皆隸王會之圖，航海梯山，歲勤職貢，共球畢集，琛寶遠來，幾於史不絕書。至今日而萬滅併兼，皆爲歐洲諸國東道之逆旅，惟越南與暹羅緬甸三國，鼎峙而稱雄。南掌雖倖存，然不過彈丸片土，無足繫於輕重。顧邇來緬甸之北古，已割爲英人，埔頭雖修好言和，猶耽虎視，越南則已以西貢六省割畀，而其心猶未厭也。法人之在越南，無殊虎狼屯於階陛，其中詐力傾軋，殊費防維，意計所至，不可測度。前又窺伺唐外，規取順化，而商人貿易，直達乎東京，其志實不在小。然則越南將聽其自然，束手坐待乎？勢處今日，要當速爲自保計，則惟曰通商以禦侮而已。泰西諸國，以越南瀕海繁盛，舟楫利便，未嘗不動其盼羨，所以未遽來者，以越南素不與諸國通商，而法若私據以爲已有，一旦接踵而至，未免攫其所忌。曩者普法之戰，普人已蓄意於西貢，將取之爲東道主，以戰艦水師不足比肩於法而中止。故法之得越南，亦歐洲諸國之所嫉也。今欲絕法國之覬覦，則莫如與歐洲諸國通商，而求中國爲之介紹。蓋越南固我中朝之屬國也。以分言，則屏藩，以勢言，則唇齒也。越南一旦果爲法之所有，則川滇亦在可虞。以泰西之事例言之，英以並境而爭比利時，以印度而爭阿富汗，豈堂堂天朝，而不能庇一越南也哉？卽揆之於萬國公法，亦勢在必爭者也。寺平則歲享其貢獻，勢急則局外置之，在大朝嘗不其然。今可遣使入請，事下總理衙門，與歐洲列國酌商，嗣後各國通商，互相保衛，以明泰西各國，不以滅人之國爲己利。立約要言，藏之盟府，其說若行，則法必有顧忌，而不敢妄動。然後我勵精圖治，振作有爲，製鎗砲，造舟艦，練兵旅，舉賢才，學習西國之語言文字，以通彼此之情。若夫越南貿易於各處，其法亦當稍爲變通。貿易一道，亦惟是通有無，濟緩急，微貴賤，今越南之至外經費者，出賤而進貴，所耗無算，每易爲人所蒙。卽就香港一隅觀，可知已。今莫如設行肆於香港，循港商之例，自爲販鬻，并不必假手於他人。至於採辦機器，火器，以供國家之用者，亦惟於港爲便。無論國中

境外，有明於泰西情形，其才足以興利除弊者，不妨破格簡用，藉試其所言。昔年美國之攻日本，索求通商埔頭，當時亦僅美利堅一國耳。而日本則以爲當與泰西諸國通商，不必以一國爲限，而美國遂不得獨專其利。英人之始通商於我中國也，諸國繼之，英人隱有德色。而天朝一視同仁，凡有來者，悉爲牢籠羅縻之，卒至互相牽制，受我範圍。此二事者皆其明驗較著者也。設使越南當日既與法人言和，而泰西諸國，皆與之禮義相接，貨賄相通，開關除禁，以示無外，法雖狡當不敢逞。雖然，及今而爲之，猶未遲也。今日者，幸值法之厭兵，無意於遂遠志，而聘外圖，諸國亦非與之甚睦，不能囑發於歐洲之間，獨持牛耳。越南誠能與諸國通商，則其舉動有大悖乎公法者，諸國必羣起而議之矣。聞法之得西貢，雖曰外府，實則石田也。地方所出，不足以供其設官養兵諸費，法人自其國中歲撥二十萬金以濟之。一二年來，法國整藏竭蹶，主國是者，方且有捐棄珠崖之議，以爵紳拒之，說遂不行。若諸國既來通商，侵其利權，則彼將無所售其詐矣，又何足患哉？故通商可以禦侮，越南今日之要務，要不外此也。

鎮海防夷圖記

孫衣言

光緒甲申，法蘭西既盜越南，其明年秋，窺福州，分兵犯台灣，據鷓籠山。賊之犯福州，先以輪舟闖五虎門，我臺臣以有旨不得先開衅，不敢拒賊，投書約戰，我兵猶不敢動。賊遂盡墮我並海砲台，一日而燬我輪船九。又數月，併兵窺寧波，犯鎮海口，於是浙江提督歐陽公實爲統帥，以精兵扼金鷄山，分遣諸將守各口。法蘭西攻甚急，期必得寧波，然卒大創以去。迺敏天津，以計求撫而罷。當是時，浙閩皆大震，方疑中國力不支，然卒無事。事既平，予爲書以賀公曰：「公之功偉矣！公之術可得聞

乎？」公既復予曰：「天子之福也，將帥之力也，三軍之用命也，某何功焉？雖然，斯役也，我有以知夷之狡而無足畏也。初，夷之在閩馬江也，其兵船常以潮退進，我兵迎擊之，而潮水掣我船尾，船輒左右動，故我之砲常不中，而夷之砲無虛發。我思之，而知其所以困我也，令於軍中，凡兵船皆爲尾錨，雖必重數千斤。筭船者合辭曰，我所用洋船也，用洋法，洋法不得有尾錨。我怒而呵之曰，汝知洋人之法，汝亦知洋人之詐乎？趣其錨，不者，有軍法。於是我兵船皆有尾錨。後數日，夷果大集，船逆潮而進，我兵船亦迎擊之。而我船尾礙入水，屹然不復動，砲放卽中其船，凡壞其大兵輪二，沈其小船及擊斃夷兵無數。時乙酉正月也。初，夷之始至也，我恐逼水而營之無所庇也，爲隱壘以草山，而外爲長牆以障之。我恐沿海列台之易爲攻也，爲移砲以就險，而散樹旗幟以眩之。凡敵之所攻者，皆我之所不必爭也。凡我之所據者，皆彼之所不能見者也。敵不能窺我虛實，以專用其銳。而我常能出敵之不意，以間用其奇。此夷之所以困也。招寶山斗入海，我砲台踞其巔，炸砲之所及也。我則使級樓以爲遠，和泥與礮以塗之，鱗比以養。其台厚數重，洋彈至，則透受之，遂濤而散，彈下如雨，而未嘗一開。此又敵之所以困也。故敵之攻甚勞，而我之應甚逸，敵之技已窮，而我之氣方銳。而其大指，則不外於以靜制動，以柔制剛，此所以幸而不爲馬江之續也。」予卒讀而嘆曰：善矣哉！夫以靜制動，自古用兵之所共知也。以柔制剛，今日禦夷之所當講也。竊記其要，尤在於知敵情。夫敵船既乘落潮以進，而我船爲潮水所掣，其不定而不可無以礙之也，彼夷人豈不早知之哉？特祕而不宣耳，特我之習爲而不察耳。直海上事起三四年矣，以敵爲師，如規矩準繩之不可違也。夷之愛我而不我欺，果如是乎？至公而後能知彼之欺！夫知彼欺而後有以救我之短，以奪彼之長，朝廷既嘉公功，賞賚有加，而寧波之官，若士大夫，復爲之圖，以彰公之功於無窮也，而屬予記之。猶憶同治之初，予在杭州，友有備兵海上者七八年

矣，人皆以爲深於夷情也。予與之書曰，君與彼族處亦久矣，亦嘗見其有所短乎？友則復予曰，但見其長，未見其短也。嗚呼！今日士大夫言治夷，其議論蓋皆是也，惡能知其情？光緒十二年九月，前太僕卿瑞安孫衣言書於城北寓廬。

鎮海防夷圖記書後

孫德祖

自道光中，海疆事殷，而林文忠公議造船鑄砲，師敵長技以制敵。咸豐中外交訌，而曾文正公申之。及左文襄公總制閩浙，奏請重臣理船政，沈文肅公總其事，得福州馬尾形勢地，創立船塢，始同治六年，迄光緒初元，凡成大輪船十有五號，砲械畢備。蓋以文肅之廉公勤敏，猶更五六年之久，費白金數百萬。惟朝廷重疆圉以衛民生，不恤鉅帑，建非常自疆之計，期於貞久。既並立學堂，俾中華聰雋之材，僮而習之，復分遣出洋，藉廣識力，而船政之局，歷簡名卿，重其倚畀，於今又十餘年矣。宜乎中原之才力心思日以開濬，駕歐洲而上之。乃甲申之秋，法人敢犯我閩疆，燬我兵輪九艘於一日之中，盡夷我砲台，隳我守具，蛾聚豕突，莫之能膺！草莽小臣，所爲孤憤填胸，肝摧胆裂。竊意林曾沈三公九京髮指，而文襄公遺愍一老，重任艱鉅，未嘗不撫膺太息也。時惟乙酉正月朔旦，法船闖入浙洋，窺我鎮海，於是浙江提督祁陽歐陽公董率全師，扼守水陸要隘，而親駐金鷄山臨前敵。以其月十五日，砲中其別艦烟囪。先後相持四十有餘日，擊沈其游舸，斃其驍傑亡算，法人遂以不支，不復鳴張。敬敏津門，弭首就撫。我士陣亡者三人，傷者一人而已。是役也，惟我公捍蔽，浙東晏然衽席，吾儕小民，固已被覆翼而戴再生之天。而以東南一隅，舉薄海全局而幹旋之。可不謂社稷功歟？溯自歲在壬午，公之初蒞甬江也，浙海靖晏，上下安燠於亡事，公深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無備。建幢之始，徧歷

蛟門各險，密籌守禦。謂夫卻敵利器，在今日惟恃砲火，而用之尤在得地。舉凡台砲之制，及其地勢鄉方，殫思竭慮，設施邃密。我之所以應敵者，寬然有餘，而亡毫髮之間。然且多張異壘，虛虛實實，眩敵人之耳目。予之以不知所攻，所謂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若乃申明紀律，訓練於無事之日者，士皆有勇知方，同心敵愾，亦既聯指臂爲一體，屹如山嶽不可動搖矣。隸夫臨事決勝，而有增置兵輪尾鎗一令，蓋求得兵輪失機之故，而救其因仍疏略之弊。由是雖以開濟南琛南瑞三輪船之左次於南洋者，至此而兼資其力，同時碎敵。而又默會動靜，勞佚士氣之盈竭，因之先時申誠，蓄我全力，必計砲彈可以及敵而後發。故能養銳全鋒，不虛糜軍資於無用之地，而無敵近亡以應之之慮。近徵閩事，九輪船之盡於一旦，遠徵粵事，五虎門之役，以佛山八千觔大砲最爲英人所畏，而置之非其地，卒無所賴，然則用兵者非亡利器之患，患無用之之人，而大將者，固邦家之瓊寶也。凡公經營，歷年曲盡機宜。與夫當日戰事，鎮海士大夫既目擊，而寫以丹青。公之所以策敵，而盡我利器之用者，瑞安孫太僕述公言爲之記。方勒之金石，足以垂亡窮已。今夫罔罟之作，法乎鼃螿，惟替聖哲張弛之方，而後可用收斂，而鷲禽桀獸莫能遁。蓋物智非不可師，泥之則亡濟於實用。惟卽其已得者，精思求謨，神而問之，毋徒循一成不變之轍，自封以坐困，斯妙用環生，而輸攻墨守，其效可睹矣。方今內修外攘，宵旰憂勤，所願輿寄諸公，勉惟老成謀國之忠，所以固吾圉者。締造艱難，繼起有功，後賢是任，公侯干城，幸勿讓我公專美東州哉。光緒十三年，太歲丁亥秋八月，會稽孫德祖謹。

諭黑鎮將士檄

劉永福

嗚呼！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聖人有訓，佳兵不祥。我越南自白雉入貢以來，知中國有聖人不敢自

外，托於旃幟覆幬之中者，數千年於茲。中國亦待之以誠，撫之以惠，愛如骨肉，而親若家庭。偶有外患內憂，莫不煩天朝之綏靖。越南人民，惟知有中國不知有他國，故與各外國絕不相通。蠢茲法夷，逞其強悍，恃其機械，輒敢肆焉蠶食，恣厥鯨吞。毒比長蛇，貪踰封豕。既竊踞夫西貢，又潛窺夫東京，外託保護之名，中懷叵測之志。試思分疆劃界，各有臣民，各有政教，何待越俎代謀？是其藉詞行詐，包藏禍心，可以不言而喻。况自法東來之後，攻掠越地，荼毒越民，越南之倉庫，據爲己有；越南之關稅，收爲私藏；越南之城池，遭其蟠踞；越南之元氣，被其剝喪。招越南之叛民，以添其翼；墜越南之險阻，以快其心。種種狂悖之行，神人之所共忿，天地之所不容。我越人凡有血氣，莫不痛心疾首，透爪裂眥，願得食法人之肉，寢法人之皮。真有一夫大呼，市人皆左袒之勢。永福以羈旅之身，受國王恩遇，資以土地，授以甲兵，其初一成一旅之衆，得所假手，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積數十年之心力，有勁卒數萬人，賴以保障東南，用資戰守。三軍之士，當知食毛踐土，恩義並隆，去順效逆，殃咎立至。越南雖褊小，向爲中國不侵不叛之臣。今越南有難，中國必爲援助。茲者滇撫唐中丞，粵西撫徐中丞同率兵百萬，分道出關，天兵遙駐，聲勢赫耀。粵督張制軍，粵撫裕中丞，要皆部署周至，亦轉運不窮。近又特簡彭宮保來粵督師，以守爲戰。韓范坐鎮，西賊喪胆。我軍有此救援，士氣定當益奮。本提督不過中原一武夫，流寓來越，荷蒙國王恩禮有加，重資委任。爾衆士亦蒙大惠，祿養有年，三軍銘挾績之恩，多士戴如春之澤。固宜激發忠義，競作干城。而况中朝大皇帝又特沛殊恩，寄以重任。本提督固責無旁貸，爾衆士亦義不容辭。當思受國王之恩養，咸懷報主之忱。荷中朝之化裁，彌切尊王之義。先登陷陣，奮不顧身。凱剽法夷之膚，渴飲法夷之血，滅此朝食，所向無前。法夷之機械，足以自阱，法夷之凶暴，足以自戕。前者法會軍破甯第一，頗善用兵，其國人稱之天神，擐甲執兵，千人辟易，彼時其

武勇橫暴不已，卒爲英人所俘，爲世所辱。厥後拿破崙第三，率乃祖之攸行，志在開疆，性喜用武，橫征暴斂，戢怨小邦，天怨人憤，蘊久必發，爰假手普國，殲其巨魁，燬其國都，法人之氣爲之不揚，歐西各國羞與爲伍。似此可以稍自斂迹矣。而乃猶復怙惡不悛，不復吐氣於他邦，轉欲逞志於我國。我越南雖僻處海濱，號稱積弱，然師以曲直爲老壯，兵以順逆爲勝敗。法兵雖強，曾何足懼？自法夷入寇，狼奔豕突，跋扈鴟張，幾於目無越人。本提督率爾有衆，起與力爭，一戰而遠威悅授首，再戰而寶滑遁逃。科力不能逞其凶，夏丈不能施其計。大旗所指，蚩尤潛光，長戈所揮，淵日再起。賊軍始窮糧盡，困守一隅。以海防內河爲負隅之恃，而我分道以擾之，亟肆以疲之。奇兵正法，互爲策應，攻城攻野，動合機宜。南定驚草木之兵，海東懷烽烟之警。賊軍皆墨，我武維揚。法夷猶敢執迷不悟，逼我順化，蹙我郡城。乘我國之新喪，利援軍之道遠。遂乃抑勒新主，強爲要盟，神弗之福，盟可要亦可寒，何足措意。而法夷目爲得志，益復驕橫，又欲窺我北寧，侵我桑台。中朝之大度則藐爲畏葸，吾軍之果毅則視若仇讎。不恤衆口之交譏，不顧天心之勿順。國狗之瘦噬，遍乎友邦，巴蛇之吞侵，思及友郡。賊與我勢不兩立，我與賊義不俱生。今與爾衆共伸天討，各奮神威，轉戰無前，有進勿退。得法夷首二級，賞銀五十兩，如賊目倍之。獲兵船一艘者，賞如其船之數，燬鐵艦倍之。其有我游民爲法兵所羅致，脅令當兵者，倘能悔罪自投，悉予免究。反戈攻後，因而獲勝者，仍論功行賞，弗問前愆。惟法夷及其所部之黑夷，則盡殺無赦。必使東京之餘孽，掃蕩無遺，西貢之腥聞，滿除淨盡。上以副中朝倚畀之重，中以報國王休養之德，下以舒越民怨毒之心。成敗利鈍，所不遑計。爾衆士欲建不世之奇勳，成不朽之盛業，惟本提督馬首是瞻。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爾衆士惟時懋哉！檄到，如律令。

解散脅從法人示

劉永福

三宣提督劉爲申明大義，解散脅從事：照得春秋之義，首嚴夷夏，君父之仇，不共戴天。自法蘭竄擾東京以來，有志之士，同聲憤激，思得其肉，而寢其皮。况本提督忝掌兵符，謬膺重任，其能與法人並立天地間乎！天未厭亂，馳驅二載，老弱苦轉輸，少壯膏原野，此正枕戈待旦之秋，杖策從軍之會，苟爾軍民人等，以本提督之心爲心，則衆志可以成城，小醜何難遽殄！還吾城池，殲彼犬羊，封尸以爲京觀，獻俘以告先王，豈不壯哉！孰意爾等不顧利害，不辨順逆，竟有受彼籠絡，爲彼爪牙者，聞之殊爲駭異。繼而思之，爾等雖愚，亦有天良，何至忘君國之深讎，受虎狼之威脅。此必由法人以利誘爾，以勢逼爾，爾等未必深思，以至受其欺耳。本提督嫉惡雖嚴，待爾等則甚慈，不忍不教而誅，用順逆利害，一一爲爾等告之。法人陽託保護之名，陰爲攘竊之計，狎侮宮廷，凌辱官長，姦淫婦女，焚燬田園，見者傷心，聞者切齒。爾等甘爲彼用，上無以對君父，下無以對妻孥，一不可也。法人數敗之餘，屢次調兵，號稱數千，其實不過數百，黔驢之技，至此已窮，於是計誘爾等，爲之前驅，槍砲刀矛爾受之，而彼不受也。爾等獨不爲性命計耶！二不可也。法人多行無禮，不獨本督撫知之，卽歐洲諸國亦無不知之。現在計不得逞，不得不以甘言重利誘之爾等。將來適或得志，必至奪爾之田產，佔爾之妻女，後雖悔之，噬臍何及，三不可也。天朝懷遠字小，恩威並著，爾等若不及早歸順，一旦大愆就擒，罪人斯得，爾等不獨爲本國之亂民，抑爲天朝之賊子，王法所不容，公論所不容，四不可也。本提督現在業將法人誘入陷穽，蠢茲醜類，已在掌握之中。爾等倘執迷不悟，必至盡罹法網。本提督不追已往之愆，曲予自新之路，有能將法將首級齎獻軍前者受上賞，偵彼軍情爲我耳目者受中賞，糾合隊伍投營報効者

受下賞。如其怙惡不悛，大兵到日，玉石俱焚。往事非遙，前車可鑒，勿謂本提督言之不早也！切切特示。

致法兵會孤拔書

劉永福

聞之古者，交兵不廢使命，爾法人侵擾北圻，於茲十有九月矣。既喪師以弱國，亦糜餉以病民，痛鉅創深，而未啓悔禍之心，夫復何言！顧念北圻之民，遭此蹂躪，數百里內，風聲鶴唳，不遑寢處，伊誰之故？而使我族類顛連困苦，若是之甚！予體上天好生之德，我王恤民之心，爰爲爾一言。數月以來，爾軍以負隅之窮，保游釜之餘魂，困守營寨，不敢出戰。風聞爾邦之人，又以虛詞要脅中國，云將攻打廣東，黔驢技倆，可謂窮極醜惡矣！堂堂中國，爲天下四洲所景仰，曾何懼爾法之有？即予亦明知爾邦不敢用兵中國，致殃及他邦，其爲虛聲恫喝何疑？今予用告爾，以振盲瞶，而發癡聵。溯自二十年前，爲中國同治皇上紀元之歲，予以避亂來越，有衆一旅，非我族黨，即我交游。時則興化宣光兩省，土匪作亂，肆行劫掠，官軍勦捕未殄。予以資遷旅居，奉大吏檄辦團練，爰集同志，約法成章，殲滅匪徒，獲邀懋賞。是年爾國爲九龍江之役，稱兵南圻，予奉命勤王，視師南下，三戰三捷，擒爾將帥，俘爾軍民，爾豈不知之？迨次年和議成，辭魏闕北歸，仍安素業。爾邦輒張皇夸大，以爲兵多地廣，丕著武功，爲天下莫大之國，掌天下最重之權，雄視六合，莫敢抗衡，云云。予以大義陳師，凡執戈前驅者，非荷耒之農夫，即負販之良賈，非有製造槍砲之利徒，仗一義字，激動衆志，爲國扞患，屢挫爾鋒。爾邦之宿稱忍永福久矣！然而永福豈畏爾哉！尤可笑者，爾邦輒以保護爲名。試思越南爲中國藩服有年，如欲保護，有中國在，與法蘭西何干？譬如人家子弟，其寒煖痛癢，自有父母調持，設來一素不

相識之人，牽其衣裾而煦嫗之，噢咻之，貌似親愛，中實有拐騙引誘之心矣。爾邦之情誠，何異於是？予知爾邦受創於昔，城郭其沼，君王其俘，城下之盟，耐金纜了，爾邦屬部，有流離失所者矣，有逼處強鄰者矣，曷不謀爲保護，而耽耽焉干預我越哉！越俎代庖，舍己芸人，爲天下所笑，爾邦豈未之前聞耶？卽且保護而論，則中國大皇帝頻年命將出師，爲越南以勦除土匪，整旅而旋，不取一粟，不傷一禾，雞犬無驚，人民安堵，如是謂保護。而爾等目擊各省土匪之亂，袖手坐視，未助一兵，或隨機煽惑，利人災患則有之，於保護乎何有？然往事勿論已。今者之役，爾亦非靦然以保護爲名哉！何以據人之城，戕人之官，奪人之庫，乘人之喪，逼脅立約，又縱令黑鬼淫掠殘掠，無所不至。斯比於窮凶極惡之盜賊，有加甚焉。以盜賊而假仁義之名，名其可假也哉！今者中朝大皇帝赫然震怒，聲罪致討，永福奉到帝西巡撫徐大臣飭知，欽奉上諭，飭令整軍進紮，規復河內省城，不可稍有退沮。煌煌天訓，越南臣民幸慶再生。伏念中國大皇帝以天地覆載之仁，懷柔南方，罔不悅服，豈欲輕啓兵端？卽我越南國王，素秉禮義，於爾法人事事優容。乃爾包藏禍心，詭計叵測，既誣我百萬金錢，賴我六省膏腴，又奪我三關管鑰。我王始終以禮相待，至有今日，駢孫之養，有由來也！茲者國步維新，王靈大振，永福慷慨誓師，三軍之士，莫不感激涕零，願捨身以報國，予姑翦滅此而朝食，疇勿努力，以赴戎行。行將電掣雷馳，戮爾醜類，而安我良民矣。顧我思頑石有點頭之日，惡虎有貼耳之時，爾雖恃蠻，抑豈不感悟。用是不憚煩言，再三開導。須知越國圖遠，自古無功，億兆離心十敵，十臣同德。况中國以熊羆之師，率荼火之師，永福披堅執銳，以爲爪牙之助。西山之粟，可食十年，河北之田，可屯百萬。關內關外，五里一台，十里一站，大軍所至，山岳動搖，豈若爾邦之今日外務籌餉，明日議院籌餉，虛張聲勢，外強中乾也哉！粵自七月二十八日八月十九等日，叠利爾軍之後，所以按兵不動者，非畏爾強，一

則以天朝尚在議和，痛勦之餘，爾等有所藉口；一則乘機觀變，正欲厚集爾衆，使盡入我網，庶幾後患無滋也。乃猶妄想攻打北寧，覬覦燕台，豈尚在夢中耶！或者天牖爾衷，幡然悔過，還河內南定等城，星夜退師舟中，則永福雖奉嚴旨，誠可爲民惜命，乞請徐大臣轉懇聖恩，赦既往而贖將來，不爲窮寇之追，仍聯和好之誼，永福一人，實能任之，決不食言。若其怙惡不悛，執迷不悟，則永福今日承命之下，進退維死，誓卽身率勁卒，鄉導王師，捨命進攻，不遺餘力，城下之日，駢首誅戮，毋冀漏網。夫

人貴見機，事莫求盡，及此日而聽樂石之言，誠無損爾邦威望。若必負固不服，一旦勢成土崩，雖中國大皇帝不欲窮兵黷武，遠路海外，而西貢巢穴，定必乘勢勦平，不使爾屬一兵一卒，湮跡越南土地。斯時西洲各國，莫不周知，爾國尙何顏立於歐洲耶！恐拿破侖第三之辱，將復見爲今日也！此又非僅爲爾警覺者矣。且吾聞爾邦稱兵於越，皆前任外務署中一人私見。上不裁於總統，下不協於輿情，尤屬罔上私行，違衆速禍。今業已去職，繼之者主見未定，同官爲察，爾當馳書啓牘，毋使蹈前人愆也！限以三日，立取覆音。如其聽言藐藐，則悅未學，前轍猶在，惟執事三復之。

佈告天下檄文

劉永福

越南三宣副提督劉永福，爲檄告四海事。溯越南自秦漢以降，俱隸中華，至宋始淪爲外域，前明猶改行省。逮大清朝，雖越主迭經易姓，而皆遞列藩封，納貢有期，載在盟府。四海五尺之童，誰不知越南爲大清屬國者？法蘭西獨不聞乎？既與中國和好，卽不應欺其所屬。用兵於越南，無異用兵於中國也。兵端開自法人，如中國大皇帝赫然震怒，聲罪致討，法蘭西何說之辭？卽不然，而遣師救護藩封，亦不得援兩國相爭，他國不得接濟之公法相比。前者攘據西貢，遂使越南貧弱。至今同治十二年，突攻

北圻，議和通商，迄今十年，未嘗稍得罪於法人也。去歲無故，墮其河城，總督殉難，兵船盤踞下游。法使寶海，忽在天津有通商分界之議。夫欲通商雲南，則通之而已矣；欲往保勝，則往之而已矣；至越南土地，豈法人所得而分之？且久居大皇帝覆載之中，頻年出師，剿除土匪，未見法蘭西有一矢之助，何所賴其保護？據人之城，戕人之官，擄人之倉庫，猶靦然自稱保護，豈不可羞？及至天津已約會議，請中國退師，而寶海忽爾西旋增兵，條已南至，棄禮蔑信，一至於此！不獨虐越南，實欺中國也。請質之海外諸大邦，誰曲誰直，誰啓兵端，恐亦無辭爲法蘭西解也。本年二月十九日，擊破我南定，三月，阻糧於富春，攻北甯之新河，竊山西之丹鳳，志在鯨吞，橫暴已極！永福，中國廣西人也，當爲中國捍蔽邊疆，越南三官副提督也，當爲越南削平敵寇。於是恭奉越南國命，督率全軍，逼攻河內，慷慨誓師！四月初九夕，焚毀河內教堂，十三日，身率勁兵，與法人血戰三時之久，砲聲雷動，人肉星飛，我軍奮勇直前，無不一以當十。當經斬獲該兵頭五畫一名，三畫一名，一畫三名，法兵死傷無算，奪獲火鎗馬匹甚多。彼兵潰遁，追至河內城西，閉關不出。嗚呼！法人所爲，神人共憤，今受茲大創，天道昭然，如其悔過退師，仍申舊好，則永福爲民惜命，抑又何求？倘猶估過不悛，負固罔服，則永福誓不兩立，定當力剪仇讎。設更向我中國妄肆糾纏，則將延禮英才，糾集忠義，一檄之下，萬衆遂來，更舉義旗，往奪西貢。夫天下之積忿久矣！殺機隱伏，如火待然，有倡者必有和之，衆憤激發，非條教所能禁，豈獨不利於法蘭西乎？恐海邦之在中國者，亦因越法交鋒而受累，幸勿束手旁觀，致蹈城火殃魚之禍，何不發一言而辯曲直以解紛也。至於我越教民，食毛踐土，受國深恩，乃甘爲仇人役，使昔與法和，姑容爾輩，今與法戰，則從教者卽逆黨也，痛殺無赦。如能改過自新，輸我以敵情，結我以內應，則賞賚仍有加焉。再如西貢舊民，豈不懷思故國，乃願爲彼前導，喪盡天良！陣前倒戈，卽代一死。若

其堂堂衣冠之族，矯矯草莽之雄，亦甘託足其中，陰謀詭計，竊已耳聞姓名，而口不忍言。所望今日爲漢姦，明日爲義士，永福猶尙禮之而敬之也。永福僻處一隅，志慮短少，伏乞大賢碩彥，奇材異能，濟其力之未充，匡其術之不逮，謹願匍匐而受命焉。越南幸甚！天下幸甚！特此檄告四海知之。此檄！

擬上當事論和戰書

王 韜

爲敬陳管見，以備采擇事。竊聞謀必出乎萬全，事必揆夫勝算，謀成而後行，事定而後爲，則一舉一動，可無後悔。用兵之道，尤宜慎之又慎，非過爲老成持重畏怠瞻顧也，必審我有以制之而有餘，然後可一發也。毋憚彼強，毋倖彼弱，毋虞其多難，毋患其肆橫，在我先有以自審而已。今日者，法人之凌侮極矣！驕悍極矣！勢不得不出於戰，以彰天討，以奮天威，用伸薄海臣民之憤。理直者氣自壯，名正者言自順，法人雖狡，揆之天理人心，必不能逞也。然天下事固有不能盡以常理測度者也。張法人者，謂其船堅砲利，將猛兵精，輕法人者，謂其財殫力肅，民窮國蹙，強鄰恃於外，亂黨踞於中，他處兵事，已形棘手。惟管見竊不謂然。法人之來擾中國，尙利害參半，獨我之禦法人，爲有害而無利。何則？我與法所爭者，空名而已，而其間所失者，實大戰而捷，法人必思報復，未必卽肯甘心，俯受挫折，兵連禍結，靡有已時。法人今日首先開釁於中土，一戰於基隆，再戰於馬江，雖迭有勝負，而我國受虧已甚，統計兵船砲艇船局砲台，已不下二千數百萬。始事已如此，後來尙難逆料！雖他省防堵完密，守禦謹嚴，法兵卽來，不以力勝，可以計殲。然今日道艱險，明日調士卒，經費浩繁，何可勝計？他日欲令法人償我兵餉，勢恐不能。今法人自初七日退兵之後，寂無動作，其意蓋有所待，將俟增兵既

至，然後合而攻我。進攻福州之法兵，皆經劉團挫敗之餘衆，猶且猖獗如此，若從法國調來者，其銳氣當增一倍，亦可推矣。法人所注意者，閩則台府，粵則瓊州，皆孤懸海外，可以鐵甲戰艦火輪兵船守之於大洋，而不虞陸路之追截。其擾台灣，則必先踞澎湖，以爲泊舟駐兵之地。台灣幅員遼闊，物產富庶，且爲東西航海者之中道，泰西諸國，皆所垂涎，法人要必以全力赴之，其情形固已灼然共見。然則我所以禦之之道如何？當必以水師兵輪爲先。夫與法人交戰，擊之於大洋，不如守之於內河，拒之於水，不如持之於陸，此固人人知之矣。惟是我國海疆延袤，萬三千里，備不勝備，防不勝防。况所有輪船兵艦，皆不能駛出大洋，衝涉波濤，測量沙線，辨識風雲，况乎與敵決戰而縱擊也哉！以此敵船來莫之遏，去莫之遑，飄忽無定，往返自如。沿海砲台，苟不善守勢，必突遭糜爛。經營數十年，而毀之一旦，殊可惜也！夫砲台原以制敵船而設，專爲守禦計，其建築悉準西法，宜若可恃。不知砲台所重者在司砲之人，苟司砲能資熟手擊放，遠近自有定準，今倉猝從事，未經練習，砲皆虛發，敵船無所畏懼。且敵船在海中，旋轉無定，其中之也難，砲台屹峙海濱，其中之也易。以不準之砲，攻無定之船，此所以爲敵船所乘也。濱海居民，即可遷入內地，空其地爲甌脫，亦是禦敵之一法。然商務壅阻，謀生路絕，小民蕩析離居，情殊堪憫。設使無所得食，肆行搶劫，或起與西人爲難，致費調停，南方民情浮躁，北方風氣剛勁，皆足以生亂而釀禍。與法人相持一二年間，其變必生。今粵東兵事未興，而佛山鎮民已毀教堂兩所，此皆英美兩國人所設，與法人無預，愚民何知，但知抒其積憤而已，爨啓自民，咎歸於官，保衛之術至此，朝廷必有所不及，而泰西各國之齟齬起矣。俄人於西北一帶，久耽虎視，特無聞可乘耳。今許法人前來保衛，鐵甲戰艦，不日東駛，法人寄居通商口岸，難保無通消息，行接濟，作偵探。我之虛實，盡爲彼所洞知，欲行驅逐，俄人當必有辭，苟處置不善，不免又樹一敵。俄人強悍無

理，不亞於法人，彼若來華，事多掣肘。至我內地民情，亦可靜而不可動，各處齋匪教匪哥老會，時思蠢然爲患。倘與法相持日久，民之失業窮苦者必多，外憂既亟，內患堪虞，於此而圖消弭之，正非易事。卽曰遣發勁旅出關，收復東京，直搗西貢，此固圍魏救趙之法，使之還兵自援，以相牽制，卽以越南爲戰場，而中國海而可無法兵。不知法人固狡甚也，彼自知不長於陸戰，越南一隅，暫時可以棄而弗爭，而專以水師輪艦，擾我之沿海，復殘破之越南，而喪我完固之海疆，孰得孰失，何待三思？况議和之時，彼仍必索還越南也哉？總之，法人一日不靖，和議一日不成，則海防一日不可撤，勞師糜餉，伊於胡底？法人可來，而我不能往，法人本不以通商中土爲急務，今年不勝，則明年可再舉，明年不勝，則後年可重至，或二三年，或四五年，屢肆不已，亟肆以疲我，多方以誤我，而我所以禦之者窮矣！卽曰待之以定力，而海防之費，從何籌措？法人之性好急，急則其來也必驟，法人之俗喜鬥，鬥則其敗也不卽止。中國無一事可以制法人之死命，而法人之擾中國，可以從容肆應而有餘。此則不可不熟思審處，而先爲之計慮者也。中法交兵，民間義憤，當或可用，然極言之，民之義憤，究不可恃也。誠使普天率土，敵愾同仇，富以財，貧以力，從戎致命，荷戈前驅，以與法人決一死生，豈不甚善，而今皆無聞焉，是不過徒有其說而已。况其中或有藉端以滋事，逞臆而妄行者，一旦不可制遏，反足爲患。今者我國家，水師未練也，兵輪未廣也，統領未得幹材也，駕駛未得能手也，鎗砲之施放未精也，器械之攻守未備也，必悉心講求，先事整頓，行之十年始可與法人一戰，行之三十年，然後可縱橫於大洋之中入法之境而侵法之疆，此時似猶未可與之卽出於戰也。或曰，中朝倣倣西法，振興武備，籌辦邊防，製造鎗砲，建築砲台，行之已二十餘年，何患不濟？且湘軍淮軍，夙稱勁旅，統兵大員，皆身經百戰之名將，久嫻行陣，深諳韜鈴，以此臨敵，何患不摧？今日卽以臨陣爲練兵，殺敵爲講武，一戰不已則再

戰，再戰不已則三戰，以百敗不撓之精神，而持之以百戰不憚之志氣，不以小勝喜，不以小挫驚，經一創，增一智，堅忍不拔，百折不回，彼寡我衆，彼客我主，彼勞我逸，彼遠我近。彼敗則必濟師於其國，調師遣舶，計程則三萬餘里，計日則一月有半，計費則一卒之費需五百圓。我則振臂一呼，雖驟集數十萬衆不難，時艱才出，必有豪傑之士，羣起而助我者。由此言之，復何懼乎法人？且其勞師以襲遠，越國而轉門，費糧屣履，器械藥彈，儲蓄必饒，輪船非煤不濟，而煤斤重滯，勢難多載。經歷數萬里之遙，不得不賴沿海口岸爲之接濟。既經示戰，按以萬國公法，泰西列邦，皆不能應其所求。至內地姦民，則在乎嚴刑峻法以治之，地方官吏，加意盤詰，自能絕其根株。各處漁船，亦必行連環保甲之法，以清其流弊。并招募其人，以充團丁。果能殺敵致功，自膺重賞。有能設法焚燒敵船者，立予破格恩施，高爵厚賚，在所不吝。我但守禦嚴密，雍容坐鎮，而彼自疲於奔命矣！所謂靜可以制動也。昔俄之未強也，瑞頗興師伐其國，俄戰屢敗，臣民皆主議和，獨俄主不可，謂國可亡，戰不可已，其後卒勝瑞顯，而國日以強盛。堂堂中國，詎不如俄？不知以上所云應敵之謀，料敵之說，言之則易，而行之則難。語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今我之所短，彼已盡悉，彼之所長，我未能及。天下有先事圖維則有餘，而臨機應變則不足，一著遽誤，全盤俱空，辦內匪與辦外寇，其間不可以道里計。俄瑞兩國，境壤相近，所爭者在併兼土地，侵割疆宇，關係者大。今中法所爭者，空名耳。爭空名而受實禍，竊以爲識時達勢之智者所不爲也。處今日之地，固萬不能言和，惟有速行整頓戰事而已。若彼知難而求退，我亦似可虛與之委蛇，曰暫忍以罷兵，待時而後戰。法事之終，正兵事之始，富國強兵，治中馭外，宣國威，張國體，請俟諸異日，未有不得之於操券者。否則徒以一時之不忍，而舉一國之全力以相搏，獅虎忿爭，必有從旁冷眼以觀者，竊以爲非計之得也。兵，凶而也，戰，危事也，徒恃一戰以自強，竭全力

以從事，爲中國久遠計則可，爲我朝一時計則不可；爲將來計則可，爲現在計則不可。凡事緣則立，惟有備乃無患，養精蓄銳，深識遠慮，天下何事不可爲？豈獨禦區區之法人也哉。鄙意即欲與法人戰，亦當謀定而後行，事成而後爲，不必汲汲於一時也。天下機會之來，豈有終極，忍之於今日，而報之於他時，天道循環，斷無或爽。或者謂今日再與法人羈縻，而示之弱，則他國必有起而效尤者，我朝之患正未有已時，今日之害猶小，他日之害爲大也。不知苟能自強，彼必畏我，何敢相侮？今法人之誅求無厭，非理妄干，正以我海疆之備，有懈可擊耳！富強之效已覩，取外之權即基於此，愚以爲事至今日，要當實事求是，不必涉矜誇，獻頌譽，鋪張揚厲，專作美談。必令天下進說之士，直言無隱，以聞過爲喜，以攻短爲尙，而後天下可治。韜春愚下士，罔識忌諱，特忠君愛國之志，耿耿不忘。故敢盡其區區，伏垂亮察。不宣。

與潘鏡如觀察論劉永福書

王 翰

昨奉瑤華，下詢劉義頗末。前晤南官阮荷亭參知，言之最詳，一切日報所載，道路傳聞，悉不足憑。劉義爲廣東欽州人，九歲飄泊於外，旅居滇越之交。及長，行賈於越南，往來宣光安平間。素性慷慨，散財結衆，得死力之士數百人。越境適有土匪蠱起，擾及興化之保勝，興化疆臣募義往平之，乃許其駐劄保勝。越王以義積前後功，命爲三宣副提督，畀以守土之責。馮子材軍門至越，以義爲同鄉人，見其意氣慷慨，將攜之歸國，（馮曾授以五品頂戴）然已授官任事，倚畀方隆，遂不果。義年未踰五十，鬚猶未茁，其爲人也，質弱而貌奇。法難既作，義憤勃興，出與之戰，每戰輒捷，計誘力攻，敵其梟帥，於是義聲震於天下，義亦當今人傑矣哉！天下之人，無不想望丰采，願得一見。聞某疆臣曾有密

疏，欲詔令劉義并越南之地而自王，如昔日虬髯之入扶餘，近時吳元盛之據婆羅洲。既併之後，修國政，惜民隱，練兵講武，以藩南服。不知劉義之併越南，當在前時，而不能在今日，當在未與法戰之時，而不能在既勝法人之後。劉義今與法人相抗，越人雖疲懦，猶能隱爲之援，費糧屢屨，器械槍砲，未嘗不取資於越，而賴其接濟。今欲襲越，果能一鼓下之乎？若猶須用兵攻取，積日曠時，則內憂外患，其何能支？否則越民不服，更樹一敵，恐劉義無以善其後也。或曰，南詔之事，既不可爲，敗則爲法人所殲，成且爲中將所忌，進退狼狽，竊爲寒心。於是有代爲劉義謀者，謂將來如中法構兵，劉義宜併兵蓄力，據險固，守清野，移糧，決紅河之水，多爲陂隄，以限彼軍。別用奇兵，時時抄襲其糧道，賄使土寇縱火，焚敵之屯聚。譯張洋文告示，揚法國行兵之無道，待士之殘忍，以惑其士卒之心。遣刺客狙擊其酋目，用間諜以疑沮其計謀。彼之所用，皆中國人，誠能出重賞厚賚以誘之，皆可爲我之耳目。俟盛夏酷暑，彼軍必病，然後奮軍併力，爲背城借一之圖，或可一戰以走敵也。否則，禍至無日，其變有不可料者。吾竊爲劉義危矣！嗚呼！劉義以一羈旅孤臣，猶張義幟，以攻法軍，以區區三四千烏合之衆，屢挫強敵，斬將擄旗，追奔逐北，使海內之人，聞風興起，此西事以來所未有也。乃中朝貴臣，頗有不以爲然者。或謂其僥倖邀功，或謂其貪婪無厭，或謂傳言失實，徒涉誇張，致慮其難於安插，是劉義在今日，固可勝而不可敗，能進而不能退者也。棄雄才而委之於虎口，坐視其亡，誠一咄咄大怪事，此可爲天下人才一大哭！前日法人與越議和之後，劉義仍襲法軍，覆而敗之，法人憾甚，增兵益戍，必欲得而甘心焉。倘劉義在越，不能據守險要，敗北窮蹙之餘，勢必叩關而入內地。如中朝納之，法必謂受其讎人，有辭於我，不受，則義實有功於邊陲，似不可棄，棄之則何以勸忠義之士，而益以張敵威，墮衆志，誠有兩難者。吾竊以爲無難也。直告法人曰，來斯受之而已。且也來則受之，不來

更將助之，保之。義雖長於用兵，善於力擊，而帷幄中似少謀主，行陣間似少利器，中朝不妨陰爲之所，不必虞法人前來詰責也，亦義之所當爲而已。謹陳四事如下：

一、用兵首在火器，劉義久在越南營中，所用槍砲，必不能精利，以收功於行陣之間。前聞遣人在香港購買，今宜陰助以器械，復爲招募粵東西近地之民，以充壯勇，藉以厚其兵力，壯其膽志，鼓其銳氣，使之直前而無卻，以相牽制。則法雖垂涎於越南，而思通道於滇蜀，一時必不能行也。不獨越患稍紓，即中朝邊境，亦藉以聊固我圉。

一、黑旗劉義之外，尙有黃旗葉成林，彼亦欲受招撫久矣。今宜密遣幹員，前往諭以機宜，曉以大義，俾助劉義，合攻夾擊，以成大功。彼必激勵奮發，樂爲用命。尤要者，黑旗黃旗在越，不妨獨樹一幟，一若不受約束於中朝，而仍不受越南之節制，自興義憤，與法爲難。法亦不得以此爲辭致問中朝。

一、以後黑旗所擒法國兵弁，皆不必殺，解至越南，須令立誓，後日不再預兵事。至則使越王格外善待，釋其僇繫，還之法國，以爲議和地。越南宜遣親信重臣，爲祈請使，求法止兵，使之自存。則法雖屢爲黑旗所敗，亦可藉以自解。否則，兵連禍結，尙未有艾，當亦法之所樂聞也。勿爲過甚，俾法越仍可言和，亦緩之之一策也。

一、我當遣發勁旅，陰爲之援。所有軍需一切，皆自供給，不必取之於越南，更不必索之黑旗。統兵大員，需擇公正廉明，而素著威望者。邇來軍政，惟事姑息，威令不行，遇有調遣，退縮不前，一出境外，更不堪問。此由爲統領者平日侵蝕尅扣，素不能得士心故也。聞中朝官弁之至越者，往往橫加勒索，待其民人，呵叱鞭笞，若取犬馬，以至遠人離德離心。今欲拔越人於法酋水火之中，而先以苛虐臨

之，其可哉？黑旗餉糈，出自關稅，今若增以招募各勇，貨必不足，我亦宜陰爲撻解，必使其士飽馬騰，而後臨陣始能踴躍百倍也。

與潘鏡如觀察論持久戰書

王 翰

馬江一役，法人以詭道行之，不得謂之戰，故倖勝之後，亟圖竄逸，防有自外入而邀攻，自內出而截擊者也。苟能於峽口淺狹之處，沈石龍船，塞流絕濟，以斷其歸路，則可使法人隻輪不返，奈之何計不出此也！今者法人轉而攻我台灣，侵淡水，踞基隆，皆未能得手，但使其始終無所獲利，則和議之成，可翹足而待也。論者特慮劉爵帥以孤軍駐台，恐難久持。不知台地天設之險，不患在外寇，而患在內變，苟不明地理，不稔民情，徒恃其船堅砲利，輕於一試，未必果操勝券也。惟劉爵帥之來台，已在法人選事之後，其任事也淺，其設備也遲，其與內地官紳，未能徧悉，外統師旅，未及周知，恩惠未孚，威信未結，民情未附，物望未歸，倉卒應之，是以爲難。夫台灣一隅，孤懸海外，延袤二千餘里，爲歐洲列國東來之要道，列國久已垂涎，俱眈虎視。十餘年前，已爲當軸言之，使當時早爲之備，亦何至有今日之患哉！雖然，及今而經營之，猶未晚也。中法之事，竊難料其究竟，雖將來終歸於和，而此時遣兵調船，籌餉設防，事事需關艱鉅，當其任者，非易仔肩，恐難措手，至於勝負之數，尙可置之勿論。法人之圖台灣也，志在必踞；其用兵也，在全力以注之。今者南北洋海防，雖有水師兵輪，而駕駛船舶之迅捷，施放槍砲之準速，似不如法。法若以鐵甲二巨艦橫截海面，而以大小輪船游弋往來，遇我師船，必行阻截，若使我船縱擊於洪洋巨浸之中，其非法敵也，明矣。竊以爲與其外援，不如內守。台地居民，皆泉漳潮三郡之人，好勇善鬥，積習使然，城廂內外，土著率多富戶。誠使鄉自爲團，人自爲

練，廣爲招募，以成一軍，遴擇其中尤勇敢者，號爲選鋒，但得訓之以節制，教之以步伐，明之以忠信，激之以義憤，皆肯爲我所用。山中生熟諸番，履險如夷，善於伺隙狙擊，深林密箐，行走如飛。誠能以利害動之，亦肯致死效命。法人欲踞地勢，不得不登岸，既登岸，不得不由漸而進。誠使誘之深入，層層設伏，處處張羅，聚而殲之，亦甚易也。台郡土壤膏腴，物產富庶，栽種五穀，一歲而三熟，出其所有，以供軍需，亦足令士飽馬騰。硫磺煤鐵礦之所產，取之不竭，用之不窮。器械，槍砲，藥彈，均可廣設廠局，自行製造。歐洲藝術之士，有願渡台指授者，給以重值，載以至台。台境遼闊，接濟軍需者，可闢法人疎懈之處，用至捷之船，黑夜飛渡。法人所至之地，攻之宜速，毋使其得延喘息。台之南北，俱有電線，傳遞信音，宜卽激勵民兵，與官軍分攻夾擊，有能同仇敵愾，殺賊致果，保境衛民，守禦地方者，卽令爲一邑之官，一方之長。朝廷但以撫道提鎮四大員以總其成。如是人人用命，與法相持，十年之久，亦無不可。雖然，吾料法人之用兵亦漸餒矣！馬江得志，其氣甚銳，以爲法特不攻台耳，片帆所指，卽可全踞而有也。不意頓師於孤島之下，曠日踰時，無尺寸功。前在馬江，我國僅以一砲相加遣，而孤拔受傷，兵船有輪毀而檣摧者。行掩襲之師，攻無備之衆，尙且所得不償所失如此。何則？一孤拔之死，足以抵七兵輪之沈沒也！台島不下，恐及瓊廉，不可不預爲之備。至於粵垣，通商所繫，當可無虞。守粵垣者，最重門戶，當在虎門。彼船若來，卽佯以修和結好爲言，亦毋使其過雷池一步。前車之鑒，後事之師，遇一創，增一智，今而後，法人之術窮矣。再能以堅忍持之，乞和當不遠矣。聊發狂談，藉資撫掌。此外，惟萬萬爲國自愛。不宣。

黑旗劉大將軍事實

管斯駿

淵亭劉大將軍，名義，字永福，廣西人，豐面雄幹，鬚髮如銀，才略膽識，智勇兼全。同治初年，粵匪擾亂中國，時將軍適借夥二百餘人，負販於雲南安南交界處，以黑旗樹威，自資保護。越南王遣使招之，約於天府鎮一帶。山中墾荒，許以三年後再定升科，并予以耕牛籽種。將軍遂寄居焉。復招納四方豪士，施惠布恩，名傳遐邇。維時興化省土匪，在保勝府等處揭竿倡亂，地方官乃檄將軍助勦，一戰而匪類遠遁。一時數千里聞風而來，願隸麾下者，有黃白兩旗，將軍各授以田土，使之耕種，自食其力。久之生齒益繁，拓田愈廣，計東西得地長七百餘里，各處屯田之所，悉成巨鎮，煙戶稠密，合數萬家。雞犬相聞，桑麻接壤，嚴明紀律，教養兼施。凡務農、經武、明刑、任人、諸要政，則刻意講求，力洗浮文。其刑法專尚嚴峻，有斬吊笞杖之條，無軍流監禁之罪。各鎮又設立頭目，文武各一，專制一方，擁兵若干，訓練耕作，賞罰精當。若子弟年長，讀書則無足重輕，祇令識字記姓名，蠲解文義而已。其所居之地，在林樹叢雜，澗壑幽深之際。山中多虎狼，樵者非結伴不敢行。獸類之繁，要以猿猴爲最。每至夕陽欲墜，人靜溪流，猴輒十百成羣，叫跳戲逐。有猴糧樹，高可丈許，生遍空山，結實如榴子，堅而澀，人不可食，猴甘之，紛紛摘啖。當黑旗初至時，田中大半種包穀，秋深成熟，猴羣往採取，摘其一，挾股腋中，貪心未已，復採之，而挾者落地，屢採屢墮，直採至數十枚，而仍得其一。雖包穀數十頃，可一夕使盡，於是設法警之，猴始絕迹。邇來黑旗人生聚之機，方興未艾。同治閒，馮子材提督出關，追剿李揚材時，劉將軍亦力助之，得保賞五品頂戴。後因屢平土匪，越南王愈形器重，疊洊爲三宣副提督。其部下戰士，均是華產，間有髮逆竄遁者，共約八萬餘人。黃旗約六萬人，白旗約三萬

人，更有生長其地之士人二萬餘人，其所隸之人，不下二十餘萬。中有年十七以上，二十四歲以下之男子，二萬餘人，皆面黑身高，健而有力，越林超澗，輕捷若猿猴，以故強悍敢死，所向無前，加以技擊精明，克稱勁旅。老營駐紮山口，此口爲天塹之險，進必踰高嶺五盤，其中峭石巉巖，層峯陡嶂，飛鳥亦愁，草木異色。更阻大川兩道，乃導紅河之水而成者，各設重兵，互相照應。過此險道，則爲天府鎮，商賈輻輳，街道甚寬，爲山中腹地。其所產米穀甚多，兩年前年運至粵東交易，近因軍務戒嚴，遂屯積餘糧，以備應用，不復出口矣。該處設各旗總署一，又各旗分署三，有投効者，必訊其來歷，有無近地親友，及願隸何旗，而後送至本鎮招賢館中，試其才力，以定去留。今與法人交戰者，係僅守山口之兵耳。若內地則交易如常，全無驚惶之色，故識者咸謂將軍之善於撫馭云爾。光緒十年歲次甲申嘉平月，平江黎牀舊主錄粵友郵稿於滬江紅藕山莊之可壽齋。

第三編 戰紀

中法兵事本末

羅惇齋

余編「庚子國變記」，極推李鴻章議約之功，繼編中日戰記，於鴻章深致貶詞，茲更編「中法兵事本末」，責鴻章尤嚴。蓋自海通以來，當外交之衝者，實惟鴻章，鴻章於庚子之役，折衝八國，終媾大和，功不可揜。而午甲申兩役外交之巨謬，端以弱中國而迄於亡，則邦人所言之痛心者也。大夫君子，甯忘前車之覆哉。著者志。

光緒七年，英人要求通商雲南，諭雲貴總督劉長佑議復，長佑復陳通商不便，議遂寢。是歲秋九月，長佑以法人志圖越南，以窺滇粵，上疏略云：「越南爲滇粵之唇齒，國外之藩籬，法國垂涎越南已久，開市西貢，據其要害。同治十一年，復通賊將黃崇英，規取越南東京，思渡洪江以侵諒山，又欲割越南廣西邊界地六十里，爲駐兵之所。臣前任廣西巡撫，卽命師往援，法人不悅，訐告通商衙門，謂臣包藏禍心，有意敗盟，賴毅皇帝察臣愚忠，乃得出助勦之師，內外夾擊越南，招用劉永福以折法將沙曾之鋒，廣西兩軍，分擊賊黨，覆其巢穴，殲其渠魁。故法人寢謀，不敢遽吞越南者，將逾一紀。然法人終在必得越南，以窺滇粵之險，而通楚蜀之路。入秋以來，增加越南水師，越南四境，皆有法人之迹。東埔人感法恩德，願以六百萬口獻地歸附，越南危如累卵，勢必不支。同治十三年，法軍僅鳴砲示威，西三省已入於法，今復奪其東京，卽不圖滅富春，已無能自立。法人志吞全越，既得之後，必請立領事於蒙自等處，以攘鑛山金錫之利，現已時有法人闖入滇境，以覘形勢。儻法覆越南，逆回必導之內寇，

逞其反噬之志，臣受任邊防，密邇外寇。不敢聞而不告，一奏入，不報。十月，駐英法使臣曾紀澤，以越事迭與法廷辨詰，福建巡撫丁日昌，亦疏法越事，備告總署，總署以聞，諭令與北洋大臣李鴻章籌商辦法，并諭沿邊沿江沿海督撫密爲籌辦。光緒八年二月，法人以兵艦由西貢駛至海陽，將攻取東京，直督張樹聲以聞，諭滇督相機因應。三月，移會國荃督兩廣，法人攻越南東京，破之，張樹聲令滇粵防軍守於城外，以勦辦土匪爲名，藉圖進步。并令廣東兵艦出洋，遙爲聲援。五月，命滇督劉長佑遣道員沈壽榕，帶兵出境，與廣西官軍連絡聲勢，保護越南。旋召劉長佑入覲，以岑毓英署滇督。長佑奏法人破東京後，每日增兵，懸萬金購劉永福，十萬金取保勝州，劉永福屢請越廷決戰，廣西提督防軍統領黃桂蘭屯諒山，永福自保勝赴越之山西，與總督黃佐炎籌禦敵，經諒山謁桂蘭。言方分兵赴北甯助守，保勝有所部嚴防，法人當不得逞，惟兵力不足，丐天朝援助。劉永福者，廣西上思州人，咸豐間，粵西亂，永福率三百人出鎮南關，時粵人何均昌據保勝，永福逐而去之，遂據保勝，所部皆黑旗，號黑旗軍。同治十三年，法人破河內，法將安鄴勾結賊首黃崇英，謀占全越。黃崇英擁衆數萬，號黃旗，勢張甚。越南使諭永福歸誠，永福率所部越宜光大嶺，繞馳河內，一戰而斬安鄴，越命議和三大臣適至，法人囚之舟中，督師黃佐炎亟檄永福罷兵，旋就和，而授永福三宜副提督。黃崇英餘黨，爲廣西提督馮子材所滅，永福屢自備餽械勦匪，黃佐炎不上聞，越臣亦多忌之，永福積怨於佐炎。佐炎爲越南駙馬，大與士，督師，督撫均受節制，若清初之年羹堯也。馮子材爲廣西提督時，佐炎以事來見，子材坐將台，令以三跪九叩見，佐炎銜之次骨。越難已深，國王阮福時憤極決戰，責令佐炎督永福出師，六調不至，法軍忌永福，故越王始終思用之。時法人佔東京後，焚而去，以兵艦東下海陽，分駛廣南西貢，劉長佑奏謂：「山西有失，則法人西入三江口，不獨保勝無障蔽，而滇省自河底江以下，皆須步步設防，非滇粵

併力以圖，不足以救越國之殘局，非水陸並進，不足以阻法人之貪謀。」廷諭長佑密爲布置。長佑命藩司唐炯，率舊部屯保勝。會國荃至粵，命提督黃得勝統兵防欽州，提督吳全美率兵輪八艘防北海，廣西防軍提督黃桂蘭，道員趙沃，相繼出關。法人要中國會議越事，諭滇粵籌畫備議。法使寶海至天津，命北洋大臣會商越南通商分界事宜。吏部主事唐景崧，自請赴越南招撫劉永福，中旨，發雲南交岑毓英差遣。景崧乃假道越南入滇，先至粵謁曾國荃，甚違其議，資之入越，見永福爲陳三策：上策言越爲法偏，亡在旦夕，誠因保勝傳檄而定諸省，請命中國，假以名號，事成則王，此上策也。次則提全師擊河內，驅法人，中國必能助饒，此中策也。如坐守保勝，事敗而投中國，恐不受，此下策也。永福曰，微力不足當上策，中策勉爲之。三月，法軍破南定，諭廣西布政使徐延旭出關，會商黃桂蘭趙沃籌防。李鴻章丁憂，奪情回北洋大臣任，鴻章懇辭。至是命鴻章赴廣東督辦越南事宜。粵滇桂三省防軍，均歸節制。鴻章奏擬赴上海暫駐，統籌全局。法使臣寶海商界事，久不協，奉調回國，以參贊謝滿祿代理。劉永福與法人戰於河內之紙橋，大破法軍，陣斬法將李威利，越王封永福一等男。徐延旭奏留唐景崧防營効用，併陳永福戰蹟。朝旨促李鴻章回北洋大臣任，並詢法使脫利古至滬狀，令鴻章定期會議。脫利古詢鴻章，中國是否助越，鴻章仍以邊界勦匪爲詞。法國新簡使臣德理就任，法兵攻克順化，迫越南議約。鴻章與法使議不就，法兵聲言犯粵，廣東戒嚴。總署致法使書，言越南久列藩封，歷經中國用兵勦匪，力爲保護，今法人侵陵無已，豈能受此蔑視，倘竟侵我軍駐地，惟有開仗，不能坐視。朝旨令徐延旭飭劉永福相機規復河內，法軍如犯北甯，卽令接戰。命滇督增兵防邊，唐炯迅赴前敵備戰，并濟永福軍饟，旋命岑毓英出關督師。法兵破越之山西省，將犯瓊州，以彭玉麟爲欽差大臣，督粵師。彭玉麟奏：「法人逼越南立約，欲中國不預紅河南界之地，及許在雲南蒙自縣通商，顯係圖我滇疆，冀專五金

之利，不特滇粵邊境不能解嚴，即廣東天津，亦須嚴備。彼以虛聲，我以實應，疲於奔命，必至財力俱窮。據候補道王之春言，有鄭官應者，幼從海舶，徧歷越南，暹羅，暹王粵人鄭姓，其掌兵政者，皆粵人，與官應談法越戰事，皆引爲切膚之痛，伊國與越之西貢毗連，嘗欲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由暹羅潛師以襲西貢，先覆法會之老巢，又英國屬地曰新嘉坡極富庶，粵人居此者十餘萬，擬懸重賞，密約兩處壯士，俟暹國兵到時，舉兵內應，先奪其兵船，焚其軍火，此二端較有把握，擬密飭鄭官應潛往結約，該國素稱忠順，鄉誼素敦，倘另出奇軍，西貢必可潛師而得。擬再派王之春改裝易服，同往密籌，屆時密催在越各軍，同時并舉，西貢失，則河內海防無根，法人皆可驅除，越南可保。」奏入，諭旨：「暹羅國勢本弱，自新嘉坡孟加拉等，爲英所據，受其挾制，朝貢不通，豈能更出偏師，自挑強敵？鄭官應雖與其國君臣，有鄉人之誼，恐難以口舌游說，趣令興師。且西貢新嘉坡，皆貿易之場，商賈者流，必無固志。懸賞募勇，需款尤鉅，亦慮接濟難籌，法人於西貢經營二十餘年，根柢甚固，中國無堅輪巨砲，未能渡海出師，搗其巢穴。即使暹羅出力，而無援兵以繼其後，法人回救，勢必不支，况英法迹雖相忌，實則相資，彼見暹羅助我用兵，則猜刻之心益萌，併吞之計益急，恐西貢未能集事，而越南先已危亡，該尙書所奏，多采近人魏源成說，移其所以制英者轉而圖法，兵事百變，未可徇臆度之空談，啓無窮之邊釁，倘機事不密，先傳播新聞紙中，爲害尤鉅，該尙書所稱言易行難者，諒亦見及於此。」越南王阮福時薨，無子，以堂弟嗣立。法人乘越新喪，以兵輪至富春，攻順化海口占之，入據都城。越嗣君不賢，在位一月，輔政阮說，啓太妃廢之，改立阮福昇，至是乞降於法，與立約二十七條，其第一條，即言中國不得干預越事。此外政權利權，均歸法人，越王諭諸將退兵，重在逐劉國也。滇撫唐炯屢促永福退兵，永福欲退保勝，黑旗軍士皆扼腕憤痛。副將黃守忠，言公可退保勝，請以全軍付末將守

山西，有功公居之，罪歸末將，永福乃不復言退。徐延旭奏言：「越人倉卒議和，有謂因故君未葬，權顧目前者；有謂因廢立之嫌，廷臣植黨構禍者。迭接越臣黃佐炎等鈔寄和約，越誠無以保社稷，中國又何以固藩籬？越臣輒以俟葬故君，即須翻案爲詞，請無撤兵，劉永福仍駐守山西，法人擬添兵往攻。越王阮福昇嗣位，具稟告哀，并懇准其遣使航海詣闕乞封，越國人心渙散，能否自立，尙未可知。」并將法越和約二十七款，及越臣黃佐炎來稟，錄送樞府。大學士左宗棠出爲兩江總督，嚴備長江防務；粵督張樹聲，自請出關，得旨命帶兵輪赴富春。樹聲奏廣東無鉅艦可出大洋，乃不果行。左宗棠請飭前藩司王德榜募勇赴桂邊扼紮，得旨歸徐延旭節制。十一月，法人破興安省，拘巡撫布政按察至河內槍斃之，進攻山西，破之，劉團潰，永福退守興化城。雲軍統領總兵丁槐來撫潰師。十一月，越嗣王阮福昇暴卒，或云畏法偏自裁，或云奸黨進毒，國人立前王阮福時第三繼子爲王，輔政阮說之子也。徐延旭奏報山西失守，北甯斷無他虞，廷旨責其誇張。光緒十年，正月，江督左宗棠以病乞免，命裕祿署江督。李鴻章奏：「越南山西之戰，滇軍與劉永福所部，憑城固守，殺傷相當，卒至退舍，非屢戰之不力，實器械之未精，近年北洋所購新式槍，皆精堅適用，淮練各軍，皆改習洋操，而滇粵閩浙防軍器械缺乏，操法尙未講求，臣已分購德美新式槍砲，咨商滇粵閩浙各督撫，先令分撥之數，照原價領撥，各省誠能嚴督練習，庶折衝制勝，稍有把握。」得旨報可。唐景崧在保勝，上樞府書，言：「滇桂兩軍偶通文報，爲日甚遲，聲勢實不易聯絡。越南半載之內，三易嗣君，臣庶皇皇，類於無主，欲培其根本以靖亂源，莫如遣師直入順化，扶翼其君，俾政令得所，以定人心而清匪黨，則敵愾自必稍戢，軍事庶易措手。若不爲藩服計，則北圻沿邊各省，我不妨直取，以免坐失外人，否則首鼠兩端，未有不歸於敗者也。」劉永福謁岑毓英於家諭關，毓英極優禮之，編其軍爲十二營，法軍將攻北甯，毓英遣景崧率永福全軍赴

援，桂軍黃桂蘭趙沃，方守北甯，山西之圍，桂蘭等坐視不救，永福憾之深，景崧力解之，乃赴援。景崧勸桂蘭離城擇隘而守，桂蘭不從。二月，法兵攻扶良，總兵陳得貴乞援，北甯援師至，扶良已潰，法兵進逼北甯，黃桂蘭趙沃敗奔太原，劉永福坐視不救。延旭老病，其下多所欺蔽，與趙沃有舊，偏信之。趙沃庸懦，其將黨敏宣作奸欺肆，以蔽廷旭，敵犯北甯，敏宣先遁。陳得貴爲前廣西提督，子材舊部，驍勇善戰。子材曾劾延旭，延旭怨之，并怨得貴，及北甯陷，乃奏戮之，敏宣亦正法，延旭方寸亂，調度失宜，有旨革職留任。三月，命湖南巡撫潘鼎新，辦廣西關外軍務，接統徐延旭軍。黃桂蘭懼罪仰藥死。時樞臣屢被劾，孝欽后亦極不懌於恭親王，乃降旨言：「恭親王奏訴等，始尙小心匡弼，繼則委蛇保榮，近年爵祿日崇，因循日甚，每於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謬執成見，不肯實力奉行，屢經言者論列，或目爲壅蔽，或劾其委靡，或謂其簞簞不飭，或謂其昧於知人，本朝家法綦嚴，若謂其如前代之竊權亂政，不惟居心所不敢，亦法律所不容，只以上數端，貽誤已非淺鮮，若仍不改圖，專務姑息，何以副列聖之貽謀，將來皇帝親政，又安能臻諸上理？若竟照彈章一一宣示，卽不能復議親貴，亦不能曲全耆舊，是豈朝廷寬大之政所忍爲？恭親王奏訴，大學士寶蓋，入直最久，責備宜嚴，姑念一係多病，一係年老，茲特錄其前勞，全其末路，亦許着加恩仍留世襲罔替親王，賞食全俸，開去一切差使，並撤去恩加雙俸，家居養疾。寶蓋着原品休致。協辦大學士吏部尙書李鴻藻，內廷當差有年，祇爲囿於才識，遂至辦事踟躕；兵部尙書景廉，祇能循分供職，經濟非其所長；均開去一切差使，降二級調用。工部尙書翁同龢，甫直樞廷，適當多事，惟既別無建白，亦有應得之咎，着加恩革職留任，退出軍機處，仍在懋慶宮行走，以示區別。」命禮親王世鐸，戶部尙書額勒和布，閩敬銘，刑部尙書張之萬，均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工部左侍郎孫毓汶，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故事召見樞臣，皆全班進，亦間有首輔獨

對者，是日獨召領班章京入見，御前擬諭旨以上，硃書授之以出，前此所未有也。三月，諭言：「徐延旭株守諒山，僅令提督黃桂蘭，道員趙沃，駐守北寧，該提督等遇敵先潰，殊堪痛恨，徐延旭革職拿問。黃桂蘭趙沃潰敗情形，交潘鼎新查辦。」以王德榜署廣西提督，德榜辭不拜。唐炯未奉諭旨，率行回省，不願遷事，以致山西失守，唐炯革職拿問，以張凱嵩爲雲南巡撫，奕劻管理總理各國衙門事務，諭江督曾國荃嚴備江防。北寧敗後，延旭以唐景崧護軍，收集敗殘，申明約束，延旭謂景崧曰：「吾誤信黃趙，致事敗至此，悔不早用君。」把總石中玉，謁延旭於諒山，痛訴北寧將帥之誤，延旭曰：「汝何不早言？」中玉曰：「吾數請謁，而左右担我，何言耶？」中玉寓延旭行館側，嘗延旭左右弄權蒙蔽，達旦不休。延旭從容呼曰：「石中玉怒何太盛耶？休矣，吾知之矣。」醇親王奕譞，奉太后命，會同商辦軍機處要政，俟皇帝親政後，再降懿旨，蓋隱若首輔，以天子父不令入直也。宗室國子監祭酒盛昱奏言：「醇親王自光緒建元以後，分地基崇，不當嬰以世事，當日已自請開去一切差使，今奉入贊樞廷之旨，綜繁曠之處，則悔尤易集，操進退之柄，則怨讟易生嘉慶四年，以軍機處事煩，暫令成親王永埏入直，後以國家定制未符，仍令退出，誠以親王爵秩較崇，有功而賞，賞無可加，有罪而罰，罰所不忍。恭親王參贊密勿，本屬權宜，况醇親王又非恭親王之比，請收回成命。」左庶子錫鈞言：「若令醇親王入直內廷，聖心有所未安；若令樞臣就邸會商，國體亦有未協。以尊親之極，處嫌疑之處，反諸初衷，未能相副。」御史趙爾巽言：「樞臣恃有商辦之名，遇事便於諉卸，設有貽誤，廷臣論劾，莫得主名，醇親王謀國之苦衷，與引嫌之初志，亦不能自白。」奉懿旨言：「垂簾以來，揆度時勢，不能不用親藩，進參機務，此不得已之深衷，當爲在廷諸臣所共諒。此次諭令醇親王奕譞與諸軍機大臣會商，本爲軍機處辦理要政而言，并非尋常諸事，概令與聞，亦已一再堅辭，當經曲加獎勵，並諭俟皇帝親

政，再降諭旨，始暫時奉命。軍機政事，權臣亦不能諉卸。王德榜力辭廣西提督，遂以唐仁廉署。法軍近據興化，粵說司美人德瑾琳告李鴻章，願居間議和，鴻章以聞，命鴻章妥籌辦理。又諭言：「李鴻章屢被參劾，畏葸因循，不能振作，朝廷格外優容，未加譴責，兩年來法越構衅，任事諸臣一再延誤，挽救已遲，若李鴻章再如前在上海之遷延觀望，坐失事機，自問當得何罪？此次務當竭誠籌辦，如辦理不善，不特該大臣罪無可寬，即前此總理衙門王大臣，亦一併治罪。」法人以兵艦八艘窺廈門，命沿海邊防，力籌守禦，朝廷以將帥多撓敗，思用宿將，前湖南提督鮑超引病在籍，命川督丁寶楨存問，并察其能否出膺重任。前直隸提督劉銘傳亦引病在籍，命直督李鴻章促召來京。署左副都御史張佩綸，奏法人將來必索劉永福，請飭李鴻章岑毓英顧全大局，加以保全。諭鴻章等先事籌計。前大學士左宗棠，奏目疾稍愈，朝旨促其來京。法艦窺上海吳淞口，江督曾國荃命提督李成謀，李朝斌嚴防。命通政司通政使吳大澂，會辦北洋事宜，內閣學士陳寶琛，會辦南洋事宜。翰林院侍講學士張佩綸，會辦福建海疆事宜，均專摺奏事。是時大澂等好談兵事，佩綸寶琛，尤以彈劾大臣著風節，與張之洞，寶廷，鄧承脩，劉恩溥，好論時政，陳得失，一時有清流黨之目。孝欽后亦紆懷德從，以海疆多故，同時有會辦之命，蓋欲試其才也。是時李鴻章與法總兵福祿諾議和，條款將就緒，諭滇桂防軍，候旨進止。鴻章旋以和約五款入告：其一，中國南界毗連北圻，法國約明，無論遇何機會，如有他人侵犯，均應保護。其二，中國南界，既經法國與以實據，不虞侵佔，中國約明將北圻防營，撤回邊界，并於法越所有已定與未定各條約，均置不理。其三，法國不向中國索償兵費，中國亦應許以毗連北圻之邊界，法越貨物，聽其運銷。其四，法國將來與越改約，決不插入傷中國體面語，並將以前與越所立約，關礙東京者，全行銷廢。其五，兩全權簽押三月後，另訂細款。朝旨報可，予鴻章全權畫押。鴻章奏言：「自光緒七年以

來，曾紀澤與法外部總署，暨臣與寶海，悅利古等，往復辨論，案卷盈帙，均無成議，愈變愈壞，迨
山西北寧失陷，法欲大張，越南臣民，望風降順，事勢已無可爲，和局幾不能保。今幸法人自請言和，
刪改越南條約，雖不明認爲我屬邦，但不加入違悖語意，越南豈敢藉詞背畔。通商一節，諭旨不准深入
雲南內地，既云北圻邊界，則不准入內地明矣。兵費宜拒一節，該國本欲訛索兵費六百萬磅，經囑屬建
忠等，歷與駁斥，今約內載明，不復索償，尙屬恭順得體。中國許以北圻邊界運銷貨物，足爲中法和好
互讓之據。至劉永福黑旗一軍，從前乘法兵單寡之時，屢殪法將，法人恨之，必欲報復。上年曾紀澤迭
與法外部商議，由中國設法解散，而法廷添兵攻取，意不稍回。去冬克山西，黑旗精銳，傷亡甚多，已
受大創，今春劉永福增募四千人援北寧，亦不戰而潰，其禦大敵何怯也。華人專探虛聲，欲倚以制法，
法人固深知其無能。此次福祿諾絕未提及，我自不便深論，將來另派使臣，若議及此，當令滇桂疆臣，
酌定安置之法。惟日下和議已成，法人必無翻覆，法兵必漸減撤，滇桂邊防各軍，亦宜及早整頓。聞劉
永福所部冗雜騷擾，與越民爲仇，實爲邊境後患，擬請旨密飭滇桂嚴明約束，酌加淘汰，妥籌安置，則
保全多矣。一鴻章始終主和，而士論皆主戰，彈劾鴻章無虛日。法越構釁，縣延三年，致法占越南，和
戰仍無定見，鴻章堅持和議，而法約已明認越南歸法保護，尙飾言不傷中國體面，越南不敢藉詞背畔，
當時外交，皆以推宕粉飾，致喪主權，多此類也。岑毓英以興化萬難駐師，轉饒不繼，退守邊境，毀興
化城樓而去。劉永福軍退駐保勝。其時電報未通，奏摺往返，須五十餘日，滇桂軍隊相距遠，常月餘不
通問，而每事必候旨進止。毓英既退館司，中旨切責，粵督張樹聲，請展辦廣州至龍州電線，關外始通
電報。樹聲以病乞休，命山西巡撫張之洞署粵督。法總兵福祿諾臨行，言派隊巡察越境，及驅逐劉團，
鴻章不以聞，疊旨申斥。法使以簡明條約，法文與漢文不符相詰，朝旨責鴻章辦理含混，責成竭力籌

備，爲自贖之地，輿論均集矢鴻章，指爲通夷，致比諸秦檜賈似道，朝廷亦屢切責之，然舍鴻章外，更無練習外事者，故洋務仍一倚鴻章。當同治九年，天津戕教，焚法國領事館。法人要挾甚奢，英美助其迫挾，曾國藩爲直督，置天津知府知縣重典，戮戕教十六人以謝法人，朝野大詬國藩，呼爲賣國賊，湘人擯國藩，欲除其籍，通商大臣崇厚，密請免國藩，以鴻章代之。鴻章受任時，普法之戰起，法人倉皇自救，天津教案，遂漸銷滅，時論以鴻章外交之能百倍國藩，朝廷遂倚之，洋務必以付鴻章，總署諸臣，無習外事者，鴻章亦益自負，外事始終託鴻章，前後三十餘年。然法越之役，及與日本公同保護朝鮮之約，皆貽無窮之害，當定約時，鴻章固自謂甚當也。法使借端廢約，朝旨令關外軍嚴防，若彼竟來撲犯，當與之接仗。命岑毓英諭劉永福率所部來歸。潘鼎新奏法兵分路圖犯谷松屯梅二處，桂軍械缺糧乏，恐不可恃，諭責其飾卸。鴻章仍欲始終維持和議，詔予議約全權，便宜行事。續命錫珍，廖壽恆，陳寶琛，吳大澂，會同鴻章妥籌法約。當時朝廷不知全權爲代表君主，既授意與鴻章，又續派錫珍等會同議約。時清議既皆擊鴻章，朝臣皆不敢附鴻章，議益相左矣。法軍欲巡視諒山，抵觀音橋，桂軍止之，令勿入，法將語無狀，乃互擊，大勝之。奏入，諭進規北寧，川督丁寶楨，奏鮑超病愈，諭率五營赴滇助防。並令提督黃少春，率五營赴滇南關外助戰。并照會法使，責其先行開砲，應認懺款。并令告法外部，止法兵。諭各軍如彼不來犯，不必前進。法使續請議和，諭前敵桂軍調回諒山，滇軍回保勝，不得輕開釁。左宗棠病愈，以大學士入爲軍機大臣，法將孤拔欲以兵艦擾海疆，諭沿海疆臣嚴備迎擊。法使巴德，逗留上海，不肯赴津，乃改派曾國荃全權大臣，陳寶琛會辦，派邵友濂劉麟祥，隨同辦理。諭言：「兵費郵款，萬不能允，越南須照舊封貢。劉永福一軍，如彼提及，須由我措置。分界應於關外空地，作爲甌脫。雲南通商，應在保勝，不得逾直百抽五。現在福州馬尾有警，如已開仗，曾國荃等無

庸赴滬。六月，法將孤拔，以兵艦八艘窺閩海，欲踞地爲質，挾中國議約，何璟張佩綸以聞。諭粵浙酌撥師船協助。法艦至台灣之基隆，購煤，台撫劉銘傳拒之，遽攻基隆砲台，曾國荃陳寶琛等與法使議約於上海，國荃許給撫卹費五十萬，奉旨申斥。并言陳寶琛向來遇事敢言，亦隨聲附和，殊負委任，并傳旨申斥。寶琛與國荃論事不合，國荃恆輕之，寶琛亦力詆國荃，自申斥後，愈齟齬矣。美使居間調停和約，諭國荃等候之。粵督張之洞，請飭南北洋各派兵船，合力援閩，諭南北洋商定。彭玉麟請飭彭楚漢，程文炳，率兵赴閩助防。滬中議約，久不就，諭言曾國荃電送巴德諾照會，無理已甚，不必再議，惟有一意主戰，著曾國荃，陳寶琛，卽回江寧辦防，許景澄同往助理，劉麟祥隨同辦事，并婉謝美國。又諭岑毓英令劉永福先行進兵，迅圖規復北圻，岑毓英潘鼎新關內各軍，陸續進發，以法人失和，布告各國。李鴻章以戰事起，慮招商局輪船或淪於敵，因命道員馬建忠，以招商局產歸美國旗昌洋行認售，由律師担文保證，候戰事定，原價收回，爲言官所劾，朝旨責鴻章，鴻章言：「各國通例，本國商船，改換他國旗幟，須在兩國未開衅之前，黑海之戰，俄商皆懸德美旗，有二艘換旗於戰事三日

前，遂爲法人所奪，復有二艘易旗於戰前，暗立售回之據，亦爲英國所奪，非實在轉售他國必不能保護，此萬國通行之公例。馬建忠知法事將行決裂，毅然定議，將來收回關鍵，惟担文是問，不容稍有反覆，法人疑招商局輪船，並非實售與美，尙思乘間攫拿，故未便入告，求默鑒而曲原之。」

七月，法國公使謝滿祿下旗出京。鮑超以兵少不願出關，命招集舊部赴前敵。法兵攻破基隆砲台，總兵曹志忠，提督章高元等戰却之。朝廷思倚劉團擊法軍，乃賞劉永福記名提督：以連絡劉團爲唐景崧功，賞景崧五品卿銜。以總署乏才，命李鴻章令道員馬建忠入見。諭旨宣告法人罪狀，言：「越南爲我封貢之國，二百餘年，載在典冊，中外咸知，法人狡焉思逞，先據南圻各省，旋又進據河內，戮其人

民，利其土地，奪其賦稅，越南閩僑苟安，私與立約，並未奏聞，挽回無及，越亦有罪也。是以姑與包涵，不加詰問。光緒八年冬間，法使寶海在天津，與李鴻章議約三條，當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商妥籌，法人又撤使翻覆，我存寬大，彼益驕貪。越之山西北寧等省，爲我軍駐紮之地，清查越匪，保護屬藩，與法國絕不相涉，本年二月間，法兵竟來撲犯，當經降旨宣示，正擬派員進取，力爲鎮撫，忽據該國總兵福祿諾，先向中國議和。其時該國因埃及之事，汲汲可危，中國明知其勢處迫逼，本可峻詞拒絕，而仍示以大度，許其行成，特命李鴻章與議簡明條約五款，互相畫押。諒山保勝等軍，應照議於定於三月後調回，迭經諭飭各防軍扼紮原處，不准輕動開釁，帶兵各官，奉令維謹。乃該國不遵定約，忽於閏五月初一初二等日，以巡邊爲名，在諒山地方，直撲防營，先行開砲轟擊。我軍始與接仗，互有殺傷。法人違背條約，無端開釁，傷我官兵，本應以干戈從事，因念訂約通好，二十餘年，亦不必因此盡棄前盟，仍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在京法使，往返照會，情喻理曉，至再至三。閏五月二十四日，復明降諭旨，照約撤兵，昭示大信，所以保全和局者，實屬仁至義盡。如果法人稍知禮義，自當翻然改圖，乃竟始終怙過，飾詞抵賴，橫索無名兵費，恣意要挾，輒於六月十五日，佔據台北基隆山砲台，經劉銘傳迎勦獲勝。本月初三日，何璟等甫接法領事照會開戰，而法兵已自馬尾先期攻擊，傷壞兵商各船，轟壞船廠，雖經官軍焚燬法船二隻，擊壞雷艇一隻，並陣斃法國兵官，尙未大加懲創。該國專行詭計，反覆無常，先啓兵端，若再曲予含容，何以伸公論而順人心，用特揭其無理情節，布告天下。一時總署大臣至十餘人，奔動，福錕，崑岡，閻敬銘，徐用儀，錫珍，許庚身，周德潤，陳蘭彬，周家楣，吳廷芬，張蔭桓，獨陳蘭彬曾使美國，而才識庸闇，餘皆不達外事者也。張蔭桓以道員入爲太常寺卿，精敏號知外務，以最後輩，務覓權，爲同列所忌，又非出身科舉，士論恆卑之。御史孔憲毅，乃撫其後

上海道私函，爲洩漏秘密，劾之，諭退出總署。太后亦以總署大臣，多不勝任，乃並罷周家楣，吳廷芬，崑岡，周德潤，陳蘭彬，皆緣蔭桓被劾而起，朝列乃益恨蔭桓矣。漕督楊昌濬，赴閩督師。潘鼎新以越南瘴重，方暑艱於進攻，請俟秋後出師。諭言劉永福一軍，久居越南能耐瘴，令先進。御史吳炯，以法國交涉事劾總署諸臣，尤痛詆閣敬銘，時敬銘以精刻得太後歡，屢降旨辨敬銘，斥吳炯。左宗棠在樞府，怙功偏執，同列苦之，以閩省軍務，出爲欽差大臣。以將軍穆圖善，漕督楊昌濬，充幫辦學士，張佩綸充會辦，兼船政大臣，召詹事何如璋還京，命宗棠駐兵於閩浙之處，主調度。法艦攻毀江蘇之長門砲台，將攻吳淞口，曾國荃嚴備之，張佩綸奏：一法提督孤拔，以兵輪入馬尾，窺伺船廠。閏五月二千八日，臣親率黃超羣兩營，駐防馬尾，其時法船僅五艘，我船揚武及兩轟船，共三艘，尋何如璋將振威伏波調回，張之洞亦以飛雲濟安來援，我軍聲勢略壯。法乃增大兵輪二號，魚雷二號，入口相逼。臣屢請先發，請互援，不得，勉以藝新福星兩小船，及艇船商船，雜而牽制。及至六月二十以前，船略相等，而我小彼大，我脆彼堅，六月二十以後，彼合口內外常有十二三艘，出入便活，而我軍則止於兵船砲船兩號，臣以爲憂，密調諸將，以兵不厭詐，水戰尤爭呼吸，欲仍行先發之計。而諸將枕戈待旦，多者四十餘日，少亦二三十日，均面目枯槁，憔悴可憐，加以英美來船，與法銜尾，奇謀秘策，不可復施，臣知不敵。顧求援無門，退後無路，惟與諸將以忠義相激勸而已。前月二十八日，及本月初一日之電報可覆按也。當六月下旬，美提督晤何如璋，以調處告，稅務司賈雅格，函告督臣，又有英提督英領事欲調處之說。其辭甚甘，其事則嚴，臣亦知其意，而無如與國牽制何。初二日，大雨如注，風勢猛烈，初二日子夜，初三日黎明，臣以手書飭諸管駕，相機合力，有初三日風定，法必妄動之語。未刻，而法人砲聲作矣。臣一面飭陸軍整隊，並以小砲登山，爲水師相應，一面與何如璋，各升山巔觀戰。緣

是日法以潮大風順，於口外驟入一大船，發砲爲號，猛攻我軍，我船本約以各輪卒攻其上游各船，而以艇船商船夾攻其下游各船。法大船入，則以六艘截振威飛雲濟安於下，而以五大輪一魚雷船合攻揚武。比臣至山，則揚武已爲敵魚雷所碎，法船方圍攻福星，該管駕陳英轉淚甚靈，放砲亦捷，酣戰不退，兩船用砲助擊，相持至一時之久，一大船中砲退駛，他船亦皆施斜枝洞。奈大小過懸，衆寡不敵，未幾而該船及兩船，相繼沉燬，伏波藝新，亦各中砲駛上中歧，則我上流之船已沒。其下流之船，法以雙桅三筒鳥波鐵船爲最大，振威爲其所擠，立斷爲兩，飛濟二輪還砲之聲，猶相應答，法駛一魚雷船近之，則驟爲我台上一砲所中，立沒於水，而鳥波亦爲我砲攢擊，火藥鎗立時焚沒，飛濟兩艘，卽帶水流下，則高騰雲已爲砲擊中而死。我所餘之艇哨各船，及所製雷船，與木牌引火之具，以潮力抵牾，逆激不能上，皆爲法乘勝轟擊都盡，併泊近廠河之商船亦焚。計法焚一輪，壞一輪，沉一雷船；我則七兵輪，兩商船，及艇哨各船，均燼。惟餘伏波藝新兩輪，少受傷損，卽行駛回。此次法人譎計百出，和戰無常，彼可橫行，我多顧慮，彼能約從，我少近援，一月之久，彼稔知我鄰疆珍域，士卒孤疲，輒乘雨後潮急，彼船得勢，違例猝發，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各船軍士，用命致死，猶能鏖戰兩時，死者灰燼，存者焦傷，臣目擊情形，實爲酸痛。臣甫到閩，孤拔踵至，明不足以料敵，材不足以治軍，妄意以少勝多，露廠小船，圖當大敵，卒至寇增援漸，久頓兵疲，軍情瞬息萬變，臣旣制於洋例，不能先發以踐言；復狃於陸居，不能登舟以共命；實屬咎無可辭，惟有仰懇將臣革職交刑部治罪，以明微臣惶悚之忱，以謝士卒死綏之慘。至連日洋商及我軍傳說，或云法燬六船，或云孤拔受傷已死，或曰鳥波管駕已死，或云法焚溺三百人，要之我軍旣已大折，彼亦應稍有死傷，傳聞異辭，卽確亦不足信，惟此奏就臣所目見，參以各軍稟報，不敢有一字捏飾，一語含糊，再蹈奏報不實之罪。一何如璋亦奏，內海各師

船，被法艦隔林砲掃盡，輪船被燬九艘，與佩綸奏略同。諭言：「此次因議和之際，未便阻擊，致法人得遂狡謀，各營將士，倉猝抵禦，猶能殄敵，並傷其統帥，其同心效命之忱，實堪嘉憫。」提督黃超羣等，賞賚有差；閩督何璟，閩撫張兆棟，下吏嚴議；以學士張佩綸措置無方，意氣用事，奪三品卿銜，下吏議。將軍穆圖善，功過相抵，免議。命許庚身入樞府，鴻臚卿鄧承修入總署。八月，李鴻章拜大學士。諭言：聞廣東督撫出示曉諭沿海居民，忠義報效，令在海面將法船帶水淺擱，食置毒物等語，并新嘉坡檳榔嶼等處華人，一併備及，此等告示，在內地張貼，措詞轉失正大。新加坡等處，既非屬地，恐輾轉訛傳，反生事端，彭玉麟張之洞等，均傳旨申飭。諭關外軍逼西貢以緩攻台之兵。命劉永福迅攻太原北甯，永福意不欲行，諭岑毓英促之。馬江之戰，張佩綸漫無布置，倉卒敗覆，閩人恨之深。李鴻章力持和議，屢戒佩綸勿輕啓釁；閩督何璟，自以書生不諳兵事，屢請解職，朝令楊昌濬代之，旋命大學士左宗棠督閩師，皆未至軍，事皆主於佩綸。佩綸實不知兵，而意氣極盛，總督何璟，巡撫張兆棟，皆曲意事之。佩綸狃於鴻章之議，謂和約旦夕成，戒軍士勿妄戰，聽法船入閩口。及法艦大集，船政大臣何如璋，仍嚴諭各艦，不得妄動。及法人遽發砲，各艦燬焉。閩人切齒於佩綸如璋，并詆如璋通款於敵。及佩綸飾詞入告，皆大憤，編脩潘炳年等，呈都察院代奏，言「臣等於馬江敗後，迭接閩信，皆言張佩綸何如璋，聞警逃竄，竊以挫敗情形，衆目昭著，朝廷明見萬里，諒諸臣不敢再有捏飾，是以未敢率行上聞。讀八月初一日諭旨，方審該大臣前後奏報，種種虛捏，功罪顛倒，乖謬支離，與臣等所接閩信，判若歧異，不得不披瀝上陳。初一日，法人遞戰書於揚武管駕張成，張成達之何如璋，祕不發。初二日，各國領事商人均下船，衆知必戰，入請亟備，張佩綸斥之出，軍火靳不發，嗣洋教習法人邁達，告學生魏瀚，明日開仗，魏瀚畏張佩綸之暴，不敢白。初三早，見法船升火，起旋，始馳告，而法已照

會未刻開戰。張佩綸佈，遣魏瀚向孤拔乞緩，以詰朝爲請。比登敵舟，而砲聲已發，戰船猶未啓旋裝藥。敵發巨砲七，福星，振威，福勝，建勝殊死戰，船相繼碎，餘船放火自焚。是役也，燬輪船九，龍槽船十餘，小船無數，伏波藝新二艘，均逃回自鑿沈，林浦陸勇盡潰，而法船僅沈魚雷一艘，此初三日大敗之情形也。張佩綸，何如璋，甫聞砲聲，即從船局後山潛逃，是日大雷雨，張佩綸跌而奔，中途有親兵曳之行，抵鼓山麓，鄉人拒不納，匿禪寺下院，距船廠二十餘里。次日，抵鼓山之彭田鄉，適有廷寄到，督撫覓張佩綸不得，遣弁四探，報者賞錢一千，遂得之。可如璋奔快安施氏祠，鄉人焚祠逐之，夤夜投洋行宿焉，晨入城，棲兩廣會館，市人又逐之，後踉蹌出就張佩綸於彭田鄉。張佩綸恐敵蹤跡及之，給何如璋出廠，自駐彭田鄉。累日偵知敵出攻長門，將謀竄出，始回。此張佩綸何如璋狼狽出奔之情形也。何璟，張兆棟，平日狃於和議，於海防毫無布置。藩司沈葆楨，尤以戰事爲非，凡屬防餽，輒拒不發款，兵無主帥，饑無專責，議者固知閩事之必敗也。所恃爲長城者，以張佩綸平日侈談兵事，中外戰局伊始，身膺特簡，臨事必有把握，及閱閩信，陳其種種謬戾情形，則喪師辱國之罪，張佩綸實爲魁首，何如璋次之。何以言之？朝廷以督撫不知兵，簡張佩綸偕劉銘傳往，劉銘傳渡台，即封煤廠，逐法人。張佩綸出都，即聞其意頗快快，到閩後，一味驕倨。督撫畏其氣燄，事之維謹，排日上謁，直如衙參，竟未籌及防務。至法船駛入馬尾，倉卒乃以入告，張得撈緝得引港奸民，請辦，張佩綸竟置不理，衆益駭然。而張佩綸尙侈然自大，漫不經心，水陸各軍，紛紜號召，迨各將請戰，又以奉旨禁勿先發爲詞，臣等不知各口各擊之論，何日電發，不應初三日以前，尙未到閩。即使未到，而諭旨禁其先發，非併輪船起旋，管駕請軍火而悉禁之也，一概不允，衆有以知張佩綸之心矣。身爲將帥，足未登於輪船，聚十一艘於馬江，環以自衛，各輪船管駕，疊陳連艦之非，張佩綸斥之。入白開戰之信，張佩綸

又斥之。事急而乞緩師於敵，如國體何？開砲而先狂竄，如軍令何？中岐卽馬尾，田彭卽鼓山後麓，張佩綸自諱其走，欲混爲一，如地勢迴隔何？敵攻馬尾，張佩綸於是日始竄彭田，而冒稱力守船廠，如不能揜閩人耳目何？且何如璋實匿戰書，張佩綸與之同處，知耶不知耶？臣等不能爲張佩綸解也。臣聞張佩綸敗匿彭田，以請旨逮問爲詞，實則置身事外，證於外間風聞，張佩綸所恃爲奧援之人，私電函致，有閩船可燬，閩廠可燬，豐潤學士必不可死之語，（按此語暗指李鴻章）是則張佩綸早存不死之心，無怪乎調度乖謬，聞戰脫逃，肆無忌憚如此也。何如璋實督船政，旦夕謀遁，棄廠擅走，已有罪矣，而謀匿戰書，意尤叵測。復於六月一日，將船政局存銀二十六萬，藉名採辦，私行兌粵，羣議其盜國帑，言非無因。張佩綸素以搏擊爲名，何如璋荒謬至此，并無一疏之劾，謂非狼狽相依，朋謀罔上，所不敢信。若不嚴予懲辦，何以謝死事二千餘人，何以儆沿海七省之將帥，何以服唐炯徐延旭之心，何以塞泰西擲榆之口，請密派公正大臣，如彭玉麟等，馳往查辦，澈底根究，自可得其罪狀。」得旨派左宗棠楊昌濬查辦。滇督岑毓英自請赴前敵，已革滇撫唐炯，檻送至京，下刑部獄，嚴訊。吏議張兆棟何如璋，皆褫職。諭「此次法人肆意要挾，先開兵釁，中國屢予優容，已屬仁至義盡，現在戰局已成，倘再有以賠償等詞進者，卽交刑部治罪。」法人攻蘇元春關外之軍，元春擊沉法艦一艘，斃法酋一人，連戰屢捷，奏入，獎元春孤軍當勁敵，賞賚有差。王德榜久無功，朝旨切責。提督方友升，總兵周壽昌，與法軍戰於郎甲，教民導法軍襲入，友升等大敗。劉永福命黃守忠，吳鳳典，進規官光，法船擾台南，澎湖危甚，劉銘傳乞援於北洋，李鴻章以北洋艦小，不足當巨艦，無從赴援入告。諭旨但勉銘傳固守，不能救也。以劉銘傳爲台灣巡撫。左宗棠議援台，派南洋兵輪五艘，北洋兵輪五艘，會於滬上，命楊岳斌統之入閩，爲援台之師，曾國荃電告鴻章，言南洋兵艦脆弱，不能當巨艦，鴻章以附，朝旨言：「台

灣信息不通，情形萬緊，曾國荃意存漠視，不遵諭旨，可恨已極，着交部嚴加議處，即着妥派兵輪，與李鴻章派出之兵輪，迅赴福建，交楊昌濬調遣。該大臣等倘再遷延，致誤戎機，自問當得何罪。左宗棠，楊岳斌，迅速赴閩，無稍遲延。一國荃旋革職留任。法兵攻基隆，踞之，旋攻滬尾。提督孫開華，章高元劉朝祐，候其登岸擊之，斃法酋一人，奪其旗，劉銘傳以聞，賞賚有差。初法人之攻台灣，劉銘傳自守基隆，孫開華守滬尾。八月十三日，法攻基隆，銘傳戰却之，滬尾警急，銘傳以滬尾爲基隆後路，離府城三十里，僅恃一線之口，藉商船以通聲問，軍裝盡在府城，如滬尾有失，則前軍不戰而潰，府城必危，乃移師專守滬尾，遂勝法軍。時論以基隆之失，歸咎於營務處知府李彤恩，三次飛書乞銘傳棄基隆而保滬尾。朝旨力數促諸帥，逐基隆法軍，左宗棠乃奏「法軍不過四五千，我兵之駐基隆滬尾者數且盈萬，劉銘傳係老於軍旅之人，何至一失基隆，遂困守台北，日久無所設施。後詳加訪詢，始知基隆之戰，劉銘傳已獲勝，因知府李彤恩，以孫開華諸軍爲不可戰，三次告急，銘傳乃拔隊往援，基隆遂不可復問。其實滬尾之戰，仍孫開華諸營之功。知府陳星聚，屢請攻基隆，劉銘傳謝之，獅球嶺法兵，不過三百，曹克忠所部八九營，因劉銘傳有不許孟浪進兵之語，不敢仰攻台北。諸將領多願往攻基隆，劉銘傳坐守台北，不圖進取。恭譯電旨，劉銘傳仍應激勵兵勇收復基隆，不得濡怯株守，致敵滋擾。臣思劉銘傳之濡怯株守，或一時任用非人，運籌未協所致。李彤恩虛詞惑衆，致基隆久陷，厥惟罪魁，請旨卽行革職，遞解回籍，不准逗留台灣，以肅軍政。」諭楊岳斌迅速赴閩援台，李彤恩先行革職，交楊岳斌查辦。劉銘傳以左宗棠未加詳察，遽劾李彤恩，亦上疏抗辯言：「基隆滬尾，駐軍四千餘人，左宗棠疏稱數且盈萬，不知何所見聞？基隆疫作，將士病其六七，不能成軍。八月十三日之戰，九營僅選一千二百人，尙有扶病應敵者。當孤拔未來之先，屢接警電，滬尾兵單，砲台尙未完工，無險可扼，危險

不待言。臣先函致孫開華，李彤恩，如敵犯滬尾，臣卽撥基隆之守來援。及法船犯滬尾，迭接孫開華，李彤恩，劉朝祐先後來信，俱稱法船直犯口門，升旗開砲。臣與孫開華等，早有成約，無用李彤恩虛詞搖惑。左宗棠前據劉璈稟報，稱孫開華所部，並淮軍士勇三路迎戰，獲勝，此次又奏孫開華數營戰勝，不獨於台事未加訪察，卽奏報中亦自相矛盾。台北知府陳星聚，每見必請攻基隆，其人年近七旬，不諳軍務，經詳細告以不能進兵之故，該府隨言隨忘，復稟請進攻。臣手批百餘言，告以不能遽進之道，該府復慙恚曹志忠進攻，並有危言激之，曹志忠一時憤急，遂有九月十四日之挫。陳星聚妄聽謠言，謂基隆法兵，病死將盡，故日催進攻。自十五日以後，始自言不諳軍事，不再妄言。基隆靠近海口，敵船入口，卽不復可守，我之所恃者山險，敵之所恃者器利，彼來攻我，我得其長；我往攻彼，彼得其長。且敵營據山傍海，兵船往泊其下，若不能逐其兵輪出口，縱窮陸軍之力，攻亦徒攻，克猶不克。臣治軍十餘年，於戰守機宜，稍有閱歷，惟事之求實，不務鋪張粉飾，若空言大話，縱可欺罔於一時，能不遺笑於中外，臣實恥之。一旋經楊岳斌奏覆，李彤恩第知滬尾兵單，不知孫開華諸將之足恃；第知台北爲重，不知基隆一失，難以速收，未免貽誤戎機。其三次飛書告急，實由未嫻軍旅，臨事倉皇，與虛詞搖惑者有別，請照原擬革職回籍，不准逗留台灣，道其餘罪。是時朝廷方倚銘傳，又不欲正左宗棠之誤，楊岳斌遂以囑圖之詞覆奏。張佩綸旣敗，閩人攻之急，亟欲離閩，請鴻章代乞還京，不許。鴻章命德國水師總兵式百齡，偕林泰曾，鄧世昌，率快船援台。八月，提督蘇元春，與法軍戰於陸岸縣，總兵陳嘉，副將蘇元瑞，戰甚力，敗之，賞賚有差。曾國荃遵旨派南洋快船五艘，會式百齡援台，內閣學士周德潤，奏官軍進取越南，宜以正兵牽制河內之師，別用奇兵由車里趨老撾，直走哀牢，以暗襲順化，募用演邊士人，必能得力，得旨交滇督詳察籌辦。當時朝士以談兵爲能，每戰事起，恆交章論兵事，朝廷

亦不專倚閫外，得封章付將帥籌議，或徑采行之，蓋士夫慕會左之功名，恆思因事自効，或空言以博時名，朝廷亦喜用書生，故張之洞，張佩綸，陳寶琛，吳大澂，皆同時並出也。是時朝鮮內亂，提督吳兆有，率同知袁世凱等，統兵入王宮，代平其亂，朝命吳大澂偕慶裕續昌往籌善後，命李鴻章調回援台之兵輪，隨丁汝昌赴朝鮮，別遣吳安康帶船入閩。劉銘傳以軍餉不繼，請就地開捐實官助餉，許之。與德國訂購軍械，並商借美款。徐延旭檻送至京，下獄嚴訊。法兵久佔基隆，嚴諭劉銘傳迅圖攻拔，銘傳奏法增兵集基隆，乞援兵，朝命楊岳斌程文炳馳救。彭玉麟，張之洞，以粵防餉絀，請暫弛閩姓賭博之禁，徵餉濟軍，報可。蘇元春陳嘉與法軍戰於紙作社，陣斬法兵官四人。先是詔士民上書言事，知縣王文超，奏江南防務疏懈，從九品李昌振，奏劉錦棠，金順，張曜等，侵蝕軍餉，朝廷畏後乃除士民言事之例，罪李昌振。吏議唐炯徐延旭，斬監候，命秋後處決。李鴻章，左宗棠，於唐炯罪名未定之先，輒以人才廢棄可惜，奏請錄用。下寶楨臚舉唐炯從前戰蹟，代爲乞恩，均分別議處。張之洞保薦徐延旭文武兼資，實屬失當，姑念在粵，頗著勤勞，從寬察議。陳寶琛，張佩綸，力舉唐炯，徐延旭，堪任軍事，貽誤非輕，陳寶琛嚴加議處，張佩綸於馬尾一役，尤屬調度乖方，卽行革職，來京聽候查辦。前軍機大臣恭親王，寶鋆，李鴻藻，景廉等，亦昧於知人，業於本年三月，降旨懲儆，從寬免議。廣東以購械商借英款，報可。左宗棠，楊昌濬，查辦張佩綸棄師潛逃，何如璋乘危盜帑案，爲之辯護，僅請交部議處。得旨佩綸如璋從重戍邊，左宗棠，楊昌濬，夙負人望，乃意存袒護，蹈此惡習，均傳旨申斥。張之洞以援台兵艦不能達台，遙泊無益，請調粵防海，付李鴻章左宗棠議。浙撫劉秉璋，又請將兵船調回南洋，不許。諭鴻章仍飭赴台。十一月，王德榜軍大敗於豐谷，蘇元春軍不往援，唐景崧與劉永福丁槐軍攻宣光，力戰大捷，優詔獎之。法兵攻谷松，王德榜怨蘇軍不救，以致豐谷之敗，亦不往援，蘇軍

敗退威埔，諒山戒嚴。馮子材幫辦廣西軍務。十二月，法軍攻諒山，據之，潘鼎新等退駐南關，龍州大震，唐景崧劉永福丁槐攻宣光，月餘不能拔。諒山失守，岑毓英盧景軍等斷後援，令勿拚孤注，景崧不可。馮子材與法軍戰於文淵，互有殺傷，法兵攻鎮南關，轟毀關門而去。提督楊玉科戰歿。鼎新退駐海村，朝命戴罪立功。元春退駐幕府。王德榜自負湘中宿將，與督師不洽，屢催援不至，鼎新劾之落職，所部歸元春轄之。鼎新意氣自用，與諸將不和，而獨袒蘇軍，故蘇軍雖敗，朝議不及。法軍攻劉永福於宣光，永福軍潰，唐景崧等退駐牧馬。欽廉防急，彭玉麟請調馮子材軍防粵，朝旨令鼎新議，鼎新素不協於子材，乃命子材行。子材以關外防緊，不肯退，玉麟乃令專顧桂防。潘鼎新師久無功，褫職，以李秉衡護理廣西巡撫。蘇元春督辦廣西軍務。馮子材自以老將，久爲督辦，元春新進，乃踞己上，恆悒悒，法兵既毀鎮南關，逃軍難民，蔽江而下，廣西全省大震，子材至，乃力爲安輯。子材久駐粵西，素有威惠，桂越民懷之，人心始定。乃築長牆扼守，命王孝祺屯其後，爲犄角，法兵揚言某日犯關，子材逆料其必先期至，乃決先發制敵，鼎新止之，子材力爭，乃率王孝祺軍，夜犯敵壘，殺敵甚多，法起諒山之衆，撲鎮南關。子材誓衆曰：法再入關，吾有何面目見粵人，必死拒之。士氣皆奮。法攻長牆急，砲極猛烈，子材使諸統將屹立，遇退後者，皆刃之，自開壁，率兩子直犯敵軍，諸君以子材年七十，奮身陷敵，皆感奮殊死戰，王孝祺，陳嘉，率部將潘瀛張春發等，隨其後，王德榜軍側至，夾擊之，斃法兵極衆，鏖戰兩日，法軍大敗，潰遁。子材率兵攻文淵，法軍棄城走。諸軍三路攻諒山，孝祺德榜戰尤力，連戰皆克，遂破郎甲。王孝祺進軍貴門關，盡復昔年所駐邊界，越民立忠義五大團二萬餘人，皆建馮軍旗幟，關外肅清，自海通以來，中國與外國戰，惟是役大捷，斃法兵官數十，法軍受鉅創，全國震駭，皆子材之功也。子材從張國樑軍於江南，久著戰功，國樑歿，子材統其餘衆，治軍四十

餘年，嚴明愛士卒，自廣西提督辭職，老於家。張之洞至粵，禮起之，率粵軍防邊，建此殊績，亦之洞知人之效也。法提督孤拔以兵船窺浙之鎮海，提督歐陽利見，扼北岸砲台率吳安康三船拒之，澄慶馭遠兩兵輪，爲法艦所逼，駛入象山之三門灣，法船封圍港口，轟擊之，二船沉焉。利見羸傷孤拔坐船，船退出口，屢以魚雷突入，皆被擊退。法船併力猛進，復沉其一，法艦遂遁。事後，知法將孤拔，於是役斃焉。法兵六千犯臨洮府，復分兩隊，一北趨珂嶺，安平，一南趨緬旺，猛羅。滇督岑毓英，命岑毓寶李應珍等，扼北路，王文山扼南路，而自率軍當中路，皆有斬獲。法軍遂合趨臨洮府，滇軍拒戰，南北路迴軍夾攻之，陣斬法將五人，法軍大潰，奪獲器械無算。法兵艦窺台灣之澎湖，據之。諒山既大捷，法人乃介英人赫德，在天津，向鴻章求和，言彼此撤兵，不索兵費，鴻章既始終持和議，天津約成，鴻章曾奏言法人必無翻覆，及法人毀約開戰，鴻章負重謗，今法人來求和，鴻章亟欲護前約，乃奏言澎湖既失，台灣必不可保，當藉諒山一勝之威，與締和約，則法人必不再要求。朝廷遽納其議，立命停戰。臨洮之戰，乃在停戰後，電諭未達前也。鴻章遽請籤約，令諸軍皆退還邊界，將士皆扼腕憤痛，不肯退兵。彭玉麟張之洞屢電力爭撤兵，朝旨以津約斷難失信，嚴諭遵旨辦理。又電鴻章分諭各督撫統將言「桂軍甫復諒山，法兵即據澎湖，馮子材等若不乘勝回師，不惟全局敗壞；且恐孤軍深入，戰事一無把握，縱再有進步，越地終非我有，而全台隸我版圖，援斷饜絕，一失難復，彼時和戰兩難，更將何以爲計。此時既已得勝，何可不圖收束，著該督分電各營，如有電信不到之處，即發急遞，飛達，如期停戰撤兵，不得違誤，致生他變。」當時關外饜道大通，士氣激昂，法軍已大挫，法國至兩罷其外部，乘勝而逐法軍於越南，困台之師，自當速退，而朝臣習於苟安，又偏信鴻章之言，倉卒而成和議，雖關外大捷，而仍失越南，灰士心而長敵氣，皆苟且誤之也。自諒山一役後，中國不復有此榮譽矣。日本以

朝鮮亂事遣伊藤博文來津議，要求懲治吳兆有袁世凱等，鴻章拒之，而與訂彼此派兵互相知照，若公同保護之約，日後朝鮮之失，已伏於此。是歲鴻章所訂兩約，蓋並失越南朝鮮矣。法人要逐劉永福於越南，張之洞乃擬令永福駐思欽，永福堅不肯行，唐景崧危詞脅之，朝旨嚴切，乃勉歸於粵，授總兵。而馮子材奉督辦廉欽邊防之命。約既成，越南歸法國保護，而法人交還基隆澎湖，各還其俘，海疆解嚴，滇越通商焉。

甲申戰事記

池仲祐

我國自有汽輪軍艦以來，從未有與外邦交仗者，有之，自清光緒甲申與法人戰於馬江始。先是法覬越南，越南地分南北圻，與中國滇粵接壤，南圻六省，久爲法據。同治十二年，法人突攻北圻河內等省，越招廣西人劉永福率衆敗之，議和罷兵。而法人終眈眈於北圻者，喜在竊伺滇與蜀楚之礦路也。光緒七年間，屢脅越南撤劉永福入富春，而劉永福據保勝，號黑旗軍，越南恃以禦法，屢戰皆捷，越人庸弱，意戀求和，而法之割制過甚，勢雖曲從，欲乞我國援救，又恐洩漏戎機，愈遭荼毒。八年，吏部主事唐景崧自請於朝，赴越襄理軍事。九年春到越，破其乞和於法人之計，助其求援於中國之謀。又於越與黑旗芥蒂之處，爲之居間調停。二月，法破南定，又與戰於新河，越兵敗績。四月，劉永福與法戰於紙橋，大破之。七月，法以大小兵輪九艘攻懷德府，劉永福與戰，又大破之。八月，法佔順化河岸砲台，聲言將以大隊至粵尋衅，粵督張樹聲奏請決戰。十一月，法人破越之興安，槍斃其巡撫，以兵輪竊北甯，進逼山西。十一二月，法據扶良，破北寧，攻諒江府，華軍敗績，桂撫徐延旭革職留任，提督黃祚蘭服毒自盡。四月，滇撫唐炯革職逮問。是月，法使在天津，與直督北洋大臣李鴻章議和。四月，成

約五條，已畫押。閏五月，法復在諒山觀音橋挑釁，彼此開槍，法人大敗。六月，法索兵費，廷旨不允，遂攻台灣基隆，督辦防務劉銘傳擊却之。十五日，詔內閣學士陳寶琛會辦南洋事務，通政司吳大澂會辦北洋事務，侍講學士張佩綸會辦福建海疆事務，蓋以法人不得逞志於越南，意在移師肆擾閩粵台灣等處。六月，法軍艦先抵馬江，法提督孤拔船旋亦進口，後又續到軍艦五艘，水雷船二艘。或請照萬國公法兵船入口不得逾兩艘，停泊不得逾兩星期，違者即行開仗，將軍穆圖善以爲然，總督何璟恐與法忤，致肇釁，不敢從。於是穆圖善出守長門，張佩綸出駐馬尾，以張成爲閩安副將，仍兼帶揚武軍艦，統率各兵船。全軍兵船計十一艘，常川在港者曰揚武，營務處旗艦也；曰福勝建勝，砲船也；外調及差旋者，曰振威伏波福星飛雲濟安藝新；在槽候修者曰琛航永保。又調到閩安平海師船八號，暨砲船十號，總兵翦炳南統之。添漳泉協陸勇千名，副將楊廷輝統之。下江泗水勇百餘名，副將傅德柯督之。潮普勇一營，駐馬尾，道員方勳率之。時各兵船拋碇在江，法艦監之，不許移動，聲言動則開砲，兩軍相拒匝月，而北京尚在議和，未敢決戰。又以閩澳爲通商口岸，弗能堵塞來港，英美日俄各國兵船咸有駛入觀戰者，決裂之機，已在眉睫，而當事者以遙制於朝，戒先啓衅，必待敵砲來攻，方許還擊。上月初一初二，連日大雨，湖水驟漲，法巡洋艦一艘，乘潮駛入，泊於羅星塔之下，夤夜修戰備。於時法艦泊於羅星塔下游者三艘，我船以振威，飛雲，濟安三艘與之相拒。泊於羅星塔上游者三艘，孤拔之船在焉，我船以揚武，福星與之相拒。法之水雷快艇二隻，均泊孤拔船旁；我之伏波藝新二船，在揚武上之逆西南；福勝，建勝二船，泊揚武之旁；琛航，永保，停於船廠水坪前。各船拋錨地址，俱張成所定，有言於張成者，謂華船與法船併泊太近，敵先開砲，我軍立燼，須與師船疏密相間，首尾數里，以資救應，若前船有失，後船尚可接戰，張成不之許；張佩綸亦以各員爲怯，置不理。蓋將戰必先起碇，以便

轉動，而張成冥然罔覺，拖錨如故。朔日，法以將戰告英美兵艦，英領事飛函督署，而軍中無聞也。法又遞戰書於張成達之何如璋，何如璋祕而不發。初三日晨，法復照會未刻開戰，張始氣沮，遣魏瀚赴法乞緩，行及中途而砲聲陡發，適當午後二時，潮水漸退，法督船於首桅上升方式白旗，中五黑點，落後又升方式紅旗，而敵艦衆砲齊鳴，向華船叢擊矣。我船急舂錨鍊鼓輪迎敵，法艦禦砲則有鐵甲，衝鋒則有雷艇，桅施悉置機關砲，兩船通語時有旗號，我船均無之，砲多舊式，前膛又無護身鐵板，船皆木質，彈過立穿，輪艙多設立機，機在水線上易遭擊燬。時則在羅星塔下游之三艦先受攻，振威管帶許壽山立望台指揮，開砲最奮勇，法艦視線集之，力擊其輪，輪葉壞而許壽山及大副梁祖勳爲機關砲所中，碎尸雲墮。飛雲濟安旋尙未斷，中砲發火，飛雲督帶高騰雲及大副謝潤德管輪潘錫基馬應波均死之，差弁勇丁四十餘人同殉；濟安中砲死數人，船漂沉於青州港。羅星塔上游之船法最注意揚武，以其爲督船也。正在酣戰間，法縱水雷快艇，以雷中揚武船底，船隨傾陷，張成載小舢舨逃去。福星斫旋赴救揚武，敵彈雨集，管帶陳英屹立傳呼開砲，其僕請英急駛上游避砲，英瞋目叱之曰：「欲我遁耶？」令於衆曰：「男兒食祿，宜以死報，今日之事，有進無退。」合船弁勇，聲諾雷動，轉舵貫敵而前，發左右砲以攻法艦。無如砲小力不相敵，受創已甚。福勝建勝兩砲船隨之而進，兩船短小，首安大砲，行笨重，不靈速，欲救福星而力不逮。伏波藝新已受傷，自分力弱，避向上游急駛，法艦追之，藝新轉舵發砲，法船遽退，圍攻福星。陳英中彈殞於望台，三副黃連繼之開砲，亦被彈，顛焉，船上死傷枕藉，猶力戰也。俄而藥艙中彈火發，各員勇紛紛赴水以死，計陣歿者七十餘人。建勝燃一砲，孤拔之船首微傷，敵砲萃而還擊，管帶林森林中彈殞，船亦被轟沉沒，督帶福勝建勝兩船游擊呂翰，駐於建勝，亦殉難焉。福勝船尾受彈發火，尙燃砲奮戰，管砲員翁守正，發數鎗，殲敵二人，敵彈貫其胸而踣。管帶

葉琛指揮禦敵，彈穿其額，厥而復起，督勇裝砲，飛彈又集其脅而亡，船亦旋沒。法見在戰各華船已廢，遂向船槽前擊永保琛航壞之，水師管各師船砲船以東風勁不能前，敵砲次第沉之，不轉瞬而盡。法艦又舉砲仰攻船廠，毀及拉鐵廠煙筒，然亦旋止，不敢登岸。於時張佩綸登山觀戰，見軍已敗績，跌而走，匿於彭田，越兩辰始返。何如璋聞警奔赴會城，路經礮坑，爲鄉人所梗，弗得進，後憩於村祠，及暝乃潛去。初五日，法船二艘進口，穆圖善擊傷其一。初七八兩日，法攻長門未出，長門砲台皆老式，砲口悉斜向外，不能左右轉，穆圖善力督將弁伺法艦過突攻之，又毀其一。或曰孤拔中彈死焉。或曰孤拔之死在對陣時爲福星砲彈所中，法人祕之，終莫能得其詳。初九日，法艦六艘，復衝長門，攻毀金牌，且戰且走，魚貫而出。是時朝旨宣戰，略謂越南爲我大清封貢之國，中外咸知，法人狡然思逞，先據南圻各省，旋又進據河內等處，越南君臣闇懦苟安，法固無理，越亦與有罪焉。我朝姑與包涵，不加詰問。光緒八年冬，法使寶海在天津與李鴻章議約三條，已飭會商，法又撤使翻議。本年二月，撲犯越十山西北寧我軍駐紮之處，正擬派兵鎮撫，而該國因埃及之事，勢處迫蹙，據其總兵福祿諾先來議和，中國許其行成，特命李鴻章與議簡明條約五款，互相畫押，乃該國不遵定約，於閏五月初一初二等日，以巡邊爲名，在諒山直撲防營，先行開砲，我軍始與接仗，互有殺傷，復經議和。而法人橫索兵費，恣意要求，輒於六月佔據台北基隆山砲台，經劉銘傳迎剿獲勝，立即擊退。本月初三日，何璟等甫接法領事照會開戰，而法兵已在馬尾先期攻擊，傷壞兵商各船，轟毀船廠，雖經官軍擊傷法船二艘及雷船一艘，並斃官兵多名，尙未大加懲創。沿海各口如有法國兵輪駛入，著卽督率防軍，合力攻擊。又諭陣亡受傷各將弁，均著查明分別奏請獎卹。閩浙總督何璟在任最久，平日於防守事宜，漫無布置，臨事又未能速籌援救，著卽行革職。福建巡撫張兆棟株守省城，一籌莫展，著交部嚴加議處。船政大臣詹事府少詹

事何如璋，守廠是其專責，乃接仗吃緊之際，遽行回省，實屬畏葸無能，著交部嚴加議處。翰林院侍講學士張佩綸，統率兵船，與敵相持，於議和時屢請先發，及奉有允戰之旨，又未能力踐前言。朝廷前撥援兵，張佩綸輒以援兵敷用爲詞。迨省城戒嚴，徒事張皇，毫無定見，實屬措置無方，意氣用事。本應從嚴懲辦，姑念其力守船廠，尙屬勇於任事，從寬革去三品卿銜，仍交部議處，以示薄懲。福州將軍穆圖善駐守長門，因敵船內外夾攻，未能堵其出口，而督軍力戰，尙能轟船殺敵，功過尙足相抵，著加恩免其置議。十八日上諭，大學士左宗棠著授爲欽差大臣，督辦福建軍務。福州將軍穆圖善，漕運總督楊昌濬，均著幫辦軍務。三品卿銜翰林院侍講學士張佩綸，著以會辦大臣兼署船政大臣。旋又奉上諭，前據都察院代遞翰林院編修潘炳年等奏張佩綸等債事情形，給事中萬培因奏張佩綸諱敗捏奏濫保循私一摺，迭諭左宗棠楊昌濬查辦。茲據左宗棠查明具奏，張佩綸尙無棄師潛逃情事，惟調度乖方，以致師船被毀，且該革員於七月初一日接奉電寄諭旨，令其備戰，初二日何璟告以所聞，謂明日法人將乘大潮力攻馬尾，該革員並未嚴行戒備。迨初三日敗退，往來彭田馬尾之間，十五日始回船廠，其奏報失事情形摺內，輒謂預飭各船管駕，有初三日法必妄動之語，掩飾取巧，厥咎尤重。張佩綸前因濫保徐延旭降旨革職，左宗棠等所請交部議處，殊覺情重罰輕，着從重發往軍台効力贖罪。何如璋被參乘危盜帑，查無其事，惟以押運銀兩爲詞，竟行逃避赴省，所請革職免議之處，不足蔽辜，著從重發往軍台効力贖罪。何璟張兆棟辦理防務，未能切實布置，業經革職，免其再行置議。已革遊擊張成，身充輪船營務，並不竭力抵禦，竟敢棄船潛逃，雖此次馬江失利，不能咎該革員一人，惟該革員有統率各船之責，玩敵怯戰，亟應從嚴懲辦，張成著定爲斬監候，秋後處決，解交刑部監禁。九月間，李鴻章奉電旨飭撥北洋兵輪赴閩援護台灣，遂募德國水師總兵式百齡，派其率帶超勇揚威兩快船赴滬，會同南洋所派開濟，南

琛，南瑞，澄慶，馭遠五艦，在滬修整，以備南下。十一月，以朝鮮有事，將起勇揚威調赴朝鮮，其南洋五艦，奉旨仍相機東渡，妥慎開行。開濟管帶吳安康爲統領，營務交丁華容副之，駐於澄慶。自吳淞望南開駛，沿途梭巡，月杪，至石浦口拋錨。二十九夜，有漁人來報，口外來有法艦多艘，請爲之備，時已昏夜，大霧迷漫，未能開駛。甫及昧爽，起旋南行，望見黑煙叢起，知法艦到矣，吳安康旗令各艦備戰，仍鼓輪遄行而發。南琛，南瑞每小時行十六海里，澄慶勉行可十三海里，馭遠勉行可十海里，速率不齊，而法艦漸次迫近，距離在四五千碼之間。吳安康發令快輪急行，開濟，南琛，南瑞三艦行速，澄慶馭遠從之不及，距離法艦僅二千碼，吳安康又旗令澄慶保護馭遠，自率三艦飛駛而南，入鎮海口，澄慶行次本在馭遠前，聞令勢須延待，與馭遠偕，馭遠見法艦追急，遂轉輪向石浦駛入，澄慶從焉，乘潮進口。法艦七艘追至，泊於南口者三，泊於北口者四，以阻華船出路。丁華容遣急足電達江督求援，不得覆，法人時以雷艇探試，冀華官獻船，又以大砲移置近島，作臨高下擊之勢。石浦居民大懼，地方兵官亦恐法砲轟發，殃及村莊，澄慶管帶蔣超英，馭遠管帶金榮，以救援不至，法艦圍攻，村民聚而驚駭譁詬，遂將兩船整沉，以防資敵，然當時懼于嚴譴，竟以被敵砲轟沉具報云。廷旨以開濟，南琛，南瑞三船既難入閩，著相機妥慎駛回，以保長江門戶。澄慶管帶蔣超英，馭遠管帶金榮，均革職發往軍台効力。是年之冬，迄於十一年春初，法在越南與劉永福及唐景崧所統之軍屢戰，時有挫失。滇將丁槐，督衝字軍用地營扼守，力攻宣光城，與法人屢戰三十六晝夜，城毀，法人欲遁，急電北京求和，不索兵費，朝旨允之。是時滇京未設電線，及滇督驛奏報捷，而和議已定。滇中遵旨撤兵，將士灰心，論者惜之。遂於是年二月立約，俟劉永福退出保勝，遷徙入關，而法兵亦去澎湖，盡弛台灣海口封禁。十二年春，各派大臣於中國與越南北圻交界之處，會同勘定界限，繪圖簽押，秋間藏事，而中法之戰爭於

此爲收束焉。是年馬江死難諸員勇，奉朝旨建昭忠祠於馬限山之麓，冬月落成，中祀粟主十有二，東西配饗，各二十有四人，皆船上弁目，而練童醫生差弁附焉。兩廡祀陣亡兵士七百三十有六人，雖輝庖賤役，亦得附其名以傳，船政大臣裴蔭森爲之製文立碑以慰忠魂而垂不朽云。

克復諒山大略

佚名

光緒十年十二月，法糾西貢夷，客匪，教匪萬餘，大舉攻桂軍賊老營。在船頭我軍防所，谷松爲中路，距諒百二十里，蘇元春陳嘉十八營守之。（桂軍多，湘軍少。）觀音橋爲西路，距諒山百三十五里，楊玉科方友升諸軍九營守之。（桂多湘少）車里內接那陽，爲東路，距諒百八十里，王德榜十營守之。（湘軍）餘淮軍鼎字五營，桂軍龍字五營，皆在諒。魏綱鄂軍八營在關內。馬盛治桂軍三營防新街，在西路之西。

賊聲言分兩路，一攻谷松，一攻車里。二十日，全軍改向谷松併攻，桂軍壘戰，守三日，賊砲猛，傷亡多。二十二日，先鋒營陳嘉敗退，蘇元春所部亦退。總兵董履高率龍字五營援之，亦敗。諸軍皆退至諒山，復議進扼諒山前三十五里之威坡。

二十八日，法來攻，復戰，法稍卻。總兵葉家祥（此人最劣，衆論最不服）所統淮軍鼎字五營先奔。法專攻董軍，董履高中砲折足，軍遂潰，還諒。是夜，潘樂諒入鎮南關。二十九日，諸軍皆潰，入關，糧餉器械，喪失殆盡。東西兩軍相去遠，聞調赴援，一日之間，號令屢改。比至，諒已失，無可援。

十一年正月初九日，法攻南關，時楊玉科軍自西路觀音橋撤回。玉科率所部拒戰，猝中砲殞，各軍

星散。蘇元春出隘禦敵，不克。法擾至幕府而還。（幕府在關內二十里。）

十一日，法焚關自退。潘入關，即退幕府，旋退憑祥，（在關內五十里。）又退海村，（在關內百里，距龍州四十里。）又退龍州。民大譁，始乘船，由水路返海村。日駐岸，夜駐船。法既入關，各軍多潰逃，無復隊伍。淮軍大掠，龍州商民遷徙一空，營官乘亂攫餉還省。電報局移至舟中，轉運糧餉軍裝者皆中途奔回，游勇水陸肆掠，難民逃軍，蔽江而下，關內大震。沿江自南寧梧州潯達於桂林省，無不驚擾，紛紛告急請兵。南寧戒嚴。

先是西臬李秉衡，於去臘二十一日抵龍州，辦後路。提督馮子材，總兵王孝祺，皆廣東規越之軍也，先後亦至。子材所部十營，（廣軍。）由欽出師時，留八營劄東路思陵，待由那陽入越，僅率中軍兩營赴龍待械辦糧，並募新軍孝祺軍八營。（淮軍廣軍各半。）因中途滋事，遣兩營到龍募補，兩軍裝械由水運上溯。未到齊，諒急，孝祺赴援出關，而軍已潰。

當龍州危殆之際，桂軍並無一營，幸李秉衡馮子材二人在龍。秉衡素有清望，靜鎮不搖，維持補苴，撫慰將士，力阻前敵潰軍。子材夙久任廣西提督，三次出關，威惠素著，得桂越人心，衆情粗安。馮因留一營鎮龍，自帶一營赴關扼守，收集潰勇。時賊已萃中路，乃調東路八營至南關，王德榜軍亦自車里還紮關外由隘。（由隘在關外東路三十路，爲入關歧路。）至正月底，諸軍漸集。時馮子材十八營陸續成。創議於關內十里之關前隘，築長牆，掘濠拒守，獨當中路。前敵王孝祺，營於馮軍之側。

法距諒後，於文淵州前築砲台據守。（文淵在關外中路三十里。）分兵出扣波，（關外西路三十里。）攻九葑，（扣波之西北百五里。）欲攻奪高平省，斷滇桂兩軍來往之路，（高平省一名牧馬，距龍二百六十里，在關南關西北。）繞出南關之背。越人報馮，二十七日，馮遣營趨扣波，蘇軍趨九葑。

法至關，軍已先在，驚走，遂逐法回文淵，獲象一。法怒，長定府知府會，以爲誘己，立殺其子。

馮言於潘撫，召蘇元春回中路。二月，越官越民報馮，法將以初八入關。馮倡議先發，出關擊賊。初五日，馮與孝祺軍，夜襲文淵州。賊憑山築壘，三面施砲，攻擊竟夜。戰至初六日未刻，破壘二，我軍傷亡亦多，軍疲乃還。

初七日，法大股分三路攻關前隘馮營。法謂客教越民皆與馮通，以眞法兵居前，西貢鬼次之，教匪客匪在後。馮王兩軍皆殊死戰。至申，東嶺先鋒三壘爲法踞，蘇軍援至，復合力拒戰，槍彈積地盈寸，彼此死傷相當。至夜未收隊。

初八晨，復戰。賊以兩枝循東西嶺，施開花大砲，大隊犯中路，益凶猛。王孝祺當其右，桂軍陳嘉蔣宗漢當其左，馮蘇當其中。約王德榜率軍自由隘，在關外截其後。懸重賞勵士。賊砲聲震天，山谷皆鳴，四山大霧。賊竟薄長牆，或已越牆而入。馮與蘇誓死決戰，告於諸統領曰：「凡敗逃者，不論何軍，皆誅之！」於各隘設卡，截殺逃者。馮年已七十餘，以帕裹首，赤足草屨，持矛，大呼躍出。諸軍將領，見馮如此，俱感奮力戰。孝祺以淮軍爲龍州官民所詬病，各軍皆輕侮之，忿甚，亦誓死。孝祺馬中砲，易騎復戰，手刃退者數十人。各軍肉薄衝擊，復奪東嶺三壘，西嶺賊亦敗退關外。游勇越民千餘人，聞馮親出戰，皆自來助戰，伺隙邀擊。賊後隊爲王德榜截擊，斃法教百人，奪其軍火餉銀駝馬無數。賊被截，槍砲彈盡，遂大潰陣。斬三畫二畫一畫數十級，殲眞法兵千餘，教匪客匪數百。諸軍迫至關外二十餘里而還。

初九日，馮出關攻文淵州，諸軍從之。賊走，以僞文淵知州通馮，剖其腹而去。遂攻諒。

十二日，賊禦我軍於巴坪，合擊敗之，賊還諒，分守諒城及對河之驅驢墟。有王德榜所築壘，甚

固，爲潘撫昔日駐軍之所，諸軍攻之。王德榜王孝祺兩軍攻尤力，士卒多傷。孝祺部將潘灑先登，遂奪其壘。

十三日，辰刻，馮軍克復諒山。午刻，諸軍俱入。賊衆悉遁，分軍追之，山谷中搜獲法兵甚多，皆斬之。

十五日，陳嘉王德榜追賊至谷松，復有斬獲，擒三畫一。是日，馮前軍麥鳳鏢追賊至觀音橋，並復長慶府，生擒五畫一，斬一畫一。馮前軍進紮拉木，以攻郎甲。王孝祺軍進紮貴門關。

馮定議，偕孝祺軍進規北寧。越地義民，聞風響應，越官黃廷經糾北寧等處義民，立忠義五大團，建馮軍旗號，自願挑漿飯，作嚮導，隨軍助勦，或分道進攻。李楊材之弟在北寧城內，與馮約，俟郎甲破，卽內應。馮遣人招河內客匪教民，許以官賞，皆受命。馮已定廿五日親率全軍攻郎甲，分兵襲北寧，而法人請和停戰撤兵之旨到，乃止。

二十九日，馮前軍尙在郎甲，壘墜未下，擬次日再攻。是夜，前敵聞旨。三月初一日，馮軍停戰。馮憤甚，獨不願撤兵。時嶺軍亦同於初八日大捷於臨洮府。二十三日復屢捷，逼興化，驅舟中賊入城西，延江越官越民皆應。岑唐景崧由牧馬進規太原，越高太剿撫使梁俊秀率衆助剿，游勇頭目梁正理等皆受撫。太原民請官軍往，願辦糧以待，而和議已定。

三月二十日，諸軍先後俱入關，分屯關內。洋人自入中國以來，未有如此次之大敗者。西甯言法提督尼格里傷斃。馮還龍州，軍民香燈爆竹拜迎者三十里。潘撫三月初三日去官四籍，軍民沿河追罵，以甌石遙擊舟中三十里。

此據各路電信，探報，稟報，家信，來往員弁面述，蒼萃參考，斟酌採集而成，真可謂無一字無來

歷者也。

福州馬江戰事大略情形

鄭丙炎

光緒十年閏五月二十一日，法逆一船，始進閩港，擱淺於洋，與船底壞。（此船於二十七日始救起駛出，聞沉於媽祖澳。）二十四日，孤拔之船進口，泊於羅星塔上流。由是日有一二船來，均魚貫停泊於馬江羅星塔一帶。至二十八日，法船在我港內者，共八號。是日下午三點鐘，已擬成戰矣。旋聞有展期之信，因而中止。其時我船在港者，僅六號，曰揚武（係營務處），曰福星，曰藝新（係小戰船），曰琛航（係商船），曰福勝，曰建勝（係蚊子船）。駐船廠者，陸軍僅四營，然恃在港內，我熟彼生，尙有恃而無恐。自是之後，法船日有出口，然祇此數船，輪流周轉，無新到者，大抵爲測海道，添煤計耳。嗣又移泊二號於閩安館頭長門等處，防我填港也。自此法船在馬江者，日或四五號，日或五六號。我船逐日進口者，有濟安飛雲伏波振威永保等五艘，又添調閩安平海師船八號，剪鎮炳南砲船十號。添募漳泉協陸勇千名，以楊副將廷輝統之。下江泗水勇百餘名，以督水師協副將德柯督之。尙幹鄉投効者三百人，林侍衛培基爲之首。馬尾道添方觀察勳統帶之潮普勇一營。我衆彼寡，聲威爲之一震。自六月六日，法人有水雷快艇二隻，共識爲攻船利器，我無荷士基連珠炮，不能制其死命，始有戒心。張星使見彼有水雷，我無水雷，知不足以制勝也，因札調丁憂在籍之北洋水雷學生林慶平督之。挑撥泗水勇，漳泉水勇，福潮水勇，共三百名，分隸之。由是相持，又將匝月。七月二日，颶風作，大雨如注，溪流驟發，江漲高尋常五六尺。初三日，又值大潮，淺港行船，均無礙，而難作矣。

是日法船在馬江者六艘，泊於羅星塔下洋者三。我以振威濟安飛雲三船與之相拒。我船迤南泊，彼

船迤北泊。泊於羅星塔上流者三，孤拔之船在焉。我以揚武福星與之相拒。我船迤西泊，彼船迤東泊，我猶在其上流。彼之水雷快艇二隻，均泊孤拔之船旁。我之伏波藝新二船，在揚武上迤西南泊焉。福勝建勝二船，在其旁。永保琛航泊於船廠鐵水坪前，二船係商船，無砲可以擊敵，擬各載勇三百名，往衝敵船，攏近時，卽過船，以短兵殺賊。而我之捍雷小烟船七隻，均泊海潮寺前。此外尚有閩海安平海水師艇船八號，剪鎮軍砲船十號，均泊於羅星塔。馬尾傍岸一帶，福州水勇配北船三號，漳泉水勇配漁船二十餘號，均錯雜停泊其間。此水軍之布置也。陸軍則船署之前，有福靖新左新右二營駐焉。後山火藥庫，福靖新後營駐焉。皆黃提督超羣爲之統領。山上則副將陸楷之福靖老後營駐焉。馬尾道則方觀察之潮普勇駐焉。旺岐則楊副將之漳泉陸勇駐焉。船頭則林侍衛之三百人駐焉。此陸軍之布置也。

下午一點鐘時，下流有法船一艘，飛駛而來。彼船在羅星塔下流者，有一人執旗招展而舞，不知發何號令。彼船鎗鏈之旁，均有兩舢板守焉。大抵斷璣弄錯也。我船號令在營務處，而揚武船寂然。彼船舞旗畢，燃號砲一聲，衆砲齊轟矣。我三船在羅塔下流者，均受有砲彈。振威管駕許壽山在望台，傳呼斫旋開砲。旋鍊甫斷，彼三船第二周之砲，均專注振威一船。兼以荷士基格林砲連珠，彈紛如雨集，彼蓋見振威管駕能軍，慮其船走動則難制，故併力攻之。四葉輪果被其擊壞，船不能行矣。許管駕已中連珠彈，顛矣。敵船復一砲，中其鍋爐，船卽沉沒矣。而濟安飛雲二船鎗鏈尙未斷也。彼船更數砲，而二船火矣。我三船既沉毀，彼船仍停原處泊所，不走一步，惟開砲以擊羅星塔旁岸之師船，及隔山轟砲而已。此我船在羅星塔之下流被擊之情形也。

其在羅星塔上流者，彼船一燃砲，砲彈均專注於揚武一船，揚武卽受彈兩處，彼蓋知揚武爲營務處，係各船主將，且船大砲多，此一破，諸船之氣自奪，故首先併力攻之。揚武甫開砲回擊，彼之水雷

快船已到船底，發一雷而揚武沉矣。管駕坐舢板載紅旂而遁。福星所旋赴救，業已不及。斯時敵船槍砲彈如驟雨，福星管駕陳英屹立望台，傳呼開砲擊敵。其僕程姓者請曰：「伏波藝新已開向上流，我船亦宜開向上流，合各船相機回擊。」英瞋目曰：「爾欲走我耶？」叱之退。遂令於衆曰：「男子漢食君之祿，當以死報，今日之事，有進無退，我船銳進爲倡，當有繼者，安知不可望勝！」全船諾聲雷動，由是鼓輪掌舵，貫敵陣而前，開邊砲以左右擊之。惜砲小又未能中其要害。我船亦被彈數處，然亦均非要害。復在下流裝足子藥，貫敵陣而回，擊之如前。至此，我船受創甚矣。斯時也，伏波藝新已向上流而遁，隨福星而進者，惟福勝建勝二船。該二船係水砲台，惟前向大砲一尊，船小行滯，不能衝鋒陷陣，只能遙擊，故福星成孤立之勢。孤拔見伏波藝新之遁也，鼓輪追之，弗能及。藝新船轉舵，回轟數砲，孤拔亦遞退。三船合圍，以擊福星，福星管帶已中彈殞於望台，三副王漣繼之開砲奮戰，亦被彈顛。船上死傷枕籍，仍力戰不退。迨火藥艙中彈藥發，船焚，始紛紛赴水。該船額配九十五員，名存者僅二十餘人，可謂血戰矣！建勝燃一砲及孤拔之鵠首，受其微傷，敵船卽萃擊之，管駕林森林卽中彈殞，舢亦被轟而沉。督帶福建勝砲船呂遊擊翰在其船，亦及於難。是時僅餘福勝一船，船尾已受彈，火發，尙燃砲奮擊，管砲翁守正發數槍，殲敵二人，敵彈貫其胸而踣。管駕葉琛槍彈貫頰，蹶而起，指揮裝砲，敵彈復集其脅而亡，舢亦旋沒。法逆見我船悉破也，始進攻。永保琛航二船尙在水坪前，未動也，連轟十餘砲，二船亦火矣。我之桿雷舢七隻，各率桿雷，向港汊而匿，被其水雷艇追擊沉者，三百餘。各師船以東風動，不能前，坐以待斃，但見敵燃一砲，我沉一船，不須與無子遺矣。此我船在羅星上流被擊之情形也。張星使登高而望，見各船之均投灰燼也，跳而主鼓山後，忙忙如喪家狗，言之一何可哂！是役也，各船管駕力戰陣亡者四人，皆世家讀書子弟，惟其讀書明大義，故能見危授命如此。昔沈文肅公招

考學生，必文理通達，方克入選，意深遠哉！

將夕，我船之砲聲亦停，各營陸勇始陸續自山谷回造晚飯。是夕，轅門猶燃更砲，法逆以爲號砲，卽開砲轟馬尾道之潮普營，不知其中已成空壁，惟一帶民居屋宇燬焉。初四日，法船乘潮駛進塢前，悉力轟廠，畫樓傾矣，鐵廠之大烟筒頽矣，船槽之機器房壞矣，挖土船沉矣。其餘廠屋器件，損傷焚毀者不少，法逆終不敢登岸，慮我廠中之有地雷也。我之陸勇，聞砲聲則登山而匿，聲停則歸而搜括各寓所之財物器具，惟陸都司桂山督砲勇數人登山，以克鹿卜行營砲擊敵船，多命中，惜砲小未能痛懲之，然敵人已交口稱其能，以爲僅見也。

初五初六初七等日，法船攻我田螺灣，閩安南北岸各處砲台，各砲台防軍，均烏獸散。法人尙以藥水炸我砲位，卽回船。初七日，法船八艘，停泊於館頭。首夜四鼓，以兩艘開往金牌長門，擊我砲台，金牌砲台燬焉。長門砲台最扼要，我將軍穆圖善駐焉。初八日早，法船開砲，我設空壘，匿兵不動。法逆至，我軍猝起，斬馘數人，餘者遁回船，仍退泊館頭。至首糧煤子藥均將竭，急謀出口，乃於初十夜戍刻連檣遁，惜哉！長門大砲，前此無故改造，均外向，內向皆小砲，不得力，不能遏其去路。彼船逕駛而過台後，我開砲轟之，傷其一船，幾沉矣，彼以兩船挾之而遁。我砲台亦被擊，有損傷。此法逆轟廠燬砲台及全軍遁去之情形也。

以上各情形，或爲目擊，或聞山上觀戰及死事各船殘兵言之，或得之下江傳聞，故錄之以當一則稗史。

馬尾江觀戰記

美羅崑記 李青崖改譯

余承乏海軍，隨遠達普來士號於役遠東海面，爲日已久，二十年來，海宇寧靜，波濤不驚，自曠平生所習船鈴，徒爲屠龍之技，故居常拊髀長吁其擇業之迂矣。今年夏間，余隨艦寄旋日本橫濱，至七月初，艦長忽接我國派駐中國上海海軍司令電令，言：「中法二國因越南事，勢不相下，決裂有日，宜迅速駛歸上海，保護本國官商。」艦長奉令之下，直下令全艦，添裝水煤，點檢弁兵，即日鼓輪出口而西。余自念此行雖異赴敵者，然若得觀兩軍鏖戰山鳴海立之狀，亦足以壯心胸，慰平生矣。

七日，朝抵吳淞，溯黃浦江達於上海。我國軍艦都連敦、榮尼華、達二號舳舻相銜，下旋我領事署前。都連敦號係我司令得維斯將軍之旗艦。自越南事起以來，此地人心洶洶，仇視西人，故人抱戒心。列國兵艦來泊者，亦有數十隻，皆磨砲身，嚴警戒，不准水兵登岸。設一旦變起，則不出五分鐘，已可派兵上陸，而任保護商旅之職矣。是時陸上開市如平日；又殆若不知戰禍在目前者；然流言百出，或言中法已於福州開仗，或言法已取台灣，而艦長夷然不以爲意，視事如常。

至第二星期日，午前十點鐘，司令之旗艦以旗號召我艦長，艦長往候，斯須而返。直下令曰：「將出口，戒爾部下。」諸人聞令之下，皆各趨其位，而無能知所向者。下午二點鐘，司令率其幕僚來乘本艦，橋上依例懸其帥幟。即時鼓輪下江。途過吳淞，其前面有二法艦。其一名得士丁，其一名度崙方士。皆巍然海城，與陸上砲壘相對峙也。

十二日。余等溯馬尾江達於羅星塔下。法艦拉喀利、蘇涅爾、拔耶爾、蘇阿斯、榮歇度魯安、阿士比克、林克斯、維卑（？）爾、伏耳達等八艘，均傍塔而泊，撤頭檣，緩纜旋索，登快射砲於檣樓。兵士

執槍，立於船側，以備非常，故一見即知其有戰意也。又有英兵艦二，及商船數艘泊於其下。中國軍艦皆在船政局上流，有揚武、伏波、振威等十三隻。別備火攻船數十，皆積載枯荻硝藥之類，欲待開戰火之，斷其續以燒下游之敵艦。

兩軍對立已數日，危急日甚一日，我艦抵福州，有風說兩軍欲待明日開戰者。翌晨竟無事。居二三日，望陸上旌旗之數，日多一日。土人來艦賣物者云：「附近各省援兵絡繹調至此地，丘陵山野，無處不兵。」又據旅寓西人言云：「船政大臣何如璋，海防事宜大臣張佩綸，均無戰志。偶有問之者，則答以和局之成已近。獨水師諸將意氣頗壯，皆有滅此朝食之志。聯名上書，請張大臣親駕軍艦，指揮全軍。張氏含糊答應，托故不許。」又云：「閩督何璟嚴飭部下砲台守將，必待法人挑戰，始准應擊，不宜由我啓釁。」蓋由李鴻章電咨該督及大臣戒輕舉，是以中國主戰黨，莫不切齒怒髮於何李等云。

八月十五日。法傳令艦維刺留號至自南海，終日無事。其明日，屬清帝萬壽節，口內列國船艦皆懸彩旗。正午燃砲二十一響，恭祝如例；法艦亦效之。午後，法艦維刺留號進口，阿士比克號出口。

十七日。英國小砲艦維士蘭德號進口，橋上懸司令幟，知其為遠東艦隊司令德威旗艦也。是日法艦維拉(?)爾榮歌度魯安二號起碇，相擁而出，翌日仍歸口。小鐵甲艦林克斯亦向閩安而去，二日而返；蓋偵察下流沿岸砲台形勢也。

二十日。又有風說：「法軍剋定是日為開戰期，決裂在即。」然朝來風伯逞威，雨師助虐，江水怒立，濁浪排空，各艦皆卸帆架為防禦計。土人所操之舢板，皆逃入迴汀曲灣間，畏縮不出。

二十一日。風雨倍甚，天地撼搖；雖至大之艦，亦簸揚不定，而是日又傳有閱戰之說；乃入夜竟無其事，客况殊懊惱也。午後三點鐘，中國軍艦數隻，泊在海關前者，突起旋冉冉進行。其狀似欲脫重圍

而出者。其在前者，過法艦萊歐度魯安及得士丁二艦之間，兩艦殆相摩，二法艦嚴備而待之，凜然示以若有遁逃情形，卽轟而沉之之意，中國軍艦知不可過，祇得仍歸原處下泊矣。

二十二日。風稍收，雨如故。午前九點鐘，我艦及英艦，同時下小艇載水兵登岸保護租界（？）。是時波濤不斂，烟霧四塞。操舟者殊苦。土人見我兵登陸，皆恐懼失色，違其常度。既而法艦蘇阿斯號進口，勢亦逼處。下午，有土人常來嚮貨者，匆匆將賒賬若干，一律索清，曰：「明日必有戰事矣，我等皆擬本日挈家人，荷担避難遠方云云。」未幾日暮，暗雲四合，如墨，怒濤奔浪，狀極悽慘；入夜，法艦以電燈照射陸上，光彩如白晝，鬚眉盡現。余反睇丘陵之上，則見華兵露陣，不于其間，驚惶奔走。嗟乎！彼之危亡之境已在目前，而仍貿然束手待斃，可哀也哉！

二十三日。夜來雨霽。秋日杲杲，爽氣可人。黎明，法司令孤拔掛信旗，宣告本日正午開戰。又飭人遍告各國軍艦：商船旅居各人均宜先期避難，毋撻鋒鏑。斯時遙望法艦，固已盛修戰備矣；而華艦則若不知戰期迫於眉睫間者，談笑遊戲，略無警戒之狀。迨針指十二時，忽聞法艦鐘響鏘鏘有聲。傍觀諸艦中人皆皇然以思，以爲不一瞬而砲聲震海，硝烟蔽天，有疾雷不及掩耳之勢矣，故萬目皆注法艦，作壁上觀。詎約待至二點鐘之久猶未開火。突有一大鐵甲艦，自下流蹴波濤而上，如摩雲艦空，不可逼視，則係曩於吳淞所見之度密方士號也，上下搖其信旗，與司令旗艦直通消息，事未畢，而法艦林克斯號大橋樓上，已轟發快射砲，向一華艦發射命中，使之忽然沉水矣。是爲閩江水戰第一時；時正午後一時五十六分十三秒也。

法艦已開戰，華艦振威始開砲應之，其間相距才一瞬耳。自時厥後，兩軍交相砲擊，山鳴濤立，殷殷如萬雷，硝烟迷離，咫尺難辨。下午一時五十六分四十秒，忽聞船政局方位之處一大爆聲，不解其

故；及烟霧稍收而見之，則法第四十六號水雷艇，用水雷轟沉華艦揚武號也。沿岸各砲台皆善戰，與法艦應戰。華艦泊在海關前面者四隻，與法艦榮歇度魯安維拉（？）耳二號相當。法海軍司令親駕伏爾達號，率買倍勒（？）阿士比克、林克斯三號，溯江而行，以擊華艦，伏波號受彈尤烈，其弁兵卸小艇向陸上逃去。孤拔竟進砲船政局。法艦度崙方士號在下流，距我艦咫尺，我艦中人皆望見奮戰之狀，極爲壯烈，其艦長立舵樓上，英姿颯爽，號令之聲，激於我艦。該艦初擊羅星塔一壘而中之，砂塵飛散，守者披靡。繼擊振威號，其彈掠船尾而過，落於水中，勢頗猛烈。而艦中之兵，氣撼胆落，各下小艇而逃；其不得舟者，乃爭投水中，紛紛不止。艦中惟有艦長以下員弁數名，死守而不去，奮戰如舊。既而逃兵所坐二小艇中彈而沉，溺者無數，蓋振威號所開，其艦長憤部下怙懦，轟擊以示儆也。振威船體受彈無數，狀如蜂衝，船身特斜，勢將及溺，而法艦得士丁號適在其前，欲衝而沉之，驀然遂進。已迫於咫尺，忽法艦維拉耳號自側連發快砲沉振威矣。方其將沉時，傍觀者忽聞一響砲聲，咸以爲異；後知振威艦長自知不免，獨裝一尊砲，欲敵之旗艦入殼中而擊之，故始則隱忍不發；及其不可爲，乃鳴砲一聲以告絕。嗚呼！使福建水陸諸將，皆忠勇沉毅如振威艦長，覆軍之禍，何至此極哉！

午後二時八分，有中國小砲艦一艘，自船政局方位駛至羅星塔下，向法艦榮歇度魯安號開火，以照準不精之故，其所放之彈，皆逾法艦而遙落陸上高邱，榮歇度魯安號應戰，其開花彈中此華艦火藥艙，轟然有聲，華艦遂溺水底。二時二十五分，船政局船塢爆裂，蓋華軍所裝地雷偶觸法艦之砲火所致也。無何，有二單桅艦自烟中出，順流而下，滿船皆火，焰焰照江。檣猶懸黃龍旗。其一至距海關二英里之處沉水。其一膠於羅星塔淺洲，火及硝庫，遂爾燬沉，水兵皆持木片，入水避火，噉喘波間，無慮數百人，其中一人彈貫大腿，余見其痕如盆，哀鳴請救，我艦與英艦下小舟援之；然溺死者甚多也。

午後五時，砲聲漸微，由於陸上砲台漸沮喪不振也。然法艦攻擊猶未已。忽見一團火塊自上流而來，轟轟烈烈，勢如噴筒；是即華軍所放之火攻船也。將近某商船，法人派一小輪船，急行以長竿擠之，此輪方位適向江心，幸獲無恙。華人自古以火攻名，今尚稱利器，欲用之以當鐵甲堅艦，而其技至於此，可置一喙。六時，法艦載快射砲於小輪船，攻擊華艦逃匿羅星塔背後者。此時華軍亦放火攻船數隻敵之，皆遭法艦轟沉。七時三十分，一華艦在下流，失火無主，法艦亦擊沉之。是時斷橋折桅，破舟壞船，累累淹江而下，其間有溺兵之伍，乍浮乍沉，有如鳧鴨。我艦不問華人與法人，均極力救上，活者數百人。有一大犬，其色漆黑，闖然跋水，泅達前岸，後審其爲揚武號艦長所畜。又有一雄雞，止於斷板上，意似求生。夫鳥獸且惜身命，况於人乎？奈何兩國戈矛，兵火燭天，流血漲江，至於此極也？吁，慘矣！始揚武號之沉，有一水雷艇自上流來，止我艦左舷而下旋。蓋法軍第四十六號艇也，艇面被敵彈洞穿如星點，骨肉橫飛，淒慘異常，或踞或立，鬚髮怒張，英風凜凜，皆帶彈痕。其二人猶重，僵於板上，氣息奄奄。我艦醫官往問艦長何在，曰：「在艙中。」入而訪之，一人臥於床上，以布約右眼，血痕滿身，顏色蒼白，想見其奮戰突進負傷之狀也。醫官先賀戰勝，檢其瘡，改裝綳帶。且曰：「貴艦長及二水兵瘡重，不可不急設法療之。刻下酣戰，不便召貴國醫官，故移敵艦以待戰終何如？」艦長曰：「厚意多謝，某待罪本艦，當生死與我艦終始，不敢從命。」二水兵亦慨然曰：「某等死生進退一與艦長俱，棄之偷生則不義。」醫官知其不可動而去。噫，其義烈若此，可與振威管帶媲美一時矣！

日暮，陸上砲聲稍衰，蓋猶各砲台爲敵所轟擊，守兵大半棄壘而走也。法艦亦稍緩其攻擊。遙望船政局方位烟焰冲天：忽有一大砲聲，水陸震動，不知何故。既而暝色四合，硝烟未收，兩岸人家火起，

延燒未已，數里之間，光焰射江，有如白晝。又有一華艦，全艦帶火，自上流而下，忽然轟裂，火焰四散，須臾沉江；亦一奇觀也。是夜，法軍戒嚴不撤備，竟夜發砲，至翌曉午前四時始止。

二十四日禮拜。天明，江上見浮屍廢材纍纍蔽江而下；而昨日上流所見之中國艦隊，已無復隻影矣。午前十時三十分，法艦伏爾達，阿士比克，林克斯三號，鼓輪溯江，轟擊船塢。又派水兵一隊，乘舢板自海關碼頭登陸，不知其所之。午後，法艦葬其昨日戰死之士。各國軍艦亦遵例卸其半旗以表弔唁之意。伏爾達以下三艦，猶盛行砲擊，時聞陸上轟轟之聲。拉喀利蘇涅爾號亦在下流砲擊兩岸砲台。天地慘淡，江水橫飛，下午六時，法海軍司令下令停火。

二十五日。黎明，法艦用快射砲向海關方位放射良久。午前七時，水兵數十人擁砲數門，登羅星塔，轟擊兵營砲台之猶存者，俾不能再用焉。午下三十分，法海軍司令孤拔，駕小舟，歷訪口內寄泊之各國兵船以致敬。午下四十分，孤拔坐榮歌度魯安號，率麾下諸艦而下江，軍容整肅，威壓山河。

是役也，華軍失十餘艦，陣亡之數不下二千人。其所受損害之值，及於千五百萬元。法軍則惟伏爾達，榮歌度魯安，維拉(?)耳三艦中敵彈，而伏而達之所受者，適中硝庫，弁兵七人死之。其餘二艦，并無死者。其勝敗相距，殆似天意，不然，何以死傷之數懸隔至此哉？然而華人宣言：死者惟有千五百人。是其古來慣用手段，亦諱敗爲勝之一術也。

今比較兩軍兵力，法艦之甲之堅與兵之利，固復乎超絕華軍。然此客彼主，其勞逸又無俟多贅，若華軍預將水雷沉於江口以爲防禦之資，則法艦雖強，又豈能易入哉？惜哉華軍無人，致拱手以待敵人之制，是雖有堅甲利器，亦無所用之也。

甲申越南戰事雜記

佚名

昨從友人齋頭，讀鄂中吳君光耀「華峯文集」中，有「寧副將戰事略」一首，其敘甲乙閒越南戰蹟，與官中文牘，及海內傳聞，有迥異者。爰撮其要而錄之於此：

甲申越南之役，兩廣總督張樹聲，前雲貴總督劉長佑，暨沿江海督撫，各徵兵出滇南關，是爲中路之師。廣西巡撫徐延旭，屯諒山督師。樹聲遣將黃桂蘭董履高等，多淮軍。延旭巽懦，不敢違總督意旨，盡用其人，而自用黨敏宣陳朝剛陳得貴等，皆廣西人。延旭倚桂蘭，俾盡統諸軍當前敵，駐北寧。延旭自統二十餘營爲後路。桂蘭所統凡四十二營，在北寧日夜酣酒，辱民間妹崽，恣爲荒淫，不恤軍事，部下益相習無紀律。越南人怨之次骨。會有教民賄敏宣，請給軍裝助戰，敏宣言諸桂蘭，桂蘭已昏醉，悉聽敏宣言教民得軍裝，遂助法攻官軍，官軍潰走。延旭逮問，朝命潘鼎新爲桂撫，而以布政使王德榜署提督，代桂蘭，且命斬敏宣，及總兵陳得貴。敏宣以退縮，得貴則首失扶良砲台者也。時敏宣猶領三千五百人，屯諒山，爲桂蘭軍營務處，合所節制，尙二萬餘人，兵權甚盛。得貴所領亦千人。德榜懼其叛，祕不發，而令部將寧裕明往誘之。裕明以一騎一卒，往迎敏宣，聲言籌軍食，而一幕客廣西人者繼之，客固敏宣鄉里，謂可通誠也。裕明見敏宣邀與同往大營，敏宣不疑，單騎隨之行，才入關，遽就縛。搜其身，得雙響手槍二，已上子藥矣，遂斬之。並斬得貴。得貴初猶侃侃辯，謂吾退砲台有將令，詰以尅扣軍餉事，始俯首無語。桂蘭夜餌金死。朝剛亦當斬，亡命不知所在。敏宣曉相人術，自以法當死兵，故每戰輒退縮，至是竟死刑。

越南一役，諸將善戰者，以寧裕明爲第一。裕明，湖南衡陽人，初隨劉武慎軍。甲申春，淮軍旣

敗，廣東陸路提督楊玉科領廣武三營屯觀音橋，調裕明領右營。閏月丙午昧爽，法人由郎甲進攻觀音橋，橋南北皆山，高數十丈，北嶺尤斗絕。提督萬葉以所部四千人屯橋南，當前敵，裕明從玉科，與提督王洪順屯橋北爲後勁。日未晡，萬葉戰敗，退至橋北，倚北嶺而陣，法軍從之入。裕明急出萬葉後，登北嶺絕頂，發砲下擊，別伏兩哨於山之左右麓，橫截法軍之要。法軍悉力禦嶺上軍，不虞伏兵之驟出也，大驚潰走，諸軍悉衆追之至郎甲，殲其銳卒數百人，於是法人始有求和之舉。洪順不知西人好爭高，乃屯山下平地，幾爲敵人所乘。然見前敵敗退，能督隊不少却，萬葉雖敗，而部伍井井不稍亂，故率能轉敗爲勝。二人皆淮軍良將也。萬葉後怒鼎新賞不公，辭歸。而裕明敘績，以千總超擢游擊。會奉電旨，令退師，毋礙和議，我軍如約退入鎮南關。法人約退東京，乃止退北寧。裕明說玉科，謂法人詐和，必不可信，宜乘機進兵，旋奉旨，派員潛赴敵境偵探，諸帥皆謂無如裕明，裕明遂行。以六月乙酉發觀音橋，晝伏夜行，燈烟瘴雨，備嘗艱苦。七月癸卯朔，歸龍州，說鼎新宜進兵，於是遂決二次大舉之議。

八月庚寅，我師敗績於郎甲。郎甲南距諒山十五里，北距觀音橋八十里，東船頭，西太原，各百里。先是越南教民送豕羊犒軍，報法人且至，方提督友叔謂之曰：「我軍裝未齊，營壘未固，不能速戰。」越民遂去。不二日，而法兵大至矣。關外林木叢密，法人倚以自蔽，我軍竟不覺。昧爽，忽聞砲聲，友叔猶曰：「兵勇打冷砲耳！」俄而開花彈落營中，炸死十餘人，始知敵至。時築壘未畢，軍士各散，就空村爲食。周提督者，率二千五百人，駭而奔。友叔以千人，亦奔。法人萃於玉科營，圍之數十重。裕明令軍中，卽無事亦戒備，如對敵，故拒戰獨整暇，乃憑牆發槍。法人更番迭進，死傷如積，營牆猝轟倒。裕明以親軍三百人，且戰且掘坑，朝至日昃，法人數萬衝突數十次，卒不得入。左右呼裕明

曰：「夫人不速出，死傷無子遺矣！」裕明回顧，見積尸縱橫，面皆法兵，不見援兵一人。望玉科中軍，圍尤厚，不知存沒。乃慨然曰：「戰死槍，寧戰死耳！」左右曰：「統領猶在！」裕明曰：「卽欲出，亦必殺人！」時天已昏黑，裕明乃口銜匕首，右手縱火彈，左手持馬刀，馳而斫，左右隨而馳，斫者二百餘人，法兵皆披靡，竟入中軍。玉科左右僅數十人，尙據內濠力戰。裕明於是衛玉科出，士卒死者又五十人，傷四十餘人，存者止百人耳。王科既出，左右僅三人，由是益親裕明。裕明亦樂爲玉科用。是役也，玉科懲黨敏宣前事，拒教民不使見，而友叔不知教民皆法軍間牒，遽納之入，且以實語之，故及於敗。我軍死千餘人，法軍死者亦相當，而玉科裕明之能軍乃大著。友叔被創，怨周提督之不相救也，周亦懼誅，吞金死。

十一年正月，諒山既失守，諸軍退屯鎮南關內，獨玉科屯關外十五里之文淵，距法軍所駐五里。己酉昧爽，法軍進犯。裕明陣中嶺身當前敵，分兵據左右二嶺，左嶺徐占魁當之，右嶺廖應昌當之。玉科駐大塘嶺上督戰。後裕明陣里許綏甫交占魁砲傷足，遽回營，應昌懼而奔，一軍隨之，獨裕明督所部，力戰法人，分兵從右嶺入。玉科見應昌敗，慮裕明力單，遣提督劉思河率中營親兵助之。思河持馬刀奔。裕明謂且置刀，亟蹲而發槍。語未畢，砲彈已洞穿思河胸。玉科亦負兩傷，一中頭太陽，一洞腹。裕明不知玉科之傷且死也，猶遣紅旗索玉科諸營子藥：「盡與我，我不收隊矣。」紅旗報玉科陣亡，裕明乃痛哭曰：「主帥死，我須性命何爲？弟兄不能戰者請逃死，不懼死者請隨我爲主帥復仇。」衆皆哭曰：「願從死！」裕明衝法軍，擊殺一五畫金線者，或曰法總統之塔也。是時砲聲如雷霆，子飛如風雨，槍連環如數萬爆竹齊發，如倒崖牆，非忘生死者，不敢斯須立也。裕明候中彈，洞右頰而出，血流滿身。裕明猶不知，但持刀督軍士前進。士皆大哭曰：「大人戴花矣！」戴花者，軍中中砲之隱語也。爭扶掖

入關。裕明不肯，謂死亦當在關外。左右給之，謂王科尙未死，乃強舉入關。王德榜嘗拊裕明背而調之曰：「人言我王老虎胆大，汝胆乃大過我耶？」

二月戊寅，法人攻陷高前隘。隘北五里有三山，如「品」字，曰小南關，馮子材紮十營，三營屯山上，七營屯山下。是日，法人以奇兵趣鎮南關東嶺出，間道襲奪小南關。裕明方養創，憑祥聞砲聲，裹創飛騎至，則馮軍已敗下山。裕明從山北衝上，馬刀斫法人，法人披靡。於是諸軍相繼登。德榜屯油隘亦聞砲聲，遣都司陳得勝間道赴援，留旗幟油隘，爲疑兵，而自率親軍施放火箭，橫殺入關，截法人輜重。法人前後受敵，乃敗走。南方卑溼，春草方生，洋人革履滑，輒顛入草中，迫追兵，又不得正路，窮急哀呼相聞。我軍戰勝，氣益猛，乘日光窮追，斬馘法人數千級。法人被殺急，則投槍降，去帽爲叩首狀，以手捍頸。軍士憤法人甚，卒殺不止，人遂謂中國人無禮也。法一敗不復整，敗文淵，敗諒山，敗公松，敗威坡，敗長慶，敗船頭，由北而南，八日夜退二百餘里，諸軍歡呼，謂恢北圻，復東京有日矣，而停戰之詔書遽下。

請纓日記（節錄）

唐景崧

第一卷

光緒九年癸未二月十五日——黃佐炎來見，號羅洲，越南駙馬，東閣大學士，統督北圻軍務，北圻督撫均受節制，年六十有奇，著金團窄袖朱衣，彼國大臣戎服也，侍從甚盛。國王賜以宿衛兵，號能戰，曰「京兵」。越官儀陋，督撫四蓋布，按兩蓋知府，以次一蓋，黑油長柄，鳴鼓行道，役挾漆匣，

盛檀榔菸具奔隨之。督撫兵執刀。督撫入會客，兵侍立門外，烈日大雨不敢動。黃佐炎儀仗較赫，頗自尊大。馮萃亭軍門曾坐將臺，令以三跪九叩見，渠銜之刺骨。佐炎謂劉永福不受調度，請予籌駁之。蓋是時越難已深，國王阮福，時憤極決戰，責令黃佐炎督劉進勦，向疑佐炎尼劉戰，竊幸今已不然。是日，適接芷菴自保勝來書，述劉感極，遞呈軍冊，具稟甚恭。謂余行抵何處，則來就見，毋勞遠涉保勝。因語佐炎姑緩之。劉永福前營督帶，越南防禦使黃守忠來見。守忠。廣西思州人也，號薰臣，俗呼北江黃。二十六歲，聚八百人出關。永福入越後，時有起蹶。得守忠，勢漸壯，相隨二十年。永福克自立，三分其軍，守忠曰前營，吳左陽右。守忠所部，千二三百人，倍於左右兩營。雖倚劉爲帥，而前營月餼，仰給越官，歲時犒賞，及軍械，守忠自籌，不請於劉也。今守忠新平十州回，十州者，越之羈縻州屬，興化三猛在焉，猛者，如中國所稱苗獠峒是也。其地縱橫二千餘里，與雲南南掌接界，不讀中國書，別有字母，近稍稍習漢文，五金稻梁生焉。黃旗餘黨葉成林幾全據其地。永福兵降成林，及朱冰清誅韋二文三等，散黨未靖，乃命守忠往勦，追入南掌界。南掌大驚，睹其軍，華裝也，曰天兵，自古不至此。南掌有大王二王三王，詫守忠爲神將，詢生年月日，願生祠之。守忠不肯，凱還。守忠艱官語，見華官蹴踏不敢言。

請纓客曰：由十州走九龍江，過南掌哀牢邊境，可達西貢，計一月程。余曾與黃佐炎畫策，令黃守忠帶兵入十州，取道九龍江，襲搗西貢，以解北圻危。佐炎是之，且願自率守忠行。以所歷境皆越邊圻，佐炎權重，能檄供糧楫。而永福不願守忠行，余亦慮守忠兵力不足，火器且乏，遂止，而實奇計。獨唐莪生中丞函商及之，此黑旗旣戰河內以後事也。守忠言，南掌人頂髮一握，混沌無機械，細螺爲錢，金銀積造佛塔，不用也。十州實十六州，保勝爲水尾州，居其一，餘界雲境，互有出入。雍正乾隆

年間，越王迭奏爭，劉永福慮保勝不可居，而中國又不能歸也，法氛旣動，於是陰有圖十州之志。十州士會，亦頗畏威受約，咸屬其子父呼劉焉。十州久爲粵人嘯聚，山峻水紆，席此可成一小部落，然必吞南掌，達海濱，遠通舟楫，局勢始闊，界越一面，陸路易塞，後反復騷劉，劉謝未能也。

二月十六日——接黃統領函，稱奉倪豹帥照會，鈔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六百里函，稱唐景崧應迅往雲南，不得在越留戀等語。蓋去臘法使有通商分界之議，總署恐余挑逗劉永福礙和議故也。維時法已增兵攻南定，料必背約，而都下未知。本日，黃佐炎浼予仇吳鳳典楊著恩下擊河內，解南定圍。余以未晤劉爲辭。而總署催行，姑置之。爵臣芷菴，至自保勝。

二月十七日——黃佐炎徑遣黃守忠往紮丹鳳縣。丹鳳在山西東路五十里，再下三十里，卽河內省。二月十八十九等日，法兵攻南定，破之。南定在北圻最稱富庶，爲五大省之一，五大省者，河內南定北甯海陽山西疊也。南定兩海口，一巴辣口，一遼海口，皆寬於甯海汛，富良江，由此兩口出海。其通甯海汛，乃支河也。巴辣遼海兩口，法未經營，不能停棹，輪船皆自甯海汛入富良江。南定城而河，爲富良支河，輪船可達，獨冬春水淺易塞。南定總督武師晏，負能名，招華勇五百人，並越兵萬人守之。法人十八日攻未下。十九日破東門入，提督陣亡，武師晏遁務本縣。至是，越南失兩巨省矣。師晏號仲平，後晤於黃佐炎營，衰老已甚，而最廉。富良江，洮江，江江，紅江，皆一江而異名。

二月二十日——越戰法人於新河，越兵敗績。總督張登壇，帶兵號九千人，又募華勇五百人，頭目爲華人趙福星黃福茂黃雲光，設防慈山府，及新河。新河者，因富良江漲大，別開此河，以殺水勢者也。由北甯五十里渡新河，爲嘉林府，再渡富良江，卽河內省。法人攻，所募華勇營拒頗力，軍火不繼，棄壘遁。越南兵制，臨陣彈藥必記數，殺賊少，責將士償，故見敵不敢妄施，亦不肯豐給，其

迂愚如此。黃爵臣回廣東，交呈沅帥函。芷菴暫留山西。南定失，越事愈緊；黃佐炎前後六調劉永福不至。至是，洩余促之，告以劉稱探余抵某處，即束裝趨見，今駐山西，其來必矣。爰屬吳鳳典等羽書飛催。

請櫻客曰：余在諒山營，閱倪豹帥致黃統領書，悉所謂分界通商者，分界以紅江爲界，中法分任保護。通商則在保勝。合肥相國慮黑旗爲梗，議編置其軍，移屯他所，即以保勝稅關所入養之，今求如分護越圻而不可得，合肥原策，不誠善歟？然當是時法人料黑旗必不肯移，保勝必不可得，雲南仍不可通，款議雖成，懼天下笑，故展轉背約，而仍逞兵於南定北寧，處心積慮，必搗保勝逐劉而後已。此黑旗兵扼一隅，法不得入雲南之隱憾也。或曰移劉則越禍立解，中國亦保全實多，何計不果出此。然而寶海颺矣，中國不能牽其裾，而從事盤敦，其奈之何？且移劉而越難果能解耶？分護之說，姑以餽我而已。

二月二十一日——偕芷菴煦齋冰鑑游城外各寺，乞籤。關帝廟籤曰：尊前無事且高歌，時未來時奈若何？白馬渡江雖日暮，虎頭城裏看巍峨。前二語甚明，後三語不解。接張登壇羽書，謂南定陷，北寧急，請余往北寧，商辦軍事，並請黃統領進防北寧。旋接黃統領書，知已於十七日進駐諒江府，各營略有變置。先是有旨，戒防軍勿流入越境，故我軍僅能至諒江，不敢駐北寧省也。旋奉敕下，防軍固不可深入越境，亦不可退紮失勢。疆臣奏稱，救越則虞召釁，不救無以恤藩，事在兩難。

二月二十二日後，在山西坐待劉永福，聞與芷菴煦齋作詩鐘，習越人投壺戲，日爲人書聯扇，夜談輒至三鼓。側身無著，警報日來，每有法輪至山西喝江口窺伺。按察阮文甲帶兵出防，兒戲不可恃也。越南天熱地溼，二月初汗，衾帳生苔，蜚蜴有聲，蚊蚋攢集，無可奈何，抱刺長坐。

三月初八日，中國游擊銜捐二品封典越南三宣副提督劉永福，率募兵隊乘舟至山西，旗純黑，有三宣提督軍務旗，篆書劉字旗，七星旗，八卦旗，洋槍，刀斧，手角，聲烏烏，馬蹏蹏，不聞軍譁，市人謔呼劉提督來。旗牌官投帖報到，先遣隨員韓再文探詢進見儀節，即日來謁，執禮卑謹。初見，略示獎慰，未與深談。永福號淵亭，廣西上思州人，咸豐年間粵西亂，淵亭率三百人出滇南關。時粵人何均昌據保勝，淵亭力戰平之，遂有保勝，號黑旗。同治十二年，法人破河內，夷酋安鄴，句結逆首黃崇英謀吞全越。黃崇英，黃旗也，擁衆數萬，勢張甚。越官梁輝懿，時爲山西按察使，國王敕赴保勝，諭淵亭歸誠。當是時，黃旗賊已盤踞山西太原一帶，保勝不得達河內，淵亭乃率隊裹糧，竊越宣光犬嶺，繞馳河內，一戰而斬安鄴。甫斂隊，而富春議和三使臣適至，爲法所擒，閉置舟中。督師黃佐炎，亟檄罷兵。旋就和，而授淵亭三宣副提督職，給敕印冠服。三宣，卽宣光也。其部衆日圍練，故稱劉團。安鄴死，而黃崇英之謀寢，骸亦衰，旋爲提督馮萃亭勦滅。淵亭蒙滇撫給游擊銜，後屢自備餼械，除土匪。黃佐炎不上聞，廷臣亦竊多疑忌，以故淵亭嘗積怨於黃佐炎，今日所以六調不至也。越南兵餉極微，每兵月給鉛錢二貫，值銀二錢，米一方，重四十五觔。淵亭權稅於保勝，借資軍餉，其部卒皆內地殺人亡命，否亦跳蕩不羈之徒。淵亭馭下嚴，進見輒謾罵。將備短衣，垂手長立階下，命之入始敢入，側坐不敢正言。淵亭不識字，典籤者踞榻前稟事，詞不中意，命之改織，毫不敢違。事關錢幣，必反復推駁，手權銖銖，若不得已，而後用。然所部必爲之娶妻生子，將備分權稅關走卒，聽其貿易，俾有所戀，而不肯離。逸者必誅。用能顛倒梟悍，牢籠無賴。淵亭長身削立，高顴尖頰，狀類獐猿。唐賊帥諺其相，一見賞萬金，邊人皆呼劉二，新聞紙訛稱劉義。本年癸未，四十七歲。妻黃氏，先收養子，名成良。黃氏生二子。吳鳳典妻，黃氏女弟也，淵亭尤禮下之，今已歿。

三月初九日——答拜淵亭，入密室，緝陳衷曲，淵亭悒悒，爲言黃佐炎。余曰：「足下膺越職，佐炎外，越人待足下何如？」淵亭曰：「越王待我厚，京外諸臣，獨梁輝懿善遇我，其餘碌碌，皆忌我者也。」余曰：「保勝緊界雲南，雲南如何視足下？」淵亭曰：「獨唐峨生方伯厚我耳。」余曰：「足下少年，冒不韙之名，今處保勝彈丸之地，設一旦得罪於滇越，進退無路，計將安出？況今且見逼於法蘭西。」淵亭踴曰：「謹受教。」余曰：「萬里來茲，專爲足下策不朽之勳，創不世之業。古有不階尺土，提一成旅，而成霸王者。夫今日越南，乃法人刀砧之魚膾也，狼藉不旋踵。足下誠能據保勝十州爲老巢，守山西爲門戶，北寧太原諒山高平宣光興化，震以足下威名，不費兵力，傳檄可定。足下誠能收關外之亡命，簡越卒之精銳以爲兵，就膏腴之地以爲糧，權七省之物稅以爲財，禮羅賢俊以爲輔助，然後請命中國，假以名號，據北圖南，事成則王，不成亦不失爲捍衛華邊之豪傑，功在中國，聲施萬世，此上策也。」淵亭瞠目久之。余曰：「雖然，有天命焉，請言其次。今者法蘭西欺我中國，剪我藩服，神人共憤。中國不肯因一隅而牽動天下，足下越官也，誠能提全師擊河內，戰勝則聲名崛起，糧餽軍裝，必有助者。不勝而忠義人猶榮之，四海九州，知有劉永福，誰肯不容？立名保身，無逾於此。此中策也。夫以今日揆敵勢而建義旗，天人之機，似不至敗。」淵亭曰：「唐方伯嘗曰，汝其固守保勝無妄動，敵至再戰，不勝則卷旗入滇，吾能庇之。」余曰：「噫！功名者，有功而後有名，足下坐視國難，則無功無名，孰重黑旗劉永福者。事敗而投中國，恐不受。且唐方伯又安能久宦滇中而庇予也？株守保勝，此下策也。」淵亭曰：「微力不足當上策，且越或因此降法而擊我，將奈何？」余曰：「法人已不容汝，爲之被擊，不爲亦擊。越急亦必除汝以謝法，豪傑毋爲人所算！」淵亭狐疑。余曰：「何如中策？」淵亭曰：「中策勉爲之。雖然，兵單軍火絀，可守而不可戰。」余曰：「戰必有助者，夫不可

戰又焉能守？先發制人，足下毋怯。」淵亭曰：「二者請籌諸楊著恩，再密復。」命歸寓。總督阮廷潤來見，請余屬淵亭往上協社見黃佐炎，社在東門外三十里。黃劉積不睦，越官恐淵亭不往見，故浼予屬之。淵亭不欲往，余曰：「是奚宜者！昔者越南疑子，甚於畏法人，今子親予，而咫尺不謁主帥，適滋人惑，其往之。」便約定明日同行。黃守忠旋自丹鳳。

三月初十日——偕淵亭赴上協，見黃佐炎。淵亭謁佐炎，青帛裹首，窄袖短衣，越裝也，佐炎並留飲。梁輝謔時在佐炎營中參贊軍務，同席。席後，佐炎留余筆談二十餘紙，急催淵亭進兵。余謂淵亭兵單軍火缺，其不欲進，亦自有故。佐炎擬奏，爲增千人。聞余應赴雲南，乃與梁輝謔會奏其國王，咨呈廣東，代奏留邊。是時越將專恃淵亭，欲余在邊左右之也。次日，偕淵亭旋自上協。

三月十二日——梁輝謔來見，稱奉佐炎令，調劉團往上協，淵亭不奉調。余調停之，屬淵亭以一營往上協，餘軍暫駐山西，並商守山西，必出守河岸，立砲台。阮廷潤請夏漲未生，山西無慮，河不必守。余謂既不守山西，卽當進規河內，無全軍紮上協閒地之理。淵亭與余意同。越官必欲其全屯上協，淵亭拂然，計終未決。

三月十三日——夜，訪淵亭，坐密室短榻，詢前所陳第一策有意否？淵亭曰：「儻中國問罪若何？」余曰：「中國知越祀將絕，今日必不理蠻觸之事。且足下以保殘越，固華邊爲號召，義正名順，中國無與爲難也。」淵亭曰：「然則吾軍且進屯丹鳳，勿逆佐炎意，俾生疑。且請密商卉亭統領，如能助師數百人，假天兵之威，庶易舉事。」余曰：「善。」乃定十五日拔隊赴丹鳳。余乃屬芷菴先旋黃統領營，密商前事。淵亭會造謁卉亭，執贊門下，事必關白。卉亭爲代購軍火軍裝，誼極款洽，亦淵亭平生一知己也。

十四日——盧淵亭有悔意，往堅其行。

三月十五日——淵亭來辭，率親兵先往上協，左右兩營，暫留山西。

三月十六日——淵亭書來，謂黃佐炎促其進兵懷德，請示進止，並謂進兵則左右營當行，恐余無兵隨護。復書不必顧我，進兵懷德，計亦是。又命楊著恩謁商前策。余曰：大事固不易爲，而擊虜爲黑旗第一要義。著恩下階叩首，稱進紮懷德，必有惡戰，成敗均要乞恩。余定期十八日回黃統領營中，冰鑑先行。

三月十七日——黃守忠吳鳳典楊著恩，各餽象牙，犀角，熊膽，肉桂，送行，情致殷然。黑旗將士欲歸中國，惟恐不容。至是忽見京員，前來撫慰，俱各奮發。矢志殺賊，冀得錦旋。

三月十八日——偕煦齋起程。黑旗將士總督阮廷潤送至渡口，登船話別，請余早旋山西。

三月十九日——至北寧，張登愷留飲，席間勸以興利除弊數大端，如簡軍實，購軍火，開太原高平廣安礦務，去虐民之政，實心向中國，以杜西人狡謀，登愷唯唯應之。

三月二十一日——至諒江府黃統領營，芷菴在焉。問所商事，弁亭謂已函告淵亭，如唐主政所言，皆爲劉氏子孫計，宜聽之。助兵之說，固知弁亭不敢妄舉也。璧峯琴石至龍州。

三月二十二日——接岑彥帥函，勸早赴雲南，並謂挑劉召聲，禍誰當之？語甚摯。余復稱有禍惟自當之。淵亭兩報本月十九日祭旗，進兵懷德，盼余早返山西。懷德府，屬河內省，距省十里。此後數日，在諒江小住，驕陽熾天，心緒惡劣。晚餐日落，與弁亭步憩荔支林下，每憶珠江荔支灣少年風景，如在天上。

三月二十六日——芷菴旋東，函呈沅帥，求濟劉團軍火也。煦齋冰鑑均回廣州，計總署催行，日已

久矣。弁亭謂劉團正一鼓進兵，恐墮壯志，勸余暫緩入關。

三月二十七日——聞廣西布政使徐延旭奉命出關，籌辦邊防，專摺奏事。徐方伯，山東人，庚申進士，號曉山。由廣西知縣起家，負能吏名，曾至諒山勦匪，著有「越南紀略」。是時中國猶沿寶海通商，分界之議，迄無成說，不知越南時局，已有戰而無和矣。余懷去志，而不忍遽棄淵亭，強留，而此身殊覺無謂。弁亭擬入關迎徐方伯，挽余暫駐其督帶韋和禮營中。越官勦撫使梁俊秀來見，號蘭卿，原籍龍州，隨父出關，在高平，雄視鄉里，人呼梁三大。越人呼大，梟傑之謂也。近始蓄髮，就越職。

三月二十九日——由諒江至蓬村章營。章和禮，號修五，合肥人，官保記名提督，督帶三營。文案爲歐陽萱，柳州府人。

四月初三日——黃統領入關。

初五日——接黃統領公文，准廣西巡撫倪，恭錄本年二月十二日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代奏，吏部主事唐景崧，敬陳管見一摺。唐景崧著懷遵前旨，迅即前往雲南，聽候差遣，毋稍逗留，欽此——知照前來，並據倪撫行文黃統領，查取起程日期，具報。聞命之下，敢不欽遵。然此時性命功名，已概付之度外，惟盼黑旗與法人一決雌雄，結報初六日起程。

四月初六、初七、初八、初九等日，仍在章營，候黑旗消息。芷菴在龍州來書，勸余入關，語頗激切，適觸愁懷。遂決於初十日起程。途中接廣東督撫公文，恭錄二月十二日諭旨，照會前來。又接黃統領書，仍勸暫留。時已就道，不復折回章營，擬至諒山小住。沅帥致黃統領書，問余甚摯。是夕，宿郎甲，據榻草上沅帥書，並致淵亭。

四月十三日——至諒山，巡撫呂春葦以次各官來見。十二日，布政按察約游二青三青洞，鐫詩滿

壁，林壑寬幽，按察約飲，談甚歡。詢南交古蹟，謂廣安有安子山，傳爲安期生修道所。唐時有高僧卓錫於此，有詩刻石，今無存。問伏波銅柱，則越人早不知所在。曰諒山，曰又安，回廣東欽州，曰廣西分茅嶺，皆無的據。柱稱有五，不僅新息所立也。

四月十五日 徐方伯抵龍州，書來慰問。連日破庵悶坐，岑寂無聊。淵亭連函催返山西，而余已有入關之志，詭辭以對戰信無聞。

四月十九日 申刻，接淵亭專足遞書，知於本月十三日與法人接戰於紙橋，大破之。陣斬創謀吞越之五畫李威利，斬四畫至二畫兵頭三十餘人，斬法兵二百餘人，傷者無算，奪獲洋槍、馬匹、刀劍、鼓角、時辰表、千里鏡，不可勝計。右營管帶楊著恩陣亡，左營管帶吳鳳典受傷，團丁死三十餘人，謹動邊關。一時諒營大小將弁，華商越庶，以及巡撫布按，文武各官，齊來致賀，飛函黃統領報捷。而痛腸肫卿將星遽隕，喜極而悲。回憶別時叩首之言，愴然淚下。馳賀淵亭，存問死亡將士家屬。

請纓客曰：是役也，後至紙橋，詳詢戰狀，備錄於篇。紙橋者，小橋，澗水。橋東二里，爲河內城，橋西三里，爲劉營。中一大道，左右村田。四月初九夕，黃守忠襲入城外教堂，焚之，小有斬獲。法兵堅守市柵，不得近。十一日，法兵出城，旋斂去，諜報必有大戰。右營管帶楊著恩，請當前敵。淵亭戒曰，戰洋人不可急，急則損。著恩曰，見洋人而能忍者，非人也，雖死願任先鋒。十二夜五鼓，黃佐炎接城內越官密報，法兵準十三日平明傾城出戰。著恩聞報，全營不造飯，驟率馳去。淵亭禁勿及，亟命吳鳳典伏道左爲奇兵，黃守忠扼大道迎敵，爲正兵，自率親兵在後督陣。著恩馳至紙橋，兵分三隊，頭隊據橋旁關帝廟，二隊列廟後，自帶親兵爲三隊，在大道。右隊甫齊，而法兵已布滿橋東，鏡瞰廟中槍砲齊舉，瓦飛棟折，人語不聞。一四畫巨酋，怒馬登橋，爲右營火筒砲擊落橋下，人馬齋粉，

法隊退轉，席地吸酒，乘醉復起。十人一隊，連環施槍，魚貫過橋。前倒後進，尸不回顧。右營頭隊潰於廟，二隊接戰，力復不支。法兵一抄廟後，一走大道，夾擊著恩，一彈洞著恩雙股，左右尸疊，親兵掖退，不肯強起。彈折右腕，坐地輪開十六響手槍，倒十數人，至十三響，飛彈洞胸，陣亡，右營全潰。法兵直驅大道，黃守忠頭隊接戰敗，二隊馳援，亦將不敵。方右營之初被挫也，報及淵亭，淵亭馳至前營三隊地，而著恩已亡。淵亭再進，而前營頭隊又敗，黃守忠死戰不卻。吳鳳典道左伏起，橫衝法兵，前營乃直衝法兵，於是劉兵法兵紛攪成團，隊伍大亂。黑旗短刃交下，法人槍不及施，右營潰兵折回憤戰，法尸山積。一會中槍坐地，劉兵馳取首級，魯急脫帽搖手，而頃刻已被斃割，寸膚不留，視其祛，五畫也。法衆狂竄，甚有呆坐受戮不能行者。劉已亡健將，吳鳳典亦傷，遂不過橋窮追。未刻，整隊凱還。次日，法遣越官說黃佐炎，願以二萬金贖五畫首級，而後知爲李威利。淵亭不與黃佐炎紅旗報捷。越王獎功，授淵亭三官提督一等義良男爵，黃守忠以次進秩，有差。賞斬五畫首級兵銀千兩。廣西巡撫據報馳奏，著恩無子，有老祖母，家欽州，妻陸氏，守節養子，十三齡殤。

四月十六日——爲淵亭作檄文，布告天下。

四月二十二日——接黃統領書，屬余勿入關。

四月二十二日——徐方伯出關，駐諒山，余往見，陳入關意，方伯留之。黃統領暨右路統領趙慶池觀察沃繼至。方伯偕弁亭慶池次日過寓，商留余在邊，先赴劉營照料，即附片奏請。又函請倪中丞並爲奏留。

四月二十五日——偕黃統領起程赴北寧，二十九日抵北寧。

五月初二日——徐方伯至北寧，覽地形，籌布置，於是北寧始有防軍。

請纓客曰：北寧居四達之衝，守誠不易。然此次北寧設防，自徐方伯始。遠者僅及四十里之慈山府，而論者獨謂與劉團越兵太近，恐法藉口，屢有戒書。由是北寧險要，我軍不敢進紮，坐讓他人先據之。然則北寧防守固疏，毋亦時論紛紛，遂至步步落人後耶？

五月初四日 起程赴劉營，仍帶把總何有龍，勇丁一哨。又由陳槐階營中，選七十人，以陳玉堂率之，隨余啓行。時淵亭稟求徐方伯助兵四百人，洋槍二百桿，故黃統領交余百餘人，別由趙統領飭游擊田福志募二百人，暗入劉營。此我軍助劉圍之始，而田福志二百人終未往也。棘門竊上，事同兒戲，前後濟劉洋槍不過五百桿，皆天津解粵之笨槍，藥彈多不著火。

五月初五日 至山西，各官來見。雲南新到兩營，督帶張永清，管帶林大魁，皆同鄉也。唐莪生方伯出駐蒙自縣新安所。徐方伯回駐龍州。

五月初六日 至楊肫卿家致祭，存問孤寡，撫棺下淚。視吳鳳典傷在耳側，不甚重。

五月初七日 至劉營，駐臥龍村，獎淵亭戰績，慰將士傷亡。新帶右營爲南寧秀才韓再勳，號伯銘。唐方伯來書，詢北圻軍情。

五月初八日 連璧峯蕭琴石由龍州來營。

五月十二日 淵亭率全隊，偕余至紙橋，奠陣亡士卒，法冢亦纍纍在側。破帽殘襟，狼藉路隅。入關帝廟，觀右營接仗處，彈嵌樞柱，密若蜂房。立肫卿殉難處太息久之。淵亭亦泣。憩河干廟中，此地傳爲翁仲故里。廟卽翁仲祠，閱越人著作，稱李翁仲，不姓阮。

五月，在臥龍村與黃佐炎時過談，渠有國王所賜劍，鏤嵌精美，亦名尙方劍，統督北圻軍務之賜也。贈余一劍，質亦精良，佐炎姬妾數十人，子三十人，佃丁八百，富甲越官。

五月，徐方伯來書，議月致薪水銀二百兩，另給親兵三十名，時余留營之請，尚不卜允否也。

五月，法輪三艘，由紅江駛上，山西劉營，距江干十里，而無扼擊砲台。法船至喝江，淵亭扒船管帶賈生李唐率三板船，截戰三時，法輪三百響，板船無恙，一高一低，砲不能中故也。當是時，河內城虜，夜輒自舞，驚呼黑旗來，敵膽已落，一鼓可克。每與淵亭商進取之策，皆云壁固溝深，城外之洋樓，江面之兵輪，相倚爲守，萬難仰攻。待敵出城，再戰再捷，城始易克。實則軍中苦無攻具，僅恃手槍，且不精利，而竊笨者亦不可多得。以窮兵而制強敵，宜乎其難得力也。

七月十四日——大雨。陸虜雖退，而兵輪猶泊河干，砲聲隆隆，不測何計。夜聞法人有決隄灌營之信。桂軍黃雲高田福志四鼓帶隊，冒雨前來，令紮坐營後。

七月十五日——大雨。越本澤國，夏秋漲發，城鄉皆水，上與屋齊，人攜米鹽，坐竹舟，遇陸則負舟以行。本日辰刻，村外水深尺許，差官李得發赴各營賀望，回報右營被水，不知所之，前營亦將遷輜重，倏報又深數寸，知法人已決隄矣。先是淵亭問計將安出，余思拔營太驟，恐爲敵乘，不拔則無術拒不情之水，惟調集竹舟數百，備乘以行，法人於淺水中，營亦別無奇技。午刻束裝，遣李得發往覓高阜，甫出，漲已入門，遂率隊坐竹舟，出村一望，滔滔渺無道路，河干砲聲不息，四面槍聲又起，不知寇在何方，且不知避往何處，惟向山西大道進發。或遇田高水淺，舟不能行，則乘馬涉流，高窪莫辨，泥濘裹身。琴石落後，不得舟，赤足冒水，至三十里，抵丹鳳。淵亭亦即拔營。法人之決隄也，幸其地在劉營下，浸灌猶遲，儻決上流，則全軍不可問矣！

七月十六日——抵山西，黃雲高田福志兩營繼至，並駐省城。水逼外城，不沒者二尺許。北寧亦水，文報不通。天霖水減，與總督阮廷潤巡視城廂，及砲台關卡。唐方伯來書，並致薪水銀百兩，云每

月按寄，卻之，謂無食兩省薪水理。後乃更增百兩，辭不獲。

七月，在山西，上徐方伯書曰：十五日避水，倉皇而走，不及與淵亭一語，而代擬之捷報頗詳，諒已稟陳鈞座，故不再述。淵亭則謂右營最爲得力，武烈營次之，伊親兵隊又次之。三營合力，扼擊大路，挫其凶鋒，彼始敗退。不然，則徑撲大路，直至其營，及崧所寓之村矣。此次彼知奪尸，故斬截不多，聞斬者十九級，皆敗後奪不及者也。昨據探報，敵輪兩船，載尸而下，則斃者誠不少矣。又查是日卯刻，番船八九艘，來至河干，懸砲轟武烈營。維時水已淹及砲台下，而敵兵數百，又由下登岸逼攻。連美親率弁勇，截戰於市，僅防營撥去何有龍一哨，有快槍三十五桿，崧前臨去時，遺與彈七百出，何有龍奮力抵禦，而朱冰清從容接戰，愈鬪愈勇。未刻，連美遣人飛報，逼碼將盡，立望接濟。崧亟由親兵隊內撥與五百出，而往返卅餘里，已接濟不及。賴黃守忠率百人馳救，乃獲解危。自卯至酉，鏖戰七時。此處不守，則岸敵抄襲後路矣。該營死者僅四人，傷只八九人，據稱砲斃法兵數十名。該營能以孤軍，而抗九艘及陸路之敵，血戰一日，已爲難得，守卽是功，况能勝乎？彼族連日並無動靜，其船數隻，尙停端香社上池一帶，而不直上山西，亦料我軍布滿山城，黑旗又在丹鳳，有警必援，經此挫折，其氣愈餒，故遲遲不發也。二十一日，探報，彼於十六七日，運半月糧，及軍火下船，今將及旬，何未來也？已經函屬淵亭，彼果以三千人繞陸而行，豈無影響，務須確探。伏兵東南，敵至則襲而擊之，可獲全勝。蓋丹鳳至省，正向東路行也。崧十二日至懷德，十三卽遇戰事，十四大雨，十五避水，僅與竹圃恩恩一見，謂其國中宜急下哀痛復讎之詔，並亟請我朝册封，則彼不得以非我屬國爲辯。崧今權寓山西，與諸將約定，各守一方，守有定所，則責有攸歸，請紓遠注，合並縷陳。又書曰：昨復寸箋，詳陳一切。河內人來報，十三之戰，傷其頭目最要者二人，一卽所謂總統，第不知姓名，一爲客勇頭目

黃四，皆受重傷。茲接黃統領函，謂黃四已斃。又武煒營十三擊斃一乘騎者，奪其鞭，今知此鞭乃三畫官所執，是河內又斃一三畫也。聞彼在河干載尸八十餘具。則陸路傷斃者當更不少。聞河城水亦浸入，該頭日日在船中，相向而哭，無怪連日寂無動靜。劉軍現紮如常，時通音問，紛來索書，可見其暇豫從容之致矣。滇中疊有函來，欲劉軍移守山西。邊水之初，未嘗不有是議，而黃羅洲必不肯退紮，無可如何。而後退至丹鳳，彼主我客，亦不能強而行之。且今丹鳳立足已定，上可以顧山西，下可以窺河內，最爲得勢。無故又欲上移，轉至駭人聽聞，而軍心又爲一動。未知卓見以爲何如？

七月，在山西，派弁齎銀五十兩賞劉團十三日受傷戰士，區區之費，聊示情誼。

七月，在山西患病。楊肫卿之妻餽肉桂一枝，價值錢六十貫。

七月，越南王遣員齎送象筋、茄柎、肉桂、豆蔻，猶故王阮福時在日之所餽也。河內不通使者，繞道行兩月始至。山西布政率文武官，香亭彩仗，陳禮於庭，余再辭始受之。本月聞曾沅帥卸任北上，張振帥回兩廣總督之任。沅帥來書曰：「前日一緘，託黃軍門轉交，諒可先到。六月十五日，接五月十七日手牋，並永福臨河截擊獲勝原稟，敬悉一切。比已鈔寄總署矣。此次法之援軍，近又將至，聲言將大舉以攻順化，大約七月初可以到齊。若永福再相機多方挫之，以奪其氣，使彼不敢妄逞，更爲越南之福，且令十八省官軍聞知，勢均力敵，彼可勝我，我亦可勝彼，沿海各口之心神愈定，必有繼永福而起之人，中華之強，更有幾分把握矣。永福爲將，若無黃佐炎遏抑於上，越之君相掣肘於朝，則永福戰功，必大可觀。得執事扶掖之以後，海內地球，不使異族立足於其上，則唐虞三代文武周孔之威靈，更彌綸於四大部洲，實華人萬萬蒼生之福。若不力爭此關鍵，指日以夷變夏，痛何如之？惟閣下至公血誠，能聯絡永福，惟永福能厚集關外奮勇業已流落之十數萬衆，悉爲永福兵力。再加訓練，多儲軍糧，

因未失之越地，及已失之區域以爲糧，又因法所奪越之糧以爲糧，所至之處，合長圍以困法人，圍一城聚而殲旃。更用遊擊四出之師，與之野戰，則以外各城，勢同破竹，可望不戰自退矣。然非永福之威聲地位，不能大舉，非我公之義膽忠肝，不足激發。忠勇報國之氣，時哉弗可失也！方今任疆寄者，不能恪守範圍從事，萬難望爲非常之策，以戡華夏南交之亂，更難望出師以救屬國將傾之危。除我公英雄外，尤難望有越之國，經越之野，以建不世之奇勳者。此鄙人閱歷數十年所見所聞，足以實獲我心之言，非虛語耳。萬一永福灰心，不爲進取之謀，而爲退入十州足以自全之策，則一二年間，越必變爲卷髮文身之地。越若傾覆，則滇南粵西，亦必沈湮不起，淪爲異族。非第地球十八省之憂，實舜禹孔孟聖神明詰之垂涕於在天，譽自上古下至於永無紀極之永患也。臨穎黯然神往，畢然高望，以存越社，以固華圍，崇力建白，不盡縷縷。

第二卷

八月初一日——法兵輪六艘，圍攻丹鳳劉營，又陸路千人，循隄而進。丹鳳四面爲喝江所環，輪船乘夏漲，由紅江入也。長隄直通河內，黃守忠據隄迎敵，亡三哨弁，勇丁死數十人。守忠握刀，坐地不退。隄狹彈密，敵避隄下，黃軍亦趨隄下，兩軍僅隔五尺隄，蹲伏對槍，昂頭卽死。而船砲俯擊營中，開花如雨，水陸受敵。淵亭飛函乞兵，適兵輪一艘，駛至山西下游二十里日昭社，咸謂省城吃緊，不宜分兵救劉。余曰，此以孤輪擊我師，恐我救丹鳳也，不救中敵計矣。劉敗省城不保，劉勝敵決不攻省城也。乃遣黃雲高田福志往援，冒雨拔隊，並借雲軍逼碼一萬，解赴劉營。黃軍法軍相持於隄下，露坐兩晝夜，戰場一線，無可用武，漲溢平地，又不能繞出奇師。淵亭料兵輪不退，圍不解。黃佐炎營有神

砲，事急禱而後用。初三日，六發，中五輪，退隄下。法兵乘大雨驟奔，黃軍追斬八十餘級，而前營精銳，實已損於此戰矣。視其砲，三千觔之笨砲也。是戰也，三日不斂隊，黑旗居陷阱中，不敗有幸焉。當危急時，黑旗稍稍有遁者，賴桂軍二營至，得不潰。是時，官軍威望固存也。

八月初九日——黃佐炎得富春警報，並接該國樞密院傳國王退兵之諭。先是法人於七月十三日懷德敗後，遂於十六日駕兵輪至富春，攻順化海口。宗室阮說，督兵力戰。十七日，海口不守，法入都城。維時故王阮福時殯猶在宮。嗣君不賢，在位一月，阮說啓太妃廢之，改立阮福昇，外寇內訌，至是乞降。法與立約二十七條，其第一條，即言中國不得干豫越事。此外政權利權，均歸法人，偪越君臣，諭外省退兵，重在逐劉團也。初雲南奏稱，山西緊靠紅江，法船砲彈可及，我軍駐防於此，抵敵與否，勢在兩難。廷旨著妥籌布置。於是唐莪帥遂議撤軍，月給劉團五千兩，募營退守山西，以固門戶。而是時劉團屢捷有名，不肯後退。黃佐炎謂劉爲全圻所繫，不肯令專守一隅。莪帥屢促淵亭退師，淵亭不應。莪帥又函予勸退，答以難行。莪帥不懌，責余能驅遣黑旗下河內，獨不能命其旋山西乎？正辯論間，富春警至，淵亭聞王諭退兵，大惑，遂偕黃佐炎，於十一日率全隊至山西，稱遵莪帥命，實就余商議機宜也。余勸其穩守山西，再議前進。淵亭見越事決裂，中國且多數衍，欲以全軍退據保勝十州，余力止之，而莪帥撤軍之檄適至。淵亭愈恐，言中國且撤兵，吾何爲獨守此？余苦語挽留，淵亭猶豫。黑旗將士，俱慷慨攘袂，不願棄數月戰名。黃守忠造淵亭請曰：提督退保勝，則全軍付末將代守山西，有功提督居之，罪歸末將。淵亭大驚，詰曰：一誰爲汝畫此策者，得毋唐公言？一乃不敢再言退，然自是黑旗軍心一懈矣。

九月初六

起程返北寧

往接黃軍門所撥四營也。前一日宴陳德朝阮廷淵淵亭於寓中，席間

接徐方伯鈔寄八月初四日諭旨，唐景崧往，來邊營，頗爲出力，著賞給四品銜，以示鼓勵，欽此！特恩，不由保薦也。初七日，抵北寧。

九月，在北寧，唐芷菴仍來越南坐探，倪豹帥調任廣東巡撫，徐方伯擢廣東巡撫。閱兩江總督左侯相奏疏，請以前任福建布政使王德榜帶八營赴桂邊助防，並稱儻軍情緊急，卽自請出關，語氣甚壯。

九月，在北寧，接統四營管帶官黃雲高卓軒，尙國瑞鼎臣，賈文貴彬臣，李應章文齋，曰新四營，並武煒一營，又命朱冰清成一營，曰武煒副營，共六營。

九月十四日 法人入寧平省，據之。巡撫阮尉，因有和議，遂迎降也。寧平接壤河內，山西，興安等省，爲南北圻往來要道。至是富春消息，不達北圻。

九月十七日 寄家書：「春卿禹卿兩弟入覽：接百撫行知，恭悉蒙特旨加銜。當日招劉擊法，論者皆爲我危，今而知聖明之世，固無龜錯東市之悖舉也。滇奏有唐景崧忠義憤發，不避艱險，已函屬駐在劉營之語。滇軍退紮大灘，桂軍尙有三營，留駐山西。官軍屢奉嚴諭，加意扼守，毋稍鬆勁。東西督撫，請明開仗。譚關外接濟劉圍軍械餉銀，唐景崧撥調援兵，絡繹於道，事無可諱。不如先以理論，不從卽用兵，尙未見諭旨如何，大約亦未必驟允也。劉永福近日心志較定，倪中丞已於八月中旬舉彼軍將渙情形入告，而徐方伯七次之奏亦將續至，則知其渙而復聚矣。想都中亦必不能自己，遲日當奉諭旨，關外惟靜候之。現粵西亦願助餉，惟彼之招募頗難，而此子聲名已立，實爲敵畏。我千辛萬苦扶掖之於前，今日不能不護惜於後。現滇粵當道書來，皆望其乘時自立，將來計或出此，而局面之大小廣狹，則不可知也。我在北寧，與黃趙兩統領商議戎機，所見多不相合。黃尙明白，而乃爲趙所制，趙則畏事，先私後公。兩雄同處北寧，而其左右又直相讒慝，決非佳事也。」

九月二十三日——寄家書：「春卿禹卿兩弟入覽：恭讀八月二十四日上諭，法越構兵以來，北圻越兵，雖迭獲勝，而河內未經克復。法人據此要害之區，北圻終難自固。現在法人直倡順化，迫脅越南議約。法使脫利古已至天津，並有以兵船直至廣東尋衅之說，無非意存恫喝，肆其要求。惟有堅持定見，以折其謀。但彼族詭詐多端。非空言所能折服，全視邊防之能否得力，以爲操縱。近日河內一帶，軍情若何，越軍有無戰事，著岑毓英、文蔚、唐炯、徐旭確探情形，督率在防各軍，嚴密扼守，不可稍涉鬆勁。法人若以兵船駛赴廣東，斷不可聽其進口，張樹聲、裕寬當速籌布置，以備不虞，並催調方曜回省，妥商籌辦。欽此！天威震赫，勢將問罪梟徒，而「視兵力以爲操縱」一言，尤爲不刊之論。現劉軍向守山西，近已四出招募，我擬日內即轉山西，因滇粵均以留駐山西入奏也。此地義民尙衆，即來投我者正復不少，乃越官有捉拏義民者矣。北軍總督張登、廣三疏請戰，富春恐其有妨和局，兩次嚴調回都矣。黃佐炎具稟，有借銀十萬，快槍二千桿，始能舉事之說，借此要求，以爲不允則按兵不動矣。越使阮仲合通飭一紙，極背慢之詞矣。此不能全歸咎於法人之脅制也。彼都人士之心，漸多趨附法人，其不願從者，又皆庸懦不足任事。即我軍志在奮興，與法爲敵，豈不與越人心事相刺謬乎？彼主我客，夫役芻茭，將有呼應不靈之日。故今日關外諸臣，非准其便宜從事不可。據徐公來書，亦謂一切不管越南，只論我當如何行事。頃與黃統領瀝陳於倪中丞，請嗣後關外應便宜行事，然究未聞於朝。該國伎倆，拒法人則不足，難華人則有餘。保無在外，偶軼範圍，而該國一紙咨文，已隨其後，朝廷循例問罪，豈不冤乎？總之，越國君臣無可扶持，爲今之計，只能顧南交之土地人民，而不能顧阮氏之社稷，舍此不足定非常之變也。彥帥來書，切勸我始終其事，扶小邦而維邊圉。又致同鄉陳雪香太守八紙，雪香鈔寄前來，書中皆言我事，稱爲邊圉棟梁，賴此一人，閱之殊增愧報。猶憶今春省中營務處蔣燕齋觀察，與

卉亭書，謂唐吏部才望震著中外，仁仲親炙儀容，近聞謔論，所謂名下無虛，一柱擎天，兩粵之福，天下之幸也。語雖過當，然燕齋素不相識，其書並非與我，乃致卉亭，尙非諛我之詞，有人知我苦心，卽足自慰矣。

九月，徐曉帥患病危重，自此精神愈頹，屢欲出關，而不果行。

九月，在北寧，閱張振帥奏請決戰疏，內稱曾紀澤舌敵於法廷，李鴻章力爭於脫使，不戰決不能和，並請的饒三十萬募勇，親率出關。旋有旨，命帶兵輪赴富春，以查看越都亂黨爲辭。蓋是時海內傳聞越王被戕，欲仿上年高麗辦法也。振帥復奏，廣東無輪可出大洋。

九月，在北寧。各省義士遠道來見，願助擊法，惜余無權無饒械，勉以忠義，結團自衛而已。越南義民范必達范伯維迭戰法人於寧江府嘉林府，小捷。法人慮客勇作奸，散之，隊目李全忠方金安率五百人來投，黃趙付越官梁俊秀領之。余擬十月初往山西，帶兩營，趙慶池尼之，謂山西乃雲南門戶，桂軍宜駐北寧，黃軍門亦悔，撥余四營，議以兩營歸余發饒，而四營仍受渠節制。然淵亭屢求助兵，今自統四營，全不往，將疑我，不得已，帶賈文貴半營，李應章半營，差官數人，龍州秀才趙漢甫辦文案，芷菴琴石同行。

十月初六日——起程。大雨。次日至山西，駐按察使阮文甲署中，此余帶兵之始也。實則權仍不屬，勇且不足，軍火不備，固書生閱歷未多，亦當時諸公之不能實心協力歟？左侯相遣副將吳春魁來探軍情，同行。桂軍駐山西，三營撤回北寧。

十月，在山西，與淵亭籌守城堵河之策。八月，淵亭欲退保勝也。郡中頗驚，余苦留之，始駐山西。曉帥奏劉團兵單饒絀，於是九月二十二日旨，稱劉永福矢志效忠，奮勇可嘉，著賞銀十萬兩，以助

兵饑。唐景崧多方激勵，亦甚得力，如能將河內攻拔，保全北圻門戶，定當破格施恩，以獎勞勩。此諭旨獎劉永福之始。後復有旨，飭廣西新舊撫臣，令唐景崧設法激勵劉永福，不可因該國議和，稍形退阻。至是余之招劉，始見明文。乃催劉圍進攻河內，岑徐黃趙並催淵亭進兵。時淵亭已遣員入關募勇，請募足再行。又言誰守山西，而雲軍業已拔退，北寧軍又無應者。

十月，在山西，淵亭急盼十萬賞銀募勇。諭旨，恐協饒遲緩，令先由廣西藩庫提給，而曉帥不肯遽付，趙慶池又忌余與淵亭獨蒙獎諭，遂不肯撥濟軍火。凡曉帥由諒山解往山西者，皆爲北寧截留。

請纓客曰：曉帥未顯時，與趙慶池交好，至是，北寧軍事，獨倚慶池，與黨敏宜肆行蒙蔽。卉亭嘗向余太息，余曰，公膺專閫，位尊責重，事不可，當力爭，不能則退，豈可依違兩端，同歸於敗哉？又言兩統同駐北寧，事無專責，不如一在前敵，一守省城。又爲卉亭畫策，請統八營赴山西，會同劉團，下擊河內。而慶池不肯獨守北寧，計亦不行。

十月，在山西。時桂邊陸續增營，並調各府防軍出關。余啓曉帥，謂軍情日緊，兩營亟宜認真，桂軍口糧太薄，營哨各官太苦，不能申明紀律，請增饌，曉帥從之。初，桂軍營制，一營四百人，勇丁月饌二兩四錢，僅給一兩六錢八分，存饌七錢二分，皆散營時歸諸統領也。營官月費僅三十餘兩，今議增勇丁月饌實給二兩九錢，營官加給四十兩。唐拔帥擢巡撫後，不請命遽自回省，又撤山西軍，廷旨責之，仍令赴邊督師進紮。我帥定本月十四日由省起程。岑彥帥奏請自行帶營出關，以撫臣回省籌饌，並稱劉永福兵單將寡，瞻前顧後，唐景崧亦頗費調停。十月，黃軍門派提督陳朝綱帶三營，趙統領派副將黨敏宜帶四營，以梁俊秀帶新募義兵五營，進甲海陽。本月十三夜五鼓，襲入城，旋爲法兵擊退。

十月十八日 法輪一艘至山西，劉團出隊即退。二十二日又至兩艘，泊城十里下。二十四日五

艘，至山西，泊城北對岸。劉圍扒船迎擊，各施砲，無損。又東路來法兵千餘，駐離城十里得所舍，招知黑旗密布東路，旋退。又探報法兵千餘，紮丹鳳縣，蓋志在必吞山西也。余屢屬淵亭，當分兵扼紮城外數十里，不可使敵逼城，淵亭謂縱敵入我重地，始能痛殲。屢勝則驕，固兵家之所忌歟？

十一月初二日——法人破興安省，拘巡撫布按至河內，槍擊巡撫，死之。淵亭見山西喫緊，請調興化滇軍，函約不至。

十一月，法兵分窺北寧之仙游縣片驛關。兵輪日夜往來。新河徐曉帥黃趙兩統領，迭促淵亭進攻河內，而淵亭以戰河內則不能顧山西，滇軍未至，山西誰守？唐莪帥復至蒙自新安所。岑彥帥得旨，帶勇出關。

十一月，李應章帶兩哨來，至山西合成一營。李應章之由芄封抵北寧也，黃統領留之。余曰，營已撥我，營官何可不來？函催乃至。

十一月，淵亭造竹筏攔江，於河岸築礮台截船。城北有河隄，又於隄上密排笨礮，擊船上駛。北門外有市，五里達河干，築柵五重。新勇到千餘人，因議餽數，迄未成軍。屢勸淵亭，勿惜財，速編伍，淵亭不決。而十萬賞銀，分毫未解，新軍無械。淵亭購粵商運到洋槍四百桿，價至九千兩，乃屬粵商赴龍州領價。

十一月初九日——山西軍情日緊，余揣北寧軍請必不來，乃函滇軍督帶張永清，懇其進援，一面啓岑唐兩帥，勿罪該督帶擅移之咎。十一日，張永清率張世和莫矜智共三營，抵山西，紮西關外。法騎已游弋城下，余命李應章賈文貴兩營，張旗著號衣，列隊三日，以示爲我軍駐紮之地，犯必開仗。初滇粵軍駐山西者，皆黑旗，無號衣，假稱劉團，官軍明目張膽，自今日始。惟劉軍新卒不習戰，槍且少。滇

軍多病，弱余一營有半，不及五百人，更不足數矣。

十一月十二日——法兵輪十二艘，民船四十艘，載一月糧，陸兵三千餘人，彈藥車五百輛，進薄山西。淵亭重扼陸路，派黃守忠全部，饒吳鳳典左營，紮東門外。派連美朱冰清帶武煒正副兩營，紮東門口，爲先鋒營。派韓再勳右營，胡崑山武烈營，劉榮瑁七星四營，並余，李應章一營，共七營，紮北門外。南門外則李唐一營，及余部賈文貴半營。西門外則滇軍新到三營也。余帶親兵八十人駐內城，淵亭駐外城。外城築土爲牆，周二十里，慶市在焉。外城無兵，乃請張永清以小隊分布城門。黃佐炎梁輝懿帶兵二千，駐南門外村中，不談布置。淵亭疑總督阮廷潤通寇，禁其出入，並不准越兵入城。余察其情似誣，而黑旗皆稱可疑。

十一月十三日——接黃統領信，據張登懷探報，河內法兵傾巢，齊赴山西。余亟復書，請北寧速會同越兵，乘河內空虛進搗。即不然，而耀兵於新河嘉林，以掣山西敵兵，並乞軍火。

十一月十四日——傳見各將備於淵亭寓所，勉以黑旗已見廷旨，各宜奮勇立功。並與淵亭酌懸賞格，巡視河隄砲台。台上無兵，僅有砲手，則以隄外七營護之也。砲皆笨鐵，大者不過八百觔，前後巡視三次，竊疑無用。

十一月十五日——法兵由東北角陸路擊北門營，七營迎敵，余與淵亭觀戰於東城堞下。法船桅砲懸擊城中，炸彈屢過左右。下巡慶市，諭民無驚。旋內城，與芷菴漢甫琴石登台觀戰，歷歷在目。法兵已卻，退據一村，七星營舉旗直進，法槍自村擊出，煙燄漫空。李應章軍在敵所據村對面一廟，滾槍環擊，我軍大勢得手。方余之在東城也，淵亭傳令黃守忠吳鳳典朱冰清，由東抄入北門敵後。至是凝望，抄兵不見旗影，而李應章遁弁至，獻敵七級。甫降望台，忽報黑旗兵敗入城，城未閉，法兵已奪頭棚。

余急徒步至北門，押隊復戰，並調賈文貴，帶隊過北，助李應章。滇軍在西，列隊未戰，已退。亟以契箭，調扼北門，奪回頭柵，軍心略定。而七營之地，均爲敵有，並奪據河隄砲台。淵亭嘗將士不已。詢其所以致挫，淵亭則嘗官軍先遁，官軍則各劉榮瑁之七星營。實則隄下砲台先爲敵碎，一彈入砲口，砲裂，軍聲一譁，各倉皇走，敵遂乘之，而據我軍壘，搶登河隄矣。河隄高與城齊，又緊接北門市柵，我軍不得出路。淵亭責守忠包抄，何以不至，則稱溪阻繞行，及聞我軍敗，遂折回耳。淵亭怒不可遏，獨命右營出扼市柵，槍聲斷續，若緩若緊。二鼓，余坐城下，召李應章賈文貴張永清曰，劉提督此際難與言，我等何計奪回此隄？三將曰，惟再戰耳。余曰，浪戰無益，宜出敵不意襲奪之。衆曰諾。乃懸重賞，挑死士首登者，准保守備花翎，約定四鼓進兵。旋內城，命親兵具粥食士。坐不安席，入市巡視居民。四鼓，張永清帶隊直衝，李應章賈文貴帶隊橫衝隄，虜亂槍齊舉，我軍三進三卻。越南稀見月色，是夜獨明如晝，照見鬚眉，不能暗襲。張永清部下死六七十人，終不能奪隄。五鼓，淵亭入內城，問計，商乞北軍軍，並議分守四城。

十一月十六日——辰刻，參贊梁輝懿來見，議懇援於北軍。余知北軍必不來援，而不得不徇其請，飛函黃趙，僅調余所部黃雲高尙國瑞兩營而已。下令閉外四城，禁民外徙，恐亂軍心。無如越主我客，條令格格不入，教民混雜其中，無從辨其良莠。淵亭調全軍入城，獨七星營在東門外。滇軍及余所部，紛請卹賞，傾囊付之。余是時無權，無餽，無兵，無軍火，而衆軍仰於一人，擁虛名而無實際，身處危城，真無可奈何也。三鼓，巡閱四城，城薄不能支帳，堞多兵少，罅漏特多。環城植竹，視外不能明。聞風聲，疑寇在左右，乃知竹林不可爲城也。至北門，與淵亭坐堞下窺，法兵露坐隄上，悄寂無聲。五鼓歸寓。不眠者兩夕矣。明知城萬難守，援必不來，而不敢稍露去志。惟暗檢日記信札，付僮密藏。

十一月十七日——黎明，法兵攻北門，我軍力拒，轟斃無數。火包下擲，竹根爲焚，敵尸縱橫城下，稍卻。辰刻又攻，而輪槍擊砲，碎鐵滿城，婦孺驚哭。敵又懸巨砲於西門古刹，更番轟擊。巳刻，槍砲略息，黃佐炎由南門入，見憂懼無人色。午刻，槍砲復震，細彈雨落，灑遍內城。余寓左右，砲彈著地開花，不知所避，廚下盂盤粉碎，滿空鷓鴣鳴。派差官持令箭督戰。芷菴琴石走探消息。未刻，攻愈急，賈文貴在北門告彈竭，瞭視無以繼之。莫杓督守西門，砲最烈，城崩樓毀，軍無立地，馳騎請派鋤夫四十人築地營。倉皇得十六人，負鋤往。阮廷潤邀余坐城根避彈。申刻，西門急甚，再派差官督戰。忽報黑旗俱下城，寇已入城，急旋寓，戒左右勿動。親立南門，問劉提督何在，無應者，惟見兵民蟻竄，而槍聲已息。南城越兵驟然大砲，改著白衣，知事不可爲，乃乘馬，率親兵八十人，差官數人，趙漢甫賴子容農耀霖走東城，越濠而出，獨不見芷菴。琴石立橋頭鳴號齊隊，坐馬旋逸，左右以無糧馬進，狂馳不可勒，乘而顛者再。差官黃某，易以己馬，乃整隊行，天暝不知所之。欲走黃佐炎營，而南門火起，不敢行。欲取道北寧，而敵輪據紅河，莫能渡。欲繞上三十里，由屯鶴渡江，而倉皇無識途者，且不忍舍滯亭。當是時，東西北三面皆寇，退路獨與化，乃南向，繞西以行。回望山城，火光燭天，兵民男女以萬計，紛走田野，大呼隨我纛來，而雲陰蔽月，溝橋莫辨，更無一識往與化路者，以所行非大道也。夜約三鼓，暫憩嶺坡，親兵失散，僅四十二人矣。聞鼓角聲，料離城未遠，再率衆行，過村不啓柵，然槍鳴鼓，如抗敵者。農耀霖解越語，告以官軍大隊且至，乃放行。折旋幾五十里，而尙在山城三十里內。各軍將領不見一人，忽遇黃守忠部將鄧遇霖帶殘隊至。詢淵亭，不知下落。問渠何往，曰隨大人纛行耳。席地頃刻，衆忽奔，旋失鄧遇霖所在，命差官王得標帶親兵探路，爲亂民攔擁，又散去二十餘兵。王得標亦迷失不歸。再行，爲橫涼所截，盤旋不得出，遇莫杓督。琴石亦至，乃知先偕

芷菴出城，途半相失，已足痛莫能步矣。假坐差官無鞍馬，同出橫涼中稍息。藉草坐，擬投不拔縣，待會淵亭，意不次遽渡沱江也。而無人識縣所在。覓鄉導，輒逸去。遇張永清，始知淵亭芷菴已馳在前，並云淵亭初出南門，聞余未出，痛不欲生，問有人能入城護出者，賞銀二萬，芷菴繼賞五萬，應者六人，臨橋而返。張永清繼出，遙見唐字旗，始知余幸無恙也。聞淵亭已赴不拔縣，乃與張永清莫於智及左右，覓入民家，小憩竹樓。倦極且飯，襟襟透溼，假寐須臾，而天曙矣。

十一月十八日——黎明，行馬上，沈思，潸然淚下。申刻，抵枚支關，吳鳳典權稅處也。關人封豕款餐，不食蓋二日矣。宿此函報諒山北寧雲南，知淵亭芷菴佐炎均在不拔縣。

十一月十九日——李應章賈文貴及黑旗將備，各率所部陸續來會，相見跪哭。芷菴機行至，因涉水履溼，脫繫於鞍，馬逸遂失履也。不禁失笑。

十一月二十日——渡沱江，入興化城，寓按察署中。巡撫阮光碧，曾晤於山西，老成可談。劉團潰後，半入十州，半入興化，淵亭在後收集潰隊。余急權出示，許照官軍給饌，以固衆心。劉軍，桂軍，雲軍，彼此失馬失眷屬，互訟搶奪，終日不遑理處。其攜掠越人子女者，余贖付越官，男六兩，女三兩。第走卒僅負五百銀出，兩營勇饑皆賴此，北寧不通，甚憂不給矣。

十一月二十一日——淵亭來見，急與商整頓潰卒。興化地極貧，無布縷製衣衾。強忍夜寒，倉米不多。軍苦乏食，而去寇僅七十里，軍火且蕩然矣。聞彥帥定本月二十五日，由省啓節赴邊。

十一月二十四日——雲軍統領總兵丁槐衡三，帶親兵數十至興化，莪帥付銀四千兩，慰給潰軍，約余赴保勝，晤商軍情。觀丁統領掘地營，其制掘地作方阬，深六尺，大小度地勢爲之。阬內四圍，密豎大木，出地尺許，開槍眼，上鋪大木，覆土。取其低，不受砲，遙見不知有營也。阬背開地槽，（向敵

爲阮面通入阮，阮口有欄，一人閉欄坐，則阮內數十人皆不得出。既可避砲，且易潛走。此當日漢軍避砲之法，以守地方，誠善也。或迴環掘數營，皆於地下開槽營，營可通，互相策應。水米藥彈，均儲其中。又於地營外開曲折明槽，人頂齊地，寬僅尺五，長至一丈卽轉。太寬彈易落入，一丈卽轉，彈雖落亦僅擊及一丈也。明槽所以護地營，恐軍全在暗阮，不明敵情也。地營三丈，外用槎枿樹枝，以藤纏之，密排三層，是謂鹿角架，防敵衝突。再於四角埋置地雷，尤爲有備。但須離本營二十丈遠，始不自轟。

十一月，在興化，日與淵亭議復山西之策；苦無槍彈。劉軍所用槍，與桂軍同，而雲軍之槍不類，彈難通用，足見槍式不可太雜也。淵亭遣韓再勸劉肇經帶隊二百，繞道太原赴北寧請領槍彈，並所賞銀。北寧僅付二萬粒，不值一駁，賞銀全無。

十一月二十六日——訪阮廷潤於臨洮府鄉中，拒不見，以病辭。強入見，實臥在床，慰語而去。義帥據營報奏山西失守，由總督布按開門延寇。然阮廷潤阮文甲輩，雖無禦敵之力，殉城之節，而平日供給各營，城陷同走，尙無通敵之事，余深知之。聞越改立之嗣君，於十一月初二日暴卒，或云畏法逼自盡，或云奸黨進毒。國人立阮福時所繼第三子，或云卽阮說之子。芷菴琴石聞道回北寧，琴石入關。

十二月初四日——黃軍門函調李應章賈文貴率隊回北寧，並不函余，可異之至，左右俱不平。但兩營在此，餽銀無出，卽聽其去。

十二月初六日——起程赴保勝。陸行三日，至館司，乘船逆流行，船甚小，兼坐竹舟，倍程以進，每三更始泊。登岸造飯，朔風峭寒，僅著單布衣一襲。一路窮山惡水，過大灘，一名蓮花灘，又曰佛殿

灘、白雲蒼岸，浪聲雷鳴，荒渺蒼幽，如有魑魅往來，情狀疑非人世也。過文盤州，水面火光，若遠若近，夜照舟行，人謂江上最靈祠神佑，俗呼雙蓮廟，祀最虔，荒誕無稽。

十二月十五日，抵保勝，我帥已於前一日啓行，不及見。彥帥適於昨日臨此，謁於關帝廟，慰勞甚至，爲製綵袍衾屨，贈犒冠紬料，補送薪水四百兩，又別餽銀兩備用。余訴黃軍門所撥四營有名無實之故，彥帥勸以忍耐待時。閱歷之言，受益無限。與營務處湯幼菴觀察同居竹屋中，淵亭養子成良照料極周。

十二月，除夕，與湯幼菴暢談甚洽。惟念此身本留桂營，今羈滯滇邊，形殊不類，悵然飲泣。聞曉帥出駐諒山，卽夕上都中諸大臣書曰：「法人據山西後，日修守禦，滇桂兩軍，偶通文報，爲日甚遲，聲勢實不易聯絡。竊維今日兵事，爲中外大局所關，外之高麗緬甸，內之台灣瓊州，皆視越南一隅之存亡，以爲安危，誠不可不用全力以圖挽救。今者法人固與我爲敵，越人亦將與我爲難。該國半載之內，三易嗣君，臣庶皇皇，類於無主。教民土匪，乘釁稱戈，適足以助敵氛，而棘我手。竊謂越事冀有轉機，固賴邊軍得力，而欲培其根本，以靖亂源，則莫要於遣師直入順化，扶翼其君，俾政令得行北圻，以定人心，而清匪黨，則敵愾自必稍戢，軍事庶易措手。恭讀諭旨，飭令疆臣前往順化，安戢亂民，誠爲大處經營之策。粵督謂海口爲法人所據，我船不能前進，滇督謂雲南門戶爲重，出關伊始，軍心未定，未便舍近圖遠，自均係實在情形。第此舉實屬至奇，既不專予法人以保護之名，卽可以堅越人臣服之心，而爲北圻戡亂之一助，惟不必封疆重臣崎嶇前往耳。去秋越都內亂，景崧督兩商徐中丞，謂宜派兵馳赴順化，聲言查勘情形，卽藉以駐守海口，庶免法人乘機佔據。越官並願景崧前去，因其會至順化，熟識樞院諸臣，可以商辦一切，惜不果行，遂致法人有脅順化撤黑旗之事。國中震驚，關外惶

感，而黑旗氣餒，頓潛消，暗沮於冥冥之中，以至於失事。及今爲之，猶有補益。國都首也，外疆四支也，未有不扶其首，而能救其四支者也。夫至今謀越南者，惟兩策耳。若不爲藩服計，則北圻沿邊各省，我不妨明言直取，以免坐失於人。若仍顧藩服名義，重在圖存，則應有官軍，直入順郡，假天子威靈，正其根本，疏其血脈，俾內外臣庶，知國有君，然後民志定，而奸萌亦戢。卽我關外防軍，亦因此而名正言順，旗鼓堂皇，士心爲之一壯。否則首鼠兩端，未有不歸於敗者也。查北圻可由陸路繞赴順化，雖云轉運艱難，而昔商之黃佐炎，謂其都中猶可支應糧餉。官軍不經海口，卽不慮其扼截。遠獻芻蕘，以備採用。」

第三卷

光緒十年甲申，正月初十日。隨彥帥乘舟東下，軍約萬人。十五日，抵家喻關，距興化三十里。彥帥駐此，余回興化。彥帥奉派兵入富春之命，奏稱道遠不便行師。此旨乃在山西未失之前也。至是，廷旨屢責馮聯絡聲勢，固守北寧。然自山西失後，道路中梗，文報且阻，遑論軍聲？黃佐炎梁輝懿阮廷潤均出辦糧。淵亭謀彥帥，極荷優禮，其將備均蒙賞有差。編其軍爲十二營。敵蹤時至三江口。爲淵亭擬「約法人會戰書」。

正月，在興化，數晤淵亭，痛哭而數其非，且以利害激勸之。淵亭流涕無辭。傳其將備同坐一堂，責以大家改悔，奮圖恢復。淵亭謂，此際無論何處協餉，均置不言，且俟一二勝仗後。道路旣通，再議請餉，並願自當一路，不求人助。

正月二十六日——彥帥進駐興化，淵亭請示機宜，並言進兵不可過遲，當速渡江。彥帥謂朝廷仍責

劉圍戰，而官軍守欲劉爲前驅，而滇軍爲接應。淵亭願自爲一路，請雲軍以一枝出屯鶴，一枝逼廣威，黑旗獨渡河，傍山而下，計終不決。彥帥連日開導淵亭，及各將備，義盛情深，而淵亭仍不免有徑行其意之處。漸與丁軍不睦，故彥帥主合，淵亭主分。

正月三十日——接北寧警報，法兵將攻北寧，彥帥商遣淵亭馳援北寧。淵亭念北寧不救之怨，不欲往，請擊山西。余曰，人不救我，而我救人，此大丈夫豪傑之所爲也。且能救北寧，即可蓋山西之恥，今復山西萬難，何如救北寧便？淵亭請偕往，允之。

二月初一日——彥帥入奏，遣唐景崧率劉永福全軍，星夜馳救北寧。即日偕淵亭，拔十二營起程。初二日，渡屯鶴，在山西上三十里，卽三江口。承平時商賈輻輳，今就蕭索，法兵咫尺，竟穩渡而過。

二月初五日——抵北寧，余入城見黃趙兩統領。淵亭駐兵安豐縣，鉅城七里。初七日，淵亭輕騎入城，時法蹤嘗游弋北寧五十里外。芹驛關者，又名普濟屯，北寧水陸之要口也。上年我軍猶不敢深紮越境，此地早爲法據，今黃趙始謀奪之。趙揀卒三隊進攻，遽爲教民截回，法遂輕我，而北寧禍速矣。王朗青方伯定邊楚軍八營，方棣生觀察威遠東軍五營，陸續將抵龍州。彥帥奉節制廣西各軍之命，旋奏辭。

二月初八日——晤黃趙，問戰守之策，趙稱體羸多病，將士驍蹇，願乞休讓賢。黃稱布置尙密，城堅可守，俟王方伯楚軍出關，再議進取。余曰：「寇氛速矣！楚軍恐不遽來，竊經山西之失，橫覽北寧城，戰守兩不可恃。備多力分，紮營太散，呼應不靈，不能戰也。城雖堅，而無藏身避砲之地，不能守也。應速於城外十里要隘處所，開掘地營，以守野爲守城。」黃曰：「城有四營，吾誓負城而守，敵其

如我何？」余卽日上曉帥書曰：「初五日偕劉永福率其全軍抵北寧，駐紮城外，目前雖無戰事，仍屬該軍暫留。晤及左右路統領，右軍擬擊芹驛關，左軍擬俟楚軍到濟再商進取，語各有理，景崧莫能贊一詞也。至於嘉林之役，則較芹驛爲尤難攻。芹驛尙以爲不可，則攻嘉林愈以爲不可矣。而察北寧，實乏大砲，無具攻人。往嘉林必需是物，故前有十位之請。戰具攻具，亟宜講求。彼有船而我無船，已輸一著，我並制船之具而無有。彼族料我不能渡江，愈肆驕橫。北寧軍壁雖厚實，不足當一巨砲，亟應仿漢軍開掘地營。竊經山西一番閱歷，竊知兵法，但僅能獻言於兩統，而事莫能自主。目睹焦急，日復一日，月復一月矣。撥領四營，已成虛設，且又未併紮一處。不然，亦可盡我四營之所爲，奈何併此而不能也。本擬卽赴諒山，親承教誨，因欲踏勘四處防所，稍遲就道。」

二月初九日——曉帥來書，欲以劉軍攻嘉林。彥帥來書，欲劉軍紮永祥安朗一帶。卽日復彥帥書曰：「初五日行抵北寧，恭上稟函，諒邀垂察。劉軍初駐安豐縣，縣官不能供米，現已拔近省城，仰給於張登壇。北寧敵未來攻，據報法人取有民船數十艘，截去首尾，及艙端橫板，扣以鐵釘，不知何用。曉帥擬以防軍攻芹驛關，以劉軍攻嘉林府，卽可扼阻敵船，入諒江湧球之道，所以固北寧後路也。嘉林之鉢場，敵有砲台，爲輪船入河內必經之路。我軍奪據鉢場，卽緊扼敵人之咽喉，河內山西，不戰自困。惜此等絕好地勢，我不早據，坐讓與人，事急始爭，恐費盡移山倒海之力，亦未必能得手。中國自，往往如此，可歎可歎！且北寧砲位甚少，大砲尤少，其何以攻？卽攻而得之，其何以守？景崧會商黃趨，謂以購求大砲爲第一要著。劉軍擬暫屯慈山，以備策應。時聞警報，未便卽旋。來示該軍將來可屯永祥安朗一帶，以便桂邊接濟，且可乘燬而襲山西，誠爲穩策，屆時相機導辦。」

二月初十日——帶親兵二十人，差官四人，赴諒山。留親兵六十人，暨賴子容左右人等寓北寧。十

二日，抵諒山，謁曉帥。曉帥曰：「北寧不可保，兩統領誤我深矣！」十三日，辰刻，趙統領報十一日失扶良。扶良距北寧省六十里，陳得貴李極光翟世祥亞東義各帶一營扼守處也。據報，是日陳得貴力戰半日，馳騎乞援黃統領，久之，始遣韋和禮帶守城三營馳往，半途聞扶良已潰，乃折回。余曰：「殆矣！北寧已矣！」曉帥驚詢，余曰：「豈有以守城之軍而往救前敵者？一敗卽不歸城，孰與守城？」趙又言：「淵亭不肯用命。」曉帥屬營務處黃子壽商余，能往北寧督劉戰否？余曰：「事急矣，請立行。」卽走辭曉帥，曉帥俯思曰：「北寧危地，汝不入亦宜。」余請試進立，馳馬行。十五日，抵郎甲，距北寧已近，尙隔諒江湧球兩河。二鼓，聞法人已據湧球山頂，猶冀不確，策馬夜進，盡夕奔行。

二月十六日——黎明，渡諒江，入諒江府署。芷菴及張幼亦大令在焉。兩君於十四日出北寧坐此，探危城消息也。余將渡湧球，幼亦止之。自顧親兵太少，遂奔浪山綏南軍提督王洪順子鈞營，連壁峯時爲彼營官。欲假親兵渡湧球，入北寧。子鈞止之曰，似有凶耗，姑留一夕，探確再行。

十七日——在綏南營，聞北寧已於十五日戌刻不守。法人據湧球，故我敗軍一人不得後退。次日，猶無消息也。黃趙不知所往，余亟返郎甲，心如死灰。有自危城逸出者，詢知確耗。十一日之失扶良也，十二十三十四等日未接仗。時守城外者僅黃統領所部韋和禮黃玉賢李逢楨尙國瑞黃雲高賈文貴六營。守城內者，僅參將蔣大彰一營，千總黃效賢兩哨，餘俱分屯攬山慈山桂陽新河左河六頭江三江口等處。趙統領所部之副將黨敏宣八營，遠避六頭江外，屢調不至。總兵陳德朝六營，紮新河。法人故作攻勢以掣之，趙不敢調。北寧四十餘營，四面散紮，不能援應。十五日，法大隊由扶良進犯北寧，黃趙各率親兵，督韋和禮尙國瑞黃雲高賈文貴四營拒戰於十里外，皆左路軍也。韋和禮腕中槍傷，尙國瑞賈文貴俱微傷，苦戰不能撤。黃統領呼淵亭黑旗一展，敵少卻，而淵亭不欲戰，持契箭，束手行。聞黃守忠

軍旗進，淵亭喝止之。黃統領示賞二萬金，淵亭終不令黑旗馳前一步。正相待間，法輪突駛入湧球，而守湧球之提督陳朝綱兩營，聞砲頓潰。周炳林營在附近亦潰。敵奪湧球，曳砲阜頂，俯擊北寧城，彈三城市，譁奔。越官張登儻等開城遁。黃趙猶在陣前，驚聞後路失，亟撤隊回城。亂軍蒼黃，勢不能。黃統領閉戶將自縊，周炳林陳朝綱尙國瑞攜提督印，強掖以行，遂與趙統領並奔太原。勇營四潰。淵亭次日亦全師退太原，旋回興化。彥帥聞十一日扶良警報，再遣提督吳永安帶兵二千馳救，至太原，開城陷，折回。

請纓客曰：北寧陷而越南愈不可爲矣。徐中丞志在決戰，初視敵太輕，又慮都中之畏戰而就也和，故屢奏敵不足平，以堅戰志，事雖敗而其心固可諒也。特年衰多病，而又爲人所欺蔽耳。陳得貴失扶良，陳朝綱失湧球，罪固難辭，然扶良砲台無利砲，湧球亦小砲守。扶良不止得貴一營，而得貴獨苦戰半日，他營則壁上觀也。得貴爲提督馮萃亭舊部，馮曾劾徐得貴，實結怨於徐。及徐擢巡撫，遂撤萃亭之猶子兆金，帶左路營者，並撤得貴。得貴重瞳，素驍勇，黃軍門保留前敵，扶良敗，徐劾得貴首失砲台，得旨與黨敏宣俱正法。黨敏宣，軍中積猾也，趙沃庸懦，其作奸肆欺，皆敏宣居間畫策，故爲其所挾，不遵調度，率八營逍遙河上。及北寧陷，敵犯諒江。敏宣適以未戰全師過諒江，遇敵，詭稱覓統領，馳去不顧，其巧猾多類此。陳朝綱有口辯，與周炳林同綜理黃軍門營務。十四日，議以劉軍千人守湧球，淵亭辦地營十座。翌晨忽變計，不守湧球。或曰，周炳林輕視之故怒。然淵亭自是矯矯難合也。淵亭十五日之不助戰也，初不料官軍一敗遂至失城，意待危極而後救，以顯其能。然束手不戰，其於黃軍門舊情，豈能稍無遺憾哉！徐中丞有家丁把總韓姓者，負寵干政，時以意毀譽諸將，輒見聽。扶良報至，中丞命與關姓千總齎契箭一，公牘一，親兵四人，馬六匹，馳赴北寧，促淵亭戰。十五日，辰刻，

抵諒江。韓把總聞砲聲，止不渡。關千總曰，汝以饋箭付我，我入北軍，韓不與，遂返報中丞曰：「及諒江，思所齎文，或有斥劉語，觸所怒，不敢投。」中丞頓足曰：「噫！吾文乃賞二萬金，何不投？汝誤矣！」韓繳契箭昂然去。

二月十八日 在郎甲。賴子容等自危城逸出，失去日記。是日，法攻諒江府，我軍于德富甘乃斌李定勝管文治等營收績。李定勝並幫辦郭湧泉俱受傷。王提督按南四營，由浪山退紮郎甲前二十里之左溪。黃軍門率殘營至桃觀，總距郎甲三十里。

二月十九日 由郎甲回屯梅，法攻左溪，綏南營收績，退屯梅。法兵至郎甲。我軍火器，全儲於郎甲，至是盡失。于德富等營，俱退屯梅。

二月二十日 返諒山，謁曉帥，曉帥方寸已亂，調度倉皇，忽欲更營制，忽議撤營官，或互換駐紮之所，號令紛歧，左右淆惑。檄楚軍駐前敵，而王朗青見事敗不肯前。余力陳此時寇在咫尺，宜先收潰卒，定人心，備糗糧，集軍械，扼險堵禦，勿令殘軍散處，致敵蹤再入屯梅，則諒山不可保。曉帥曰：「前敵孰當此任者？吾營務處乃文案，不可行，奈何？惟足下敢任事，可幫辦營務，爲我一行。」余慨然許諾。即日檄下，人皆曰：「愚哉！維卿也！此何時而受亂軍之任乎？強寇在百里，地無宿糧，兵無鬪志，必敗之道，奈何以身入虎口也？」余曰：「中丞待我厚，自入劉營，有微勞，必奏達，今事急，不爲分憂，非所以勸忠義？且鄉關之難，烏可坐視？」明日遂行。

二月二十一日 輕騎抵屯梅，寓長慶府署。黃軍門適至，短衣驚面，相見黯然。閱曉帥奏報北軍失守疏，有黃桂蘭趙沃棄地先逃語。軍門曰：「吾其死乎？」王子鈞以綏南四營駐府城外，併立一大營，曉帥撤回諒山候撤。余力止之，函稱四營雖非勁軍，然已部署整齊，不宜驟動。並議以于德富甘乃

城兩營紮宮館，在長慶府前。以李應章王正明黃忠立各營守觀音橋，已扼大路，在宮館之前。以黨敏宜謝洲陳天宋黨英華守谷松。谷松在屯梅之左二十里，隔一嶺。由谷松走那陽牛墟，可入諒山。谷松下九十里，即船頭，輪船可達。明知黨敏宜無能，而其軍未戰，尙完整。布置略定，時同寓有提督康得勝，招集潰軍，州同耿在田爲營務委員，康暴而耿奸，難與共事。黃軍門既來，統領未卸軍事，猶應與商，甚憂掣肘。

二月二十二日——曉帥調王正明黃忠立往守谷松，猶未接余昨夕書，且欲以右路軍併爲一路也。李應章黃雲高尙國瑞賈文貴四營，仍撥隸於我。遂以李黃賈，並陳得貴營守觀音橋，尙國瑞守巴壇嶺。是日，法兵破太原。

二月二十三日——恭閱總署電，本月十九日旨，據李鴻章電報，北軍已失，官軍退至太原，曷勝憤懣！著岑毓英激勵諸軍，設法進取。徐延旭株守諒山，毫無布置，殊堪痛恨！著收集敗軍，盡力抵禦。已有旨，將該撫先行摘去頂戴，革職留任。如再退縮不前，從重治罪。瓊防愈急，若有疏虞，辦理更形棘手。彭玉麟張樹聲等務當認真籌備。惠州會匪，迅即撲滅，以清內患！欽此！

二月二十四日——記名提督章和禮傷歿於軍。修五樸誠勇敢，爲諸將冠。黃軍門哭曰：「汝得死所矣！」曉帥撤調各營之檄，朝夕紛下，余向黃軍門籌商布置，軍門無語，不勝焦急！

二月二十六日——上曉帥書，陳前敵籌措情形。書曰：「本日接讀諭函，王方兩軍如肯紮屯梅，此生力軍，尤爲得力，當紮觀音橋，爲第一重隘口，然松竊料未必肯來也。現飭于德富在宮館土嶺，築壘開濠，當由左軍添派兩營，爲第二重隘口。綏南四營併甘乃斌一營，現已紮定屯梅，此處不必多營。其餘左軍殘破之營，當一概退紮後路有糧之地，及時整頓。潤良應岳四營，卽在中路，作爲游軍。如此庶

眉目清明，各專責成。不然，則亂雜無章，米糧且乏，勢將不戢自焚矣！今日之黃軍門，雖以軍事就商，而默然無所可否。渠兵權未卸，豈能入壁而奪其符？至康提督，或飭其往加關，督束黨營，此地亦關緊要，恐黨敏宣仍視爲兒戲，然不敢謂該提督遂能得力也。頃據潤良應岳四營會稟，自去年十二月初八日成軍後，至今應字營借領到銀九百八十兩，良字營借領到銀九百八十兩，岳字營借領到銀九百九十兩，潤字營借領到銀七百六十兩，有由黃給，有由趙給。每營每月究竟應領若干，未奉明文，號衣帳棚，並未領過，乞將舊饟給清等情。查該四營尙能打仗，既不願舊統之含糊，又不願連美之督帶，此等悍卒，儻不示之恩信，必難爲用。應請飭收放局，查明四營饟項前議章程，算清起訖數目，按數給付，以固衆心。又聞李應光招來三百餘人，而趙道分爲兩營，派李福良管帶一營，一爲良字營，一爲應字營。實則李福良僅帶二三十人，餘仍歸李應光管理。而李福良領饟，李應光代養其人，因此不平，亟應撤去李福良虛營。查明該三營實勇若干，照數給饟。此後軍事，總宜條理分明。黃趙兩統，事多徇情遷就，截此搭彼，以致混淆，而恩威人俱不受。惟此四營，究應附於何軍，抑聽自成一旅，是否仍用連美督帶，伏候鈞裁。」

二月二十七日 上曉帥書曰：「現飭李應章一營在觀音橋挖濠築壘，竊具規模，再當逐加整飭。景崧能驅動一營，則盡一營之力，今無餘力扼清花江，僅能以觀音橋爲第一重門戶。昨請黃軍門移駐宮館，則前敵得有統率，軍門徘徊，猶未決也。惟是左軍已齊，亟應及時整頓，若不退紮後路，則方道威遠軍不必進駐屯梅。營多而雜，且難辦糧。屯梅之東，有土嶺數重，越嶺行五十里，卽船頭。嶺端宜紮兵以截賊路。此處近綏南營，屢商於王提督，撥軍往屯，祈飭下趕緊辦理。長慶市口，以一二營駐守可矣。潤良應岳四營，仍以連美徐爲約束之，或就範圍，不必紛更尤妙。景崧明日再往宮館觀音橋督工，

擬俟濠壘成，再造地營。緣此際兵勇傷亡勞苦，督之過急，轉致畏難潛逸，誘掖行之則較善。至招集潰勇，係康提督一手經理，當必稟聞。」

二月二十八日——上曉帥書曰：「本日奉到札諭各件，當即會商黃軍門，遵照辦理。前敵紮定多營，則退紮者次第開行，諒人心不至驚疑。今日往宮館觀音橋等處，督修營壘。前派李應章紮觀音橋者，因其鋤鋒尙全。續經黃軍門派陳得貴併駐於此。現已開濠築壘，各勇躬操土木，尙耐辛勤。從此督勵習勞，粵軍非不可用。于德富在宮館，亦於土嶺動工，惟嫌不甚合式。俟其規模穩定，再議增修。于德富自願約李極光同紮宮館。此觀音橋宮館駐營之大略也。至清化江及觀音橋之東，當以何營駐紮，仍由黃軍門自行酌派。王提督返屯梅後，當促其以二三營移屯土嶺，防船頭之來路。府城不必多營，市圍清淨，而後百姓安閒，貿易自來，米糧易辦。此際極宜以靜制動，不可張皇，否則不獨聞警仍奔，即敵不來，亦將自亂。現在前敵各營，皆經切諭，不准再占民房，或布棚草篷，務要聯絡一處。蓋兵住民房，匪獨虛其騷擾，且一聞敵至，勇丁非避匿村中，即逃逸村後，營哨官各不謀面，此即致敗之由。聯絡立營，則耳目不至隔闕，此爲整頓粵軍第一要義。屯梅布置略備，則方道之軍，不來亦可。惟谷松一路亦最緊要，景崧無力兼營。康提督在此，專收潰勇，他無所事。若往黨營，則留養三百餘人，難於位置。此皆右路之軍，不肯另編爲營，願歸舊伍，則以舊饌未領起見，亦屬人情。康提督必欲編營自帶，豈非武斷。且以一衝一市之偏狹，相聚易囂，誠有未便。並有全哨之人，待覓舊主。既係相依不散，即不得以潰勇論，均宜遣歸後路就糧，以待本營營哨各官。然康提督意氣用事，難以理論，是否調往黨營，伏候鈞裁。」

二月二十九日——接曉帥書，議以余總理前敵營務，節制諸軍，公牘繼至。復幕府王子壽太守，

王芝山大令書。

三月初一日——曉帥函請黃軍門退諒山養病，檄余總理前敵營務，所有長慶前敵，及分防陸岸各營，概歸節制，調遣黃軍門即日啓行。余滴往觀音橋，未得晤商。途遇陳朝綱周炳林，謂軍門屬留某營，退某營，余姑應之。而點驗軍實之委員唐繼淙適至，擬點名後再定各軍去留。營官李潤縛送索饌什長二名，營門正法。

三月初二日——各營將備來見。黃軍門既回諒山。余稍有權，於是另籌布置。本日與唐繼淙點驗陳朝綱周炳林葉逢春李逢楨四營，陳周葉皆不可用，周營尤多老弱，李逢楨一營差可，人少不留。四營均飭退阮排。初三日，點驗黃玉賢章和炳寶奇助三營，留寶營，黃章退紮叩波。繼點綏南四營，及甘乃斌一營。初四日，點驗賈文貴尙國瑞于德富及李應光高岳嵩李潤李福良等營，所謂應岳潤良四營是也。四營乃九頭山之黨，歸連美督帶。初五日，點驗李應章陳得貴李極光黃雲高陳世華五營，議以陳得貴李應章寶奇助守觀音橋，以黃雲高賈文貴陳世華守和樂社。社在橋東，可由清花江走小路，經此至宮館也。以于德富李極光守宮館，以應岳潤良千人爲游軍，在觀音橋宮館上下。以尙國瑞紮宮館後。以王提督綏南四營，甘乃斌一營，守長慶府，又分紮土嶺，防谷松。此由長慶府至觀音橋正路之防軍，共十八營，皆殘破，不滿五千人。長慶之左，是謂陸岸，仍以黨敏宣八營駐紮。自此以後，無甚變置矣。曉帥時聞謠諑，余概請勿紛更，俾各營得以盡心壁壘。惟鋤斧不全，艱於興築。軍火一棄於北寧，再棄於郎甲，後路存者無幾。關外向無糧台，諒山地瘠糧少，各軍百計搜羅，數米而炊，朝餐夕斷。余每日巡行二三十里，冒暑周流，且無參佐，函檄皆手辦，苦不可言。芷菴採米於五台，差費甚薄，隻手理事，亦極艱窘。

三月初七日——親至谷松，查勘黨營。由長慶至谷松，逾一嶺，二十里，陡狹難行。晤黨敏宜，壁壘潦草，面却責備。敏宜駐軍地，傳爲伏波舊營，微有牆基，不知何代營壘。關多古蹟，無不附會稱新息也。其地有城基，依嶺蜿蜒，由鬼門關至此，直達關內之思陵土州，計長數百里，亦傳爲伏波舊城，遠不可攷。或謂當日以此城爲中外分界，下多大輒，必前人用兵故跡也。李全忠勇丁折毀民房，立即正法。

三月初八日——傳黃廷金往謁曉帥，曉帥先有書來，許以月給六百金養兵。協守王朗青楚軍八營，又新增粵勇二營，以六營紮南關，四營紮駝驢，後移駐諒山。方棣生五營，至龍州。曉帥詢宜紮屯梅何處，余覆謂客軍聽其自擇。後王軍方軍俱分營往紮谷松，而撤黨敏宜。

三月初十日——諒山聞法人將攻觀音橋，黃軍門仍調退紮後路各營，齊赴屯梅應援。人多糧少，飛函曉帥，以爲不可。

三月十六日——率親兵隊在巴壇嶺端建立營房，嶺勢雄峻，可觀四面，以便照料前敵也。上曉帥書曰：「昨日已移坐營，駐巴壇嶺，距觀音橋十里，以便就近督修濠壘。一旦有警，萬不使諸軍退過巴壇一步。前敵儻或失事，則巴壇之下，卽是此身葬骨之區。祈將後路屯梅各營，嚴飭王提督加意扼守。今日綏南布置頗有規模，雖未見其人臨陣何如，而紮營尙係老手。人有微長，斷不敢沒。奉發賞格十紙，內斬教匪一條，似當註明，以臨陣斬獲爲憑，陣後獻級不賞。無故往村中捕獲，雖有習教實據，亦不賞，蓋防弁勇妄殺越民，冒稱教匪請賞，故以臨陣爲憑。至教民誅不勝誅，不出拒我，卽可寬其生路，免招困獸之鬪，而蹈歐爵之譏。伏冀採納。」

三月十七日——聞黃軍門於十五日夜半服毒，十六日午刻卒於諒山。服毒之夕，手書致余，家人遞

到，折視曰：「弟與兄台交際，似有天緣。以後之事，諸祈照拂。至於餽銀數目，自能算得明白，不必罣懷。」寥寥數語，不勝悽惻。

請纓客曰：卉亭雖短於將才，而讀書知大義，待士有恩。承關外防營積弊之後，值中國徘徊和戰之時，又爲趙沃挾徐中丞之勢，事事掣肘，以至布置不能盡如己意，失地罪無可道，而其心未嘗不以負國恩，負知己，爲大愧恨也。北寧之失也，諸將跽請，得以不死。及抵長慶，嘗稱淮人必唾罵我，我將死，余婉慰之。洎回諒山，意稍稍解，擬本月十七日仍赴屯梅整軍。十五日，遍辭僚友。是日，張振軒制府適有書來，責其喪師失律，爲淮人羞。軍門焚其書，不以示人。及夕三鼓，手寫家書，遂服洋藥。就臥時，趙沃在諒山同寓，家人驚喚趙沃。趙沃曰：「軍門約我死，我寫家書，不能死，軍門志在必死也，雖救無益。」左右以湯進，卉亭慷慨拒曰：「吾豈可再活人世哉！」十六日午刻卒。余與卉亭初交，而情最厚，雖因撥營小有不合，而未嘗見於詞色。亦由於左右之趨承譏忌，而吾兩人固無芥蒂也。臨終訣別之書，從容簡當，亦可謂天良不泯，視死如歸者矣！惜之，痛之！

三月十八日——曉帥檄以陳得貴竇奇助撥隸於我，而撤周炳林葉逢春賈文貴張金泰陳世華各營，官勇俱銷。余再請留陳世華半營。聞敵將攻觀音橋，軍適缺糧，四處搜羅，殊不濟事。彼路有糧，又無夫運，焦急萬分。

三月二十六日——與竹卿往看觀音橋濠壘，竹卿議雖高，而格於時事，不能行，並勸余不宜駐此危局。豈知余固苦心孤詣而爲之者歟？贈百金旋龍州。家人聶升回京，老張去歲已死山西。

三月二十七、八、九、等日，往觀音橋查造地營，與將士談戰守之策，情誼日親。

四月初五、初六、等日，迭與曉帥商用黃廷金事。余之欲用越中豪傑也，意與衆殊，非僅望其糾集

越民，能打仗也，望其能自立，爲南交別開境界耳。始欲用劉淵亭而不行，繼欲用梁俊秀而亦無用，至是欲用黃廷金。奈大人先生，往往循塗守轍，不能破格作非常之事。曉帥給黃廷金關防，文曰：「襄贊越南軍務統帶義勇關防，仍歸諒山巡撫呂春葳節制。」是僅以一營官視之而已，烏能助其颯舉哉。

四月初七日 曉帥醉筆書來，談及時事，欲拚一死，殊可嗟歎！

四月初八日 曉帥至五台。初九日，至長慶府。余往謁。初十日，曉帥歷覽公館巴壇嶺觀音橋營壘，即日回長慶府，駐紮南營中。余隨往見，留食，座有黃廷金。曉帥聞銅號聲，曰此商聲也，聞之心悲，形容慘惻。軍事不甚談，暢飲，慰余，甚至曰：「早知足下如此，惜當日不在。我前爲黃趙所誤，不然，事不至此！」余面請給病假，並懇具奏。

四月初十日 曉帥旋諒山，路過五台，把總石中玉請謁，痛數北寧防營之誤。曉帥曰：「汝胡不早言？」石曰：「吾請見，而左右狐狗，阻攔不得見。」是夕，石寓曉帥行館側，大罵曉帥左右弄權蒙蔽，至五鼓不已。曉帥從容呼曰：「石中玉怒氣何太盛耶！休矣！吾知之矣！」

四月十一日 具公牘，請給病假入關。曉帥批回：「該員久在軍營，料理前敵，因勞致疾，自是實情。本應俯如所請，藉資調養，准現值事機吃緊，一時難得替人，綜理前敵一應營務。仰仍安心在營調理，俟軍務稍鬆，派員接辦，再爲給假入關。該員抱負長才，素懷壯志，知必不肯置大局於不顧也！幸諒苦心，是爲至盼！」

四月十六日 聞潘中丞已調任廣西巡撫，定本月二十六日在貴縣接印，促曉帥派員齎送巡撫關防入關。曉帥乃以營務處關防代印。余往諒山，商軍事，是日往五台，與芷菴夜談。

四月十七日 抵諒山，謁曉帥，知已奉革職逮問之旨。黃桂蘭趙沃罪同。後因黃故，趙沃交潘中

丞察訊。有旨，以王德榜署廣西提督，並接統左右兩路軍，王辭不拜命。同時，追論雲南唐中丞之罪，亦有旨革職逮問。又聞軍機王大臣自恭親王以次，俱救退樞垣。新人者爲禮親王世鐸，尚書額勒和布閻敬銘張之萬，侍郎孫毓汶，大事請示於醇邸，朝局一變矣！余前三日啓曉帥，謂探得法人在北寧不甚設備，可挑精銳，走僻徑，先襲新省。該處有山可據，有糧可食，距北寧城僅七十里，可就近圍之。再以楚軍出紮船頭，進規三江口，兩面夾攻，北寧易復。曉帥聽其計，而以交替在卽；不思再舉。方棣生觀察亟欲行之，約明日同往南關，會商於王方伯。

四月十八日——往南關，晤王方伯，留便飯，同往諒山。

四月十九日——會王方伯於方觀察營中，棣生商余往規北寧之計。朗青言且穩紮，俟潘琴帥到關再議。卽日回。五台屯梅一帶，瘟疫甚厲，死亡滿道。

二十日——回巴壇嶺，聞十八夜有虎入營，在月下巡營一過，並未傷人，爪跡徑圓七寸。

四月二十一日——各營官來見。營官李定勝傷愈來見，本帶竇奇助之營也。尙國瑞告假入關。

四月二十二日——黃廷金報獲奸細教匪四名，誅之。黑旗哨長曾黃二姓，帶隊百餘人，來至屯牙。是時久不得雲南消息，詳詢情形，知淵亭在保勝，黃守忠在河陽。

四月二十五日——游擊談敬德帶克字營紮觀音橋，陳得貴營調赴諒山。是夕體覺不適。

四月二十六日——至觀音橋，與李應章談敬德議紮營事。午刻回營，馬上熱極，體愈不適。王子鈞來見。

四月二十七日——聞潘琴帥抵龍州，余起程入關，至王子鈞營小坐。午飯卽行，大風。二鼓至五台，宿芷菴寓所，體極不適，兩股掣筋，痛甚。竟夜不臥。

四月二十八，二十九日——疾甚，不能行，又無醫藥，苦甚。

五月初一日——疾甚，強起入關就醫。初二日，抵諒山，寓民舍，甚狹。足痛不能坐臥，心熱如焚，狂行屋中。諒撫呂春葳贈肉桂服之，不效。是夕，陳得貴黨敏宣遵旨正法於諒市。

五月初三日——抵文淵，寓藥店。大雨疾甚，身熱，足痛，坐臥不得。以盂接雨吸之。呻吟竟夕，不成寐。

五月初四日——入鎮南關，抵憑祥。琴石來迎。疾甚。服熊膽，熱稍減，就寐半夕。

五月初五日——抵龍州，周竹卿偕梧州李杏農觀察來見。疾甚，不能臥。

五月初六日——強起，謁潘琴帥，略問邊事，余卽稱病，請假調理，琴帥允之。移寓對門梁宅。竹卿薦佛山李友泉來視疾，琴帥營務處李蘭生，名必昌，龍州同知，蔡仲歧，名希邠，曉帥幕友，華小覽，名本松，均來見。小覽能詩，有稿，昔游廣州，嘗晤於倪雲壘野水閒鷗館，曾寄題「萬里請纓圖」七古一章，惜棄關外。

五月初七日以後，日服李友泉方藥。竹卿早來晚歸。曉帥起程，由省赴京。琴帥於十六日起諒山，回駐關內之幕府。聞法使在天津復中和議。

五月二十六日後，病略平，猶日服藥，困戀牀蓐。竹卿友泉回鄉，時關外前敵營務，琴帥派提督萬重暄代辦。左右兩軍，紛紛撤散，欠餉多不給清。前敵統領，一月七換。琴帥帶來將領，則有提督蘇元春子熙，楊玉科雲階，爲最著者，餘不悉記。所帶兵勇，則有湖南撫標，及續調淮軍多營。余親兵二百人，爲參將熊得勝管帶，猶駐巴壇嶺。本月二十四日有旨，津約議定，三月後撤兵。琴帥因和議已成，故於軍事不甚措意，蓋至是而中外兵氛若有結束焉。

第四卷

閏五月初一初二等日，桂軍戰法人於觀音橋，大勝之。時和議已成，法人欲巡視諒山。五月二十九日，帶隊抵觀音橋。琴帥飭前敵不可拒殺。黃玉賢接統前敵各營，隔橋與法會語，止勿入諒。法會語無狀，各軍忍怒半日，至是彼此開槍。初一日，陣斬法兵數十人，生擒數人，奪獲輜重甚夥。初二日，法兵再敗，斬其四十餘人，生擒一人，奪獲馬匹器械極多。我軍最出力者，則黃雲高李應彥陳世華也。同時，督隊則有王子鈞，助運軍火則有余親兵管帶熊得勝。諸軍因軍火不濟，且畏礙和局，不敢窮追。北寧失後，粵軍負無用名，至是琴帥始給餉，得不裁撤。

請纓客曰：余入越以來，愧無補救，雖激勸劉團屢捷，不敢自以爲功也。惟北寧陷後，全軍敗潰，諒山震驚。以楚粵新來生力軍，尙不肯居前敵，余以赤手受任於亂軍之際，無餉無糧，無戰守具，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殫力支持，聯絡士心，堵柱危局。寇在百里，而兩月有餘，幸不敢犯前敵。此一捷也，未嘗非數十旬鼓舞撫循之所致，而當時因病，未行在行間，後來者，其到防所，不過旬日，乃侈然各據以爲功，不亦異乎？

閏五月初四初五日——前敵黃李陳諸營，迭馳書請軍火請糧。是時前敵有萬提督方觀察照料，黃副將玉賢爲統領。而諸軍猶遠顧舊主，不能忽然，乃函商於營務處。據李蘭生復稱，龍州有糧彈，惟僱夫運費，必請命大帥，而後敢行，屬自爲請。余亟啓琴帥，乃批稱「多事」，兩請不允。

閏五月初十日——慨然有歸田之志。牘陳琴帥請給病假，並請撤銷親兵營，截至本月十五日止，允之。親兵兩月欠餉，幸蒙全給，他營所未有也。辦公薪水亦停。於是差官，親兵，僕從，一概裁遣，左

右蕭然，仍還我書生面目。養病，移居江西會館。芷菴亦因病入關，同寓。山東廬宜甫自京來。

四月十五日——念余係奏請留營之員，今將告歸，應請琴帥附奏，琴帥批回，病愈仍可銷差趨公，而余已不思再出。

閏五月十五日以後，病體略平，而頭昏耳鳴，身熱不止，筋骨痛楚，強扶而行。不斷服藥，繼變爲痢。猶是瀝瀝一息人也。囊金不及千兩，擬俟琴帥入奏，即歸桂林。

六月，病漸愈，能強起坐。蔡仲岐診脈，謂體大虛，宜服補劑，乃停攻伐之品，改用參耆。發篋陳書，消遣長夏，並檢閱漢魏六朝碑拓，頓覺古香古色，心曠神怡。至是病七八十日，漸進飲食，尙畏風，不出門。關日坐室中，覓廚下佳味。食客滿堂，談笑宿款，則有俸祝卿易岱峯唐芷菴郁聘之蕭琴石廬宜甫也。山西巡撫張香濤中丞調任兩廣總督，張振帥仍留辦海防。香帥爲仲弟景崇師，入都造宅，殷勤問余，有奏詞意。余乃致書陳養疴狀。

六月，法人以觀音橋之戰，索中國償費，廷旨不允。聞前直隸提督一等男劉省三軍門，加巡撫銜，督辦台灣防務。台灣鎮道以下各官，均歸節制，閏五月二十四日旨也。本月十五日，法攻基隆砲台，省帥擊卻之，奉懿旨賞內帑銀三千兩，獎勵將士。又聞旨，以內閣學士陳寶琛會辦南洋事務，通政使吳大澂會辦北洋事務，侍讀學士張佩綸會辦福建海疆事務。琴帥旋龍州，余繳銷前敵營務關防。

七月初一日——謁琴帥，勸銷假辦事，謂請病恐朝廷見疑，邀辦章奏，以學荒辭。

七月初三日——香帥電龍州電局，詢余在何處。並云已派官輪在梧州候接，擬三日內起程。琴帥來談良久，云贈盤費百金。時方棟生與琴帥齟齬，撤銷威遠軍，香帥議以該軍槍砲，運濟劉團，繼擬以我接統此軍。初四日來電：閣下既能率軍助劉圖越，請募四營，當將萬軍軍火軍裝，全數奉贈。內有開花

田鷄等砲十五尊，甚佳。此項軍火，本擬送劉，今改爲助劉餉二萬，閣下帶去。貴軍餉，東省供，饒照東章。如能速進，即不必來東，如必須來東面議機宜，迅速東來。務望即日電復，以便入奏。余旋電復，不往東，一月成軍出關。

七月初四日——香帥電奏奉敵，以戰越爲上策，圖越以用劉爲實濟。

七月初八日——香帥電奉帥總署七月初六日來電，本日奉旨，據張之洞電稱：「奉敵以圖越爲上策，現今唐景崧募勇出關，與劉永福合力犄角，趕籌餉項軍火，所辦甚是。前有旨令雲桂兩軍進發。本日有旨，賞劉永福記名提督，賞戴花翎，令將法人侵佔地方，力圖恢復矣。唐景崧著賞加五品卿銜。即著張之洞傳旨，令其激勵劉永福，奮勇進勦，饒銀軍火，仍著妥籌接濟，並准於粵海關酌撥餉項。岑毓英潘鼎新，務即督率所部，星馳前進，相機籌辦。俟各軍齊抵前敵，迅速奏聞，再行降旨宣示。張樹聲即遵前旨，酌帶兵勇，馳赴粵西關外，毋庸遲延。現在閩口接戰，馬廠被焚，所有赴越各軍，均當盡力攻勦，宣示國威，各膺懋賞。張之洞即轉電潘鼎新，由該撫速咨岑毓英，一體遵照，欽此！即轉電潘知照岑等因，洞謹轉達。」

七月初九日電報。初三日法輪攻福建馬江，我兵船十一號被毀，九號砲台多毀。初四日，毀我船廠，法輪亦被我擊損三艘，傷一巨會。會辦大臣張佩綸退鼓山。船政大臣何如璋避入省。法輪退出長門，爲程將軍截擊，破其二艘。是時閩浙總督爲何小宋璣，福建巡撫爲張友山兆棟，同守省城會辦。張幼樵自任守前敵，馬江程將軍守長門。初三日，法人甫遞戰書，旋即開砲。我船揚武先沈，須臾九艘並碎，惟藝新伏波兩輪受損稍輕，亦沈水底。此非地利之不足守也。由先泥於不戰之說，縱法輪入口，砲台竟成虛設，兵船又未備敵，倉卒開遂致大挫。戰事委曲，侯官張茂才記載甚詳，證以人言亦合，而

死事者姓名更不可沒也。節錄於後：「天下濱海諸省，獨福州海口奇險天生，當事者苟未爾綢繆，雖鐵脅亦難飛渡，何至令人直搗而入哉？越用之役，中外構釁，識者咸知法必移禍中國。廣東籌備嚴密，而福州獨疎。迨張幼樵卿使來閩，始稍整頓。閏五月中，法兵船直抵馬江，督撫卿使共議添勇，而增募粵勇最多。二十四五六等日，均有法輪進口。有請照萬國公法，兵船入口，不得逾兩艘，停泊不得逾兩禮拜，違者即行開仗。穆將軍欲行是說，何制軍深恐開衅，不從。因此穆將軍出守長明，張卿使亦出駐馬尾，揚武管駕游擊。張成有口才，張卿使喜之，遂勉閩安副將蔡根業，而以成署之，仍令管駕揚武，統帶兵船，一切水師，聽其調度。陸續調回大小輪船十一號，駐泊一處，則揚武濟安飛雲伏波福星振威蘇新永保琛航福勝建勝是也。六月十五日，法船在台灣購炭啓衅，攻奪基隆砲台，旋被劉省帥奪回。法既先行擊我，我即可乘機攻之。彼時法船在馬江不過三四艘，若以基隆之役責彼甘爲戎首，開砲先擊，勢必得手。乃坐失此機會，豈以基隆非中國之地耶？非福建所關。二何嘗嚴諭水師，不准先行開砲，違者雖勝亦斬。必讓敵砲先開，我方還擊，以故各管駕不敢妄動。我船所泊地方，皆由張成派定。福州各管駕，嘗面請於張成，謂我船與法船併在一處，儻法先開砲，恐致全陷，須與蛋船疏密相間，首尾數里，以便救應。萬一前船有失，後船亦可接戰。而張成不之聽。張卿使又受其先入之言，遂謂國人膽怯，不如粵人，不從各管駕之請。且將戰之船，宜早起旋，便於轉動，張成身爲統帶，並此不知，拋錨如故。七月初一日，法通知英美兵船將戰。是晚，英領事飛信督署。初三日辰刻，又確接法人戰書，乃不通諭水陸各軍知悉。午刻，法果舉砲。何船政聞砲先行，張卿使繼避於彭田。揚武首被轟擊，張成令水手起旋不及，鼻水而遁。福星水缸火藥等艙被砲轟毀，管駕陳英與三副王連同時殞命。振威管駕許壽山與大副梁祖勳立望台督戰，被彈轟飛，其死最慘。建勝全船擊破，管駕林森林亦死。福勝管駕葉琛左

喉受彈，猶忍痛力呼開砲，復中砲仆。管駕十一人，閩人五死其四。伏波藝新幸免，逃至濂浦。商船十九艘，盡被擊沉。是時官眷紛行，民間途無固志。城外南台，十徙八九，城內十去六七，大局幾不可問。初五日，法船二艘，冒美旗進口。穆將軍察其偽，攻毀其一。初七初八兩日，法攻長門，晝夜不息，我軍又毀其一艘。初九日，法六艘，拚力突出長門，攻毀金牌而去。海防僅長門一所倖完，其餘皆殘破不堪問矣！

請纓客曰：閩口之挫，閩人歸咎於何制府平日不修武備，而於何船政尤爲切齒，致有盜帑通款之謠。於張會辦則言其意氣自矜，並極詆其敗後之狀。夫勝敗何常之有，豈能以一敗遂概其人之生平。惟事前未能謙抑，事敗便授人口實，聲名太盛，責備益嚴，則不能不爲豐潤惜矣！

七月初六日——決戰旨下，恭錄於左：「光緒十年七月初六日，內閣奉上諭。越南爲我大清封貢之國，二百餘年，載在典冊，中外咸知。法人狡焉思逞，肆其鯨吞，先據南圻各省，旋又進據河內等處，戕其民人，利其土地，奪其賦稅。越南君臣闇懦苟安，私與立約，並未奏聞。法固無理，越亦與有罪焉。是以姑與包涵，不加詰問。光緒八年冬間，法使寶海，在天津與李鴻章議約三條，正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商妥籌，法又撤使翻議，我存寬大，彼益驕貪。越之山西北寧等省，爲我軍駐紮之地，清查越匪，保護屏藩，與法國絕不相涉。本年二月間，法兵竟來撲犯防營，當經降旨宣示。正擬派兵進取，力爲鎮撫，忽據該國總兵福祿諾先向中國議和。其時該國因埃及之事，岌岌可危，中國明知其勢處迫蹙，本可峻詞拒絕，而仍示以大度，許其行成，特命李鴻章與議簡明條約五款，互相畫押。諒山保勝等軍，應照議，於定約三月後調回，迭經諭飭各該防軍，扼紮原處，不准輕動生衅。帶兵各官，奉令維謹。乃該國不遵定約，忽於閏五月初一初二等日，以巡邊爲名，在諒山地方，直撲防營，先行開砲轟擊，我軍

始與接仗，互有殺傷。法人違背條約，無端開釁，傷我官軍，本應以干戈從事，因念訂約和好二十餘年，亦不必因此盡棄前盟，仍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在京法使往返照會，情喻理曉，至再至三。閏五月二十四日，復明降諭旨，照約撤兵，昭示大信，所以保全和局者，實已仁至義盡。如果法人稍知禮義，自當翻然改悔，乃竟始終怙過，飾詞狡賴，橫索無名兵費，恣意要求。輒於六月十五日佔據台北基隆山砲台，經劉銘傳迎勦獲勝，立即擊退。本月初三日，何璟等甫接法領事照會開戰，而法兵已在馬尾先期攻擊，傷壞兵商各船，轟毀船廠。雖經官軍焚毀法船二隻，擊壞雷船一隻，並陣斃法國兵官，尚未大加懲創。該國專行詭計，反覆無常，先啓兵端，若再曲予含容，何以伸公論而順人心。用特揭其無理情節，布告天下，俾曉然於法人有意廢約，衅自彼開。各路統兵大臣，暨各該督撫，整軍經武，備禦有年，沿海各口，如有法國兵輪駛入，著即督率防軍，合力攻擊，悉數驅除。其陸路各軍，有應行進兵之處，亦即迅速前進。劉永福雖抱忠懷，而越南昧於知人，未加拔擢。該員本係中國之人，即可收爲我用，著以提督記名簡放，並賞戴花翎，統率所部，出奇制勝，將法人侵佔越南各城，迅圖恢復。凡我將士，奮勇立功者，破格施恩，並特頒內帑獎賞。退縮貽誤者，立即軍前正法。朝廷於此事審慎權衡，總因勦衆興師，難免震驚百姓，故不輕於一發。此次法人背約失信，衆怒難平，不得已而用兵，各省團練，衆志成城，定能同仇敵愾。並著各該督撫督率戰守，共建殊勳，同膺懋賞。此事係法人渝盟肇衅，至此外通商各國，與中國訂約已久，毫無嫌隙，斷不可因法人之事，有傷和好。著沿海各督撫，嚴飭地方官，及各營統領，將各國商民，一律保護，即法國官商教民，有願留內地安分守業者，亦當一律保護。倘有干豫軍事等情，察出即照公例懲治。各該督撫即曉諭軍民人等知悉，倘有藉端滋擾情事，則是故違詔旨，妄生事端。我忠義兵民，必不出此，此等匪徒，即著嚴擊正法，毋稍寬貸，用示朝廷保全大

局至意。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七月初九日——派總兵張盛高、佺山爲前營管帶。游擊談敬德、克昌爲右營管帶。參將張金泰、錫三爲後營管帶。自帶左營，以文童歐陽萱椿庭爲幫帶。以外委曹繼彬帶親兵小隊。以副將魏雲勝慶廷管理龍州後路軍裝局。以唐芷菴總理後路事宜。向琴帥借餉五千兩。

七月十五日——琴帥出幕府，先因和議，各軍俱撤近關，前茲仍陸續進紮。

七月十六日——四營募成，曰廣東景字營，待餉未行。函琴帥借土，乃打槍五百桿。

七月二十六日——接岑彥帥自雲南八寨來書，屬余走歸順小鎮安，入雲南土富州開化府，而至保勝，會劉淵亭，謂易採糧。竊計不如出牧馬，取道蘇街，直逼宣光，約淵亭來宣光會合。若繞走雲境，則以有用之軍，行無用之地。復彥帥，並稟香帥。得王佑遐江西來書，秦受之梧州來書。

七月二十七日——用船運軍火出越南牧馬省。

七月二十八日——點驗前左兩營。二十九日，點驗右後兩營。

八月初二日——琴帥出關，駐諒山。

八月十三日——辰刻，率各營祭旗，親兵隊黃旗，前營紅旗，左營藍旗，右營白旗，後營黑旗，然砲升帳，贊禮拜旗，禮畢，營官以次賀。

八月十四日——前右兩營拔隊出關。十六日，後營拔行。廣東解到餉銀二萬五千兩，委縣丞俸之祺祝卿管理。牧馬轉運局，委戶部郎中陳文史子麟司賞卹事務。

八月十九日——以前與香帥往來電信甚多，未備載。二十日，由龍州帶左營及親兵隊，起程出關，四十五里，至下凍，宿關帝廟。哨官都司鄒培，護送淵亭銀二萬兩。

八月二十一日——行三十里，至喻局隘，再四十里，至那蘭。

八月二十二日——行七十里，至攤班，土嶺崎嶇，步行數處。

八月二十三日——涉山谿二十餘處，草木蔽虧，路略平。四十里，至念渡。再五十里，抵牧馬省城。各營列隊迎，寓關帝廟。祝卿轉運局在此。總兵徐章發司軍裝，在廟側。太原巡撫梁俊秀，牧馬按察使嚴襲香來見，商議辦米雇夫前進之法。布政范誠緣病未至。

八月二十四日——接西撫營務處李蘭生信，謂蘇軍在船頭連日接仗，法兵未退。中路郎甲之師，已退紫觀音橋。左路兵軍，調右路六營之在新街者往紫谷松。琴帥慮牧馬空虛，請景軍暫留，以顧後路。俟楚軍開隊有期，再為進發等語。來函未云勝負，諒必吃緊，只合暫留，電報香帥。新街距太原二百里，統領為副將馬盛治仲平，即當日右路陳德朝守新河軍也。新街毗連牧馬，此軍調往谷松，則牧馬無兵，故琴帥遲我之行。

八月二十七日——芷菴函報，本月十八日，法人水陸並進，攻撲船頭。蘇軍千總李羣突前，為槍擊回。子熙軍門，率旗督隊，擊沉鬼艇一，斃十餘人，奪開花砲一尊。督帶陳嘉最勇，李應章陳世華戰亦得力，我軍傷亡頗多。管帶邱柄陣亡，管帶李逢楨傷重身亡。斃法會尼立意，法兵斃亦不少。二十二日，李應章黃雲高陳世華再捷，連戰五日。芷菴又報，本月十九日郎甲之戰，提督方友升在前，總兵周壽昌居後，鄧提督為接應。法驅教匪四塞而至，方受困暫卻，鄧軍馳前方，軍已潰，友升受傷，衝圍出，周鄧軍亦多損，賴李定勝章和炳力拒嶺口，救出數十人，幾覆全軍，文員半無下落，市賈多為寇擄。此教民引法人由山路襲入郎甲，我軍晨飲正酣，敵入市始覺，故一敗至此。子熙，廣西人，所部皆粵軍。

八月二十九日——梁俊秀來見，謂已飭原平縣金馬總辦米三萬斛，另飭周廷禮辦米三萬斛。俊秀謂北寧以下義民甚多，有寡婦武根，散家財養千人，又有新安巡撫阮文達之妻，養數百人，待大兵至舉義報讎。接淵亭書云，派黃守忠吳鳳典進規宣光，黃守忠已在蘇街。以前修道候我函，李蘭生謂右路之軍未移，牧馬無慮，我軍應進發，請轉稟琴帥。

九月初一日——派游擊陳毓永赴保樂辦糧。保樂一名襄安府，世襲知府農宏義儼智高後也。與小鎮接界，距宣光十日程。布政使范誠來見，商雇夫運糧。范誠以民少爲辭，許給價，猶有難色。

九月初四日——派左營右哨邱啓標帶勇分屯坤谷北斌大廠那油等處，編筏濟師，護送糧械。

九月初五日——琴帥書來謂接彥帥函急盼我軍，往會屬我軍即發等語。

第五卷

九月初六日——聞同鄉鍾德祥西耘編修於七月十七日奉旨，賞加侍讀銜，著往潘鼎新營中隨同辦事。又恭閱本月初四日電旨，聞劉永福軍缺餽，加恩賞銀五萬兩，著張之洞無論何款，即行解交岑毓英，傳旨賞給，欽此！

九月初七日——得夫四十名，運逼碼二十箱前進。聞王方伯軍定初十日出關，紮那陽，諒山之東也。有旨蘇方周皆戰王，素奮勇，何以未聞？蘇軍由船頭拔退谷松。

九月初八日——派右後營先行。

九月十三日——帶親兵隊，及左營前哨，左哨，由牧馬起程，雇夫一百三十八名。三十里至那里，

又三十里至坤谷，僅竹屋數間。

九月十四日——行六十里，至原平縣，俗呼北捫。縣官阮柄來見，並呈詩。縣尉張其琛，及該總里長，商民來迎。縣官辦米數千觔，運往蘇街。此六十里路，平間有山路。遇山人挈女子行，花布蒙首，紅布結小球十數粒，垂兩肩，窄袖長衣，裝束與越人殊。

九月十五日——行四十五里，至天篤，路陡狹，人馬數步一停。山產金，天篤錫尤佳，市廛十餘間。

九月十六日——行三十五里，至送星廠，俗呼大廠。民居數間，山路極陡。出關至此，皆深林密箐，羊腸一線，每遇叢陰，不見天日。過隄必不輿。土嶺自巔而下，人馬汗喘。陰雨則葉上飛蛭，窸窣嚙人。兩頭能躍，細如髮。入肉，壯如筋，流血被體，俗呼山馬蝗。春夏尤多。

九月十七日——行五十里，至那油。

九月十八日——行三十里，抵蘇街，路平。聞蘇子熙軍門奉幫辦廣西軍務之命，楊雲階軍門專統觀音橋一路之師，猶養病駝驢。是時郎甲船頭，俱爲法據。

九月十九日——在蘇街，飭右後兩營拔進左大。函祝卿催解軍火。札露化州知州麻允棟辦糧，調夫。札襄安府知府辦糧，運左大。

九月二十日——在蘇街，派左營前哨龔士珩往紮左舍，幫帶歐陽萱進紮那阮。又分勇兩棚，紮響水。此去響水一日程，小船可行。響水至左社二十里，左社至那阮九十里，節節紮兵，遞送軍火。黃守忠來書云，已紮近宣城十里，連日攻襲，俱未得手。

九月二十二日——在蘇街，接芷菴書，報香帥派司景軍後路轉運局。香帥錄寄報景軍出關日期奏稿。彥帥來書，謂親至盤州，督飭提督吳永安鄭復勝，總兵覃脩綱由保勝分起南下，徑紮館司夏和一

帶。俟何秀林兵到，卽分紮臨洮端雄兩府。時彥帥在馬白關八寨一帶也。接香帥本月十五日電：「密，咸佳電悉。聞黃守忠與劉分，劉饒尙肯濟黃否？欲濟以饒械，如何辦法，在劉內乎，外乎？請告守忠，若力戰有功，當奏聞。洞成。」

九月二十二日 在蘇街，前營開行。上香帥書曰：「竊景崧於前月二十日出關，於本月十四日行抵蘇街。一因琴帥之留，再因子藥米糧之繁重，運解艱難，致稽時日。而前右後三營，則已先發左大，再行一日，卽霑化州，距宣光八十里。黃守忠一軍，現在宣光八里外。景崧聞越官言，宣光向稱天險，城內一山聳峙，懸砲可擊外軍。城外植竹五六重，兵難破入。經飭管帶張盛高等不可輕敵驟進，當待景崧到後，詳度機宜。蓋地非親歷，行軍終無把握也。景崧留滯蘇街，則以布置後路之故。牧馬至宣光千里，山路蠶叢，林箐蒼鬱。嘗行數十里，不見一人，不睹一舍。軍行須節節備糧，採之數百里外，又苦難於運到，且須節節留兵，以資護解。奈僅此四營，不留則後路空虛，留之則前敵單薄。然行軍固重前敵，而後路尤不可不慎。北寧之敗，軍裝糗糧，數月不集，則以後路之布置疏也。現擬於後路擇要屯儲糧械，酌抽勇丁駐護，其不留兵之處，則用越官，華商，以及社總里長，按月給賞，飭其沿途照料。幸此次出關，越官與民尙稱踴躍，荒山僻壤之頭目人等，咸集而聽指揮，或亦亂極思治之時歟？擬擋就緒，卽赴霑化。」又書曰：「昨奉咸電示，欲濟黃守忠饒械，垂詢辦法，具見籌邊用人之至意。劉黃頗末，用敢縷陳。初劉永福之就撫於越南也，得黃守忠率旅來歸，軍勢益壯，二人遂成患難之交。而黃才不及劉，其心較劉爲誠，故甘處其下，爲劉之前營。其士卒一千有奇，自取糧饒於越官，軍裝亦係自製。維時永福所部，僅左右兩營，約七八百人，較黃爲少。黃雖依劉，已有獨樹一幟之勢。永福倚賴之，牢籠之，守忠無路可歸，遂相與安之。而越饒最薄，不足以養所部，永福徵保勝稅釐，守忠則在

宣光之河陽取利於漢，各就所入，添補軍需。此劉團一軍向來之情形也。去歲山西不守，越饒遂無，永福月得漢饒五千兩，聊足支持。守忠因家資蕩散於山西，城內河陽鹽利，因下游船阻，所入已微，其一軍遂皇皇覓食，嗣岑宮保出關，爲劉團編立十二營，併黃軍在內，以守忠督帶四營。乃力辭，乞解兵柄，並欲率小隊依景崧。左右再三勸慰，且窮詰其所以然。則云，該軍糧饒向皆取給越官，爲數甚薄，卽有不足，力能賠墊，今改照漢軍營制，其數已鉅，又須仰給於劉提督，設提督不能如數以給，而營制昭然，士卒按章索饒，已又無力賠墊，豈非貽累無窮。景崧知其意，而勉留之。本年北寧失守，劉團折歸興化，繼返保勝，守忠乃率其所部，分往河陽，覓食民間，其情形不問可悉。而永福當是時之不能兼顧守忠，亦限於力之無可如何，蓋有不得不分之勢。現在時事復振，永福渥荷天恩，或肯濟黃以饒，亦未可知，未晤則不得其詳矣。惟永福爲人，其長在於敢戰，於邊圍未嘗無功，且越難削平，我豈能常翼越以兵？終賴此軍以爲鎮懾，且能耐煙瘴，悉風土，俾茲勁旅，作越長城，乃將來固圉綏藩長久之至計。大奏所謂圖越以用劉爲實際，仰見宏謨卓識，迥越尋常。而論者或謂中華之大，豈無良將精兵，何必注意於一劉永福，蓋亦未嘗反復深思其故者矣。第永福多疑善忌，駕馭殊難，財入彼手，欲其分濟守忠，萬不能期其痛快。若我另濟守忠，彼必又生疑忌，守忠轉皇然不安。此今年彥帥彈章之所由來也。茲者，劉黃似分而未分，請俟晤守忠後，查其饒項如何。若永福尙能撥濟，足以支持，則我不必另濟。萬不得已，而後別籌濟法。若卽於濟劉五萬內撥付，必應派員提出，徑解守忠，儻命永福就所收項內分之，必不能沾實惠。且我一濟守忠，永福必不再顧其饒，又當爲守忠籌長久之方。委曲爲難，獨崧知之最悉。在永福隱衷，決不肯舍守忠而令其分，更不願守忠之別開門面。梟雄器識，固不能以聖賢之道義相繩矣。至濟守忠軍火，尙屬無妨。謹此詳覆。」

九月二十三日——收到牧馬解來軍火。聞張振帥於本月十六日病故。恭閱七月二十日諭旨：潘鼎新奏，遵查越南北寧失守情形，將各將弁分別擬辦各摺片，本年二月十一十五等日，法兵至越南扶良江登岸，撲犯防營。陳得貴首先潰敗。法兵分犯慈山新河三江口等處，黃桂蘭趙沃分路迎敵，迨陳朝綱周炳林等營敗後，黃桂蘭聞警回城，越南官已開城逃遁。黃桂蘭趙沃即往太原，一路營勇亦潰。各將弁防禦不力，實堪痛恨。除黃桂蘭畏罪自盡，應毋庸議外，已革道員趙沃，已革提督。陳朝綱本應軍前正法，惟念北寧被陷，係越官開門迎敵，該革員等回救不及，尙有一線可原。所請發往黑龍江充當苦差之已革道員趙沃，已革提督陳朝綱，著改爲斬監，候秋後處決，即解交刑部監禁。已革副將周炳林不能聯絡劉團，以致債事，軍功覃志成所部騷擾地方，情節較重，均著發往黑龍江効力贖罪。並請革職之游擊謝洲田福志，參將蔣大彰，守備賈文貴，副將李石秀，改爲發往軍台効力贖罪。所請以都司降調之陳德朝，副將黃才貴，均著改爲革職。所請咨革之千總李應光等十名，均著斥革，不准留營。餘著照議辦理。該部知道此次潘鼎新酌擬懲辦失事員弁，殊多輕縱，軍政首在賞罰嚴明，何得輕率瞻徇，著傳旨申飭。嗣後有統兵馭將之責者，務當一秉至公，信賞必罰，俾各將踴躍用命，同奏膚功！欽此！

九月二十六日——由蘇街乘船起程，刳木爲船，寬尺許，長丈有奇，無篷，容三四人，順流西南行，夾岸峻山。四十里，至通魯巖，河道穿巖過，約三百步，土匪舊藪也。再二十里至板干，無民居。豫遣人建茅屋一間，宿此。隊伍山行，極陡狹，攀藤循石而進。

九月二十七日——乘船二十里，至響水河之左，爲水巖，一名者巖。賊匪陸之平李揚才昔據此。河至此爲山隔，入地伏流。登陸行二十里，至左社，宣光屬地也。札幫辦雷化州事務阮文歷接運糧械。右營談敬德，後營張金泰，會報拔進雷化。黃守忠派弁來迎，並報彥帥委參將張世榮帶隊千人，赴宣光

助勦。

九月二十八日——行六十里，至北深，沿路竹木交加，陰晦可怖。谿流活活，涉過十數重。北深無民居，僅蓋蕉屋爲余宿所。四面林箐，不能支軍帳。將士宿草中，虎嘯兩卒。

九月二十九日——行四十里，至那阮，一名那香。霑化土牧麻允棟候接，少年韶秀，備辦行館頗潔。此處有船通霑化。

九月三十日——給諭永安總。該總吳文聲在那香接連軍裝。札陳毓永催辦保樂糧。

十月初一日——乘船抵霑化州，一名左祿，坐營駐此。聞黃守忠吳鳳典在宣光下游，於九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迭與法船接戰，奪獲番艇七隻，斬擒二十餘名，得洋槍逼碼頗多。二十七日，尙未收隊。擬派前右後三營進紮三江口，距宣省三十里，爲黃吳犄角。惟霑化無糧，保樂採辦未到，飛函黃守忠撥米接濟。報彥帥香帥及彭雪帥倪豹帥，景軍到防日期。密電香帥。另有函曰：「竊景崧於本日行抵霑化，當即飛電具報情形。現派所部各營，准於初三日進紮三江口，會合劉團。惟就近無糧，景崧俟後路辦米到來，亦即躬赴前敵。查宣光本屬瘠區，兵燹之後，境益荒涼。現採米於八百里外，如內地之小鎮安，關外之保樂州，尙能應手。無如雲軍劉軍皆取給於此，而解運極屬艱難。自出關後，至高平，之牧馬，經太原之蘇街，雖曰難行，第崎嶇耳。由蘇街至那香，此三百里間，雖有水道，而峯截灘阻，晨舟而午陸，午陸而夕舟。陸路則巖谷一線，蕉竹彌滿，藤蘿糾紛，不睹天日，陰魅逼人。足涉谿泉，一二尺深淺不等。豺虎隊出，夜啼人馬，山蛭噬膚，野蜂成陣。其陡狹處，匪獨輿馬難行，即徒步亦必蛇行，始免顛仆，遇雨尤苦。洵人世罕有之境。夫役肩擔背負，難更可知。保樂至霑化，雖可通舟，而中隔一灘，又須舍舟登陸，始再乘舟，極費斟酌。處處派弁，節節留兵，甚有不敷分布之勢。頃接

唐鏡沅來函，謂恩及黃守忠，濟饒五千兩，當即飛函劉永福，稱我制府慮若饒不敷，所部未能飽騰。黃守忠正在臨敵，軍饒尤不可缺濟，偏裨之饒，即所以紓統將之憂，逾格恩施，不可多得。並函飭守忠知悉，激其用命。一面責成吳鳳典等，力截下游，我軍專攻宣省，雖未能操必勝之權，然必殫竭全力，以副廬望。

十月初二日——札前右後三營，准初三日挑隊進紮三江口，各僅帶米六百觔。

十月初三日——三營挑隊開赴三江口。札催後路軍火，保樂軍糧。

十月初四日——寄呈香帥宣光地圖。運米一千五百觔，逼碼三十五箱，派差官楊利元解住三江口。

陳玉典自三江口回，報初二日法輪派來五艘，雲軍安邊五營，與黃守忠吳鳳典等截戰於下游，自卯至午，抵敵不住，卻避於山。營官朱冰清受傷。

十月初五日——派農德魁解米一千五百觔赴三江口。

十月初六日——寄家信。復都中各友信。並擬上吉林高陽兩相，樞垣張孫兩公，曾宮保，彭宮保，

浪幼樵學士各函稿。札催後路糧彈。

十月初七日——解米。前敵三營帶來函，謂我軍紮隆安村，在三江口二十里上。因聞初二日雲軍劉軍俱在下游失利，不通消息，未敢深入。致張世榮黃守忠吳鳳典各一函，商聯絡之策。午刻，謝炳安遣弁走報，守忠已率所部紮三江口，與我軍會合。函三營管帶，詢晤守忠否？又寄洋布一疋，鍼六十枚，線十籽，鞭砲千頭，備作火藥包。

十月初八日——三營管帶飛稟乞米，札催後路糧彈。

十月初九日——解米一千五百觔赴前敵。札委千總高十二辦米，並借船五艘。高十二，張永清之叔

父也，因其身長，故呼高十二。

十月初十日——接淵亭初五日來函，深以初二日之戰爲憤。謂張世榮吳鳳典等現在連山總，請我軍挑隊，由左玉至連山會合。查左玉在宣省下游，我軍糧械來路，在宣省上游，不能越省下紮，此揆度地勢，萬不可造次者也。守忠來函，謂擬進紮中門，總黃寶珠本駐此，初二日棄去。余函淵亭，應飭守忠紮定中門，不可東挪西移。並飭我三營管帶，各挑隊二百人，往助守忠，同紮中門，則可通張吳消息。中門距宣省十里，催提後路餉銀糧彈。

十月十三日——函三管帶，謂進紮中門，亦是暫局，利在速戰。香帥電解劉軍逼碼一百萬到龍川。函商芷菴排置驛站。保樂米聞已起解。牧馬軍火亦陸續到來。

十月十七日——由霑化乘舟進駐隆安村，文案仍留霑化。接三營管帶函云，十四日帶隊進探宣省形勢，法兵據陣守，彼此不施槍砲，收隊回。

十月十八日——往中門總巡，看三營壁壘。宣光水土惡毒，軍中患病將四百人，又無醫藥，左右呻吟不絕，手復蔡冰鑑謝春池張毅齋龍雨三鄧柱臣秦壽芝李小南各友信。寄三十金與冰鑑。

十月二十日——接香帥電，九月二十六日上諭，劉永福所部獎卹，均准照岑奏。皇太后發內帑五千，賞劉部出力兵勇，見邸鈔，望先告劉黃等語。查原奏黃守忠吳鳳典均保游擊，其餘遞保有差，黑旗一軍，至是同沾恩澤，飛函劉黃賀喜。時香帥除廣東辦防外，又爲雲南廣西台灣籌濟餉械。廣東無利不搜，不恤人言，不待鄰懇，入款不足，乃借洋債。以百萬分給雲桂各四十萬，劉軍二十萬，台灣未悉其詳。大氣包舉，直以夷務全局爲己任。於廣西不獨濟餉，且議濟兵。於是有馮王出關之師。馮萃亭名子材，廣東欽州人，三出南關，督師平匪，以廣西提督，告病家居。香帥延而用之，先募十營，繼增八

營，是爲萃軍。廣西右江鎮王孝祺，號福臣，安徽人，統八營，是爲勦軍。同赴龍州，出關助勦。

十月二十三日 午刻，龐宜甫病故於霑化州。宜甫誠樸，工楷書，萬里來投，歿於異域，不勝哀悼。路險難運柩，暫厝霑化。

十月二十四日 接芷菴信，知楊石帥授閩浙總督。劉省帥授福建巡撫，仍督辦台灣防務。九月諭旨也。蘇軍門授廣西提督。

十月二十五日 黃守忠來函。先是十七日，張盛高等偕守忠往見淵亭於連山總，淵亭席上責守忠初二日之戰不力。守忠負氣出。淵亭喝親兵捉之，經張盛高等勸止。守忠回營，憤欲卸甲，余函責之，兼函勸淵亭。今接守忠書，悔罪語切，尙可嘉也。時距寇蹤咫尺，各不敢離營，故劉黃隔數十里，未能會晤。

十一月初一日 接彥帥書云：「派丁衡三帶十三小營出馬白關，由河陽赴宣光助勦。」衡三與淵亭前在興化不睦，屬余調停。

十一月初二日 接彥帥書，謂飛催丁衡三一軍，迅赴宣光。並飭張世榮等截左育河道，懸賞萬金。又言德羅琳進京議和，或言賠法兵費，或言借法台灣，收稅二十年。計不如餌德結俄爲我助，則法虜可平，請香帥奏聞。

十一月初四日 芷菴報蘇軍於十月二十九日捷於阮下，斬法首十五級，內一三畫官。琴帥奏調廣西按察使。李秉衡赴龍州，坐辦後路。聞香帥捐三千兩，豹帥捐二千兩，助劉軍餉。廣東在籍督辦團練翰林院侍讀學士李文田，在省設立義捐局，集洋銀九千元，並助劉餉。

十一月初五日 黎明，法兵出城撲同安總吳鳳典營。淵亭由連山總趕至，敵已緊逼。吳營新壁未

望。正在危急。我軍相距九里，右營談敬德帥營，亟率百餘人，並押令黃守忠哨官帶隊同行。時守忠紮我軍側，恐敵來攻，不敢離營。敬德過後營，呼張金泰帶隊繼往。前營張盛高守本營城。敵開砲，遙擊我營，阻我馳救。敵見敬德軍，即棄吳營，而戰我軍。相隔一田，槍彈雨密，戰三時，敬德奮進，敵乃卻。淵亭壁上觀曰：「此白旗何軍？」左右曰：「此唐統領景字右營談游擊軍也。」雲軍亦遙爲助擊。未刻，敵遁，敬德追五里，遇竹嶺，恐有伏，斂隊回。探聞法兵傷亡頗衆。此爲景軍第一戰。談敬德獨救吳營，可嘉之至，賞百金，椎牛享士。查我軍傷亡四十餘人。報彥帥琴帥雪帥，電報香帥。

十一月初七日——淵亭來見。

十一月初八日——由中門回隆安坐營。十一日，拔營，親駐中門總。

十一月十二日——接香帥電准添兩營，乃增一中營，增一砲軍營，以都司盧貴爲左營管帶，文童歐陽萱爲中營管帶，都司鄒培爲砲軍營管帶，都司龔士珩爲砲軍營副帶。即遣歐陽萱龔士珩率哨官等入關招募。函芷菴，先運開花砲出關。丁統領衡三初九日已到中門總，本日來晤。營未到齊。法人於城外西南角，築一大營，設砲台，城內山巔，添建洋樓。

十一月十八日——與丁統領往會淵亭，商議軍事，丁頗折節淵亭，而淵亭冷落不爲禮。彥帥屢屬余與丁統領會合劉軍，並紮左育截河，不必攻城。無如丁劉實有不能並處之勢。乃陳彥帥，有六不可，書曰：「疊奉諭函，並讀疏稿，謬蒙推獎，感愧交并。至並紮左育一議，屢屢蘊慮，竊抱不安。然景崧與丁鎮，初並不願劉提督獨往截河，專任其難也。曾約其合力同偈宣城，而劉提督謂奉有明諭，派伊堵河，以崧與丁鎮攻城，理應遵辦。數日後，劉提督忽然變計，乃有三軍併紮左育之謀。而崧體察情形，再四籌畫，不可有六。前函未盡，再縷陳之：初謂丁與劉尙可調停也，繼察劉之於丁，怨毒若不可解，

偏處則禍立生。丁鎮縱能含容，而部卒豈盡能忍讓？一朝激鬥，必有傷折，宮保何以處之？其不可一也。劉軍人心不固，迥異曩時，一潰則各軍膽寒，相率而敗，無可救藥，其不可二也。功不可爭，而過不可諉，十月初二日小挫，滇將劉將，彼此交推，罰既難施，而不和之機愈甚，其不可三也。堵河無砲，無論鐵輪上駛矣，卽民船亦非手槍所能擊毀，堵河之說，有名無實，其不可四也。助人者，必先自立於不敗之地，崧部與丁軍糧道，皆在三江口，距敵巢近，而距左育轉遠，不顧根本，致敗可虞，其不可五也。若分軍半紮中門，半紮左育，接遞糧餉藥彈，而首尾隔五十里，敵巢居我首尾之中，恐被阻遏，且兵分則兩處皆單，其不可六也。崧軍尙可依劉，曾與之商，如景軍往紮左育，後路糧難，彼能調動，越民僮肯代雇夫役，或代辦糶糧，卽可合紮，據覆不能。崧求之且不能，何論於丁？崧不可往，丁更何術可往？崧與劉交深，而與丁交淺，夫豈有左右之見存？而公道在人，不得論交情之厚薄。竊以爲宮保此際，惟責令崧與丁鎮，誓取宣光，不必問其爲堵爲攻，自力籌所以取之之法。若慮劉軍獨處兵單，不如令其穩紮連山，遙爲掎角，置彼於不敗之地，尤爲穩著，伏候鈞裁。」

十一月二十三日——彥帥鈔寄奏稿，內言提督馮子材久在關外，深得民心。提督蘇元春，輕財好義，馭兵有術。主事唐景崧，奮不顧身，有膽有識。可否邀恩，令其多募勇營，可久與敵支持，將不耐煙瘴之勇，撤換入關等語。蓋是時滇軍多病，春夏尤甚，其所以遲遲不進者，未嘗不因此。

十一月二十四日——令四營挑隊，夜往襲城，未得手。二十五日，傳檄各營管帶，申飭無能。談敬德愧甚，不敢謁見。

十一月二十七日——爲余四十四歲初度。各營官自二十五日斥責後，垂首噤默，恐墮銳氣。廚下適烹熊掌，乃召營官，開筵暢飲，談笑盡歡。

十一月二十八日——彥帥來文，以同知潘德繼新募三營，歸我兼統。德繼父曰其泰，南寧人。向帶果勇，打仗有聲。德繼固無能也。勇尙未到。

十一月三十日——俸祝卿來營，余親往城北勘地勢。因營在中門總，距城尙七里，擬移壘城下二里，以使攻襲。彥帥進駐館司。

十二月初一日——飭各管帶往城下踏勘立營地。張盛高儒怯，撤退，以參將王寶華接帶前營。

十二月初二日——接香帥十一月十七日電：「歌蒸兩電，兩手書，悉。談敬德力戰捍敵，奮勇可嘉，傳語獎勵，當存記，俟再捷從優奏獎，係何官階，並示攻城損卒。水當已消，以塞下游爲上策。聞夷四輪已退至端雄，確否？能用地雷否？劉讓前賞五萬，已由百色解雲，今又有數萬，定計仍從牧馬一路解，屬劉派隊迎提，須勞貴部協護方安。運費准另銷。劉屢有稟來，甚親切。閣下調護，深悉劉之功，即君之功，此不可以常格繩也。岑軍所購後門槍五千桿，陸續過粵運往，年底可到行營。可屬劉，俟槍到乞之。貴軍幕中部下多病，甚念。才宜多儲，勿惜費。貴體安善。洞覈。」

十二月初三日——芷菴報，十一月十八日，王朗青軍敗於豐谷。時楚軍紮豐谷，在諒山之左，與谷松爲一路。朗青約谷松，蘇軍往攻船頭。蘇云俟募到黔勇再進。朗青乃於十七日，派兩營獨逼法壘，戰三時，勝負未分，各收隊。十八日，黎明，法大隊驟攻楚營，據山擊砲，營毀勇潰，朗青馳前督戰，槍中左右，死數人，不肯退。實不支，乃退。十營全棄，大敗，喪軍火無算。退紮車里，蘇軍未往援。

十二月初四日——四營移壘北城下，去城二里坐營，仍在中門總。丁營到齊，紮城南，距城亦僅二里。彥帥派何秀林雲樓，帶三千六百人，往紮左育，以助淵亭。淵亭會執贊雲樓門下，取其誼相孚也。

雲樓乃紮清水溝，在左育宣城之中。

十二月初五日——接芷菴信，香帥在龍州設馮王唐劉轉運局。以知府張廣雲爲總辦。芷菴爲幫辦。繼又設廣桂演越局。於是廣東有局司道主之，曰東轉運局。龍州有局，以李臬司主之，曰西轉運局。又在南寧設七轉運局，造扒船六十艘，備運餽械，規模宏遠，不遺餘力矣。

十二月初六日——劉軍往紮左育，截堵河干。

十二月初八日——各營移紮，壁壘已齊，丁營亦已紮定。余乃約衡三設法攻城，衡三謂城南有寨，客匪教民居之，以護西南角砲台。須克此寨，而後砲台勢孤易奪，城乃可攻。余聽其計。丁營近城南，任攻寨，恐敵由東出救，屬我軍攻東門，並攻西南砲台，以掣敵兵，余概應之。

十二月初九日——傳各管帶密商攻策，談敬德任攻東門，當頭敵。以王寶華爲接應。派左營盧貴，後營張金泰攻砲台。飭各管帶探明進兵之路。

十二月初十日——往丁統領營商明日攻策。何雲樓在坐，謂彼營尙未紮定，商緩之，余不可。歸營，函衡三，引曹孟德「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之語，以激衡三。是夕，四鼓，左營盧貴，後營張金泰，帶隊潛進砲台後，伏土阜下。東門外有廟，駐法兵客匪數百人，河干有小兵輪，載砲駐護。是時西南北三面皆閉城，獨東未閉。我營在北，由北過東，不敢傍城下行。談敬德王寶華五鼓帶隊，披荆斬草，繞別道赴東門。談敬德與士卒瀝血飲酒。余在中門總坐營。傳令親兵，五鼓造飯，飯畢，親往督陣。

十二月十一日——五鼓後，丁軍襲南寨，乘敵不覺，入據之，縱火。敵開東門往救，談敬德帶親兵，甫至城下，後隊未齊，見南門火，曰丁軍得手矣！鳴角驟進。敵恐我軍遂薄其城也，乃不救南門，

專擊敬德軍。城上山巔，城外船中，槍砲齊舉，我軍三面受敵。王寶華繼至，與敬德伏岸力戰。正酣鬪間，余與文案吳鼎卿至前營。甫下馬，左營哨官邱啓標報，管帶盧貴，攻砲台中槍斃折，扛回。續報王寶華傷，扛回，血如注，臂股兩傷。寶華呼曰：「談管帶亦傷矣！」當是時，槍砲震天，我軍不退，敵亦未卻，死亡相當。旋報敬德陣亡，丁統領遣弁馳請我軍切不可退。因已得南寨，立掘地營，恐我軍撤，則敵必救南門，丁軍據寨不住。而我軍四將，已亡一人，重傷二人。後營張金泰在砲台後，爲敵槍截擊，不能撤。東門兩營無主將。哨官鄒全鴻劉泰清亦受傷扶回。乃躬自督戰。三時許，天雨，將士飢乏，稍退三百步，坐林下小憩。時敵猶未入城，不敢驟撤，恐其突前撲我營壘也。法兵教民客匪，見我軍四面圍攻，有倉皇乘竹舟遁者，多爲我軍擊沉。未刻，敵人城，城仍不閉。我軍卽列隊林下，由營送飯，不敢收隊。余回右營，痛哭敬德，親視棺殮。是日，陣前而諭參將劉九如接帶右營，以幫帶前營蕭彤壽代理。則營副將魏雲勝代理左營。我軍傷亡百餘人，敵亦大挫奪氣。何雲樓亦帶隊來焉。余約衡三勒兵，準備夜攻。報彥帥琴帥雪帥，電香帥。

請纓客曰：談克昌，湖南沅江縣人，年甫三十。由軍功擢參將銜游擊。英挺好勝，投徐中丞麾下，帶克字營。潘中丞撤之，依方棣生，間居鬱鬱。時余養疴龍州，已卸兵柄。克昌曰：「公必再起任邊事，如用末將，願效死力。」景軍立，遂委爲右營營官。粵兵楚將，成軍之始，頗患鑿枘。克昌氣豪邁，議屯議戰，輒請當先，忌者拾其短訾之。余堅謂此人必不負我，愈毀而優禮愈有加焉，克昌亦愈感奮。十月初五日，諸軍踰伏營門，克昌獨以百餘人擊挫勁敵，景軍遂名震關外。後挑戰，必先諸將，又輒單騎馳城下，相度戰場，砲彈拂馬頭，而揚鞭顧盼自若也。余屢戒之。克昌又堅請攻城，余曰：「肉薄攻堅，非計也，必誘敵出，挫而困之，而後城可得。」奈敵終不出。於是有十一日與雲軍合攻之計。

戰前二日，坐話將於軍帳下。克昌曰：「未將願首撲東門。」次日，傳諸將密授方略，戒克昌曰：「東門三歧埔，地狹近城，又緊鄰大河，不易進兵。汝進毋猛，伏隊半里外，俟丁軍起擊南寨，敵必啓東門往援。大隊過盡，汝始尾擊。已命謝涖國夜渡河，立山巔，瞰敵出，卽麾旗，汝不見旗，不可進也。」

塵上睨克昌，視其神，若不在舍。退語吳鼎卿曰：「此子太銳，恐終不利。雖然，猛將不當前敵，何愛之爲？」克昌退，自秣馬於軍壁下，呼其哨官文蔚林曰：「來，吾語汝。明日戰必惡，吾當效命報統之爲。」不幸死，汝鄉人也，其負吾骨歸。吾無妻子，死不足憂。」飲酒至五鼓，率親兵五人，策馬先行。抵東城下，見南門火發，疑雲軍已得城，驟鳴號招隊進。而是時敵正齊隊，猶未出城，睹我軍有奪城勢，乃啓門，以大隊迎擊，猛不可當。戰三刻，克昌腰中彈坐地。前營王定菴曰：「汝退！吾兼押汝隊接戰！」克昌曰：「統領親督陣，何敢退？汝其力戰！」定菴本克昌哨官，敵槍正緊，不敢稍卻，揮刀奮進，彈穿髀過，再撲，又傷痛不可支，親兵曳回。而克昌旋被炸彈轟裂胯下，歿於陣。亡我健將，痛不可言，泣涕三日。奏入諭旨軫惜，敕部優卹，香濤尙書與余，均有賻。克昌聘石氏未娶，無子。余檄沅江縣徐令，商諸族人，立其猶子談國琳爲嗣。卹項並軍中公費，集一千四百金，扶柩以歸。石氏守貞不嫁，有稟來營，亦奇女子也。

十二月十二日——我軍仍列隊東門挑戰，法虜據城頭，槍砲環擊。令鄒培立小地營於西城下，離城極近，兼制砲台。借雲軍小砲架擊堞虜，堞毀虜多傷，不敢立堞。

十二月十三日——我軍仍列隊誘敵，槍砲對擊，互有傷亡。赴丁統領營，商必先奪砲台，始能攻城。丁統領議用滾草法。度離砲台數百丈，潛掘土爲堞，可蔽數人，卽伏堞下開濠。掘濠漸長，容人遂多，人行濠中，可避槍砲。乃縛草把，長三尺，計數萬束，滾擲而進。草把牆立，人不受槍，草壓砲

台，即可立破。滇人謂之「滾草龍」。於是丁何兩軍任挖濠，我軍任縛草。三鼓，與吳鼎卿單騎走西城下，往會丁統領，噤聲坐地，離砲台二百丈，督隊開濠送草。五鼓濠成，長二百丈。我軍負草濠行，敵稍無聲。天明回營，調隊備攻。電香帥連日戰情。

十二月十四日——滾草，日夕不絕。十五日，繼滾。辰刻，積草離砲台數丈，將及矣。余伏兵東門，防虜出撓。又伏兵砲台側。午刻，台內法兵驟出飛奔，東門城上，槍砲齊下。丁軍哨官都司何天發舉旗，搶登台上，中砲，血肉騰空。兩軍追擊逸虜，枯草爲紅。有自東門乘小舟遁者，均爲我景軍擊沈，生擒法人西貢鬼教匪客匪二百餘人。釋去教民數十人，令數人入城招降，散其黨羽。餘二百人，縛跪誅之，祭我死士。天容慘淡，地血橫流，客教各匪，屢招不出，助虜爲虐，死固有餘辜也！訊賊，供十一日之戰，斃法酋五畫一名，四畫一名，一畫二名，散虜五百人。城中需糧，望救維殷。此次奪台，雲軍開濠最苦，余報捷，稱丁統領首功。城外敵壘，至是一律蕩平。寇負孤城，外援不至，各營俱偃紮城根，開濠伏處，可與城上人對語。客匪多嘉應人，命邱啓標李文忠以鄉談招之。射書入城，約爲內應。夜約丁軍用梯攻城。彥帥香帥會銜奏捷，賞我軍攻奪砲台將士銀一千兩。

十二月十六日——令將士稍息。後營管帶張金泰患病。左營哨官邱啓標，後營哨官李文忠，各紮小壘，緊偪西北城下，三五丈不等。一壘賞銀三百兩。右營管帶劉九如，據東北角一寺，高與堞齊，日夜槍擊城中。代理左營魏雲勝，與鄒培並紮。丁軍亦緊偪城下。是時城之西南北三面，華兵偪困，僅東門一而臨河，未能合圍。河爲劉軍所扼，舟楫不通。法人用玻璃匣，藏求救洋文，上插小旗，寫拾送端雄法國大營者，賞二十元。以數匣付水流行，爲防河劉軍拾得，寄遞粵東，譯出，皆乞救詞。香帥來文，謂洋書與軍報情形相符。後將譯文入奏。蓋西人與中國構兵以來，未有窘困如此次者也。

十二月十七日後，滇粵兩軍均據城外土嶺，用槍俯擊城中，斃敵極衆，壅東門外。我軍被城槍遠擊，日有傷亡。勇伏地營，開濠送飯。派參將劉仁柏爲總查督。開地塹掘濠，必於深夜，乘敵不見，始不受槍，然亦時被擊傷。丁軍議用地雷，遂暫停攻。余每日赴前敵，短衣匹馬，行雨彈中。野象極多，蹣跚陷田，圓徑尺，甚礙馬足。近城，卽舍騎步行。敵見馬上人必擊，知爲頭目也。

十二月二十五日——接芷菴報，本月二十日法人攻谷松，蘇軍劉榮瑁梁蘭泉失先鋒營，陳嘉奪回復失。二十一日，總兵董履高率龍字五營助戰，營官劉士和陣亡。二十三日，法人據山開砲，龍營潰，董統領傷，蘇軍敗退威埔，距諒山五十里。王朗青軍駐車里，楊雲階軍駐觀音橋，未往援。王怨蘇不救豐谷之敗，楊亦忌蘇，故皆坐視。廣東萃軍十營，甫抵龍州，琴帥俱調赴諒山。馮王不行。琴帥又調朗青雲階軍齊赴諒山。芷菴電香帥，謂自撤藩籬，諒山愈不可守。香帥電朗青雲階，謂貴軍不撤，敵疑且緩，必不敢深入，且緩退。選精銳千人，夜襲之，敗可逾山而歸，勝則賞士卒二萬，大勝倍賞，務望支此危局。洞九頓首等語。景軍將士家室，多在龍州，聞信憂惶。彥帥函余與衡山淵亭，謂我軍進退，視諒山存亡，不可泥攻宜光。

十二月二十六日——我軍盡拔東城下竹柵本椿，夜薄其城，傷亡十餘人，卒不得手。

十二月二十八日——雲軍地道成。黎明發一雷，城未動。景軍用竹梯草捆攻北城，自寅至辰，傷亡三十餘人。雲軍游擊何天祥，守備王世興，亦攻城陣亡。連日寒雨苦甚。敵於城市土嶺，掘窟樹柵，爲城破死拒計。客匪調離，不近我營，防句結也。我軍攻城，必於黑夜往，伏城下，天明攻不入，卽不能撤回，仍伏城根，而以城外據嶺之兵，然槍擊堞，使虜不得憑堞俯擊城下兵，待夜始撤回。蓋白晝虜能見我，大隊開行，則山巔槍砲齊下矣！戰士伏城下送飯，嘗被擊，每以布裹飯遞擲。而前後因糧少，

食粥，不能擲，輒餓竟日。接香帥本月二十一日電。

十二月二十九日——丁軍又發地雷，城崩數丈，虜死拒。丁軍遂跨缺口，掘地據之。我軍攻北城，頗損士卒。丁軍發地雷，在西南。每約我軍於雷發時，攻其北城，以制敵救缺口。惟發雷須待天明，方窺其缺口所在，以便撲攻。我軍竹梯草捆，攻城利在黑夜，使敵莫測。故待雷發始肉薄奮攻，傷亡輒衆。探報敵援三千將到。是時諒山信警，軍心惶惑，糧且不繼，數米而炊。雲軍劉軍，俱乏糧食粥。雨露迷濛，余與衡山督攻。及議事日，坐泥潦中，憔悴無人形，辭去潘德繼三營。

第六卷

光緒十一年乙酉，正月初一日——丁統領短衣泥履，來營賀年。景軍將弁俱來賀，枯槁無人色。槍砲之聲猶不絕於耳。市商漸集，而價極翔貴。銀二十兩，買米百觔。銀七錢，換豚肉一觔。鮮蔬絕少，日食鹽菜而已。骨痛喉腫，勉起巡營。

正月初二初三日，我軍滾草攻城，不克。

正月初四日——文童蔣蘭舉扶談克昌樞啓行，帶隊哭送之。至右營所紮寺中，窺城內甚悉。土山對峙，殺氣雲騰，槍彈拂拂左右。

正月初七日——接芷菴信，報諒山於十二月二十九日爲法所據。琴帥先於二十八日退駐南關，各軍俱調入關。法兵至文淵州，築砲台。文淵距南關八里。琴帥繼退幕府，龍州大震。我軍餽械，交琴石走南寧運往百色。

正月初八日——辰刻，丁軍又轟地雷，城崩丈許。法兵奔救，景軍據嶺上，然槍截擊，倒斃無數。

丁軍再發一雷，去初轟之地不遠，城再崩，輒石亂飛，壓斃法虜十餘人。景軍先於五鼓，積草北城下，至是乘軍踐草而上，法兵拚死力拒，槍砲齊發，殺聲震山。余與丁統領押隊督攻，誓不准退，而傷卒紛紛曳下，慘不可言，不得已撤兵。此次係右營哨官賴朝榮鄒全鴻自請奮攻，不克摘去頂戴。諒山既失，又聞敵援將至，急欲攻拔，以致損我多士，歸坐帳中，歎息不已。本日令賴朝榮鄒全鴻在城之西北角土阜，紮一小壘，距城二丈，賞銀四百兩。壘在阜背，掘塹伏兵，以避敵槍，準備我軍進攻缺口，即據阜巔，用槍截擊奔救之敵兵。蓋此時與敵雖隔一城，竟可交槍面戰。彥帥派弁，運到大開花砲二尊，轟毀洋樓數座。賞雲軍四千兩，景軍二千兩，犒師。

正月初九日 賴朝榮鄒全鴻被譴，愧奮。相約往觀雷轟之缺口，請挑隊奮攻。余乃約丁統領行地道中，往窺缺口，商進兵之路。每於濠淺處，必鞠躬以行，昂首即受槍。然地道中亦有中彈者，聽命而已。賴鄒就本哨揀得頭等先鋒三十人，二等先鋒五十人，署狀首奪缺口，得城頭等一人賞三百兩，二等一人賞二百兩，豫給印票，各先賞番銀一元，刑牲煮酒，然砲祭旗。又派右營管帶劉九如，前營幫帶劉仁柏，帶隊接應。左後營攻北城，以掣敵勢。景軍爲一路，攻一缺口，丁軍爲一路，攻一缺口。三鼓，余與丁統領坐所奪南門砲台下。四鼓齊隊，傳令。五鼓，乘暗進攻。而頭等勇丁請於賴鄒曰，我等死勇，願一見統領，且各乞十金。余笑問打仗攜銀何爲？衆叩首曰，先登必凶，願一見白鏢而死，獎慰再四，立遣差官回坐營，飛取三百金，往旋十里，適遇野獸，繞道行，銀至，而東方漸白。三十人裹銀負槍，驟馳去，奔缺口，大呼，躍登城。賴朝榮鄒全鴻督二隊，五十人，繼上。敵槍已密，不能衝進，大隊更不能前。先是丁軍約我軍齊伏城下，發號一鼓併進。而我頭隊不及待發號，猛搶登城，死二十四人，生還六人，鄒全鴻兩傷。余聞信，神魂沮喪，問尸何在。衆曰，不見尸，當死城中矣。初十日辰

刻，徒步走五里回營，竟夕未臥，憊甚。而龍州飛報法兵已及芄封，窺牧馬，我軍後路將斷，彥帥函令相機撤師，勿拚孤注。適奉廷旨，嚴飭攻拔，且不肯功棄垂成，於是函約丁何，本夕再攻，傳令奮勇者報名。勇丁敢帶隊押隊者，給軍功牌。差官伍義廷願帶隊，親兵什長姚紀昌覃啓發願押隊。尙少一人帶隊，乃再派賴朝榮，選得頭隊先鋒五十人，二隊先鋒一百五十人，大隊五百人，在後接應。賞格如前，仍各先賞酒肉銀一元，帶隊押隊官八元，列隊營門，面加獎勵。語隊長曰：「不得城，毋見我！」約定我軍攻一缺口，何軍發地雷，亦任攻一缺口，俟雷發，三路齊進。我軍分攻西北門，部署畢，而營哨官密稟，本日無糧。亟搜廚下，得米二百觔，益以淵亭所饋糯米百觔，給戰士晚餐。大隊令自覓糧。三鼓，余至丁統領營，仍與坐砲台下。雲樓四鼓至各軍齊隊。五鼓，地雷發聲殷殷，而城未動。三路兵奔缺口，城中槍砲齊鳴。余與衡山雲樓督隊於砲台下。法虜死拒缺口，我軍再進再却，有已登城而墜隕者，有喋血於城下者。後隊人密，城槍亂下，被傷尤衆。賴朝榮伍義廷姚紀昌俱陣亡。覃啓發受傷。丁何兩軍亦多傷亡。此十一日卯刻攻缺口之情形也。隊長四人，亡三傷一，勇丁更不計數。頓足痛憾，灑淚歸營。賴朝榮尸奪回，伍義廷姚紀昌不得尸，夜遣人覓骸城下，獲十二具，終不見二人尸。

請纓客曰：明知攻堅，兵家下策也，而事急不得不攻。且城垂拔，亦不肯鬆勁。賴朝榮，福建人，與鄒全鴻同籍。二人皆好大言，又性暴，故不肯委爲營官。而是時軍中猛銳，無逾二將者。賴朝榮初十日戰歸，十一日不欲往，衆激之行，知必死，託子於我差官賴姓，亦名朝榮者，從容慷慨，與談克昌皆有烈士風焉。伍義廷，河南人，本右營勇丁，十二月十一日之戰，賞其勇，拔爲差官。卽夕，命帶隊赴東城下，尋死士骸，獲一具，賞二十金，伍義廷冒險，獲五具。後屢傍城下探事。是日慷慨請行，竟死，其家不知有何人也。姚紀昌，廣西人，充親兵最久，行必扶輿。是日事不濟，同黨勸其退，紀昌

曰，統領有言，城不克，毋來見，何敢歸營？中槍墮壕死。

正月十二日——挑隊再攻，參將鄧有忠，什長汪鼎臣帶隊，什長覃啓發、趙全紅押隊，置酒營門，延之上坐，勉以此志在必克。以李文忠、劉仁柏、劉玉貴帶領大隊，在後接應。丁何新得賞項，所挑奮勇，俱昇現銀，朱額爲誌，退後者斬。余三鼓至丁營，何軍再發地雷，四鼓齊隊。地雷發，城微崩，飛石斃我軍數人，趙全紅腰傷。仍分三路，撲攻缺口，城槍絡繹，忽遠忽近。我軍兼攻北門，呼聲震天。丁軍後隊，以爲得手，亟呼守營軍齊進，而頭隊在前，力攻不入。戰至十三日卯刻，不得不退。大隊擁擠地道中，余令箭不得前。鄧有忠、劉玉貴、汪鼎臣、覃啓發均已傷，不敢退。立久傷人愈多，鄧覃傷尤重。辰刻始撤下。至是連攻三日矣，折將損兵，計已不少，三人議曰：敵援且至，宜少休息，以防敵人生力軍。雲樓乃命參將馬維祺帶三營，助劉軍截河。維時城中糧彈將盡，旦夕可拔，每聞哭聲，而城虜終不張皇，更拆寂然，夜以電氣燈巡堞數周而已，洵勁敵哉！

正月十四日——接芷菴報，本月初五初六等日，萃軍戰法於文淵，蘇軍勦軍繼至，無勝負。又報，初九日，楊雲階軍門陣亡於文淵，蘇軍退守關前隘。法兵入鎮南關，轟毀關門，旋去。琴帥退駐海村扒船中。蘇軍退紮幕府。湖北新到六營，道員魏綱統之，名衝勝軍。

正月十五日——聞法援兵至端雄，端雄距左育約百里，水路入宜光必由之道。駐有法營，余屢請雲軍擊端雄，則敵援可截。彥帥云，檄總兵覃修綱兵進端雄，尙未拔隊。

正月十六日——丁統領來營借糧，無以應之，皇然去。申刻，忽報法兵大隊援宜光，犯左育，已與劉軍接仗。劉軍地雷轟斃百餘人，槍斃百餘人，敵猶未退。亟派差官謝洩國走探。又令魏雲勝帶隊四百人，馳助，未行。旋報劉軍已潰，淵亭走浪泊，謝洩國半途折回。探聞法兵衝破吳鳳典、李唐營，黃守忠

紮對岸，爲法兵大隊所隔，不能抄救，左育已失。雲軍尙有在地營者。先是彥帥屢函余與丁統領，謂法援將至，我軍零布城下，苦戰力疲，腹背受敵，不能當新寇，宜退紮深山老林，相機而動等語，余心疑之。猶冀淵亭全師扼左育，養銳未戰，左育扼定，則宣光坐困可克，未肯遽退。今左育失，則疲軍誠不能禦生敵，且軍中苦糧不繼，而龍州牧馬後路岌岌可危，饑械運往百色，又遙遙莫能接應，實有不得不退之勢矣。乃函丁何詢進止，未復。黎明，李文忠報丁軍城下各營已撤，請示退否？始令先鋒營一律撤退，併歸大營。先載傷卒三三河口，回霑化。十七日，午刻，自率親兵陸行，令四營從容拔退。

十八日——遇丁統領於道，席地款款，宿北埔。十九日，抵霑化，各營續至，仍紮霑化。丁軍初紮寒猛，繼回中門總。何軍在清水溝，尙不得劉軍消息。稟彥帥，電香帥，請示進止。云牧馬吃緊，與其再攻難得之宣光，不如退保未失之牧馬，以捍歸順。淵亭回駐同安總，信來怨黃守忠包抄不力，坐視不救，稟請彥帥參劾，守忠因是革職。十八日過寒猛，晤守忠，知淵亭此敗，必歸罪守忠，約其同出牧馬。守忠深感，願行。余並約淵亭赴桂邊。就饟械，整軍雪恥。淵亭復書曰然，又以重遷爲憂。景軍新募中營護饟未到，砲營取道保樂抵那香。僅運到小開花砲二尊，然已費盡氣力矣。

正月二十五日——電香帥：「聞南關不駐營，甚駭。中外知有鎮南關，而不守，可乎？崧請往紮南關，再議後圖，何如所示。崧宥。」又電香帥：「十九日電調黃歸崧，茲再詳陳。黃守忠泣訴，左育之役，非不顧主將，亦非彼軍先失營壘，包抄不到，乃爲敵後隊截住。劉挾嫌誣罪，捏稟彥帥，參劾官不足惜，劣名可羞，誓死依崧，圖功贖罪，不允則入山去矣。其死士二百人，俱願爲主雪恥，依劉則散，泣涕求收。查劉黃久不睦，今不可再合，黃去而之他，恐其黨爲亂。使功不如使過，乘其急而救之，不敢謂必奏功，決必能苦戰。惟用黃當徑與劉分，詢尙有八百人，月給五千足養之。如蒙曰可，乞檄黃依

崧，爲選鋒徑調出，不必防劉怨。崧宥。」

正月二十九日——接彥帥來書，極以我軍退保牧馬爲宜，並已據情入奏。本日先開兩營，所有退宣光，旋牧馬。

二月初一日——先開兩營。初二日，自率兩營，由霑化起程。

初四日——至那香，傷卒扶行頗遲。初九日，抵蘇街，申營已來，並砲軍，共六營，小住。

二月初七日——電香帥：「丁槐書來，謂彥帥准劉赴桂增募。彥帥函云，左育潰後，士卒僅存數百，崧訪聞近似。故力勸入關增募，否則黑旗亡，我心快。惟此人不用則已，用則宜明定餽章，與官軍一律，不可聽其自便。不識艱難，全其令名，崧所深願。崧。」

二月十七日——抵牧馬，接芷菴報南關連日勝仗。又報十三日，官軍克復諒山，法人大挫，斬擒千有餘人，傷者不計。楚軍奪獲槍砲逼碼番銀馬匹尤多。馮軍追駐觀音橋，蘇軍楚軍相繼逐寇，駐紮谷松。琴帥出關駐駟驢。是捷也，法人膽落，北寧河內大震，束裝登輪，豫備逃遁。

二月，在牧馬，聞龍州電報，澎湖於本月十五日，法人攻據之。接香帥電，准增四營，以劉仁柏義臣爲副前營管帶，邱啓標發庭爲副左營管帶，任定元仲山爲副右營管帶，李文忠國卿爲副後營管帶。擬募成紮新街，規取太原。

二月，在牧馬，命越官梁俊秀籌糧。太原客勇頭目梁正理何三謝二等，紛請願隨效力爲前導。香帥奏以黃守忠歸我，得旨允准，飛催黃守忠帶隊前來。

二月二十二日——電香帥：「華人梁正理，聚游勇數百，經崧飭安分，據稟，駐新街，不敢擾民，候調遣。太原民稟，如崧軍往，有八十社，每社願月以十金供正理饗，現另供糧。又有何三謝二正理願

招集一處。若輩流蕩擾民，則官軍夫糧爲難，撫之便須略有所給，方受部勒。往太原，不重克省期，收拾人心，虜自窮。馬陳六營可併蘇一路，與蘇馮併規北寧，力乃厚。但太原不復，恐中路終難飛渡而偏北寧，故崧請往太原。崧養。」

二月，在牧馬。二十七日，四鼓，接芷菴函報，香帥二十四日電，已有旨停戰撤兵等語，不勝驚訝。亟披衣起，閱電曰：「蘇督辦，馮幫辦，李護撫台，王藩台，王鎮台，唐主政，岑宮保，鮑爵帥，雲南撫台：頃據總署二十二日來電，本日奉旨，法人請和，於津約外，別無要求，業經允其特請。約定越南宣光以東，三月初一日停戰，十一日華兵拔隊撤回，二十一日齊抵廣西邊界。宣光以西三月十一日停戰，二十一日華兵拔隊撤回，四月二十二日齊抵雲南邊界。台灣定於三月初一日停戰。法國即開各處封口。已由李鴻章分電沿海雲桂各督撫，如約遵行。惟條文未定之前，仍恐彼族要挾背盟，伺隙卒發，不可不嚴加防範。著傳諭沿海各省將軍督撫，並雲南廣西督撫，及各路統兵大臣，督飭防軍，隨時加意探察，嚴密整備，毋稍疏懈，是爲至要。欽此——著即轉電雲桂等語。洞謹轉，敬。」

跋

越南爲我聖清藩服，恪修職貢，二百餘年。今王阮氏，由阮福映傳至阮福時，八十餘年矣。咸豐年間，法蘭西擾其南六省，戰八年，取之，改稱西貢，旋即行成，而法蹤猶未至北圻也。同治年間，雲南提督馬如龍購西洋火器，已革同知李玉墀，航海取道越南寧海汛入紅江達滇境，此番舶入北圻之始。十二年，法蘭西借釁破河內，劉永福陣斬其酋，仍即議和，遂以寧海汛爲通商口岸。繼則代越權稅於東京。越君臣私與立約，不與我中國知之。光緒六七年間，西貢五畫會李威引亂越屬，起意吞滅，

豈我雲南之礦利，法院執政，猶疑越南爲我藩屬，礙公法，計未決，且慮勞師。李威利力稱全圻一鼓可下，堅主用兵。八年五月十三日，突率五百人攻河內，據其城。當是時，廣西防軍十二營在鎮南關外勦土匪陸之平，記名提督黃桂蘭統之，是爲左江左路軍。候補道趙沃統五營駐歸順小鎮安一帶，是爲左江右路軍。雖伏守邊，於河內軍情，未敢過問。滇邊向無防軍，至是馬白關外，始屯數營。雲南布政使唐炯奉命籌防，駐蒙自縣。去河內千有餘里，兩省防務，介諸不卽不離之間，聊稱善策焉。余官京師，於海國情形，竊有涉獵，環顧九州，慨然有縱橫海外之想。河南才士黃曉嘗，跳蕩負奇氣，兩人相與於窮廬風雪中，時時以越南爲說。曉嘗溺死珠江酒艇下，余十五年吏部主事，潦倒文選司中，而越南之難適起。乃伏闕上籌護藩邦之疏，敕下往演。中書舍人謝子石爲繪「萬里請纓圖」以壯行色。自出都門，日有筆記。是年壬午，爲第一卷，錄副寄京。癸未所記特詳。甲申二月，北寧失守，稿棄城中。繼駐壘於諒山於巴壇嶺，羽書火急之下，抽毫追憶，僅撮大端，養疴龍州，遂爾闕筆。八月，領軍出關，復有記。自十二月十一日宣光戰後，日夕從事鞭弭，仍廢不書。乙酉款議成，遂遵敦班師而入關焉。計南征三載，與西虜旗鼓相當，大小十餘戰，未嘗不繫頸帳下，懸頭藁街，而請纓之志，終憾未償。零編斷帙，束置於叢殘伍籍之中，首尾不完。或曰中外用兵，蓋以此次爲最久，而接戰爲最烈也，不可不記。南交忽屬泰西，爲二千年來未有之大變，不可不記。泰西爲我國讎，咸豐庚申後，劉永福首起擊之，不可不記。書生走萬里，馭異域梟將，提一旅偏師，轉戰三年，目睹兵戎始末，不可不記。於是搜輯軍報，編綴舊稿，得十卷，名曰「請纓日記。」雖不免捩蕪絳滿之病，而軍事之宏綱要蹟，始卒兼賅。其中得失是非，足以備鑒來茲，有裨時務。而事必徵實，尤可爲後世史官得所依據焉。」

光緒十四年歲次戊子六月，唐景崧識於台灣道署。

第四編 詩詞

越南篇

黃遵憲

於戲我大清，堂堂海外截。封貢三屬藩，有若古三葉。流求忽改縣，句疆不成國。右臂既恐斷，兩足復悲別。今日南越南，戎夏又交梓。芒芒弔禹迹，眼見日乖刺。湖當始禍萌，事由一身蔽。無端犯王師，妄持虎須捋。天威震疊久，又恐張撻伐。嘗有祆教僧，教以求佛法。鋌鹿急難擇，飲鳩姑止渴。爾時路易王，挾強逞饕餮。假威許蒙馬，染指思食髓。雖逢國步艱，鞭長遠莫及。南北萬里海，從此生交涉。道咸通商來，來往寄蕃舶。偶思許田假，遂挾秦權喝。搏兔逞獅威，含鼠縱鴟嚇。可憐雄雄王，蠢蠢正似鴨。豐岐初王地，手捧土一撮。弱肉供強食，一任鸞刀割。神弩不能飛，天柱亦隨折。尾擊須彌翻，掌鳴太華壁。山河寸寸金，攫取到手滑。新附裸狼膽，今復化鬼蜮。海口扼爾吭，定和國難活。同治中興初，滇南擾回鶻。購運佛郎機，苦嫌烏里闊。時有西域賈，請從閒道達。直溯富良江，萬里若庭闈。一符挾萬鎗，絕無吏糾察。歸言取九真，無復煩兵卒。但鳴一聲砲，全國歸鈴轄。豕蛇薦食心，聞此益堅決。遂以法王法，運彼廣長舌。到今割地約，終畫花名押。緬稽白雉來，初見於越納。眉珠竊奪歸，每每附南粵。顯史等附庸，思摩當一設。或隨降王挺，或拜夫人節。中間賢太守，龍度推士燮。遠地日歸化，常朝非荒忽。唐初設都護，窮海益震懼。安南僅道屬，何嘗稱國別。陵夷五季亂，漸見蠻夷猾。曲矯與吳丁，擁兵日猖獗。方嘆黎侯微，又歌李華發。陳氏甫代齊，虞公復不臘。中朝節度名，初未敢抹殺。帝號聊自娛，後乃縱僭竊。壯哉英國公，桓桓仗黃鉞。三擒名王歸，懸首在觀闕。龍編入

麟册，得地十七八，復古郡縣治，兩人成大悅。狼子多野心，豬勇復冒突。疆場互彼此，王命迭予奪。遠明中葉後，中乾國力竭。置君無定棋，遣將多覆轍。遂議珠崖棄，坐被金甌缺。巍峨鬼門關，從此淪異域。夜郎妄比漢，更有吠堯桀。黎莫新舊阮，此亡彼興勃。版圖二千年，傳國數十葉。雁去復雁來，狐埋更狐搢。蠻觸雖屢爭，同種出略越。得失共一弓，磨擊非兩鉞。而今入法界，盡將漢職拔。吁嗟銅柱銘，真成交趾滅。乾隆全盛時，四海服鞭撻。忽有黎大夫，求救施邱葛。興滅字小邦，皇皇大義揭。出關萬熊羆，一月奏三捷。元夜失崑崙，忽爾全師蹶。猿鶴與沙虫，萬骨堆一穴。爾時金川平，國威震窮髮。方統羽林軍，大會長楊獵。西北五單于，涓橋伏上謁。當此我武揚，何難國恥雪？鵬勦索倫兵，人人肅慎。倘命將軍行，徑取此獠殺。廢藩夷九縣，明正踐田罰。赤土與朱波，左提復右挈。凱樂奏兜離，文化拓蒼頡。或者南天南，盡將海囊括。胡爲奸虜謀，轉信中行說。金人作代身，非人究是物。桃根將李代，豈意防虫蠹。是何黎邱鬼，變態極詭譎？謂秦豈無人，爾蠻何太黠？妄稱佛誕日，親拜大菩薩。化身魔波旬，竟許日三接。直從仇虜中，躋之親王列。哀哀馬革尸，棄置情太恕。膺鼎納神姦，於史更污蠟。明明無敵兵，忽當小敵怯。豈是十全功，勢成強弩末。抑當倦勳年，樂聞有苗格。每論武星功，怪事呼咄咄。噫嘻大錯鑄，奚啻九州鐵。邇來百年事，言之更蹙頞。國小亦一王，乃作無賴賊。烏糴十總兵，象盜縱出沒。國餉藉盜糧，公與海寇結。嗣後紅巾亂，更作狼鼠窟。外人詰庇盜，遇事肘履掣。王師迭出關，徒作驅魚獺。聞今越南王，自視猶滕薛。君臣共鼾睡，忘是他人榻。無民卽無地，地維早斷絕。黃圖轉綠圖，舊色盡塗抹。譬如黑風船，永墮鬼羅刹。何時楚南土，復編史檣杪？漢粵交犬牙，無地盡甌脫。砥糠倘及米，剝膚恐到骨。不見彼波蘭，四分更五裂。立國國民強，自棄實天葬。不見美利堅，終能脫羶繼。我來浪泊遊，仰視蒼站站。神祠銅鼓聲，海濤共嗚咽。精衛志填海，剋卿氣

成規。安得整乾坤，二三救時傑。共傾中國海，灑作黃戰血。地編歸漢里，天紀亡胡月。

馮將軍歌（案馮將軍馮子材也）

黃遵憲

馮將軍，英名天下聞。將軍少小能殺賊，一出旌旗雲變色。江南十載戰功高，黃桂色映花翎飄。中原蕩清更無事，每日摩挲腰下刀。何物烏夷橫割地，更索黃金要歲幣。北門管鑰賴將軍，虎節重臣親拜跪。將軍劍光初出匣，將軍謗書忽盈篋。將軍處莽不好謀，小敵雖勇大敵怯。將軍氣湧高於山，看我長驅出玉關。平生蓄養敢死士，不斬樓蘭今不還。手執蛇矛長丈八，談笑欲吸匈奴血。左右橫排斷後刀，有進無退退則殺。奮挺大呼從如雲，同拚一死隨將軍。將軍報國期死君，我輩忍孤將軍恩？將軍威嚴若天神，將軍有命敢不遵？負將軍者誅及身，將軍一叱人馬驚。從而往者五千人，五千人衆排牆進。綿綿延延相擊應，轟雷巨砲欲發聲。旣戟交胸刀在頸，敵軍披靡鼓聲死。萬頭竄竄紛如蟻，十邊十決無當。前，一日橫馳三百里。吁嗟乎！馬江一敗軍心傷，龍州壓地賊氛壓！閃閃龍旗天上翻，道咸以來無此捷！得如將軍十數人，制挺能捷虎狼秦！能興滅國柔強鄰，嗚呼安得如將軍！

後海疆六首

李光漢

戰福州（是時，總督何璟巡撫張兆棟，欽差張佩綸，船政大臣何如璋，皆束手無策，坐視法人壞我船廠，毀我砲台，沉我兵輪，殘殺我士卒，掉臂游行而去，閩諺云：福州原無福，法人本無法，兩何沒奈何，兩張沒主張。）

閩嶺古巖疆，濱海賦天險。夫何鐵甲浮，草木皆血染。無乃持節臣，重寄殊叨忝。至今馬江頭，黃口知國玷。

戰基隆（劉銘傳奉命督辦台灣，當曳兵棄基隆，時曹志忠力止，基隆倅梁純夫伏地哭留不允。後爲艋舺團人攔截乃止，淡水幸孫開華滬尾一戰，得李彤恩，所募張李成即張阿虎，統土兵五百名，殺法西一員，卒六百餘名，俘花目百餘名，燬一敵船，外洋稱我國大勝，繪圖記之。）

基隆一粟耳，浮在海之角。貔貅二十萬，大帥開帷幄。暮夜曳兵行，鐵城突犖确。可憐小吏愚，哭民雙目瞽。（按張秉銓復政頌，則以撤基隆，雖錯一着，然能用彤恩李成，收回援滬尾，銘傳頗建奇功，特兩存之）

戰澎湖（周協戎死之）

澎湖不毛地，民漁魚以生。番戎豈好利，要爲城下盟。倒海難滄恨，將軍竟立名！龐涓何足恤，祇是恤編氓！

戰鎮海（是時鎮海南岸，提督歐陽利，見督楚勇三營，守之北岸，皆淮軍，法將孤拔素稱驍勇，升船桅將然砲，淮軍皆股栗不敢開砲，有百總某手刃欲潰卒數人，自然砲中孤拔斃，詔以副將勵百總。）

鎮海測雄健，峽山勢瀾從。磊石可封關，何況兵倥偬？夷虜等猱升，鉛彈落堪嘆。特詔勵元戎，元戎作百總！

戰諒山（廣西巡撫潘鼎新督師守鎮南關，關陷落職，楊玉科歿於陣，王德榜重傷。）

諒山居海嶠，時時瞰鬼戎。和議八條密，電詔百蠻通。壯士北仍戰，將軍死亦雄！原上離離草，猶餘腥血風。

戰交趾（是役蘇元春，馮子材，誘於前，王德榜，抄於後，法逆所借各國花目，盡爲我軍所囚俘。忽奉電詔罷戰，釋所囚花目。）

十二金牌事，於今復見之。黃龍將痛飲，花目忽生期。戰骨纍纍在，秋風颯颯吹。莫論交趾役，故壘有餘悲。

讀史感事

馬相如

吳山高處聽悲笳，胡越而今異一家。何費敗盟機早伏，養癰貽患禍頻加。獨成義舉推劉裕，徒讀兵書說趙奢。到底匈奴果輕漢，怒濤奔赴激銅琶！

小醜休嗤忽跳梁，虛聲恫喝也披猖。枝猶鼯鼠心殊黠，揜等麒麟勢絕張。傅粉何郎今有墨，橫行公子本無腸。醉餘搔首將天問，破虜誰還叩智囊？

鱗鱗巨艦任胡行，益信周郎善用兵。張敞風流惟坐嘯，嬴秦才力合兼并。漢家故事原虛奉，孟德新書况自名。太息終軍千載後，更無人說請長纓。

月下寒潮徹夜流，灘驚惶恐客心愁。孤燈閃爍難情訴，萬馬奔騰與耳謀。一任銷磨游子意，可堪常抱杞人憂。憑高仰看天中月，四壁蟲聲唧唧秋。

莫道雷聲振耳聾，主司頭腦實冬烘。已分黑白先應急，坐失機宜道合窮。入甕依然完醜虜，補牢無復奏奇功。迂儒願上平蠻策，義憤憑他薄海同。

諸將四首（乙酉法人乞和同時請戰之臣）

趙濬

回首中興將寂寥，何人仗鉞輔天朝。軍中正疾羽書上，邊徼已傳銅柱標。海國樓船風雨黯，炎方日

月甲兵銷。功成不受尙書事，間訪梅花過野橋。（彭宮保雪岑）

昆明龍去霸圖空，南越由來漢使通。充國籌邊能控制，武鄉深入總元戎。那堪宇宙歸秦郡，忍見旌旗徧楚宮？無數生靈荒鬼骨，蠻烟瘴雨泣孤忠！（岑宮保彥卿）

傷心老將亦陳書，玉帛來盟誤腐儒。黠武何曾衰漢運，銷兵幾見扼強胡？明知割地終無賴，假託燒丹頗自誣。西望夜郎東毒國，空持節鉞鎮邊隅！（鮑子爵春霆）

南北冰洋毒焰生，儒臣慷慨起談兵。越裳望斷烽烟警，嶺海徒空寶玉爭。縱使子房能畫策，無如廣利難降城。豺狼反覆由來慣，痛哭陳言答聖明！（張尙書香濤）

羊城軍中有感二首

彭玉麟

日南竟徹陣雲開，喜得將軍破敵來。掃蕩妖氛摧敗葉，驚寒逆膽奪屯梅。電飛宰相和戎慣，雷厲班師撤戰回。不使黃龍成痛飲，古今一轍使人哀。

數憑天定理難伸，九仞功虧咎在人。一旦休兵驕敵氣，千秋誤國恨庸臣。屢容抗疏漸無狀，不罪奸諛許自新。華夏最行寬大政，四夷犬性幾時馴？

越南事平作

張羅澄

老熊當道走羶羶，天下英雄惟使君。（是役以王方伯德榜爲首功，次馮子材蘇元春。）銅柱合銘交趾國，金牌突召岳家軍。（方大捷，而當軸者電止勿戰。）兩朝宰相甘諛敵，蓋代功臣苦策勳。（彭剛直鮑武襄抗疏力爭，張香帥亦奏敘子材之功。）一誤已成休再誤，大風長望碧霄雲。

喜聞官軍二月十三日諒山之捷

汪璩

百雉嚴城一戰收，滄溟萬里洗邊愁。威棱銅柱高前古，形勢金澗控上游。雲氣遙瞻天北極，春風應徧日南州。飛傳吉語通明殿，真見功名定遠侯。

書事四首

汪璩

法蘭西屢敗乞和，朝廷許之。款議既定，詔至廣州海防解嚴，時光緒十一年夏五月也。

溥海遵明詔，因時顯戰功。前鋒紛破敵，長策慎和戎。露布三軍喜，雲帆萬里通。懷柔今日事，不與漢唐同。

轉戰龍編遠，長征虎旅勞。叢山嬰瘴癘，大海狎波濤。決勝庚鈴瑟，酬庸甲第高。會看開紫閣，圖畫颯弓刀。

此地兼山海，周防有歲年。市租歸幕府，榷算徧園廛。數正牢盆筭，傍徵閒架錢。如聞台省語，民氣未蕭然。

鴻雁郊原苦，鯨鯢渤海寬。當年民事亟，平世將才難。豈必憂侵軼，端宜策治安。由來丁盛際，患氣詎能干？

賀馮萃帥凱旋作（帥名子材）

張秉銓

漢家鉅典在中興，大樹將軍世競稱。從古將門多出將，二千年後起雲祲。雲祲者誰我宮保，將略本

由天授早。手挈雄師致太平，天教富貴兼壽考。少年自拔虜園中，被脅不屈真英雄。三十登壇身許國，奇勳最著是江東。從此忠貞動天鑿，駢繁懋賞來三殿。顯皇神武善知人，眷寵頻加何繾綣。柳州建節帥旗高，旌旆出關三度勞。（公前此已三出關勦亂矣）爲有老熊可當道，肯教牧馬渡臨洮。功成解組稱知足，避賢免致含沙毒。騎驢長嘯返江鄉，閑看時賢補時局。是時外部肆鯨吞，岌岌越疆祀僅存。半壁江山銷一炬，連營將帥竟同奔。朝廷覽奏赫然怒，失律諸臣咸逮捕。溫詔起公復定邊，國恩深時身不顧。軍心已渙沸如湯，撫循何日起裏屠？潘美驕兵仍再覲，借公諉過肆彈章。（指潘中丞劾公歸咎）吾皇知公殊不惑，薄譴雖加任猶渥。不殲此虜非丈夫，氣憤風雲投袂作。椎牛誓衆仍出關，破斧沉舟逼諒山。遂穴千尋盤地底，天梯下道舞雲間。太山未足岳家比，岳家軍乃有二子。短衣草履齊督師，大呼殺賊持矛起。疲兵再戰一當千，萬人感奮威震天。奪回東嶺破三壘，豐功遠軼馬文淵。如霆如雷復如電，砲烟蒼騰看不見。但聞肉雨撲征衣，時覺血花飛滿面。連宵苦戰不聞金，枕藉尸填巨港平。羣酋存者戴頭走，前軍笳吹報收城。南人鼓舞咸嗟歎，數十年來無此戰。獻果焚香夾道迎，痛飲黃龍何足算？澎湖鎮海傲正飛，宣光墜門大震威。先聲所至各奔潰，三處孤軍盡解圍。我公破竹蹙前進，虜計已窮來請命。誰秉當軸遽議和，自割藩籬許盟聘。酬庸不次出殊恩，秩視公孤分位尊。不數當年岳少保，收拾南邦報九關。策府曾聞書舊績，扼守鎮江功第一。卽今四次定交州，老去功名更誰匹。回憶觥觥壯武公，布衣同起効孤忠。所輸我公福與壽，一柱擎天莫與同。傳聞鮑叔新應召，老彭耿介岑孤峭。（謂鮑爵帥岑彭二宮保督師事）翻讓公成不世功，何況紛紛諸年少？惟公慷慨有遠圖，忠肝義胆折匈奴。曲江而外誰知己？（指張香帥）威名壓盡黑雲都。（指劉淵亭）賤子當年宰筮管，探丸夜報揭竿反。經營宵旦保危城，秦隴待得雄鷹返。星馳珂里弭兵端，米賊潛滋圖蔓難。（叛將李揚才擁衆出關，南寧土匪

紛起內應，銓星馳欽靈交界地方，迭攻城寨，屢擒劇賊，地方以平。欽州，公珂里地也。盡拔根株銷隱患，至今閭閻變相安。公時凱唱禮推註，瞻謁戎車承下顧。後路前驅龍飾工，佳句輝煇勞撰著。（公演劇受賀于戲台，作楹聯云，後路有英雄，功高汗馬；前驅資保障，宴啓頭鵝。眷眷曾蒙屢致辭，賴君後勁保全師。（公常告銓，賴子保全後路，并到欽靈，直搗賊巢，我方有家可歸云。）前功屈指幾何日，遠判雲泥泣路歧。卽論徒薪膺戎狄，逆料先幾頗慎密。驅羊不惜逞狂言，養虎肯容縱強敵？桓侯知我深傾心，謂此慮患誠莫深。幸免養癰留伏莽，豈知積毀翻銷金。（張振帥上年與凌觀察談次，猶稱頌銓密絕教匪內應，有曲突徙薪之功，洵可感也。）一身潦倒風塵裏，百口飄零鐵欲死。宛轉高堂未使知，落魄窮途乃至此。辱公知遇負公期，獨立蒼茫淚雨絲。回首舊恩酬未得，枕戈猶擬效馳驅。公今又復平蠻去，海外三軍勞遠馭。搗巢誓欲報擒渠，掃穴時猶籌借箸。眼看露布快書助，勤勞不愧真將軍。可憐甌生負官帑，憲檄自天飛紛紛。徬徨進退前無路，側目誰憐士不遇？賴公肝胆高照人，力解倒懸恤寒素。從來成敗難論人，磊落男兒是有真。倘許焦桐起爨下，不難古劍合延津。公是當年舊知己，早識讒言同薏苡。轉圜長仗力回天，一洗白璧青蠅恥。感君何以報德馨，唯當盾墨勒燕銘。還將百戰疆場烈，歷表丹心付汗青。

賀王朗青方伯凱還作（方伯名德榜）

張秉銓

唾壺擊碎電光起，聽我一歌奇男子。奇男子誰王將軍，銅柱書功在交趾。將軍投筆少從戎，轉戰江南數千里。一門忠義繼難兄，名在汗青第八耳。韜弓長揖事歸田，青門種瓜二十年。忽聞鼓鼙動關外，詔起將軍出定邊。天子求賢前虛席，丞相封章親畫策。岑彭一體倚長城。（岑襄勳彭剛直二公。）紀律

森嚴列劍戟。長驅浩浩去征蠻，誰知勝敗反掌間。北門不掌黃祖死，（謂黃冉亭。）元直前功不補患。（謂徐中丞。）萬虜洶洶將南下，勢震諒平欲入關。將軍手挈方山子，屹立不動安太山。（時方棣生督師飛援。）若非雄師互犄角，沿邊勢已成朱殷。帝命士行任都督，列隊貔貅歸約束。宛轉敢將成命辭，願以一身撐危局。將軍好武尤好文，性耽圖史羅典墳。談兵列胸露兵甲，草檄連腕生風雲。書生本來真面目，並在建旄榮推轂。誓將肝腦報君恩，要使戎羌來臣服。孤軍深入不辭勞，豐谷一戰鬼神號。戰士兩日死効命，怒髮上衝星斗高。大風揚沙白日黑，殺聲入鼓鼓皮折。血潮肉雨砲飛煙，萬道巨霆天失色。救兵已絕尚能軍，（時桂軍失期不至）疲兵再戰苦當扼。將軍坐地手執槍，神槍一指齊擊賊。（公以賊衆我寡，槍火不繼，因約軍士，看槍一舉始擊，每擊卽倒賊數百）賊酋死者亦何多！傳語將軍請息戈。將軍笑與賊會約，彼此對擊較若何。賊酋股栗不敢動，整旅始復駐岩阿。咤叱胆落眞妖孽，暗鳴氣直壯山河。（時五畫官等中槍斃者甚多，飛騎請停戰，約俟明日再戰，公不許，呼兵頭七畫官彼此執槍對擊，死而無悔，何如？七畫官不敢從，遂罷兵去。）何期諒關忽不守，豕突狼奔豺獸走。忠哉僕射以身殉，（楊玉科死之）鑄錯何人職其咎？檄援回軍已後期，意苴謗言遂逞私。公道一心不可沒，君門萬里豈能欺？將軍素任天下志，詎以非言挫其氣。出隘擊賊賊心驚，鐵騎成羣皆竄避。將兵絕似淮陰能，焚糧竟效兵家智。此正勝敗大關頭，賊不能繼破自易。（公自由隘出軍遇賊，連軍火乾糧馱馬無數，擊之皆反走，法糧械遂不得入關制勝，以此當推爲第一功。）是時蘇王未休兵，鏖戰數日天地驚。破斧缺斨誓不返，壯哉瑜亮世並生。（蘇元春王孝祺分軍擊其中路右路。）大樹將軍率二子，短衣草履舉矛輕。大呼殺賊同踴躍，震驚百里陵谷傾。（馮宮保短衣草履，率其二子相榮相華，與賊搏擊，諸軍及遊勇客民，無不感奮助戰。）陳蔣潘君奮四出，滅迹掃塵羣力擊。（陳嘉蔣宗漢潘瀛，戰尤勤勇。）諸將

裏創色不變，砲聲如雨沙迷面。是兵是賊不分明，人馬奔騰聲一片。合力併攻接短兵，衝入賊中賊不見。妖氛四起匝地昏，淒淒釜底滯游魂。棄甲曳兵猶挺險。突圍望救再圖存。將軍匹馬來天上，壁上驢呼喜相望。賊截爲二不能援，援賊反擊仍列仗。網羅面面又合圍，我軍奮擊大震威。良何二傑戰尤勇，猛如霹靂虎陣中飛。虜騎奔馳後塵至，蜂聚蟻屯猶狂恣。肉薄陷陣殲其魁，霹靂礮斃賊奪勢。殺草鋒銛聲不聞，斷顛殘齒飛紛紛。力奪明駝斷策應，五代鐵槍何足云。復自外合擊東嶺，轟破三壘日未曛。譬如國手力爭劫，遂使敵人潰亡羣。（是日王孝祺，將西路賊擊退，遂與陳嘉合擊東嶺，公清晨至豐谷，待敵援賊至，率衆擊之。賊斷爲二，遂反擊公部，將張春發蕭得龍斃酋首甚多，奪騾數十匹，所馱皆槍砲銀餅之屬。遂自外夾擊東嶺，奪回三壘。斯時之賊遂逃遁。）連朝合兵同剪滅，奪回舊壘搗巢穴。殺氣騰騰百倍增，馬頭到處路成血。（連日合兵收復諒山，直至諒江府。）衛公勞士嫻兵機，運籌慨欲掃北圻。（謂李謹院）乘勝當如破竹易，追奔豈許隻輪歸。滇軍又報成師返，虜知屢敗危累卵。星馳火速報京師，城下求成請受款。惜哉丞相徒寬仁，謂割藩服息吾民。坐令大功敗中道，至此天威不大伸。究今外部不敢抗，自入中原首受創。若論定邊執巨功，前茅後勁俱名將。曲江紆策敘功詳，琅琅慷慨列奏章。并爲將軍力辨謗，誰其繼之賴彭郎。（張制帥彭宮保俱爲公敘功辨謗，公道大彰。）帝嘉乃功授上賞，五色奇珍頒內帑。有才原不愧樂生，無封何必嗟李廣。智出文饒籌邊樓，談笑風采耀風流。勇如武襄銅面具，奪得崑崙復邕州。功成還家士衣錦，笑脫戰袍臥高枕。人道是虎我道龍，神龍庶足方斯品。歸來畫錦畫堂開，戰士歡聲開金盞。渡江生還不及半，忠義之氣壓風雷。始信將相本無種，天留大器爲晚用。我是將軍舊部民，饒歌欣上平蠻頌。當年生佛頌家家，父老迎師夾道遮。藩屏吾國固吾圍，婦孺萬口姓名誇。獨恨馬江恥未雪，寇及臺北亂如麻。若使干城仗捍禦，何至烽燧擾紛譁。部民願託門

下士，難待感恩兼知己。張仲公歌侯誰在，（公稟潘中丞，請乘銓孝友存心，且遇事無欺。）吉甫我答多受社。歌成擲筆還致辭，論功惜不及介推。驅逐犬羊防蛇豕，功在南郡士民知。曲突徒薪保後路，敵深切齒毅弗顧。戈矛幸免變蕭牆，瓦釜豈知遭註誤。（謂銓阻建教堂，預防後患，後果驗云。）傷心功罪不能明，安得叩關排帝京？棄瑕誰爲一上達，寶劍出匣重飛鳴。落拓杜陵身將老，百口嗷鴻不忍道。雲泥轉瞬判升沉，文章失意傷潦倒。歷數知交今幾人？倪寬而外白眼頻。（謂倪豹帥。）英雄不以成敗論，獨公具眼出風塵。（公謂任令玉森云，休以成敗論英雄，張子異日功名必顯。）途窮感公尚許可，臨別贈言尤知我。平生一語最服膺，志學伏波馬革裹。賤子亦爲知己死，願效前驅蹈水火。寸心但求天不欺，衆口何愁世相左。方今名將益蕭疎，左侯仙去彭歸廬。惟公結髮千百戰，海內豪傑恐不如。朝廷籌防重海嶠，指日絲綸宣優詔。太傅遺志繼者公，鎖鑰東南資扼要。歐洲局已成連橫，眈眈環伺勢若爭。俄秦英晉法警楚，東洋亦欲主齊盟。我朝成周天命在，王侯并力補牢待。（醇親王奉旨總理海軍，憂郡王李中堂會同辦理。）望公摩厲綏四夷，爲公前籌進一解。長歌書捷賀奇勳。露布我託中書君。君不見，帖木兒後能幾奇男子，（明太祖謂帖木兒乃真奇男子）奇男子誰王將軍。

詞

曲江秋 馬江秋感

張景祁

寒潮怒激，看戰壘蕭蕭，都成沙礙。揮扇渡江，圍棋賭墅，詫綸巾標格。烽火照水驛，問誰洗鯨波赤？指點鏖兵處，墟烟暗生，更無漁笛。嗟惜！平臺獻策，頓銷盡，樓船畫鷁。淒然猿鶴，怨旌旗何

在，血淚霑籌筆。回望一角，天河星輝，高擁乘槎客。算只有鷗邊疏葑斷藜，向人紅泣。

秋霽 基隆秋感

張景祁

盤島浮螺，痛萬里胡塵，海上吹落。鎖甲烟銷，大旗雲捲，燕巢自驚危幕。乍聞唳鶴，健兒罷唱從軍樂。念衛霍誰是，漢家圖畫壯麟閣。遙望故壘，毳帳凌霄，月華當天，空想橫槊。卷西風寒雅陣黑，青林凋盡怎棲託。歸計未成，情味惡，最斷魂處，惟見莽莽神州，莫山銜照，數聲哀角！



第五編 小說

越南覆滅記

越南亡命客巢南子述

痛莫痛於無國，痛莫痛於以無國之人而談國事，吾欲草此文，吾淚盡血枯，幾不能道一字。飲冰室主人曰：「嘻！吾與子同病爾。且法人在越種種苛狀，舉世界無知者，子爲我言之，我爲子播之，或亦可以喚起世界輿論於萬一。彼美人放奴之舉，著書者之力也。俄土戰爭，亦報紙爲之推波助瀾也。子如無意於越南前途則已，苟猶有意，則布之爲宜。抑吾猶有私請者，我國今如抱火厝積薪下而寢其上，猶舉國酣嬉若無事，語以危亡之故，藐藐聽之而已。吾子試爲言越亡前事，或我國大多數人聞而自惕，因蹶然起，有復見天日之一日。則豈惟我國賴之，貴國亦將賴之。」余感其言，因披瀝以著是篇。

一 越南亡國原因及事實

越南在漢唐以前，本交趾一部，與林邑占城同爲獠狽未開之人族。秦趙尉佗時，漢馬伏波時，漸成一小小部落。迨宋以後，交趾英雄丁璿，（丁先皇）李公蘊（李太祖）等繼起，筭路籃縷，開拓漸大，已全有珠崖象郡文郎越裳等各部，漸成一國。至元時，有陳國峻陳光啓，越之人傑也，與韃人戰，戮元將唆都，虜元太子烏馬兒，捕送燕京，時有詩云：

奪梁章陽渡，擒胡鹹子關。太平當致力，萬古舊江山。

其時人才，人人思進步，事事求進步，故國勢日強。黎朝時，戰退明兵，又收占城國之半，併有林

邑全壞。前阮光中君又極英雄，攻進暹羅，殺退洋艦，英威偉烈，實令人心心口口欽仰。至今朝阮氏建國，國初人才，實能極力求進步，遂全有占城，又得富貴真臘地。（今西貢）又西撫高蠻萬象，西北極哀牢鎮寧樂九，南極崑崙島，北夾兩廣雲南，爲一全越南國。其時越南國，比唐時以前交趾部成五六倍之大，若使越南人君臣，常思進步，務益民智，務長人才，國計兵謀，事事求進步，豈非烈火得鉅柴，炎炎赫赫，光焰亘天耶？人亦有言，器滿則傾，越人彼時，自顧已滿，擁金睥睨，井蛙無天，文恬武熙，日甚一日。其間積腐政教，事事模倣明清，文人以陳編免守，俗學鴉塗，自矜得志。武人以旗鼓美觀，棍拳兒戲，自謂無前。其最可鄙者，抑制民權，芻狗輿論，凡國家謀議，民黨從旁咨嗟而已。孟子有云：「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於是有一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佛蘭西於百年前，遣其教徒來西貢河仙等處，乞講道，是爲嘉隆初年。是時法人已有窺覷越南之志，因見越南君臣輯睦，政教無缺，又國中虛實未詳，如何敢動？馴至嗣德初年，見越南的是野蠻政教，民權日削，公論不伸，知是越南垂亡時候，遂遣法教徒，問越南政府陳乞通商，又大集商船於西貢，而以兵船出其不意，潛入沱瀾。（在廣南，爲越南扼要海口。）攻沱瀾，三年，不能下，引去。自法人之失意於沱瀾也，蓄憤潛謀，耽視更甚，是爲法人取越南之濫觴。

越南若及是時，大修兵政，大振民權，君臣上下，勵精圖治，深求外洋之智學，洗刷積腐之規模，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國猶可爲也。

乃越南朦朧雙睡眠，痿痹一病軀，尊君黨，抑民權，崇虛文，賤武士，盜賊窺伺於庭，妻兒酣歌於室，主人擁被臥牀，時時作一欠伸，嗚呼！危乎！岌岌哉！

果也，負且乘，致寇至。嗣德十五年，法人以重兵厚集於西貢，要越南講盟。越國君以欽差大臣往

會。越大臣奉國章如西貢，法人以兵劫盟，使紀盟詞曰：「越南國君臣順，情願大法國保護，乞以六省爲讓地。」（嘉定邊和寶祥永隆安江河僊）押國章訖，又定約章，有越南既願大法國保護，不得更與他外國交涉一條。是爲法人取越南之滔天。

其時三十省全轄未動，兵財充裕，苟奉命講和之人，有膽氣，有機略，但依通商講道前約，諤諤與爭，亦未至權利盡失。最可恨者，當時潘清簡林維義爲欽差大臣，二人羊豚其肝，狐鼠其技，一見法人，便戰戰慄慄，汗出如雨。倘法人要將其父母，獻其供宰，彼亦恭恭敬敬，雙手獻之。何況六省？

此六省者，人民勁悍，財粟豐饒，（西貢粟米，輸出海口，海國皆利之。）實越南天府也。法人經營其地，已有四五十年之久，至此時始出狠毒手段，越南堂奧，爲之闕然。嘉定芹蔭海口，爲越南第一深廣海口，歐洲海船入越南，非此不達，是自西洋來之關鎖。

其時有鄉進士阮勳，武舉人阮忠直，鄉團戶張定張白，舉義兵，與法人抗，累數百戰，然以軍械不及法，尋敗，全家被戮，墳墓一空。

阮勳最烈，起兵時，三爲法人所擒，再脫於獄，再聚義，臨刑時，有句云：「縱死已驚胡虜魄，不降甘斷將軍頭：」終不屈死。法人梟其尸，投之海。

嗣德三十五年，取東京河內城。城臣黃耀，以血書遺表，自縊。表有云：「何忠義之敢言，懼事勢之必至。城亡莫救，多慚北圻都人士於生前，身死何裨，願從先臣阮知方於地下。」（前法兵既襲東京，壯烈伯阮知方，父子殉難。）時以休官在家，起義殉難者，爲按察海陽北寧解元阮高，聚黨千餘，謀復省城，爲法所擒，以手刀自剖其腹，不卽死，復自斷其舌而死。有義人輓以詩云：「誓心天地流腸赤，切齒江山吐舌紅！」

高既死，法猶以不得殺割爲恨也，斷其首，梟之。未幾，諸省相繼淪陷。甲申，建福元年，法兵入順京海口，劫越南，以清國封王璽章，繳還清朝，清國以越南讓法，實在是是年。嗟乎！數千百年受封之榮，不足以償一朝還璽之辱也！枯楊生花，何可久也。老婦得其士夫，亦可醜也，越南之謂哉！

乙酉年，法兵攻京城，咸宜帝奔父安省，詔四方勤王。而輔政大臣阮福說赴廣東，求粵督達愬清廷乞援，法人知之，向清廷阻其事，且問越南人來意。清政府憚法，遂安置越南人於韶州。

法兵掠父安，奪咸宜，駕徙之巴黎城，尋以帝有謀歸國之志，徙之南斐洲阿爾熱城，禁南人往來，絕音問。

越南地勢險要，人兵勁捷可戰，法人非容易可取。緣嗣德時，有姦臣陳踐誠阮文祥當國，此二者，俱虎狼面目，狐獾肝腸。文祥比踐誠更甚，善於逢迎掩飾，深得主上心。嘗蓄篡奪之志，因國政內腐，法虜外窺，知法勢彌盛，遂借外交手段，脅制朝廷，以陰行己志。多以重賂結法人，約爲法人與援。彼爲機密院大臣，每有機密，輒先洩於法。法人亦以重賂餌之。凡交通英德等事，皆爲祥所敗露。國中又有太后范氏，愚而貪，爲嗣德翼宗之生母，干預朝政。翼宗事事稟求母后乃行，阮文祥即以法人所餌之重賂，結母后心，昏嬰姦賊，表裏弄權。顛倒國政，陷害正人君子，或則橫被刀斧，或則黜削歸里。順京失守時，文祥實引法兵入城。阮福說出兵迎敵，使人向祥乞濟師，祥却向法營通信，絕彈藥弗給，城遂陷。法得國，祥自以爲功，謀求封王。法人惡其反側，恐留之爲後患，徙之海，溺其屍，以空鐵棺回，令祥子孫出十萬金以贖。法人之狡獪如此。然引虎入室，爲虎所噬，彼假虎威以逞者，胡不以祥賊爲鑒哉！

小人當國，朝廷空虛，京城亡時，勤王詔下，應詔死事者，不是邊郡左遷，便是江湖閒散，無權無

位之君子，手無寸鐵之豪傑。一旦義憤感激，視死如歸。除西貢淪沒已久，繩束太嚴，無可與法爲梗外，南北兩圻諸省，以至山邊海徼，漢族清蠻，無處不有揭竿斬木，與法人捐生，久者幾二十年，近者亦一二載。有與法人酣戰死者，有爲法人拿捕以死者，有爲法人招誘不屈而死者，有陽爲法臣，陰結義黨，爲法人所覺而死者，有憤極填胸，自尋死法而死者。可惜幾千年江山精氣所鍾毓之英人傑士，遭世不造，蘭薰玉焚，俱化作南海怒潮而去，冤哉！痛哉！言念及此，爲之酸鼻，爲之痛心，爲之撫膺大慟，欲言不忍言，欲不言又不忍不言。嗟乎！海河清晏，則廟堂之上，庸夫高枕而飽餐，天地塵氛，則鋒矢之場，壯士捐軀而吞恨。使此數千百義人壯士，得於國未亡時，居於廟堂，布之州郡，國其能亡乎？晴天不肯走，直待雨淋頭，是誰爲之，是誰爲之？此數千百泉下義人壯士，其有知耶，其無知耶？必不樂其以國破君亡，賣吾一身忠烈之名也。哀哉痛哉！有國者其可使國人偏有忠烈之名哉！

二 國亡時志士小傳

阮碧 南定人。舉二甲進士。法人取興安，碧爲巡撫，櫻城死戰。城陷，棄妻子，入山，結義士。北圻全轄義人，皆隸麾下。二年餘，屢與法戰，適勤王詔下，遂奉詔如粵。援清兵黃廷經李子才等，謀復宣諒。與法戰死。碧家南定，去諒山十餘日程，法人謂死信詐也，逮捕全家。時碧母已七十矣，幽之坡室，（法人獄名）累年不得解。碧所居程浦社，以碧故，法人幽其豪役，沒其產，欲多方凌轢，以得碧之出也。一人盡忠，全鄉蹂躪，文明之流毒甚矣哉！

武有利 南定人。舉進士。南定城失守，利以督學棄官歸，（法人初取越國，攻一城，下一府縣，有卽投降者，依舊官銜而奴隸之。）與其友杜輝僚陰圖收復，未發也。得勤王詔，遂起兵，法屢擊之，

弗能獲。有越南之豚屍而進士冠者，曰阮文豹，法以美官賂豹，豹爲之間。豹，利同年也，利信之，豹道法兵入屯，遂被執。時北圻未定，法欲官利以收人心，竟不屈，遂以歲除日，梟斬於南城市上。時義人有輓聯云：「未捷身亡，長使英雄淚滿。並遊顏厚，肯教夫子生還？」蓋指豹也。

杜輝僚 亦南定人。二甲進士。國亡，與武有利同謀，法人幽之坡室，禁飲食不與。僚以老母無養故，不敢死，坐獄待命，如是者累年。亂定後，僚以潛匪無實狀，得免戮。然旬月間，必向法人點名呈面一次，又如是者累年。母亡，居喪終，悉召其門生子弟，囑之曰：「昨所以區區忍死者，有老母耳。今母喪終，吾死矣。」卽仰藥。僚丰神溫雅，而中存凜凜不可犯之概。人有說及法人及爲法奴隸之事，但微笑不答。然子房諸葛之志，實無頃刻忘也。被法人束縛嚴，無可伸展，齋志以歿。僚嘗有詩云：

千百年來有此日， 十八九事不如心。
未老杜老空懷古， 再生賈生徒哭今。

宋維新 清花人。進士。全家死於法，今無嗣。維新初罷官歸里，與舉人子宋維清奉勅王詔，舉義兵於清花，結山蠻岑伯燦丁文毛等，兵數千餘，屢挫法兵。又安解元阮季淹亦以義兵會，屯岑仞。時有清花人高玉體，爲法獵獐，最得力，維新之故門吏也。維新爲所誑，被獲。維新一時有盛名，法奴隸者爲之謀脫死，竟不可。法人梟之。其家眷於維新未獲時，皆以幽獄死。阮季淹亦被戮。

阮敦節 清花人。個儻有大志，謀舉義兵，未及發，事泄，法人幽之，杖之，鞠之。問其黨，固不言。法人引斬者數次，竟不斬，欲窮查之，盡得其全黨乃已。敦節固終不言，法人發爲囚，徒牢堡，哀哉！著赭衣，荷板錘，執役刀，從法兵背後，而供灑及之役者，乃越南十年前儒冠文履目炬聲鐘之阮敦節也。敦節以進士歷官知府，素懷國憂，多結山寨好漢，不肯死，非憚死也。嗟乎！此老心事，何日作一擊泉下笑哉！

丁文質 又安人。應詔起義，兵敗被執。法人梟其屍，屍爛，門人乞收葬，法人但予屍，奪其首而火之，文明強國所爲，固如是也。丁文質其幸而身被之哉！丁父與其弟，既死於難，男二，姪二，女一，年甚幼，法人俱戮之。文明國嗜殺，固如是哉！丁初以進士蒞義興府，甚得軍民心，與法人戰，屢勝。南定城亡，義興府不能下，質受刑乃酷慘如此，想是盡忠愛國者，犯歐洲之最重律科歟？

阮效 潘伯易 廣南人，以教官起義，三年血戰，法人未有以敗之。會廣義人阮紳，初亦附名義會者，後叛義會，投入法，法人奴隸中之最頭角者。其黨黎潔亦爲法黠狗，效扇所在，必極力蹤跡之。法虎得紳潔爲俚，捕效扇益急。效扇度兵必敗，全三省義人，必盡爲法魚肉。效乃與扇謀曰，三省義會，君與我實主之，事不可爲，有死而已。然俱死無益，君先死，我散其黨，而以身任法人執，法人鞠問我，我極力爲吾黨解脫。死一我，不足惜，存吾黨，他日有成吾志者，吾生也。扇慨然諾。遂著冠帶，望闕五拜，又向效再拜曰，君勉之，我去也。卽傾藥囊，一飲而暈。蓋扇初起兵時，卽以衣袋貯鴆藥，有死志久矣。效被虜，解赴順京，法人集刑官廷鞠，時廣南三省義會，不下數百人，此其有名者。效獨稱三省人甘心作賊者，惟效一人，其餘皆爲效所力脅，彼懼燒毀，不敢不從，無他心也，斬效足矣，他不辱問。獄成，竟無一言，伸頸就戮。效麾下胡學，以市役起兵，有戰將名，亦被戮。嗚呼！二人者，家破矣，不問也，身死矣，不恤也，區區思存其黨，以爲後圖，彼其眼中胸中，但有祖國有同胞耳。此等肝腸，真是天地欽鬼神佩，爲其黨者，顧乃僥倖偷生，蹉跎至死，不知人間有何可羞可恨，其何以地下告程嬰哉？

黎忠庭 陳猷 二人皆廣義人，阮紳同鄉也。庭猷以廣義人抗法，紳以廣義人助法，庭猷以勤王死於法，紳實戮之。越南固紳之同種，廣義又紳同種中至親至切之同種。夫同種而不愛同種，亦已忍矣，

乃又爲異種者拔刀必殺吾同種而後已，獨何心哉！法人愛紳慕紳庇護紳，於紳何取乎？倘使紳祖宗父母而生於法，法人能保其不助異種者以禍法乎？今日背越南，忘廣義，而助異種之法人，他日必將背法人，忘欽使，而助攻法之一種人，此翻覆事，阮紳固優爲之，法人而果愚昧與？法人而果可欺可弄與？則必崇信此朝恩暮讎反側顛倒之阮紳，阮紳必有以報法，聯法人以攻法，道與法異種者以攻法，固阮紳一反掌間耳，然法人決不愚也，法人決不可欺弄也，法人決不信此忘祖國而崇殊族之阮紳也。危哉阮紳，危哉阮紳！

范纘 平定人。以武學生起兵，平定勤王會人，纘其赫赫者，與法抗三年，弗克，入山死。法人募入山死，法人募入山，尋其墓，掘屍而火之。此等奇駭事，乃文明國亦嘗爲之也。

黎寧 河靜人。以蔭生爲義黨倡。寧世家子，有厚貲，少年時，知國必亡，已有短刀匹馬之志，結納俠客，揮金如泥。手下嘗有數百死士，順京失，卽舉義旗，奉出帝詔，爲義軍參贊。多敗法兵，誅法將，會病斃。法人分插其村民，沒其社村號，兄弟五人，四死於法難，麾下裨佐，後隸潘廷逢，皆有戰將名。功雖不成，實義黨中之最表表者。

何文美 河靜人。以書生應詔，深沉有智，能易裝服，混入法營屯，爲義會疆間，時偷取法屯軍械火器，裝載入山，法人不能害。爲仇人中傷，自射其喉而死。美起居必以短槍隨，誓不污法人手也。燈蛾赴火，美誠可憐哉。然義黨中之最凜凜烈烈者。美既死，法人以不得殺爲恨也。割其首，梟之市，十餘日。彼僮僕者何罪乎？酷虐至此，此所以爲文明國也。

阮仕 又安人。初本偷漢，不事人家業，常以短刀隨身，聞法人名，輒怒目切齒，頭髮指天，誓必殺割此賊。投義黨，爲領兵，經百餘戰，見法人未嘗避也。善撫士卒，恩愛備至。帥府賞賜銀錢，輒

分子手下，一文不入囊。嗟乎！不愛錢，不惜死，兼而有之，得如此偷兒，我且焚香稽首而祝之曰，吾千拜汝，吾萬拜汝。仕死，法人發其墓。仕出身甚微，然義黨中之名戰將者，仕死後，又安更無如此人。

阮有政 **阮春溫** 皆父安進士。熱誠憂國，天性懇摯，溫比政又過之。溫被執，檻赴京，法人百般窮辱，終不屈死。揮刀割天，腐恨入地，仇人尚在，肯忍見其子孫耶？

潘廷逢 丁酉難作，乘輿播遷，以香溪縣爲行在所，河靜轄也。河靜屬又安，安靜全部赴義最多，與法相持最久，被禍較諸省亦最酷。十一年間，販奴佃戶，偷漢屠兒，皆奮跡草萊，與法人拚命，有百戰間關，爲一時名將者。義兵掌營高勝，義兵提領阮橙，尤庸中佼佼也。勝果敢善戰，能一見洋砲，依式製造，精巧不下於法人。與法戰，輒敵法一畫二畫等官。法兵相戒，遇勝輒避，使國中有數百勝，法人其不狼狽而西乎？勝自投軍，遇敵輒戰，眞法人之無賴賊。勝死，所居里，法人燬之，勝墳墓被掘。橙果敢不亞勝，而謀略又過之。法人初來，橙卽投法兵爲細作，引法兵拿匪，却陰誠徒黨，以酒具餌法兵，乘醉誅之，盡奪其砲，遂赴義黨。奉出帝詔爲領兵，橙赴戰，能避銳擊惰，以逸待勞，臨變從容，應機神速，有古名將風。累與法交槍，無敗者。天方授楚，未可與爭，惜哉！橙勝死，河靜遂無名將，二人皆潘廷逢麾下也。逢書生時，已落落不入時套，舉廷試第一，尋補御史。會權姦當國，擅行廢立事，刀斧林立，乃集朝臣聽命，舉朝屏息，逢獨抗章嚴劾，義氣凜凜，不避鼎鑊，類如此。勤王詔下，逢方居母喪，以衰經奉詔，築山屯，掠法堡，董率諸道義兵，二轄民大半歸附，法人號令不能行。法大奴黃高啓，逢同邑人也，以甘言厚幣誘之出，不可。國新君爲法所脅，亦溫誘之出，終不可。法人廢其戚眷，發其先墳，逢子弟哭告之，逢曰，世受國恩，與國同禍，我先人所甘心也，吾成先志耳，

死不休。遂據險養兵，儲糧造械，益爲進取之備。聲勢行於兩圻。會廣義賊阮紳爲法人獵獲，以數千習兵，與數千法兵，分道進攻，兵未入境，適逢病重斃，法兵遂巢搗焉。時麾下無橙勝比，兵遂潰。噫嘻！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逢臨歿，有絕筆聯云：「九重車駕關山外，四海人民水火中。」逢既死，法人購得逢屍者，有厚賞。然逢麾下無肯指引者。法人遍求諸山中，得山蠻指逢墓處，法人發其屍，驗之，屍有枝指，棺面有「咸宜帝勅賜兩圻經略大使平西大帥」之印，乃出其屍，沃以火油，燒之。恐有斂灰而葬者，復散其灰。自古及今，未聞有如是之酷刑慘狀者。乃一於歐洲文明國見之，治真正盜賊，無此律也，况其爲勤王之義士耶？文明國其何以解天下之疑也。

乙未年，七月，逢死，義黨潰。十一月，法人以軍費二十萬金元，責四轄民賠償。國遂定。

於是三十六省一百二十餘府縣之土地，一百兆男婦老幼之人民，以至山蠻洞丁，南極河僊，北極諒山，西夾暹羅，東夾大海，無一不歸法人管轄，是爲法人取越南之結局。

以後法人乃全出其經理越南之毒手段，以後法人乃徐展其蹂躪越南之狼脚跟。

黑旗戰史

東亞病夫

那時正是七月初旬，炎蒸已過，新涼乍生。髮青就別了老親，帶了夫人，唐卿珏齋也各攜眷屬，祇有公坊是一肩行李，兩個書童，最爲瀟灑。大家到了上海，上了海輪，海程迅速，不到十天，就到了北京。髮青唐卿珏齋三人，不消說，都已託人租定了寓所。大家倒都要留公坊去住，公坊弄得左右爲難，索性一家都不去，反一個人住到順治門大街的毗陵公寓裏去，從此就和髮青唐卿珏齋常常來往。發廷本先在京，朋友聚在一處，着實熱鬧。而且這一班人，從前大半在含英社裏，出過風頭的，這回重到

首善之區，見多識廣，學問就大不相同了。把「且夫」「嘗思」都丟在腦後，一見面，不是談小學經史，就是講詩古文詞，不是賞鑑板本，就是搜羅金石。慶青更加讀了些徐松龕「瀛環志略」，陳賚齋「海國見聞錄」，魏默深「海國圖志」，漸漸博通外務起來，當道都十分契重。還有同鄉潘八瀛尚書，宗蔭龔和甫尚書平，常常替他們延譽。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不曉得結識了多少當世名流。隔了兩年，率如竟也中了狀元，而慶青先後輝映，也挈眷北來。祇有曹公坊考了兩次，依然報罷。本想回南，經慶青等勸駕，索性捐了個禮部郎中，留京供職。在公坊並不貪利祿之榮，祇爲戀友朋之樂，金門大隱，自預雅流，鞠部看花，偶寄馨逸，清雅蕭閒的日月，倒也過得快活。閒言少表，如今且說那一年，又遇到秋試之期。那天是八月初旬，新秋天氣，慶青一人悶坐書齋，一陣拂拂的金風，帶着濃郁的桂花香，撲進湘簾。抬頭一望，祇見一九涼月，初上柳梢，忽然想起今天是公坊進場的自子。曉得他索性落拓，不親細務，獨身作客，考具一切，祇怕沒人代爲料理。慶青待公坊是非常熱心的，便立時預備了些筆墨紙張及零星需用的東西，又囑張夫人弄了些乾點小菜，坐了車，帶了親自去看公坊，想替他整備一下。剛要到公坊門前，遠遠望見有一輛十三太保的快車，駕着一匹剪鬃的紅色小川馬，寓裏飄飄洒洒跑出一個十五六歲華裝奪目的少年，跳上車，放下車簾，車夫幾聲得得于于，那車子飛快的往前走了。慶青一時沒看清臉龐，看去好像是個相公模樣，暗暗是誰叫的呢？轉念道，不對，今天誰還有工夫叫條子呢？慶青，不要是景蘇堂花榜狀元朱霞芬罷。他的名叫慶雲，他的綽號却叫小表嫂，肇廷曾告訴過我，就爲公坊的關係，朋友和他開玩笑。公坊名以表，大家就叫他一聲表嫂，誰知從此就叫出名了。此刻或者是來送場的。慶青一頭想着，一頭下車往裏走。長班要去通報，慶青說，不必，說着就一逕向公坊住的那三間屋裏去。跨上階沿就喊道：「公坊，你倒瞞着人，在這裏獨樂。」公坊披着件夏布小衫，趿着鞋

在臥室裏懶懶散散的迎出來道：「什麼獨樂不獨樂的亂喊？」變青笑道：「纔在你這裏出去的是誰？」公坊哈哈一笑道：「我道是什麼祕事給你發覺，原來你說的是變雲。我並沒瞞人。」變青道：「不瞞人，你爲什麼沒請我去吃過一頓便飯。」公坊道：「不忙，等我考完了，自然我要請你呢。」變青笑道：「到那時我是恭賀你和小表嫂的金榜挂名洞房花燭了。」公坊道：「連小表嫂的典故，你都知道，還冤我瞞你。不過金榜挂名是夢話，洞房花燭倒是實錄。我說考完請你，就是請你吃變雲的喜酒。」變青道：「變雲已出了師嗎，這個老斗是誰呢，老婆又誰給他討的。」公坊祇是微微的笑，頓了一頓道：「發乎情，止乎禮，世上無伯牙，個中有紅拂，行乎其所不得行罷了。」變青道：「這麼說，公坊兄就是個護花使者了。這個喜酒，我自然不客氣的要吃定。現在且不說這個，明天一早，你要進場，我是特地來送你的。你向來不會管這些事，考具理好了沒有？不要臨時缺長少短。不如讓我來替你拾掇一下，總比你兩位貴重要細膩貼些。我內人也替你做了幾樣乾點小菜，也帶了來。」說時就喊僕人拿進一個小籃兒，公坊再三的道謝。一面也叫小童松兒桂兒搬了理好的一個竹考籃，一個小籐箱，送到變青面前道：「胡亂的也算理過了，請變青兄再替我檢點檢點罷。」變青打開看時，見籐箱裏放的是書籍和鷄鳴爐號窗圍被褥、枕墊釘錘等。三層稿考籃裏，下層是筆墨稿紙挖補刀漿糊等，中層是些精巧的細點，可口的小肴，上層都是米鹽醬醋雞蛋等的食料。預備得整整有條，應有盡有。不覺詫異道：「這是誰給你弄的？」公坊道：「除了變雲，還有誰呢？他今兒個累了整天。點心和菜，都是他在這裏親手做的。變青兄，你看他不是無事忙嗎？祇怕白操心，弄得還是不對罷。」變青道：「罪過，罪過。照這種掘心挖肝的待你，不想出在堂名中人。我想迦陵的紫雲，靈岩的桂官，算有此香豔，決無此親切，我倒羨你這無雙豔福，便回回落第，也是情願。」公坊笑了一笑。當下變青仍把考具歸理好了，把

帶來的筆墨，也加在裏面。看看時候不早，怕耽擱了公坊的早睡，臨行約好到末場的晚間，再來接考，就走了。在考期裏頭，雙青一連數日，不曾來看公坊。偶然遇見肇廷，把在毗陵公寓遇見的事告訴了。肇廷道：「霞芬是梅慧仙的弟子。也是我們蘇州人。那妮子向來高着眼孔，不大理人，前月有個外來的知縣，肯送千金給他師傅，要他陪睡一夜。師傅答應了，他不但肯，反罵了那知縣一頓跑掉了，因此很受師傅的責罰。後來聽說有人給他脫了籍，倒想不到就是公坊。公坊名場失意，也該有個鍾情的壁人，來彌他的缺陷。」於是大家又慨歎了一回。匆匆過了中秋，雙青屈指一算，那天正是出場的末日。到了上燈時候。就來約了肇廷，同向毗陵公寓而來。到了門口，並沒見有前天的那輛車子。雙青低低對肇廷道：「祇怕他倒沒有來接罷，你看門口沒有他的車。」肇廷道：「不會不來罷。」兩人一遞一覽的說話，已走進寓門。寓裏看門的知是公坊熟人，也不敢攔擋。兩人剛踮上一個方方的廣庭，祇見一片皎潔的月光，正照在兩棵高出屋簷的梧桐頂上。庭中一半似銀海一般的白，一半却迷離愴恍搖曳着桐葉的黑影，在這一搭白一搭黑的地方，當天放着一張茶几，几上供着一對紅燭，一爐檀香，几前地上伏着一個人。子細一認，看他頭上梳着淌三股烏油滴水的大鬆辮，身穿藕粉色香雲紗大衫，外罩着寶藍韋陀銀一線滾的馬甲，腳踏着一雙回文嵌花綠皮薄底靴。在後影中揣摩，已有遮掩不住的一種婀娜動人姿態。此時俯伏在一個拜墊上，嘴裏低低的咕嚕。肇廷指著道：「咦，那不是霞郎嗎？」雙青搖手道：「我們別聲張，看他做什麼？爲甚事請告來？」正是：

此生欲問光明殿。

一樣相逢淪落人。

雙青看見霞芬伏在拜墊上，嘴裏低低的請告，連忙給肇廷搖手，叫他不要聲張。誰知道這一句

話，倒驚動了霞芬，疾忙站了起來，連屋裏面的書童松兒也開門出來招呼。雲青肇廷和霞芬本來在酬應場中認識的，肇廷尤其熟絡。當下霞芬看見顧金二人，連忙上前叫了聲金大人顧大人，都請了安。雲青在月光下留心看去，果然好個玉媚珠溫的人物，吹彈得破的嫩臉，鈎人魂魄的明眸，眉翠含顰，壓紅展笑，一張小嘴，恰似新破的榴實，不覺看得心旌搖曳起來。暗想誰料到不修邊幅的曹公坊，倒遇到這段奇緣，我枉道是文章魁首，卽世裏可有這般可意人來做我的伴侶？雲青正在胡思亂想，肇廷早拉了霞芬的手笑問道：「你志志誠誠的燒天香，替誰禱告呀？」霞芬脹紅臉笑着道：「不替誰禱告。中秋忘了燒月香，在這裏補燒哩。」階上站著一個小童松兒插嘴道：「顧大人不要聽朱相公瞎說，他是替我們爺求高中的。他說，舉人是月宮裏管的，祇要吳剛老爹修桂樹的玉斧砍下一枝半枝，肯賜給我們爺，我們爺就可以中舉，名叫蟾宮折桂。從我們爺一進場，他就天天到這裏對月碰頭，頭上都碰出桂圓大的疙瘩來。顧大人不信，你驗驗看。」霞芬瞪了松兒一眼，一面引著顧金兩人向屋裏走，一面說道：「顧大人別信這小猴兒的扯謊，我們爺今天老早出場，一出場就睡，直睡到這會兒還沒醒。請兩位大人書房候一會兒，我去叫醒他。」肇廷嘻著嘴挨到霞芬臉上道：「是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曹老爺變了你們的，我倒還不曉得呢！」霞芬知道失口，搭訕着強辯道：「我是順着小猴兒嘴說的，顧大人又要挑眼了，我不開口了。」說着已進了廳來。肇廷好久不來，把屋宇看了一周遭，向雲青道：「你看屋裏的圖書字畫，傢伙器皿，布置得清雅整潔，不像公坊以前亂七八糟的樣子了。這是霞郎的成績。」雲青笑道：「不知公坊幾生修得這個賢內助呀。」霞芬祇做不聽見，也不進房去叫公坊，倒在那裏翻抽屜。雲青道：「怎麼不去請你們的爺呢？」霞芬道：「我要拿曹老爺的場作給兩位看。」肇廷道：「公坊的場作，不必看就知道是好的。」霞芬道：「不這麼講。每次場作，他自己說好，老是不中。他自己一得意，更精了，

連房都不出了。這回他却很懊惱，說做得臭不可當，我想他覺道壞，祇怕倒合了那些大考官的胃口，倒大有希望哩。所以要請兩位看一看。」說完話，正把手裏拿着個紅格文稿遞到雯青手裏。祇聽裏邊臥房裏，公坊咳了聲嗽，喊道：「霞芬，你喊喊喳喳和誰說話？」霞芬道：「顧大人金大人在這裏看你，來一會子了，你起來罷。」公坊道：「請他們坐一坐，你進來，我有話和你說。」霞芬向金顧兩人一笑，一扭身進了房，祇聽一陣悉悉索索穿衣服的聲音。又低低講了一回話，霞芬笑謎謎的先出來，叫桂兒跟着，一逕往外去了。這裏公坊已換上一身新製芝蔴地大牡丹花的白紗長衫，頭光面滑的纔走出臥房來，向金顧兩人拱拱手道：「對不起，累兩位久候了。」雯青道：「我們正在這裏拜讀你的大作。奇怪得很，怎麼你這回也學起爛污調來了。」公坊劈手就把雯青拿的稿子搶去，望字紙籠裏一摔道：「再不要提這些討人厭的東西。我們去約唐卿珥齋如，一塊兒上變雲那裏去。」肇廷道：「上變雲那裏做什麼？」雯青道：「不差，前天他約定的，去吃霞芬的喜酒。」肇廷道：「霞芬不是出了師嗎？他自立的堂名，叫什麼，在那裏呢？」公坊道：「他自己的，還沒定，今天還借的景蘇堂梅家。」公坊一壁說，一壁已寫好了三個小簡，叫松兒交給長班分頭去送，並吩咐雇一輛乾淨點兒的車來。松兒道：「不必雇，朱相公的車和牲口都留在後頭車廠裏給爺坐的。他自己是走了去的。」公坊點了點頭，就和雯青肇廷說：「那麼我們到那邊談罷。」於是一行人出了寓門，來到景蘇堂。祇見堂裏敷設的花團錦簇，桂馥蘭香，挂起五鳳齊飛的彩絹宮燈，鋪上雙龍戲水的層絨地毯，飾壁的是北宋院畫，插架的是宣德銅爐，一几一椅，全是紫檀水楠的名手雕工，中間已搬上一桌山珍海錯的盛席，許多康彩乾青的細磁。霞芬進進出出，招呼得十二分殷勤。那時唐卿珥齋也都來了，祇有華如珊瑚來遲，大家祇好先坐了。霞芬照例到各人面前都敬了酒，坐在公坊下肩，肇廷提議叫條子，唐卿珥齋也祇好隨和了。肇廷叫了琴香，雯青叫了

秋菱，唐卿叫了怡雲，珥齋叫了素雲。真是翠海香天，金樽檀板，花銷英氣，酒被清愁，盡旅亭畫壁之歡，勝板橋尋春之夢。須臾，各伶慢慢的走了，霞芬也抽空去應他的條子。這裏主客酬酢，漸漸離黃當代人物起來。唐卿道：「古人說京師是個人海，這話是不差。任憑講什麼學問，總有同道可以訪求的。」雲青道：「說的是，我想我們自從到京後，認得的人也不少了，大人先生，通人名士，都見過。倒底誰是第一流人物，今日沒事，大家何妨戲爲月旦。」公坊道：「那也不能一概論的。以兄弟的愚見，分門別類比較起來，揮翰臨池，自然讓鮑和甫獨步。吉金樂石，到底算潘八瀛名家。賦詩填詞，文章爾雅，會稽李治民純客，是一時之傑。博聞強識，不名一家，只有北地莊壽香芝棟爲北方之英。」肇廷道：「豐潤莊崙樵佑培，閩縣陳森葆琛何如呢？」唐卿道：「詞鋒可畏，是後起的文雄。再有瑞安黃叔蘭禮方，長沙王憶我仙妃，也都是方聞君子。」公坊道：「旂人裏頭總要推祝寶廷名溥的是標標的了。」唐卿道：「那是還有一個盛伯怡呢？」雲青道：「講西北地理的順德黎石農，也是個風雅維持。」珥齋道：「這些人裏頭，我祇佩服兩莊，是用世之才。莊壽香大刀闊斧，氣象萬千，將來可以獨當一面，只嫌功名心重些。莊崙樵才大心細，有膽有勇，可以擔當大事，可惜躁進些。」四人正在評論得高興，忽外面走進個人來，見是華如，大家迎入。華如道：「朝廷後日要大考了，你們知道麼？」大家又驚又喜的道：「真的麼？」華如道：「今兒衙門裏掌院說的，明早就要見上諭了。可憐那一班老翰林，手是生了，眼是花了，得了這個消息，個個急得屁滾尿流，琉璃廠墨漿都漲了價了。正是應着句俗語，叫急來抱佛脚了。」大家談笑了一回，到底心中有事，各各辭了公坊自去。次日果然下了一道上諭，着翰詹科道，在保和殿大考，雲青不免告訴夫人，同着料理考具。張夫人本來很賢惠很能幹的，當時就替雲青置辦一切，缺的添補，壞的修理，一霎時齊備了。雲青自己在書房裏，選了幾支用熟的紫

毫，調了一盞極勻淨的墨漿。原來調墨漿這件事，是清朝做翰林的絕大經濟，玉堂金馬，全靠著墨水翻身。墨水調得好，寫得字光潤圓黑，主考學台，放在荷包裏。墨水調得不好，寫的字便晦蒙否塞，只好一世當窮翰林，沒得出頭。所以翰林調墨，與宰相調羹，一樣的關繫重大哩。閒言少敘，到了大考這日，嬰青天不亮，就趕進內城，到東華門下車，背着考具，一逕上保和殿來。那時考的人，已紛紛都來了，到了殿上，自己把小小的一個三摺疊的考桌支起，在殿東角向陽的地方支好了，東張西望，找着熟人，就看見唐卿莊齋肇廷都在西面，華如却坐在自己這一邊，桌上攤着一本白摺子，一手遮着，怕被人看見的樣子，低着頭，在那裏不知寫些什麼，嬰青一一都招呼了。忽聽東首有人喊叫道：「壽香先生來了，請這事坐罷。」嬰青抬頭一望，只見一個三寸丁的矮子，獼猴臉兒，烏油油一嘴鬍子根，滿頭一寸來長的短頭髮，身上却穿着一身簇新的紗袍褂，怪模怪樣，不是莊壽香是誰呢？也背着一個籐黃方考箱，就在東首，望了一望，挨着第二排，一個方面大耳很氣概的少年右首，放下考具，說道：「崙樵，我跟你一塊兒坐罷。」嬰青仔細一看，方看清正是莊崙樵。挨着崙樵右首坐的，便是祝寶廷。暗想這三位寶貝，今朝聚在一塊兒了。不多會兒，欽命題下來，大家呶呶啞啞的吟哦起來，有搔頭皮的，有咬指甲的，有坐着搖擺的，有走着打圈兒的。另有許多人却擠着莊壽香，問長問短。壽香手舞足蹈的講給他們聽，看看太陽直過，大家差不多完了一半，只有壽香還不著一字。寶廷道：「壽香前輩，你做多少了？」壽香道：「文思還沒來呢。」寶廷接着笑道：「等老前輩文思來了，天要黑了，又跟上回考差一樣，交白卷了。」嬰青聽着好笑，自己趕着帶做帶寫。又停一回，聽見有人交卷，抬頭一看，却是莊崙樵，歸着考具，得意揚揚的出去了。嬰青也將完卷，只顧首賦得詩，連忙做好騰上，看一遍，自覺還差，沒有毛病。便見唐卿莊齋也都走來，華如喊道：「你們等等兒，我要挖補一個字呢！」唐卿道：

「我替你挖一挖好麼？」華如道：「也好。」唐卿就替他補好了。雯青看着道：「唐卿兄挖補手段，真是天衣無縫。隨着肇廷也走來。於是四人一同走下殿來。却見莊壽香一人背着手，在殿東台級兒上走來走去，嘴裏吟哦不斷。不提防雯青走過，正撞了滿懷。就拉着雯青喊道：「雯兄快來欣賞小弟這篇奇文。」恰好祝寶廷也交卷下來，就向殿上指着道：「壽香，你看殿上光都沒了，還不去寫呢。」壽香聽着，頓時也急起來，對雯青等道：「你們都來幫我胡弄完了罷。」大家只好自己交了卷，回上殿來，替他同格子的同格子，調墨漿的調墨漿，唐卿替他挖補，華如替他拿蠟台。壽香半真半草的胡亂寫完了，已是上燈時候。大家同出東華門，各自回家歇息去了。過了數日放出榜來，却是莊崙樵考了一等第一名，雯青唐卿也在一等，其餘都是二等。崙樵就授了翰林院侍講學士，雯青得了侍講，唐卿得了侍讀。壽香本已闕過坊了，這回雖考得不高，倒也無榮無辱。却說雯青升了官，自然有同鄉同僚的應酬，忙了數日。這一日，略清靜些，忽想到前日崙樵來賀喜，還沒有去答賀。就叫套車，一逕來拜崙樵。他們本是熟人，門上一直領進去。剛走至書房，見崙樵正在那裏寫一個好像摺子的樣子，見雯青來，就望抽屜裏一摔，含笑相迎。彼此坐着，講些前天考試的情形，又講到壽香狼狽樣子。說笑一回，看看已是午飯時候。崙樵道：「雯青兄在這裏便飯罷。」雯青講得投機，就滿口應承。崙樵臉上却頓了一頓。等一回，就託故走出，去叫着個管家，低低說了幾句，就進來了。崙樵進來後，却見那個管家在上房走出，手裏拊着一包東西出去了。雯青也不在意。只是腹中饑炎上焚，難過得很，却不見飯開上來。崙樵談今說古，興高彩烈，雯青只好勉強應酬。直到將交未末申初，始見家人搬上筷碗，拿上四碗菜，四個碟子。崙樵讓坐，雯青已餓極，也不客氣，拿起飯來就吃，却是半冷不熱的，也只好胡亂填飽就算了。正吃得香甜時，忽聽得門口大吵大鬧起來，崙樵臉上忽紅忽白。雯青問是何事，崙樵尚未回答，忽聽外面

一人高喊道：「你們別拿官勢嚇人，別說個把窮翰林，就是中堂王爺，吃了人家米，也得給銀子。」有道外面吵的是誰？原來崙樵欠了米店兩個月米帳，沒錢還他，那店夥天天來討，總是推三宕四，那討帳人發了極，所以就吵起來。崙樵做了開坊的大翰林，連飯米錢都還不起，說來好像荒唐。那裏知道崙樵，本來幼孤，父母不曾留下一點家業，小時候全靠着一個堂兄撫養。幸虧崙樵讀書聰明，科名順利，年紀輕輕，居然巴結了一個翰林。就娶了一房媳婦，奩贈豐厚。崙樵生性高傲，不願依人籬下，想如今自己發達了，看看妻財也還過得去，就胆大謝絕了堂兄的幫助，挈眷來京，自立門戶。誰知命運不佳，到京不到一年，那夫人就過去了。崙樵又不善經紀，坐吃山空，當盡賣絕，又不好吃回頭草，再央求堂兄，到了近來，連飯都有一頓沒一頓的。自從大考升了官，不免有些外口應酬，益發支不住。說也可憐，已經吃了三天三夜白粥了。奴僕也漸漸散去，只贖一兩個家鄉帶來的人，終日怨恨着。這日一早起來，喝了半碗白粥，肚中實在沒飽，發狠道：「這瘋官做他幹嗎？我看如今那些京裏的尙侍，外省的督撫，有多大能耐呢？不過頭兒尖些，手兒長些，心兒黑些，便一個個高車大馬，鼎烹肉食起來。我那一點兒不如人，就窮到如此，沒頓飽飯吃。天也太不平了。」越想越恨，忽然想起前兩天，有人說浙閩總督納賄賣缺一事，又有貴州巡撫侵佔餉項一事，還有最赫赫的直隸總督李公許多驕奢罔上的款項。却趁着胸中一團饑火，夾着一股憤氣，直冲上喉嚨裏來，就想趁着現在官階，可以上摺子的當兒，把這些事情，統做一個摺子，着實參他們一本，出出惡氣，又顯得我不畏強禦的胆力。便算因此革了官，那直聲震天下，就不怕沒人送飯來吃了，強如現在庸庸碌碌的乾癩死。主意定了，正在細細打起稿子，不想恰慶青走來。正是午飯時候，順口虛留了一句，誰知慶青竟要吃起來。崙樵沒奈何，拿件應用的紗袍子，叫那養家當了十來吊錢，到飯莊子買了幾樣菜，遮了這場面。却想不到不做臉的債主兒，竟吵到面

前，頓時臉上一紅道：「那東西混賬極了，兄弟不過一時手頭不便，欠了他幾個臭錢。兄弟索性不肯恃勢欺人，一直把好言善語對付他。他不知好歹，倒欺上來了。好人真做不得。」說罷，高聲喊着：「來！來！」就只見那當袍子的管家走到。崙樵圓睜着眼道：「你把那混賬討賬人，給我細起來，拿我片子送坊去，請坊裏老爺好好的重辦一下子，看他還敢硬討麼？」那管家有氣沒氣慢慢的答應聲着，却背臉兒冷笑。嬰青看着，不得下臺，就勸崙樵道：「崙兄，你別生氣。論理這人情實可惡，誰沒個手鬆手緊，欠幾個錢打甚麼緊，又不賴他。便這般放肆，都照這麼看，我們京官沒得日子過了，應該重辦。不過兄弟想現在崙兄新得意，爲這一點小事，辦一個小人，人家議論不犯着。」一面就對那管家道：「你出去說，叫他不許吵，莊大人爲他放肆，非但不給錢，還要送坊重辦哩。我如今好容易替他求的賬，叫他到我那裏去取。我暫時替莊大人墊付些就得了。」那管家諾諾退下。崙樵道：「嬰兄，真大氣量，依着兄弟，總要好好兒給他一個下馬威。有錢也不給他。既然嬰兄代弟墊了，改日就奉還便了。」嬰青道：「笑話了，這也值得說還不還。」說着飯也吃完，要米店人也走了，嬰青作別回家。一宿無話，次日早上起來，家人送上一「京報」，卻載着翰林院侍講莊佑培遞封奏一件。嬰青也沒很留心。又隔一日，見報上有一道長上諭，却是有人奏參浙閩總督貴州巡撫的劣跡，還帶着合肥李公，旨意很爲嚴切，交兩江總督查辦。下面便是接着召見軍機莊佑培。嬰青方悟到這參案，就是崙樵幹的，怪不得前日見他寫個好像摺子一樣的。當下丟下報紙，就出門去了。這日會見的人，東也說崙樵，西也說崙樵，議論紛紛，哄動了滿京城。順便到珥齋那裏，珥齋告訴他崙樵上那摺子之後，立刻召見，上頭問了兩個鐘頭的話，纔下來，着實獎勵了幾句哩。嬰青道：「崙樵的運氣快來了。」這句話，原是嬰青說着頭的，誰知崙樵自那日上摺，得了個采，自然愈加高興。橫豎沒事，今日參督撫，明日參藩臬，這回劾六

部，那回劾九卿。筆下又來得，說的話鋒利無比，動人聽聞，樞廷裏有敬王和高揚藻龔平暗中提倡，上頭竟說一句聽一句起來。半年間那一個筆頭上，不知被他撥掉了多少紅頂兒。滿朝人人側目，個個驚心。他到處屁也不敢放一個，就是他不在那裏，也只敢密密切切的私語，好像他有耳報神似的。崙樵却也真利害，常常有人家房閣祕事，曲室密談，不知怎地被他囫圇腦髓的全端出來，於是愈加神鬼一樣的怕他。說也奇怪，人家愈怕，崙樵却愈得意，米也不愁沒了，錢也不愁少了，車馬衣服也華麗了，房屋也換了高大的了。正是堂上一呼，堂下百諾，氣燄薰天，公卿倒屣，門前車馬，早晚填塞。鑿青有時去拜訪，十回倒有九回道乏，真是今昔不同了。還有莊壽香黃叔蘭祝寶廷何珏齋陳森葆一班人跟着起哄，京裏叫做清流黨的六君子。朝一個封奏，晚一個密摺，鬧得雞犬不寧，煙雲繚繞，總算得言路大開，直臣遍地，好一派聖明景象。話且不表，却說有一日黃叔蘭丁了內艱，設幕開弔，叔蘭也是清流黨人，京官自大學士起，那一個敢不來弔奠。衣冠車馬，熱鬧非常。這日鑿青也清早就到，同着唐卿華如公坊幾個熟人，聚在一處談天。一時間壽香寶廷陸續都來了。大家正在徧看那些輓聯輓詩，評論優劣。壽香忽然喊道：「你們來看崙樵這一付。口氣好闊大呀。」唐卿手裏拿着個白玉煙壺，一頭聞着烟，走過去抬頭一望，掛在正中屏門上一付八尺來長白綾長聯。唐卿就一字一句的讀出來道：

看范孟博立朝有聲，爾母曰教子若斯，我瞑目矣。

效張江陵奪情未忍，天下惜伊人不出，如蒼生何。

唐卿看完，搖着頭說：「上聯還好，下聯太誇大了，不妥，很不妥。」寶廷也跟在唐卿背後看着，忽然嘆口氣道：「崙樵本來鬧得太不像了，這種口角，都是惹人側目的。清流之禍，我看不遠了。」正說着，忽有許多人招呼叫別聲張。一會兒果然滿堂肅靜無譁，人叢中走出四個穿吉服的知賓，恭恭敬

敬，立在廳檐下候着。慶青等着這個光景，知道不知是那個中堂來了。原來京裏喪事知賓的規矩，有一定的，王爺中堂來弔，用四人接待，尙書侍郎用二人，其餘都是一人。現在見四人走出，所以猜是中堂。誰知遠遠一望，却見個明藍頂兒，胖白臉兒，沒鬍子的赫赫有名莊大人，一溜風走了進來。四個知賓，戰兢兢的接待不迭。莊大人略點點頭兒，只聽雲板三聲，一直到靈前行禮去了。禮畢出堂，換了吉服，四面望了望，看見慶青諸人，都在一堆裏，便走過來，作了一個總揖道：「諸位恭喜。兄弟剛在裏頭出來，已得了各位的喜信了。」大家倒愕着不知所謂，崙樵就從統裏抽出一個小小護書，護書裏拔出一張半片的白摺子，遞給慶青手裏。慶青與諸人同看，原來那摺上，寫着某日奉上諭，江西學政着金鈞去，陝甘學政着錢端敏去，浙江學政着祝溥去，其餘尙有多人，却多不相干，大家也不看了。崙樵又向慶青道：「你是另有一道旨意，補授了山西巡撫了。」慶青愕然道：「你別胡說，沒有的事。」崙樵正色道：「這是聖上特達之知，千秋一遇，慶青兄可以大抒偉抱，仰答國恩，兄弟倒不但爲吾兄一人私喜，正是天下蒼生的幸福哩。」慶青謙遜了一回。崙樵道：「今日在裏頭，還得一個消息。越南被法蘭西侵佔得利害，越南王求救於我朝，朝旨想發兵往救呢。」唐卿道：「法蘭西新受了普魯士戰禍，國力還未復元，怎麼倒是他首先發難，想我們的屬地了。情實可惡！若不借此稍示國威，以後如何能駕馭羣夷呢？」慶青道：「不然。法國國土，大似英吉利，百姓也非常猛鷲。數十年前有個國王，叫拿破崙，各國都怕他，着實利害。近來雖爲德國所敗，我們與他開釁，到底要慎重些，不要又像從前吃虧。」慶香道：「從前吃虧，都是自己不好，引虎入門，不必提了。至於庚申之變，事起倉卒，又值髮逆擾亂，我們不能兩顧，倒被他們得了手。因此愈加自大起來。現在事事想來要挾，我們正好趁着他們自驕自滿之時，給他一個下馬威，顯顯天朝的真威力，看他們以後再敢做夜郎嗎。」崙樵拍着手道：「着

啊，啊！目下我們兵力雖不充，還有幾個中興老將，如馮子材蘇元春，都是百戰過來，我想法國地方不過比中國二三省，力量到底有限。用幾個能征慣戰之人，死殺一場，必能大振國威，保全藩屬，也叫別國不敢正視，諸位道是嗎？」大家自然附和了幾句，崙樵說罷，道有事，就先去了。嬰青壽香回頭過來，却不見了華如公坊，公坊本不喜熱鬧，華如因放差沒有他，沒意思。先走了，也就各自散回。嬰青回到家來，那報喜的早擠滿一門房，「大人升官」「大人高發」的亂喊。嬰青自與夫人商量，一一從重發付。接着謝恩請訓，一切照例的公事，還有錢行辭行的應酬，忙的可想而知。這日離出京的日子近了，清早就出門，先到龔潘兩尚書處辭了行。從潘府出來，順路去訪曹公坊，見他正忙忙碌碌的在那裏收拾歸裝，原來公坊那年自以為臭不可當的文章，竟被霞郎估着，居然撥了巍科。但屢踏槐黃，時嗟落葉，知道自己不是金馬玉堂中人物，還是跌宕文史，嘯傲烟霞，還我本來面目的好，就浩然有南行之志。這幾天見幾個熟人，都外放了，遂決定長行，不再留戀軟紅了。當下見了嬰青，就把這意思說明。嬰青說：「我們同去同來，倒也有始有終，祇是丟了霞郎，如何是好？」公坊道：「筵席無不散，風情留有餘。果使廝守百年，到了白頭相對，有何意味呢？」就拿出個手卷，上題「朱霞天半圖」，請嬰青留題，道：「叫他在龍漢劫中留一點殘灰罷。」嬰青便寫了一首絕句，彼此說明，互不相送，就珍重而別。嬰青又到華如肇廷珏齋幾個好友處話別。順路走過莊壽香門口，叫管家投個帖子，一來告辭，二來道賀。帖子進去，却見一個管家走來車旁，請個安道：「這會兒主人在上房吃飯哩。早上却吩咐過，金大人來，請內書房寬坐。主人有話，要同大人說呢。」嬰青聽着，就下了車。這家人揚着帖子，灣灣曲曲，領嬰青走到一個三開間兩明一暗的書室。那書室却是外面兩間很寬敞，靠南一色大玻璃和合窗，沿窗橫放一只香楠馬鞍式書桌，一把花梨加官椅。北面六扇紗窗，朝南一張紫檀炕床，下面對放着全堂影

木嵌文石的如意椅。東壁列着四座書架，緊靠書架，放着一張紫檀雕刻楊妃醉酒榻。西壁有兩架文杏十景廚，廚中列着許多古玩，廚那邊却是一扇角門，虛掩着，想通內室的。地下鋪着五彩花毯。陳設極其華美。靈青到此，就站住了。那家人道：「請大人裏間坐。」說着打起裏間簾子。靈青不免走了進來，看着位置，比得外間更爲精緻。靈青就在窗前一張小小紅木書桌旁邊坐下，那家人就走了。靈青也把自已跟人，打發到外邊去歇歇。等了一回，不見壽香出來，一人不免焦悶起來。隨手繙着桌上書籍，見一本書目，知道還是壽香從前做學台時候的大著作。正想拿來看着消悶，忽然墜下一張白紙，上頭有條標頭，寫着袁尙秋討錢冷西檄文。看着詫異，只見上頭寫的道：

錢狗來，告爾狗，爾狗其敬聽。我將剝狗腹，剝狗腸，殺狗於狗國之衢，爾狗其慎旃。

靈青看了，幾乎要笑出來。曉得這事也是壽香做學台時候，幕中有個名士叫袁旭，與龔和甫的妹夫錢冷西，在壽香那裏爭恩奪寵鬧的笑話，也就丟在一邊。正等得不耐煩，要想走出去，忽聽角門呀的一聲開了。一陣笑語聲裏，就有一男一女，帖帖達達走出南窗楠木書桌邊。忽又一陣腳聲，一個人走回去了。一人坐在加官椅上，低低道：「你別走呀，快來呢。」一人站在角門口蹣腳道：「死了，有人哩。」一人忽高聲道：「投眼珠的王八，誰叫你來，還不滾出去。」靈青一聽那口音，心裏倒嚇一跳，貼着簾縫一張，見院子裏那個接帖的家人，手裏還拿着帖子，踉踉跄跄往外跑。角門邊却走出個三十來歲塗脂抹粉大脚的妖嬈姐兒。那人涎着臉，望那姐兒笑，又招招手兒。姐兒道：「清天白日算什麼呢？」那人道：「我愛的就是清天白日。」姐兒睜着一眼道：「你真愛麼？我知道哩，你沒良心。從前一脚踢死了太太，太太臨死時，對你說來，除非你一生不上床便罷，你要上床，鬼就來捉你。是不是你晚上怕太太的鬼，不敢睡罷咧？」那人順手擁着姐兒，三脚兩步，推倒在書架下的醉楊妃榻上，一面走

「說道：『我就捨不得踢死你，我可也不饒你。』」這句話，那姐兒從此不言語了。嬰青被書架遮着，看不清楚，聽得却不耐煩了，心裏又好氣，又好笑。逼得餓不可當，幾番想闖出來。到底不好意思，彷彿自己做了歹事一般，心畢卜畢卜地跳，氣花也不敢往外出。忽聽一陣吃吃的笑，也不辨那個。又一會兒，那姐兒出聲道：「我的爺，你書——招呼着——要倒——」語還未了，翻的一聲，架上一大堆書，都望着榻上倒下來。正是：

風憲何妨充債帥。

書城從古接陽台。

話說嬰青在壽香書室的裏間，聽見那姐兒上氣不接下氣的說了幾句話，勦的一聲，架上一大堆書，望榻上倒下來。在這當兒，那姐兒趁勢就立起來，發狠道：「你祇顧自各兒樂，別人的死活，全不管了，枉道你是讀書人，怎地不仁，簡直是很心短命的殺人。」說到這裏，就縮住了口，嗤的一笑，撲翻身飛也似的跑進角門去了。那人一頭理着書，哈哈作笑，也跟着走了。登時室中寂靜，嬰青得了這個當兒，恐那人又出來，到不好開交，連忙躡手躡腳的溜出書房。却碰着那家人，那家人滿心不安，倒紅着臉替主人道歉，說主人睡中覺還沒醒哩，明兒筒自己過來給大人請安罷。嬰青一笑，點頭上車。豪奴僕，大馬高車，一陣風的回家去了。到了家，不免將剛纔所見，告訴夫人，大家笑不可仰。嬰青想幾時見了壽香，好好的問他一問哩。想雖如此，究竟料理出京事忙，無暇及此。過了幾日，放差的人，紛紛出京，唐卿往陝甘去了，寶廷往浙江去了，公坊也回常州本籍，過他的隱居生活去了。嬰青也帶了家眷，擇吉長行，到了天津。那時旗昌洋行輪船，我中國已把三百萬銀子去買了回來，改名招商輪船局，辦理這事的，就是華如在梁聘珠家吃酒遇見的成木生。這件事，總算我們中國在商界上第一件大紀念。

這成木生現在正做津海關道，與龔青素有交情，曉得龔青出京，就替他留了一間大齋間。龔青在船上，有總辦的招呼，自然格外舒服，不日就到了上海。關防在身，不敢多留，換坐江輪，到九江起旱，直抵南昌省城，接篆進署。安排妥當，自然照常的按棚開考。龔青初次衡文，又兼江西是時文出產之鄉，章羅陳艾，遺風未沫，龔青格外細心搜訪，不敢造次。有話即長，無話即短，不覺春來秋往，忽忽過了兩年。那時正鬧着法越的戰事，在先乘國鈞的原是敬親王，輔佐着的便是大學士包鈞，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高揚藻，工部尚書龔平，都是一時人望的名臣。祇爲廣西巡撫徐延旭，雲南巡撫唐炯，誤信了黃桂蘭趙沃，以致山西北寧連次失守，大損國威。太后震怒，徐唐固然革職拿問，連敬王和包高龔等全班軍機也因此都撤退了。軍機處換了義親王做領袖，加上大學士格拉和博，戶部尚書羅文名，刑部尚書莊慶藩，工部侍郎祖鍾武一班人了。邊疆上主持軍務的也派定了彭玉麟督辦粵軍，潘鼎新督辦桂軍，岑毓英督辦滇軍。三省合攻，希圖規復，總算大加振作了。然自北寧失敗以後，法人得步進步，海疆處處戒嚴，又把莊佑培放了會辦福建海疆事宜，何太真放了會辦北洋事宜，陳琛放了會辦南洋事宜。這一批的特簡，差不多完全是清流黨的人物，以文學侍從之臣，得此不次之擢，大家都很驚異。在龔青却一面慶幸着同學少年，各膺重寄，正盼他們互建奇勛，爲書生吐氣，一面又免不了杞人憂天，代爲着急。祇怕他們紙上談兵，終無實際。使國家吃虧。誰知別人到還罷了，祇有上年七月 得了馬尾海軍大敗的消息，衆口同聲，有說莊崙樵降了，有說莊崙樵死了，却都不確。原來崙樵自到福建以後，還是眼睛插在額角上，擺着紅京官大名士的雙料架子，把督撫不放在眼裏。閩督吳景，閩撫張昭同，本是乖巧不過的人，落得把千斤重擔，卸在他身上。船廠大臣又給他面和心不和，將領既不熟悉，兵士又沒感帶。他却忘其所以，大權獨攬，祇弄些小聰明，鬧些空意氣。那曉得法將孤拔倒老實不客氣的乘他不備，在大風

兩裏架着大砲打來。崙樵左思右想，筆管兒雖尖，終抵不過槍桿兒的凶，崇論宏議雖多，總擋不住堅船大砲的猛。祇得冒了雨，赤了脚，也顧不得兵船沉了多少艘，兵士死了多少人，暫時退了二十里，在廠後一個禪寺裏躲避一下。等到四五日後調查清楚了，纔把實情奏報朝廷。朝廷大怒，不久就把他革職充發了。崙青知道這事，不免生了許多感慨。在崙樵本身想，前幾年何等風光，如今何等頹喪，安穩穩的翰林不要當，偏要建什麼業，立什麼功，落得一場話柄。在國家方面想，人才該留心培養，不可任意摧殘，明明白白是個拾遺補闕的直臣，故意捨其所長，用其所短，弄到兩敗俱傷。況且這一敗之後，大局愈加嚴重，海上失了雞籠，陸地陷了諒山，若不是後來莊芝棟保了張國樑的舊將馮子材出來，居然鎮南關大破法軍，殺了他數萬人，八日中克復了五六個名城，算把法國的氣焰壓了下去，中國的大局，正不堪設想哩。祇可惜威毅伯祇知講和，不會利用得勝的機會，把打敗仗時候原定喪失權利的和約，馬虎虎逼着朝廷簽定，人不知鬼不覺依然把越南暗送。總算沒有另外賠款割地，已經是他折衝樽俎的大功，國人應該紀念不忘的了。如今閒話少說，且說那年法越和約簽定以後，國人中有些明白國勢的，自然要咨嗟太息，憤恨外交的受愚。但一班醉生夢死的達官貴人，却又個個興高采烈，歌舞昇平起來。那時的江西巡撫達興，便是其中的一個。達興本是個總統官僚，全靠着祖功宗德，唾手得了這尊榮的地位，除了上詔下驕之外，祇曉得提倡聲技，他衙門裏祇要不是國忌，沒一天不是鑼鼓喧天，笙歌澈夜。他的小姐，姿色第一，風流第一，戲迷也是第一。當時有一個知縣，姓江名以誠，伺候得這位撫台小姐最好，不惜重資，走遍天下，搜訪名伶如四九旦雙麟雙鳳等，聘到省城。他在衙門裏。專門做撫台的戲提調，不管公事。省城中會有嘲笑他的一副對聯道：

以酒爲緣，以色爲緣，十二時買笑追歡，永朝永夕酣大夢。

誠心看戲，誠意聽戲，四九旦登場奪錦，雙麟雙鳳共消魂。

也可想見一時的盛況了。話說嬰青一到江西，看着這位撫院的行動，就有些看不上眼。達撫台見嬰青是個文章班首，翰苑名流，倒着實拉攏。嬰青顧全同僚的面子，也祇好禮尚往來，勉強敷衍。有一天，嬰青剛從外府回到省城，江以誠忽來稟見。嬰青知道他是撫台那裏的紅人，就請了進來。一見面，呈上一付紅柬，說是達撫台專誠打發他送來的。嬰青打開看時，却是明午撫院請他吃飯的一個請帖。嬰青疑心撫防有什麼喜慶事，就問道：「中丞那裏明天有什麼事？」江知縣道：「並沒甚事，不過是個玩意兒。」嬰青道：「什麼玩意兒呢？」江知縣道：「是一班粵西來的跑馬賣解的。裏頭有兩個雲南的苗女，走繩的技藝，非常高妙，能在繩上騰踏縱跳，演出各種把勢。最奇怪的，能在繩上連舞帶歌，唱一支最長的歌，名叫「花哥曲」，是一個有名人，替劉永福的姨太太做的。花哥就是那姨太太的小名。曲裏面還包含着許多法越戰爭時候的祕史呢。大人倒不可不去賞鑒賞鑒。」嬰青聽見是歌唱着劉永福的事，倒也動了好奇之心，當時就答應了准到。一到明天老早的就上撫院那裏來了，達撫台開了中門，很殷勤的迎接進來。先在花廳坐地，達撫台不免慰問了一番出棚巡行的辛苦，又講了些京朝的時事。漸漸講到本題上來了，嬰青先開口道：「昨天江令轉達中丞盛意，邀弟同觀繩戲。聽說那班子非常的好，不曉得從那裏來的。」達撫台笑道：「無非小女孩子氣，央着江令到福建去聘來。那班主兒，實在是廣西人，還帶着兩個雲南的嫖姑，說是黑旗軍裏散下來的餘部，所以能唱花哥曲。花哥就是他們的師父。」嬰青道：「想不到劉永福這老武夫，倒有這些風流故事。」達撫台道：「這支曲子，大概是劉永福或馮子材幕中人做的。祇爲看那曲子的內容，不但是敘述藍述，一大半是敷張戰功。據兄弟看來，祇怕做曲子的，另有用意罷。好在他有抄好的本子在那邊場上，此時正在開演，請嬰兄過去，經法眼一看，便

明白了。」說着就引着雲青迤邐到衙東花園裏一座很高大的四面廳上來。雲青到那廳上，祇見中間擺上好幾排椅位，兩司道府及本地的巨紳，已經到了不少。看見雲青進來，都起來招呼。江知縣更滿面笑容，手忙腳亂的趨奉，把雲青推坐在前排中間。達撫台在旁陪着。雲青瞥眼見廳的下首裏，掛着一桁珠簾，隱隱約約都是珠圍翠繞的女眷，大約著名的達小姐也在裏面。繩戲場設在大廳的軒廊外，用一條很粗的繩，緊緊紮着，兩端拴在三叉木架上。那時早已開演，祇見一個十七八歲的蠻女，面色還生得白淨，眉眼也還清秀，穿着一件湖綠色密紐的小襖，紮腿小腳管的粉紅褲，一對小小的金蓮，頭上包着一塊白綢角形的頭兜，手裏拿着一根白線繞絞五尺來長的桿子，兩頭繫着兩個有黑穗子的小球，正在繩上忽低忽昂的走來走去，大有矯若游龍翩若驚鴻之勢。堂下胡琴聲咿咿啞啞的一響，那女子一壁婀娜地走着，一壁囀着嬌喉，靡曼地唱起來。那時江知縣就走到雲青面前，獻上一本青布面的小手摺，面上粘着一條紅色簽紙，寫着「花歌曲」三字。雲青一面看，一面聽他很清楚的官音唱道：

我是個飛行絕迹的小獬豸，我是黑旂隊裏一個女領軍，我在血花肉陣裏過了好多歲，我是劉將軍的舊情人。(一解)

劉將軍，劉將軍，是上思州裏出奇人。他長毛不做強盜，出了鎮南走越南。(二解)

保勝有個何大王，殺人如草亂邊疆，將軍出馬把他斬，得了他人馬，霸佔了他地方。(三解)

將軍如虎，兒郎如兔，來去如風雨，黑旂到處人人怕。(四解)

法國通商逼阮哥，得了西貢又要過紅河。法將安鄴神通大，勾結了黃崇英反了窩。在河內立起黃旂隊，嘯聚強徒數萬多。(五解)

慌了越王阮家福，差人招降劉永福。要把黑旂掃黃旗，拜了他三宣大都督。(六解)

精的槍，快的砲，黃旂軍裏夾洋操。刀槍劍戟如何當得了，如何當得了。（七解）

幸有將軍先預備，軍中練了飛雲隊。空中來去若飛仙，四丈紅繩走嫻妹。（八解）

我是飛雲隊裏的女隊長，名叫做花哥身手強。銜枚夜走三百里，跟了將軍到宣光。敵營紮在大嶺的危崖上，沉沉萬帳月無光。（九解）

將軍忽然叫我去，微笑把我肩頭撫。你若能今夜立奇功，我便和你做夫婦。（十解）

我得了這個稀奇令，要嫁英雄值得去拚性命。刀光照見羞顏紅，歡歡喜喜來承認。（十一解）

大軍山前四處伏，我領全隊向後崖撲。三百個蠻腰六百條臂，蜿蜒銀蛇雲際沒。（十二解）

一聲吶喊火連天，山營忽現了紅妝妍。驚刀落處人頭舞，槍不及肩來砲不及燃。（十三解）

將軍一騎從天下，四下裏雄兵圍得不留罅。安邦喪命崇英逃，一戰威揚初下馬。（十四解）

我便做了他第二房妻，在戰場上雙宿又雙飛。天天想去打法蘭西，偏偏我的命運低。半路裏犯了駙馬爺黃佐炎的忌，他私通外國把越王欺。暗暗把將軍排擠，不許去殺敵寨旗。（十五解）

鎮守了保勝山西好幾年，保障了越南固了中國的邊。惹得法人真討厭，因此上又開了這回的大戰。

（十六解）

戰，戰，戰！越南大亂搖動了桂粵滇。可惡的黃佐炎，一面請天兵，一面又受法蘭西的錢。六調將軍，將軍不受騙。（十七解）

三省督辦李少荃，廣東總督曾國荃，李少荃要講和，曾國荃只主戰。派了唐景崧，千里迢迢來把將軍見。（十八解）

面獻三策上策取南交，自立爲王向中朝請封號。否則提兵打法人，做個立功異域的漢班超。總勝却

死守保勝敗了沒收梢。(十九解)

將軍一聽大歡喜，情願投誠向清帝。紙橋一戰敵胆落，手斬了法國大將李威利。(二十解)

越王忽死太妃垂了簾，阮說輔政串通了黃佐炎。偷降法國把條約簽，暗害將軍設計險。(二十一解)

我有個朔狼洞裏的舊夫郎，刁似狐狸狠似狼。他暗中應了黃佐炎的懸賞，扮做投効人，來進營房。(二十二解)

雖則是好多年的分離，乍見了不免驚奇。背着人時刻把舊情提，求我在將軍處，格外提攜。(二十三解)

將軍信我，升了他營長。誰知道暗地裏引進了他的羽黨。有一天把我騙進了棚帳，醉得我和死人一樣。(二十四解)

約了法軍來暗襲山西，裏應外合的四面火起，直殺得黑旗兵輟亂旂靡，祇將軍敵自個走脫了單騎。(二十五解)

等醒來祇見戰火紅，爲了私情受了蒙。惡奴逼得我要逃也沒地縫，網上馬背便走匆匆。(二十六解)

走到半路來了一枝兵，是馮督辦的部將叫潘瀛，一陣亂殺把叛徒來殺盡，倒救了我一條性命。(二十七解)

問我來歷我便老實說，他要通信黑旗請派人來接。我自家犯罪自家知，不願再做英雄妾。(二十八解)

我害他喪失了幾年來練好的精銳，我害他把一世英名墜。我害了山西北軍連連的潰，我害了唐炳
徐延旭革職又問罪。（二十九解）

我害他受了威靈伯的奏參，若不是岑毓英，若不是彭雪琴，權力的庇蔭，軍餉的擔任，如何會再聽
官光臨逃兩次的捷音。（三十解）

我無顏再踏黑旗下的營門，我願在馮軍裏去沖頭陣。我願把彈雨硝烟的熱血，來洗一洗我自糟糠的
癍痕。（三十一解）

七十歲的老將馮子材，領了萬衆鎮守鎮南來。那時候馬江船燬諒山失，水陸官兵處處敗。（三十二
解）

將軍誓衆築長牆，氣概儼然張國樑。後有王孝祺，前有王德榜，專候敵軍來犯帳。（三十三解）
果然敵人全力來進攻，砲聲隆隆彈滿空。將軍屹立不許動，退者手刃不旋踵。（三十四解）

忽然旗門兩扇開，掀起長鬚大叫隨我來，兩子隨後脚無鞋。（三十五解）
我那時走若飛，輕過了燕，一瞥眼兒抄過陣雲前，我見砲火漫天好比繁星現，我連斬砲手斷了彈火
的線。（三十六解）

潘瀛赤膊大辯鬚了頸，振臂一呼，十萬貔貅排山地進。孝祺率衆同拚命，跳的跳來滾的滾。德榜旁
出神勇奮，突攻衝斷了中軍陣。把數萬敵人殺得舉手脫帽白旂耀似銀，還祇願連放排槍不收刃。

（三十七解）

八日夜追奔二百里，克復了文淵諒山一年來所失的地。乘勝長驅真快意，何難一戰收交趾。（三十
八解）

威毅伯得了這消息，不管三七二十一，草草便把和議結。（三十九解）

戰罷虧了馮將軍，戰功敍到我女獼猴。我罪雖重大，將功贖罪或許我折準。且借饒歌唱出回心院，要向夫君去乞舊恩。（四十解）

這一套「花哥曲」唱完，滿廳上發出如雷價的齊聲喝采，震動了空氣，雪白的賞銀雨點般撒在紅氈上，越顯出紅白分明。鬚青等大家撒完後，也拋了二十個銀餅。頓時那苗女跳下繩來，孑孑婷婷走到撫台和鬚青面前，道了一聲謝。鬚青問他道：「你這曲子真唱得好，誰教你的？」苗女道：「這是一支在我們那邊最通行的新曲，差不多人人會唱。況且曲裏唱的就是我們做的事，那更容易會了。」達撫台道：「你們真在黑旗兵裏當過女兵嗎？」苗女點了點頭。鬚青道：「那麼你們在花哥手下了。你們幾時散出來的呢？」苗女道：「就在山西打了敗仗後，飛雲隊就潰散了。」達撫台道：「現在花哥在那裏呢？」苗女道：「聽說劉將軍把他接回家去了。」鬚青道：「花哥的本事，比你強嗎？」苗女笑道：「大人們說笑話了。我們都是他教練出來的，如何能比？黑旗兵的利害，全靠盾牌隊，盾牌隊的精華，又全在飛雲隊。花哥又是飛雲隊的頭腦，不但我們比不上，祇怕是世上無雙，所以劉將軍離不了他了。」正問答間，廳上筵席恰已擺好，中間一席，上首兩席，下首是女眷們，也是兩席。達撫台就請鬚青坐了中間一席的首坐，潘臬道府作陪，上首兩席的首位，却是本地的巨紳。一時觥籌交錯，諧笑自如，請君且食蛤蜊，今夕祇談風月。迨至酒半，繩戲又開，這回却與上次不同。又換了一個苗女上場，紮扮得全身似紅孩兒一般，在兩條繩上，串出種種把戲。有時疾走，有時緩行，有時似穿花蝴蝶，有時似倒掛鸚哥，一會豎蜻蜓，一會翻筋斗。雖然神出鬼沒的搬演，把個達小姐看得忍俊不禁，竟濃裝豔服的現了莊嚴寶相。在鬚青看來，覺得沒甚意味，倒把繩上的眼，不自覺的移到簾上去了。須臾席散，賓主盡歡，

雲青告辭回衙，已在黃昏時候。歇了幾日，雲青便又出棚，去辦九江府屬的考事。

附一 丙午年初稿

再說洪寔省親回蘇，見着老太太趙氏，及夫人張氏，闔家歡喜，自不必說。外邊却與肇廷唐卿珏齊華如等，文酒相聚。住了數月，別了老親，帶了夫人公子，入京供職。讀了些徐松龜「瀛環志略」，陳資齋「海國見聞錄」，魏默深「海國圖志」，也漸漸通識國勢起來。當道十分契重。還有同鄉潘八瀛侍郎宗蔭，斐和甫侍郎，平常常替他延譽，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不曉得結識了多少當世名流。唐卿珏廷珏齋，也都攜眷來京。隔了兩年，華如竟也中了狀元。本朝開國，姑蘇始終出了一十六個狀元，華如就成了末代，以後真正廣陵散絕響了。倒是花榜狀元，年年出落在蘇州，富貴不絕。只是這些掌故，要向上海「繁華報」「遊戲報」去找的。話休煩絮，却說華如授職後，自然也來京供職，朋友聚在一處，來來往往，着實熱鬧。而且這一班都是聰明子弟，到了這首善之區，見多識廣，學問就大不相同了。唐卿頓時把「且夫」「嘗思」丟在腦後，喜歡講求講求板本，買幾部宋元刻，寫寫小篆，看幾張經小學書。珏齋性情更是活動，一時間畫畫，寫寫字，居然風流名士。一時間講程朱，說陸王，又是道學先生。買些古銅古玉，就論金石。翻到六韜三略，自命兵家。肇廷本來懂些詞章之學，更不消說了。只有華如一人，還是一部高頭講章，幾句八股腔調，一毫也不肯添些花樣。雲青等常常笑他，他也不管，塵海迷蒙，玉堂杏深，過着那風華快樂的日子，忽忽數年，這日雲青獨自一人，在書房裏繙一部「元史」，正考那幹難河的源流，七橫八豎，攤着一桌子的書。其時正是初夏天氣，日長晝靜，雲青握着枝筆，倒有些困倦，不覺兩目惺忪，就迷住了。正在酣適，忽聽有人叫雲青，睜眼一看，却非別個，就

是唐卿珏齋兩人，立在面前。連忙去了筆，揩揩眼睛，招呼道：「兩兄多嗜來的？快請坐。兄弟不知怎地睡着了，失敬失敬！」珏齋笑道：「斐兄太用功了，夢裏頭還是手不停揮哩。」唐卿一手繙着書，指着道：「這種囉唆的地名人名，看看都要眼花的，何況去考究他呢？無怪斐兄要做宰予了。」斐青道：「看慣了，倒也不覺囉唆，好像別有趣味。」珏齋道：「我們衙門裏有一位姓黎的，廣東人，聽說也很精西北地理之學，倒是斐兄的同志，怎麼不訪他談談。」唐卿道：「是流石農的麼？」斐青道：「正是，我也知道，總懶着沒有去。」唐卿道：「古人說京師是個人海，這話是不差，任憑講什麼學問，總有同道可以訪求的。」斐青道：「說的是。我想我們自從到京後，認得的人也不少了，大人先生，通人名士，都見過了，到底誰是第一流人物？今日沒事，兩兄何妨戲爲月旦？」唐卿道：「那也不能一概論的。以兄弟爲愚見，分門別類比較起來，揮翰臨池，自然讓龔和甫獨步。吉金樂石，到底算潘八瀛名家。賦詩填詞，文章爾雅，會稽李治民純客，是一時之傑。博聞強識，不名一家，只有南皮莊壽香芝棟爲北方之英。」斐青道：「豐潤莊崙樵佑培何如呢？」唐卿道：「詞鋒可畏，是後起的文雄。再有瑞安黃叔蘭禮方，長沙王憶莪仙屺，也都是方聞君子。」斐青道：「旂人裏頭，總與推祝寶廷名溥的是標標的了。」唐卿道：「可是還有一個姓盛的呢，我一時說不出他的名字了。」珏齋道：「這些人裏頭，我祇佩服兩莊，是用世之才。莊壽香大刀闊斧，氣象萬千，將來可以獨當一面，只嫌功名心重些。莊崙樵才大心細，有膽有勇，可以擔當大事，可惜躁進些。」唐卿道：「崙樵纔到京時候，我便知道不凡，那時他還沒有中哩。來應順天鄉試，錄科那一天，我們有個親戚，也去錄科回來。我翻他草稿，讀到後半篇兩大股文字，發皇得很，我就問那親戚，這兩股文章，是你做的麼？那親戚還瞞着我，答應個是。我只是搖頭，說不像。那親戚纔告訴，說是姓莊的代做的。我說這人筆氣非凡，將來必定發達，如今果然

應驗了。所以時文雖小道，真看得出人的福澤，比算命相面還要準呢。」三人正雌黃人物，忽外面走進個人來，見是肇廷，大家迎入。肇廷道：「朝廷後日要大考了，你們知道麼？」三人又驚又喜的道：「真的麼？」肇廷道：「今兒個衙門裏掌院說的，明早就要見上諭了。可憐那一班老翰林，手是生了，眼是花了，得了這個消息，個個急得屁滾尿流，琉璃廠墨漿都漲了價了。正是應着句俗語，叫急來抱佛脚了。」髮青道：「舉如知道沒有？」肇廷道：「他麼？早已在那裏做香課，調墨壺，忙得發昏，一步門也不肯出，着實想考一等第一呢！」大家談笑了一回，到底心中有事，各各辭去。次日果然下了一道上諭，着翰詹科道，在保和殿大考。髮青不免告訴夫人，同着料理考具。張夫人本來很賢惠很能幹的，當時就替髮青置辦一切，缺的添補，壞的修理，一霎時齊備了。髮青自己在書房裏，選了幾支用熟的紫毫，調了一壺極勻淨的墨漿。原來調墨漿這件事，是本朝做翰林的絕大經濟，玉堂金馬，全靠着墨水翻身，墨水調得好，寫的字光潤圓黑，主考學臺放在荷包裏，墨水調得不好，寫的字使晦蒙否塞，只好一世當窮翰林，沒得出頭，所以翰林調墨，與宰相調羹，一樣的關繫重大哩。閒言少敘，到了大考這日，髮青天不亮，就趕進內城，到東華門下車，背着考具，一逕上保和殿來。那時考的人，已紛紛都來了。到了殿上，自己把小小的一個三摺疊的考桌支起，在殿東角，向陽的地方，支好了，東張西望，找着熟人。就看見唐卿珥齋肇廷都在西面，舉如却坐在自己這一邊，桌上攤着一本白摺子，一手遮着，怕被人看見的樣子，低着頭在那裏不知寫些什麼。髮青一一招呼了。忽聽東首有人喊道：「壽香先生來了，請這裏坐罷。」髮青抬頭一望，只見一個三寸丁的矮子，獼猴臉兒，烏油油一嘴鬍子根，滿頭一寸來長的短頭髮，身上却穿着一身簇新的紗袍褂，怪模怪樣，不是莊壽香是誰呢？也背着一個籐黃方考箱。就在東首，望了一望，挨着第二排，一個方面大耳很氣概的少年，右首放下考具，說道：「崧樵，我跟你」

填兒坐罷。」雯青子細一看，方看清正是莊崙樵。挨着崙樵右首坐的，便是祝寶廷。暗想這三位寶貝，今朝聚在一塊兒了。不多會兒，欽命題下來，大家呀呀啞啞的吟哦起來，有搔頭皮的，有咬指甲的，有坐着搖擺的，有走着打圈兒的。另有許多人却擠着莊壽香問長問短，壽香手舞足蹈的講，他們聽，看看太陽直過，大家差不多完了一半，只有壽香還是不着一字。寶廷道：「壽香前輩，你做多少了？」壽香道：「文思還沒來呢！」寶廷接着笑道：「等老前輩文思來了，天要黑了，又跟上回考差一樣，交白卷了。」雯青聽着好笑，自己趕着帶做帶寫。又停一回，聽見有人交卷，抬頭一看，却是莊崙樵，歸着考具，得意揚揚的出去了。雯青也將完卷，只顧首賦得詩，連忙做好膽上，看一遍，自覺還好，沒有毛病。便見唐卿瑤齋也都走來。華如喊道：「你們等等兒，我要挖補一個字呢。」唐卿道：「我替你挖一挖好麼？」華如道：「也好。」唐卿就替他補好了。雯青看着道：「唐卿兄挖補手段，真是天衣無縫。」隨着肇廷也走來。於是四人一同走下殿來。却見莊壽香一人背着手，在殿東台級兒上走來走去，嘴裏吟哦不斷。不提防雯青走過，正撞了滿懷，就拉着雯青喊道：「雯青兄快來欣賞小弟這篇奇文。」恰好祝寶廷也交卷下來，就向殿上指着道：「壽香，你看殿上光都沒了，還不去寫呢！」壽香聽着，頓時也急起來，對雯青等道：「你們都來幫我胡弄完了罷。」大家只好自己交了卷，回上殿來，替他同格子的同格子，調墨漿的調墨漿。唐卿替他挖補，華如替他拿蠟台。壽香半真半草的胡亂寫完了，已是上燈時候。大家同出東華門，各自回家歇息去了。過了數日，放出榜來，却是莊崙樵考了一等第一名。雯青唐卿也在一等，其餘都是二等。崙樵就授了翰林院侍講學士，雯青得了侍講，唐卿得了侍讀。壽香本已開過坊了，這回雖考得不高，倒也無榮無辱。却說雯青升了官，自然有同鄉同僚的應酬，忙了數日。這一日，略清靜些，忽想到前日崙樵來賀喜，還沒有去答賀，就叫套車，一逕來拜崙樵。他們本是熟人，

門上一直領進去，剛走至書房，見崙樵正在那裏寫一個好像摺子的樣子，見斐青來，就望抽屜裏一掃，含笑相迎。彼此坐着，講些前天考試的情形，又講到壽香狼狽樣子。說笑一回，看看已是午飯時候。崙樵道：「斐兄在這裏便飯罷。」斐青講得投機，就滿口應承，崙樵臉上却頓了一頓。等一回，就託故走出，去叫着個管家，低低說了幾句，就進來了。崙樵進來後，却見那個管家在上房走出，手裏拊着一包東西出去了。斐青也不在意，只是腹中饑炎上焚，難過得很，却不見飯開上來。崙樵談今說古，與高彩烈，斐青只好勉強應酬，直到將交未申初，始見家人搬上碟碗，拿上四碗菜，四個碟子。崙樵讓坐，斐青已餓極，也不客氣，拿起飯來就吃，却是半冷不熱的，也只好胡亂填飽就算了。正吃得香甜時，忽聽得門口大吵大鬧起來，崙樵臉上忽紅忽白。斐青問是何事，崙樵尚未回答，忽聽外面一人高聲道：「你們別拿官勢嚇人，別說個把窮翰林，就是中堂王爺，吃了人家米，也得給銀子。」這幾句話，有分教：

錢神酷烈，頓時逼煞英雄；

宦海蒼茫，放出無情猛虎。

原來崙樵欠了米店兩個月米賬，沒錢還他，那店夥天天來討，總是推三宕四，那討賬人發了極，所以就吵起來。你道崙樵為何如此窮呢？做了開坊的大翰林，連飯米錢都還不起，說來好像荒唐。那裏知道崙樵本來幼孤，父母不曾留下一點家業，小時候全靠着一個堂兄撫養。幸虧崙樵讀書聰明，科名順利，年紀輕輕，居然巴結了一個翰林。就娶了一房媳婦，奩贈豐厚。崙樵生性高傲，不願依人籬下，想如今自己發達了，看看妻財也還過得去，就胆大謝絕了堂兄的幫助，挈眷來京，自立門戶。誰知命運不佳，到京不到一年，那夫人就過去了。崙樵又不善經紀，坐吃山空，當盡賣絕，又不好吃回頭草，再央

求堂兄，到了近來，連飯都有一頓沒一頓的。自從天考升了官，不免有些外面應酬，益發支不住，說也可憐，已經吃了三天三夜白粥了。奴僕也漸漸散去，只賸一兩個家鄉帶來的人，終日怨恨着。這日一早起來，喝了半碗白粥，肚中實在沒飽，發恨道：「這瘟官做他甚麼？我看如今那些京裏的尙侍，外省的督撫，有多大能耐呢？不過頭兒尖些，手兒長些，心兒黑些，便一個個高車大馬，鼎烹肉食起來。我那一點兒不如人？就窮到如此。沒頓飽飯吃，天也太不平了。」越想越恨。忽然想起前兩天，有人說浙閩總督納賄賣缺一事，又有貴州巡撫侵占餉項一事，還有最赫赫的直隸總督李公許多驕奢罔上的款項，却趁着胸中一團悶火，夾着一股憤氣，直冲上喉嚨裏來，就想趁着現在官階，可以上摺子的當兒，把這些事情，統做一個摺子，着實參他們一本，出出惡氣，又顯得我不畏強禦的胆力。便算因此革了官，那直聲震天下，就不怕沒人送飯來吃了，強如現在庸庸碌碌的乾逼死。主意定了，正在細細打起稿子，不想恰值髮青走來。正是午飯時候，順口虛留了一句，誰知髮青竟要吃起來，崙樵沒奈何，拿件應用的紗袍子，叫那管家當了十來吊錢，到飯莊子買了幾樣菜，遮了這場面。却想不到不做臉的債主兒，竟吵到面前，頓時臉上一紅道：「那東西混賬極了！兄弟不過一時手頭不便，欠了他幾個臭錢，兄弟索性不肯恃勢欺人，一直把好言善語對付他，他不知好歹，倒欺上來了。好人真做不得！」說罷，高聲喊着：「來！來！」就只見那當袍子的管家走到，崙樵圓睜着眼道：「你把那混賬討賬人，給我細起來，拿我片子送坊去，請坊裏老爺好好的重辦一下子，看他還敢硬討麼？」那管家有氣沒氣，慢慢的答應聲着，却背臉兒冷笑。髮青看着，不得下台，就勸崙樵道：「崙兄，你別生氣，論理這人，情實可惡，誰沒個手鬆手緊？欠幾個錢打甚麼緊，又不賴他，便這般放肆。都照這麼着，我們京官沒得日子過了，該應重辦。不過兄弟想，現在崙兄新得意，爲這一點小事，辦一個小人，人家議論不犯着。」一面就對那管家

道：「你出去說，叫他不許吵，莊大人爲他放肆，非但不給錢，還要送坊重辦哩！我如今好容易替他求免了，欠的賬，叫他到我公館裏去取，我暫時替莊大人墊付些就得了。」那管家諾諾退下。崙樵道：「鬚兄真大氣量，依着兄弟，總要好好兒給他一個下馬威，有錢也不給他。既然鬚兄代弟墊了，改日就奉還便了。」鬚青道：「笑話了，這也值得說還不還。」說着飯也吃完，那米店裏人也走了，鬚青作別回家，一宿無話。次日早上起來，家人送上「京報」，却載着翰林院侍講莊佑培遞封奏一件。鬚青也沒很留心。又隔一日，見報上有一道長上諭，却是有人奏參浙閩總督，貴州巡撫的劣跡，還帶着合肥李公，旨意很爲嚴切，交兩江總督查辦。下面便是接着召見軍機莊佑培。鬚青方悟到這參案，就是崙樵幹的，怪不得前日見他寫個好像摺子一樣的。當下丟下報紙，就出門去了。這日會見的人，東也說崙樵，西也說崙樵，議論紛紛，哄動了滿京城。順便到珥齋那裏，珥齋告訴他崙樵上那摺子之後，立刻召見。上頭問了兩個鐘頭的話，纔下來，着實獎勵了幾句哩。鬚青道：「崙樵的運氣快來了。」這句話原是鬚青說着頑的，誰知崙樵自那日上摺，得了個采，自然愈加高興，橫豎沒事，今日參督撫，明日參藩臬，這回勅六部，那回勅九卿，筆下又來得，說的話鋒利無比，動人聽聞，上頭竟說一句聽一句起來，半年間，那一個筆頭上，不知被他撥掉了多少紅頂兒。滿朝人人側目，個個驚心，他到處屁也不敢放一個，就是他不在那裏，也只敢密密切切的私語，好像他有耳報神似的。崙樵却也真利害，常常有人家房闈祕事，曲室密談，不知怎地被他窺窺圖圖的全端出來，於是愈加神鬼一樣的怕他。說也奇怪，人家愈怕，崙樵却愈得意，米也不愁沒了，錢也不愁少了，車馬衣服也華麗了，房屋也換了高大的了。正是堂上一呼，堂下百諾，氣燄薰天，公卿倒屣，門前車馬，早晚填塞。鬚青有時去拜訪，十回倒有九回道乏，真是今昔不同了。還有黃叔蘭王憶莪祝寶廷一班人，跟着起哄，京裏叫做清流黨，朝一個封奏，晚一個密摺：

鬧得雞犬不寧，烟雲繚繞，總算得言路大開，直臣遍地，好一派聖明景象。話且不表。却說有一日，黃叔蘭了了內艱，設幕開弔，叔蘭也是清流黨人，京官自大學士起，那一個敢不來弔奠，衣冠車馬，熱鬧非常。這日變青也清早就到，同着唐卿率如幾個熟人，聚在一處談天。一時間壽香寶廷陸續都來了，大家正在偏看那些輓聯挽詩，評論優劣，壽香忽然喊道：「你們來看崙樵這一付，口氣好闊大呀。」唐卿手裏拿着個白玉烟壺，一頭聞着烟，走過去抬頭一望，掛在正中屏門上，一付八尺來長白綾長聯。唐卿就一字一句的讀出來道：

看范孟博立朝有聲，爾母曰教子若斯，我瞑目矣！

效張江陵奪情未忍，天下惜伊人不出，如蒼生何？

唐卿看完，搖着頭說：「上聯還好，下聯不是臣子該說的，不妥，很不妥！」寶廷也跟在唐卿背後看着，忽然嘆口氣道：「崙樵本來鬧得太不像了，這種口角，都是惹人側目的，清流之禍，我看不遠了。」正說着，忽有許多人招呼，叫別聲張。一會兒果然滿堂肅靜無譁，人叢中走出四個穿吉服的知賓，恭恭敬敬立在廳檐下候着。變青等看見這個光景，知道不知是那個中堂來了。原來京裏喪事知賓的規矩，有一定的，王爺中堂來弔，用四人接待，尙書侍郎用二人，其餘都是一人。現在見四人走出，所以猜是中堂。誰知遠遠一望，卻見個明藍頂兒，胖白臉兒，沒鬚子的，赫赫有名莊大人，一溜風走了進來，四個知賓戰兢兢的接待不迭。莊大人略點點頭兒，只聽雲板三聲，一直到靈前行禮去了。禮畢出堂，換了吉服，四面望了一望，看見變青諸人，都在一堆裏，便走過來，作了一個總揖道：「諸位恭喜！兄弟剛在裏頭出來，已得了各位的喜信了。」大家倒愕着不知所謂。崙樵就靴統裏抽出一個小小護書，護書裏拔出一張半片的白摺子，遞給變青手裏。變青與諸人同看，原來那摺上，寫着：「某日奉上

論。江西學政着金洵去。陝甘學政着錢端敏去。浙江學政着祝溥去。「其餘尙有多人，卻多不相干，大家也不看了。」崑樵又向壽香道：「你是另有一道旨意，補授了山西巡撫了。」壽香愕然道：「你別胡說，沒有的事。」崑樵正色道：「這是聖上特達之知，千秋一遇，壽香兄可以大抒偉抱，仰答國恩。兄弟倒不但爲吾兄一人私喜，正是天下蒼生的幸福哩。」壽香謙遜了一回。崑樵道：「今日在裏頭，還得一個消息。越南被法蘭西侵佔得利害，越南王求救於我朝，朝旨想發兵往救呢。」唐卿道：「法蘭西這個國名，從前不大聽說，想來是個新國，總沒有英國大，怎麼倒是他首先發難，想我們的屬地了，情實可惡。若不借此稍示國威，以後如何能駕馭羣夷呢？」髮青道：「不然，法國倒是個古國，國土大似英吉利，百姓也比英國猛鷲。數十年前有個國王，叫拿破崙，各國都怕他，着實利害。近來聽說爲德國所敗，國力差一點。我們與他開釁，到底要慎重些，不要又像從前吃虧。」壽香道：「從前吃虧，都是自己不好，引虎入門，不必提了。至於庚申之變，事起倉卒，又值髮逆擾亂，我們不能兩顧，倒被他們得了手，因此愈加自大起來。現在事事想來要挾，我們正好趁着他們自驕自滿之時，給他一個下馬威，顯顯天朝的真威力，看他們以後，再敢做夜狼嗎？」崑樵拍着手道：「着啊！啊！目下我們兵力雖不充，還有幾個中興老將，如馮子材蘇元春，都是百戰過來。我想法國地方，不過比中國二三省，力量到底有限，用幾個能征慣戰之人，死殺一場，必能大振國威，保全藩屬，也好叫別國不敢正視，諸位道是嗎？」大家自然附和了兩句。崑樵說罷，道有事，就先去了。髮青壽香回頭過來，却不見了翠如，知因放差沒有他，沒意思，先走了，也就各自散回。髮青回到家來，那報喜的早擠滿一門房，大人升官，大人高發的亂喊。髮青自與夫人商量，一一從重發付，接着謝恩請訓，一切照例的公事，還有餞行辭行的應酬，忙的可想而知。這日離出京的日子近了，清早就出門，先到龔潘兩侍郎處辭了行，又到奉如璧廷

莊齋幾個好友處話別，順路走過莊壽香門口，叫管家投個帖子，一來告辭，二來道賀。帖子進去，却見一個管家走來車旁，請個安，回道：「這會兒主人在上房吃飯哩。早上却吩咐過，金大人來，請內書房寬坐，主人有話，要同大人說呢。」嬰青聽着，就下了車，那家人揚着帖子，灣灣曲曲，領嬰青走到一個三開間二明一暗的書室。那書室却是外面兩間，很寬敞，靠南一色大玻璃和合窗。沿窗橫放一只香楠馬鞍式書桌，一把花梨加官椅。北面六扇紗窗，朝南一張紫檀炕牀，下面對放着全堂影木嵌文石的如意椅。東壁列着四座書架，緊靠書架，放着一張紫檀雕刻楊妃醉酒榻。西壁有兩架文杏十景廚，廚中列着許多古玩。廚那邊却是一扇角門，虛掩着，想通內室的。地下鋪着五彩花球，陳設極其華美。嬰青到此，就站住了。那家人道：「請大人裏間坐，」說着，打起裏間簾子，嬰青不免走了進來。看着，位置得比外間更爲精緻。嬰青就在窗前一張小小紅木書桌旁邊坐下，那家人就走了。嬰青也把自己跟人，打發到外邊去歇歇。等了一回，不見壽香出來，一人不免焦悶起來，隨手繙着桌上書籍。見一本書目，知道還是壽香從前做學臺時候的大著作。正想拿來看消悶，忽然墜下一張白紙，上頭有條標頭，寫着「袁尚秋討錢冷西檄文」，看着詫異，只見上頭寫的道：

錢狗來，告爾狗，爾狗其敬聽。我將刺狗腹，刳狗腸，殺狗於狗國之衢，爾狗其慎旃。

嬰青看了，幾乎要笑出來，曉得這事也是壽香做學臺時候，幕中有個名士叫袁旭，與龔和甫的魅夫錢冷西，在壽香那裏爭恩奪寵，鬧的笑話，也就丟在一邊。正等得不耐煩，要想走出去，忽聽角門呀的一聲開了，一陣笑語聲裏，就有一男一女，帖帖達達，走出南窗楠木書桌邊，忽又一陣腳聲，一個人走回去了。一人坐在加官椅上低低道：「你別走呀，快來呢。」一人站在角門口蹀脚道：「死了，有人哩！」一人忽高聲道：「沒眼珠的王八，誰叫你來，還不滾出去。」嬰青一聽那口音，心裏倒嚇一跳。

貼着籬縫一張，見院子裏那個接帖的家人，手裏還拿着帖子，蹣跚踉跄往外跑，角門邊，却走出個三十來歲塗脂抹粉大脚的妖嬈姐兒，那人涎着臉，只望那姐兒笑，又招招手兒。姐兒道：「清天白日算什麼呢？」那人道：「我愛的就是清天白日。」姐兒瞅着一眼道：「你真愛麼？我知道哩，你沒良心。從前一脚踢死了太太，太太臨死時，對你說來，除非你一生不上牀便罷，你要上牀，鬼就來捉你。是不是？你晚上怕太太的鬼，不敢睡罷咧。」那人順手擁着姐兒，三脚兩步，推倒在書架下的醉楊妃榻上，一面走，一面說道：「我就捨不得踢死你，我可也不饒你」這句話。那姐兒從此不言語了。鬚青被書架遮着，看不清楚，聽得却不耐煩了，心裏又好氣又好笑。逼得餓不可當，幾番想闖出來，到底不好意思，彷彿自己做了歹事一般，心畢卜畢卜地跳，氣花也不敢往外出。忽聽一陣吃吃的笑，也不辨那個，又一會兒，那姐兒出聲道：「我的爺，你書——招呼着——要倒——」語還未了，碰的一聲，架上一大堆書，都望着榻上倒下來。那姐兒趁勢就立起來，發狠道：「你只顧自各兒樂，別人的死活全不管了，枉道你是讀書人，怎地不仁，簡直是狠心短命的殺人賊！」說到「賊」字就縮住了，嗤的一笑，撲翻身飛也似的跑進角門去了。那人一頭理着書，哈哈作笑，也跟着走了。登時室中寂靜。鬚青得了這個當兒，恐那人又出來，到不好開交，連忙蹣手蹣腳的溜出書房，却碰着那家人，那家人滿心不安，倒紅着臉替主人道歉說：「主人睡中還沒醒哩，明兒個自己過來給大人請安罷。」鬚青一笑，點頭上車，豪奴僕，大馬高車，一陣風的回家去了。到了家，不免將剛才所見，告訴夫人，大家笑不可仰。鬚青想幾時見了壽香，好好的問他一問哩。想雖如此，究竟料理出京事忙，無暇及此。過了數日，放差的人，紛紛出京，唐卿往陝甘去了，寶廷往浙江去了，鬚青也帶家眷，擇吉長行，到了天津。那時旗昌洋行輪船，我中國已把三百萬銀子去買了回來，改名叫招商輪船局，辦理這事的，就是與華如在梁聘珠家吃酒的

成木生。這件事總算我們中國在商界上第一件大紀念。這成木生現在正做津海關道，與髮青素有交情，曉得髮青出京，就替他留了一間大餐間。髮青在船上，有總辦的招呼，自然格外舒服。不日就到了上海，關防在身，不敢多留，換坐江輪，到九江起旱，直抵南昌省城，接篆進署。安排妥當，自然照常的按棚開考。髮青初次衡文，又兼江西是時文出產之鄉，章羅陳艾，遺風未沫。髮青格外細心搜訪，不敢造次。有話即長，無話即短，不覺春來秋往，忽忽一年。那時正鬧着法越之事，海疆戒嚴，莊崙樵放了福建船政大臣，何廷齋派了幫辦北洋大臣。髮青看着同學少年，各膺重寄，正盼他們大抒偉略，互建奇勛。誰知到了這年七月，忽然得了馬江大敗的消息，衆口同聲，有說莊崙樵降了，有說莊崙樵死了，却都不確。原來崙樵看法國兵船到了，要想學諸葛武侯空城計，嚇退他，那曉得外國人最不會鬧這種小聰明，只架着大砲打來。崙樵左思右想，原要盡忠的，無奈當不起砲火無情，只好頭上頂着個三寸厚的銅盤，赤着脚，鑽在難民淘裏，逃回省城來了。朝廷大怒，頓時革了職，把他充發黑龍江去。髮青知道了，不免感慨一回。想前幾年何等風光，如今何等頹喪。安安穩穩的翰林不要當，偏要建什麼業，立什麼功，落得一場話柄，萬口譏嘲，真何苦來？

附一 莊崙樵戲文（天寶宮人）

（淨扮莊崙樵便服上）苦心未必天終負，辣手何恤人不堪？（坐介）下官姓崙，名培，字崙樵，直隸豐潤縣人氏。少年科第，長列詞曹。交乏指困之知，時有仰屋之歎。昨聞閩督納賄賣缺，貴撫侵吞餉項。還有那赫赫有名的許鴻荃，驕奢罔上，阿附外夷，同僚憚他聲勢，緘默不言。是俺崙樵，備員台諫，趁這言路宏開，不免臚奏一——皇上如其見準，參倒許相，也顯得俺不畏強圉。就是觸犯參革，

也落個硬直聲名，轟震天下。(起身磨墨鋪紙吮筆介)(唱) 戚崙樵，坐書房，心中煩悶。飢腸鳴，憤氣滿，可惱強臣。有何能，擁旌旄，分疆列土？有何能，食厚祿，祿位高升。差同僚，甘緘默，葫蘆聚嘴。享皇恩，溺臣職，不願聲名。許鴻莖，占北洋，大權攬定。賄政府，和外交，欺蔽朝廷。各督撫，踞要疆，貪酷成性。賣差缺，扣軍餉，暮夜馳金。論政事，他一概，置諸不問。一心心，肆狼毒，剝削生靈。戚崙樵，備員在，台諫之內。豈能夠，徇世情，辜負皇仁？磨香墨，潤寶管，行行寫定。要參去，貪污吏，顯我無情。(金衣帽唱) 朝罷歸，閒無事，尋訪親友。見崙樵，談一談，宦海升沉。(白) 來此戚府，待我自進。崙樵兄在家麼？(戚收紙出迎介) 慶青兄，請書房小坐。(金戚接見分坐介) 慶青兄來的恰好，兄弟正想個朋友來談，不妨即此換衣，尊酒論心。(金換衣介)(戚背叫院子備酒介)(雜扮院子介) 老爺，今日晚上米尚不知在那裏，錢無一文，那裏去沽酒？(戚愁介) 裏向還有一套紗袍褂，可去典來。(雜下場挾包袱去介)(金背後看點頭介)(雜回安桌擺席介)(金戚對坐飲酒介) 慶青兄請。(金) 崙樵兄請。兄弟自到京都，大人先生，見的却也不少。倒底誰是第一流人物，今日無事，何妨戲爲評論？(戚) 那也不能一概而論，不如分門別類，比較差可。(唱) 論書法，龔常熟，當今獨步。(金) 考金石，證考據，八瀛先生。(戚) 講詩賦，好文章，李氏伯仲。(金) 後起秀，瑞安黃，憶我長沙。(戚) 旗人中，還算得，寶亭冠首。(金) 陸學如，何珏齋，冠冕堂皇。(戚) 地理學，推文卿，無人可比。(金) 黎石農，究緯度，測繪無雙。(戚) 莊壽香，學問博，大刀闊斧。(金) 經世才，讓崙樵，衆望所孚。(雜扮米店朝俸上)(向院子討賬介)(院子回介)(戚附院子耳語介)(雜) 你們老爺，欠了咱家米賬，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後天，到底有個還的時候沒有？像你這些窮京官，沒有米吃，曉得叫店裏送。討起錢來，推三挨四。咱家不是施稀飯廠，有錢沒錢，叫你那什麼

窮鬼大人，什麼窮鬼老爺，出來說話。今日沒有錢，咱們上坊去。做官的應該欠賬不還的嗎？（臧介）（金勸介）崙兄休得動怒。這樣市僧小人，不足計較。像我京官，誰不拖三欠四。都照這樣討賬，京官還有人做嗎？管家，你可吩咐米店朝俸，誰多少米賬，明日在我下處，替你老爺墊付，叫他不許在此囉呢。（院子向米朝俸白）掌櫃的，米賬金大人叫你上他下處去兌，不要在此囉呢。再要放肆，咱家老爺，送你上坊，那才吃不了兜着走。（雜）有人還錢就是。（下）（臧白）這廝如此可惡，兄弟就是有錢，也不能還他。變青代弟墊給，改日奉還就是。（金）崙兄太客氣了。這點小事，還值得掛口。膳已用飽，我們改日再聚吧。（臧送金下）（臧下）

×

（場上設素幔，兩旁白對寫：「范孟博立朝有聲，爾母曰教子若斯，我瞑目矣。」）「張江陵奪情未忍，天下惜伊人不出，如養生何。」

（生扮黃叔繭麻衣捧主上，稽顛介）（伏報後）（小生扮金變青）（祝寶廷）（生扮錢唐卿）（何珏齋）（衣冠同上）（行吊介）（分立介）（丑扮莊壽香看對介）你們看崙樵這付挽聯，好大口氣。（錢看崙頭介）上聯還勉強，下聯不是人臣該說的話。（祝）崙樵這種口氣，都是惹人誹謗的。我看清流之禍，就在目前。（內場叫臧大人到）（淨扮臧崙樵上）（雜扮衣冠二人恭迎介）（臧作吊介）（見衆作揖介）恭喜諸兄，均秉玉尺良材。海內羣英，預祝盡收珊瑚。（衆白）崙樵何處聽來謠言？（臧白）方才在內廷親見殊諭，這事豈有外間敢亂說的？壽香先生，特達之知，另有一道諭旨，巡撫山西。（莊）這更勝任不起。（臧）壽香出去，可以大抒偉抱，不但為吾兄一人私喜，正是天下養生的幸福。今日還有一樁可憤的事情，越南竟被法人侵佔，求救朝廷，聖意想發兵往援。（金）法蘭西國土，大於

英吉利，人民猛鷲。近聞爲德意志所敗。我們與他開幹，須要慎重，不要可像從前吃虧。○（莊）從前吃虧，都是自己不好，引虎入門，不必再提。庚申之變，事在倉卒，又值髮逆擾亂，不能兩顧，反被他得步進步，事事挾制。我們現在正好趁他驕滿當口，給他個下馬威，以後便不敢夜郎自大了。○（臧）朝吓。我們兵力目下雖不充足，還有幾個中興老將在着。死殺一場，必能大振國威，保全藩屬，也叫別國，不敢輕視。○（衆白）壽香前輩是已開府山西，崙樵兄簡在帝心。越南之役，恐不能免。我們靜聽捷報。○（臧）如果派到兄弟，一定是這個辦法，毫無疑似。○（雜扮報子）喜報，臧大人簡放船政大臣。○（報子下）○（衆道喜介）○（臧）這也是聖恩高厚。○（衆白）崙樵兄，此去定然大振國威，傳名青史。○（臧）諸兄過期望了，哈哈！○（全下）

×

○（雜扮兵隊穿福建船政大臣號褂上）○（淨扮臧崙樵紅頂花翎馬掛袍上）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俺，臧佑培，欽奉諭旨，簡問福建船政大臣，兼防邊務。昨日探馬稟報，法酋踞占越南，進攻馬關，三軍們，拔隊馬關。○（衆）呵呵！○（過場）○（雜扮法兵列隊，淨扮法將，戎裝同上）○可恨清朝不知時世，胆敢發兵援救越南。被俺一戰，全軍潰敗。軍士們，進攻馬關！○（衆繞場下）○（兩軍接戰介）○（臧披髮卸甲上）好殺吓，好殺！法酋軍法齊整，勢如破竹，將進關上，如何是好？○（摩頭想介）唉！想我馬關防軍，久失訓練，多半老弱殘兵。不要說與法酋接戰，就是墊他馬足，也是不夠。兵臨城下，救兵不應，糧草不齊，戰守兩難，叫俺如何是好？這個——。○（低頭介）唉！俺臧崙樵素負重名，今日難道束手待斃不成？想武鄉侯當年兵出祁山，馬謖失去街亭，內無糧草，外無救兵。司馬兵臨城下，武侯空城退司馬重兵十萬。事到危急，何不仿此行事？不免收拾殘兵，折回馬關，在城上多插旗幟，布作疑兵。

使法會見有重兵守城，不戰自退，豈不神妙？三軍們，折回馬關。（同下）（場面設城上，插旗幟，喊站城上唱）旌旗招展龍蛇影，要退敵人十萬兵。站立城樓看得準，兵如潮水往上騰。一霎時黑烟如雲起，雷聲大砲墮邊城。（法兵放砲烘城介）（殺下）（喊赤身足走介）（唱）一時兵敗如山倒，殺的俺盔甲一齊拋。一着棋走錯全盤左，書生用武誤六韜。背地里只把傅相怨，他不該授我計一條。練兵訓將全無靠，外交和款計爲高。今日里失却馬關道，有何面目對當朝？赤身露體往前跑，去見傅相說根苗。（內場喊介）砲聲不絕耳邊叫，法人得勝志氣驕。無奈何夾入在難民道，（雜扮逃難介）頭頂銅盆找路逃。（戴銅盆逃下介）

中法戰紀

王炳成

只因越南警信一日緊似一日，法人已將兵艦由西貢駛至海隅，將收取東京。再命滇督相機因應，而調會國荃督兩廣。不料法人遽將東京打破，張樹聲不敢發難，只說預防土匪，將滇粵各軍分守城外。廣東兵艦，亦次第啓旋出洋，別由劉長佑派道員沈壽椿帶兵接應廣西，保護越南。慈禧仍以奏報來往，未能詳盡。特召劉長佑入覲，而以滇督付岑毓英，長佑倉猝赴都備奏。法人破東京以後，每日增兵，懸萬金購劉永福，十萬金取保勝州。永福聞信，急請越廷決戰。廣西提督防軍統領黃桂蘭，屯諒山。永福自保勝赴越之山西，與總督黃佐炎籌禦敵事。經諒山入謁，桂蘭言，方分兵赴北寧助守，保勝有所部嚴防，法人當不得逞，若兵力不足，當乞天朝援助，桂蘭許之。永福遂決計拒法。而越南駙馬大學士督師黃佐炎，與永福積不相能，並憾清將馮子材。至此，以越王阮福時命六調永福不至，越事益迫。法人復以兵艦東下海陽，分駛廣南四貢。長佑奏謂，山西有失，則法人西入三江口，不獨保勝無障

蔽，而漢省自河底江以下，皆須步步設防，非漢粵併力以圖，不足以收越國之殘局；非水陸並進，不足以阻法人之貪謀。慈禧深爲賞歎，諭長佑便宜行事。長佑先遣布政使唐炯率舊部屯保勝，會國荃亦檄提督黃得勝統兵防欽州，提督吳全美率兵輪八艘防北海，廣西提督黃桂蘭仍與道員趙沃相將出關，以爲滇粵之中鍵。長佑國荃，和衷共濟，雖不能規復越土，決不至再起邊釁。法人見清國概有準備，遂要求清國派員會議越事。當諭滇督粵督妥慎籌畫。法使寶海竟敢直達天津。慈禧恐有他變，急令北洋大臣，會同法使，商辦越南通商分界事宜。北洋大臣李鴻章遵旨開議，早有吏部主事唐景崧，自請親赴越南，招降永福。景崧本是廣西人氏，於越南地土風俗，頗知大概，即將景崧發雲南，交岑毓英差遣。景崧先至廣東，見過國荃，國荃亦以爲是，乃由雲南迂道入越，來見永福。永福曉得天朝使到，自然盛陳甲仗，徧設旌旂。那景崧只帶個碌碌口頂子，長袍短褂，匹馬衝入營中，與永福敘過鄉誼，慢談到招撫的事。正是：

漢帝儘堪慰南越，由余從此棄西戎。

話說劉永福向來與滇粵人員來往，均是翠翎緋頂，何等榮耀。現在唐景崧是六品官兒，不曉得是何意見。後來聽到朝廷招撫，永福便道：「我本是廣西上思州人，咸豐間粵西倡亂，我率三百人出鎮南關，那時據有保勝的是粵人何均昌，我便逐去均昌，居於保勝。後來法人攻取河內，法將安鄴勾結賊首黃崇英，號稱黃旗，與我黑旗相抗。越王勸我助勦，我曾越宣光大嶺，繞馳河內，親斬安鄴。罷兵以後，敘功爲三宣副提督。不道又爲黃佐炎所阨。如今在越忠越，我不離，法人尙有一一分顧忌，否則我朝去，越暮亡矣。」言次歎歎欲泣。景崧曰：「不然，將軍保越，越亦天朝藩屬，何分彼此？但我爲將軍計，約有三策，願將軍自擇其一。」永福輸誠請教。景崧願假密室一談。須臾，酒肴已備，難以越

樂。二人酒至半酣，景崧曰：「越爲法逼，危在旦夕，將軍果從勝保傳檄，底定各省，請命天子，假以名號，將軍成則爲王矣！此計之上者也。」永福曰：「我久食越祿，何忍篡越自立？不可，不可！」景崧曰：「然則其提全師擊河內，驅法人乎？我國當以饒相助，並封將軍爲提鎮。亦中策也。迨保勝不守，敗而入關，大皇帝尙能收將軍耶？斯非策矣。」永福躊躇良久，乃曰：「官爵非所望，但不可使我乏餉，我當以全軍擊法。」景崧指天誓曰：「願留贊營中。」永福果然傳齊部下，向河內進發。法軍深入南定，滇粵兩面交通，遂諭廣西布政使徐延旭，會商黃桂蘭趙沃，力籌防務。復命李鴻章赴廣東督辦越南事宜，並節制粵滇桂三省防軍。鴻章不欲開戰，徘徊上海，與法使寶海，久議不決。法國亦調參贊謝祿滿代理。鴻章力奏費不可開，故始終以邊界勦匪一語對待法使，不肯自認助越。慈禧知鴻章不願赴粵，詔回北洋本任，仍留滬調查法使脫利古近狀，並乘法新使德理到任，重行商榷。無如周旋樽俎，一無讓步。駐越法軍，只被永福在河內紙橋打敗一仗，已經奪得順化，聲言將次犯粵。總理衙門王大臣，乃致書法使曰：

越南久列藩封，歷經中國用兵勦匪，力爲保護。今法人侵凌無已，豈能受此蔑視？倘竟侵我軍駐紮之地，惟有開仗，不能坐視！

諭徐延旭劉永福相機規復河內，接濟軍餉，檄唐景崧回防營効用。密告延旭，如法軍來犯北寧，即行接戰。以岑毓英唐炯赴前敵備兵。彭玉麟起爲欽差大臣，嚴堵瓊州一路。法人聞清廷已有戰意，從越南山西省堅逼越王立約。一爲中國不預江河南界之地，一爲許在雲南蒙自縣通商。玉麟聞耗大憤，請結暹羅以收西貢，朝議僉云不可。而越王亦以憂急而薨，一月之間，凡三易主，遂私與法人訂約二十一條。其第一條即言中國不得干預越事，此外政權利權均歸法人，並令諸將退兵，其意實欲逐劉永福而

已。滇撫唐炯屢促永福退兵，黑旗兵悲憤萬狀，不願再回保勝，副將黃守忠持之尤力。佐炎知此計不遂，恐爲清國所罪，乃宣言俟葬故，君卽需翻案，並求清軍勿撤，而永福亦駐守山西。一面由新君阮福昇遣官賈表情封，以示恭順。慈禛因越事反復，所言都不足恃，仍調左宗棠督兩江，專理江防，諭張樹聲帶兵輪逕赴富春。越軍奉佐炎矯詔，一律停戰，只剩山西劉團，如何能敵？永福北回興化，前藩司王德榜亦募勇馳赴桂邊。雲軍統領丁槐，都與劉團相應。佐炎又進阮新君，另立舊君阮福時第三繼子，越氣愈餒，法欲愈張。清軍僅倡言防邊，和戰卒未宣布，疆臣樞府，終日紛呶。總督李鴻章奏請改用新式槍砲，以資練習。滇粵閩浙，至此同時戒嚴。永福遂晉謁毓英，頗蒙優禮。景崧請戰尤力。法軍銳攻北寧，廷旨責成毓英，並激勵景崧速發。那知不及數十日，劉永福被圍，陳得貴大潰，黃桂蘭趙沃相率遠遁。慈禛忿無可洩，革延旭職，令湖南巡撫潘鼎新接統徐軍，唐炯亦同時拏問，用張凱嵩巡撫雲南。都中張之洞寶廷鄧承修劉恩溥張佩綸陳寶琛等，方好論時政，痛摘邊臣，卽王公以下，亦直陳無少諱。滇粵屢次告挫，謂將帥皆由軍機大臣指授意旨，非於樞臣加以懲創，則戰事決無起色，首劾恭親王奕沂尤力。慈禛亦因文宗手諭舊事，久擬將恭王斥逐，至此明發諭旨，將奕沂留世襲罔替親王盡開一切差使，大學士寶鋆休致，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李鴻藻，兵部尚書景廉降級，工部尚書翁同和革留。這一道諭，却是軍機領班章景所擬，慈禛卽硃書授它，咫尺天威，真不可測。次日便換了一班新人物。領袖的是禮親王世鐸，以下戶部尚書額勒和布閣敬銘，刑部尚書張之萬，工部佐侍郎孫毓汶。而總理衙門亦復撤換不少，管理者爲奕劻，其福親王崑岡閣敬銘徐用儀錫珍許庚身周德潤陳蘭彬周家楣吳廷芬張蔭桓俱在其例。另命通政司通政使吳大澂會辦北洋事宜，內閣學士陳寶琛會辦南洋事宜，翰林院侍講學士張佩綸辦福建台灣事宜，概許專摺奏事，嚴責鴻章，斥其因循畏葸。鴻章尙學稅司美人德瑾琳之請，再議和

局。法軍已從興化陸路，另撥兵艦下海，進窺廈門，因命四川總督丁寶楨存問鮑超，促湖南巡撫潘鼎新迅召宗棠。國荃本代宗棠督兩江，先遣提督李成謀李朝斌防守。鴻章方磋商和約，急以五款入告：

一、中國南界毗連北圻，法國約明，無論遇何機會，並有他人侵犯，均應保護。

二、中國南界既經法國與以實據，不得侵佔。中國約明將北圻防營撤回邊界。並於法越於已定及未定各條約，均置不理。

三、法國不向中國索償兵費，中國亦應許以毗連北圻之邊界法越貨物聽其運銷。

四、法國將來與越改約，決不插入傷中國體面語，並將以前與越所立約，關鍵東京者全行銷廢。

五、兩全簽押，三月後另訂細款。

慈禧以鴻章堅持和議，戰事恐無把握，曲意允從。和議將定，岑毓英既由興化退保邊境，永福亦還駐保勝。張樹聲上疏乞病，以張之洞督兩廣，先展廣州至龍州電線，以通軍報。法使忽言中法文字歧異，希圖毀約，慈禧復諭關外軍加嚴防堵，以潘鼎新當谷松屯梅之衝，鮑超率五營赴滇，提督黃少春亦率五營出關，仍催鴻章維持舊約。而錫珍廖壽恆陳寶琛吳大澂均會同鴻章與議。錫珍等聞邊軍一捷諒山，更責法人先行開砲，自取咎戾。鴻章左右爲難，主戰者其勢洶洶，益詆鴻章。法使巴德猶欲借此羈縻，使中國疏於防禦。慈禧以鴻章辦理含混，改派會國荃爲全權，陳寶琛爲會辦，而副以邵友濂劉鍾祥。先由總理衙門密授方略，一不償兵費卹款，二越南仍照舊封貢，劉軍須由我措置，三分界在關外空地，作爲甌脫，四雲南通商，應在保勝，不得逾值百抽五。國荃寶琛屢譏屢斥，美使知己決裂，無可轉圜。法將孤拔遂以兵艦八艘，窺閩海。何璟張佩綸聯銜入告，諭台撫劉銘傳力保基隆，派彭玉麟部下楚漢程文炳赴閩協助，國荃偕寶琛仍回江防。出許景澄劉麟祥爲國荃後盾。岑毓英潘鼎新盡出關內各

軍拒法，賞永福記名提督，迅規北圻。其時閩警甚惡，孤拔已陷基隆砲台，由總兵曹志忠提督章高元死抗而退。慈福宣告法國罪狀，略曰：

越南爲我封貢之國，二百餘年，載在典冊，中外咸知。法人狡焉思逞，先據南圻各省，旋又進據河內，戮其人民，利其土地。奪其賦稅。越南懦弱苟安，私與立約，並未奏聞，挽回無及，越亦有罪也。是以始與包涵，不加詰問。光緒八年冬間，法使寶海在天津與李鴻章議約三條，當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商妥籌。法人又撤使翻復，我存寬大，彼益驕貪。越之山西北寧等省，爲我軍駐紮之地，清查越匪，保護屬藩，與法國絕不相涉。本年二月間，法兵竟來撲犯。當經降旨宣示，正擬派員進取，力爲鎮撫，茲據該國總兵福祿諾先向中國議和。其時該國因埃及之事，汲汲可危，中國明知其勢處迫逼，本可峻詞拒絕，而仍示以大度，許其行成，特命李鴻章與議簡明條約五款，互相畫押。諒山勝保等軍，應照議於三月後調回，迭經諭飭各防軍，扼紮原處，不准輕動開釁。帶兵各官，奉令維謹。乃該國不遵定約，忽於閏五月初一初二等日，以巡邊爲名，在諒山地方，直撲防營，先行開砲轟擊，我軍始與接戰，互有殺傷。法人違背條約，無端開釁，傷我官兵，本應以下戈從事，因念訂約通好，二十餘年，亦不必因此盡棄前盟，仍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在京法使往返照會，情喻理曉，至再至三。閏五月二十五日，復明降諭旨，照約撤兵。乃竟始終怙過，藉詞抵賴，橫索無名兵費，恣意要挾。輒於六月十五日，佔據台北基隆山砲台，經劉銘傳迎勦獲勝。本月初三日，何璟等甫接法領事照會開戰，而法兵已自馬尾先期攻擊，傷壞兵商各船，轟船廠，雖經官軍焚燬法船三隻，擊壞雷艇一隻，並陣斃法國兵官，尙未大加懲創。該國專行詭計，反覆無常，先啓兵端，若再曲予含容，何以伸公論而順人心？用特揭其無理情節，布告天下。

法使謝滿祿照例下旗回國。鴻章密遣道員馬建忠與美國曲商，將中國招商局各輪懸掛美國旗幟，以防法艦蹂躪。廷臣又劾鴻章，至鴻章無可呼籲，祇得靜觀戰局，嚴衛海防。總理衙門各員，乘外交棘手，多主緘默。獨張蔭桓以太常寺卿，與選號知外務，一時議論獨多。同列深不爲然，嗾御史孔憲毅，其洩漏機密，並罷周吳崑陳等五人，氣象又爲之一變。醇親王雖有會商要政之命，而大事均歸慈禧獨斷。漕督楊昌濬亦馳治閩防，並出左宗棠爲欽差大臣，駐兵閩浙一帶。將軍程圖，善以幫辦留閩。張佩綸以會辦轄船政。閩督何璟等求去殊急，而事盡屬佩綸，佩綸口若懸河，才氣過人，極爲鴻章所賞識。此次赴閩時，在天津謁見鴻章，鴻章反覆言和，諭勿驟戰。佩綸本不知兵，毫無主張，到了福建，聚兵艦十一艘，環衛馬江，專與何如璋修談國事。及楊武管駕張成，得法人戰書，轉達，如璋佩綸，略不爲備。次日，各國領事商人，次第下船，各將入告，佩綸仍不備戰。船廠洋教習法人邁達密告學生魏瀚，瀚告佩綸，又不備。及見法船升火起旋，照會未刻開戰，始向孤拔乞請展緩。然法砲已至，福星振威福勝建勝等，先後被燬，計輪九，龍槽船十餘，惟伏波藝新逃回自沈。法僅損魚雷船一艘。佩綸如璋乘廠同逃，閩人銜之次骨，以爲如此巨敗，朝廷必有嚴譴，不料僅將閩督何璟閩撫張兆棟下吏嚴議，張佩綸祇撤三品卿銜，何如璋略無功罪。閩人函達京邸，由編修潘炳年呈都察院代奏，而佩綸之黑幕至此揭穿。蓋佩綸原奏，悉皆飾詞入告也。炳年原呈，暗詆鴻章，有閩船可燬，閩廠可燬，豐順學士必不可死之語。慈禧派左宗棠楊昌濬查辦，而張兆棟何如璋始褫職，滇撫唐炯亦檻送到京，邊地海疆，不可收拾。慈禧先有和意，拜李鴻章爲大學士尙書，許庚身入軍機，鴻臚寺卿鄧永修入總理衙門，閩事盡付宗棠，滇粵事盡付鼎新。大小數十戰，惟滬尾一役，提督孫發華等斃法酋一，關外一役，提督蘇元春沈法艦一，斃法酋一。提督方友升等於郎甲戰敗，知府李彤恩又失基隆，王德榜首被嚴責，劉銘傳亦備嘗

難免。李鴻章曾國荃均因無船援閩，大動慈怒。左宗棠楊岳斌勉集南北洋輪艦十艘，赴台接濟，而銘傳已退守滬尾。鴻章知北洋艦小，遇堅即碎，復用德國水師總兵式百齡，偕林泰曾鄧世昌，別以快船從台灣間道而入。國荃亦撥快船相助，台防漸固。忽報朝鮮內亂，又赴清廷乞援。正是：

橫海有人行萬里，聞牆何事起三韓。

後來連諒山及鎮南關盡爲法軍所佔，慈禧雖痛恨諸將，也是沒法駕馭。忽而被潘鼎新職，忽而遣馮子材行，朝議沸騰，略無把握。馮部王孝祺驍勇善戰，用爲前鋒，子材慷慨誓師，決不許法軍入關一步。孝祺等率領所部，陳嘉潘瀛張春發一攻文淵，再拔諒山，孝祺首功，德榜亦竭力相助，越南建忠義五大團，概用馮軍旗幟，此時亦殺敵無算。子材指揮諸將，盡復關外邊地。法軍漸怯，又欲提倡和議。浙江提督歐陽利見捷報，守備吳杰猛擊法船，並傷法將孤拔，軍威大振。法軍乃潛窺澎湖，陰遣英人赫德與鴻章再申前請，彼此撤兵，不索兵費。鴻章奏稱澎湖既失，台灣必不可保，當藉諒山一勝之威，與締和約，則法人必不再要求等語。慈禧亦因兵連禍結，恐無已時，且是年五旬萬壽，極願粉飾昇平。一班軍機及總督五大臣，落得借此息勞，只是苦了邊塞海疆的將士，傳旨停戰議款。雖彭玉麟張之洞等聯銜奏請，卒爲廷議所格。慈禧猶恐馮子材乘勝進步，立飭回軍。子材無可奈何，只得洒淚班師。鴻章便與法使巴特納定爲新約十款。慈禧又派錫尚書鄧京卿會同鴻章辦理。那十款之中，與前定五款約略相似。從此法國有保護越南之權，連劉永福的根據地，亦因此斷送，永福異常憤恨。張之洞密令唐景崧勸劉回粵，除授總兵，仍用馮子材督辦廉欽軍務，藉以節制。